

## 载记第十一

慕容 慕容恪 阳骛 皇甫真

慕容 ，字景茂，俊第三子也。初封中山王，寻立为太子。及俊死，群臣欲立慕容恪，恪辞曰：“国有储君，非吾节也。”于是立 。升平四年，僭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建熙，立其母可足浑氏为皇太后。以慕容恪为太宰、录尚书，行周公事；慕容评为太傅，副赞朝政；慕舆根为太师；慕容垂为河南大都督、征南将军、兖州牧、荆州刺史，领护南蛮校尉，镇梁国；孙希为安西将军、并州刺史；傅颜为护军将军；其余封授各有差。

既庸弱，国事缘委之于恪。慕舆根自恃勋旧，骄傲有无上之心，忌恪之总朝权，将伺隙为乱，乃言于恪曰：“今主上幼冲，母后干政，殿下宜虑杨骏、诸葛元逊之变，思有以自全。且定天下者，殿下之功也，兄亡弟及，先王之成制，过山陵之后，可废主上为一国王，殿下践尊位，以建大燕无穷之庆。”恪曰：“公醉乎？何言之勃也！昔曹臧、吴札并于家难之际，犹曰为君非吾节，况今储君嗣统，四海无虞，宰辅受遗，奈何便有私议！公忘先帝之言乎？”根大惧，陈谢而退。恪以告慕容垂，垂劝恪诛之。恪曰：“今新遭大凶，二虜伺隙，山陵未建，而宰辅自相诛灭，恐乖远近之望，且可容忍之。”根与左

卫慕舆干潜谋诛恪及评，因而篡位。入白可足浑氏及 曰：“太宰、太傅将谋为乱，臣请率禁兵诛之，以安社稷。”可足浑氏将从之， 曰：“二公国之亲穆，先帝所托，终应无此，未必非太师将为乱也。”于是使其侍中皇甫真、护军傅颜收根等，于禁中斩之，大赦境内。遣傅颜率骑二万观兵河南，临淮而还，军威甚盛。

初，俊所署宁南将军吕护据野王，阴通京师，穆帝以护为前将军、冀州刺史。俊死，谋引王师袭鄴，事觉， 使慕容恪等率众五万讨之。傅颜言于恪曰：“护穷寇假合，王师既临，则上下丧气，曾不敢规兵中路，展其螳 良之心。此则士卒慑魂，败亡之验也。殿下前以广固天险，守易攻难，故为长久之策。今贼形便不与往同，宜急攻之，以省千金之费。”恪曰：“护老贼，经变多矣。观其为备之道，未易卒平。今圈之穷城，樵采路绝，内无蓄积，外无强援，不过十旬，其毙必矣，何必遽残士卒之命而趣一时之利哉！吾严浚围垒，休养将卒，以重官美货间而离之。事淹势穷，其衅易动；我则未劳，而寇已毙。此为兵不血刃，坐以制胜也。”遂列长围守之。护遣其将张兴率劲卒七千出战，傅颜击斩之。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溃，护南奔于晋，悉降其众。寻复叛归于 ， 待之如初。因遣傅颜与护率众据河阴。颜北袭敕勒，大获而还。护攻洛阳，中流矢而死。将军段崇收军北渡，屯于野王。

遣其宁东慕容忠攻陷荥阳，又遣镇南慕容尘寇长平。时晋冠军将军陈祐戍洛阳，遣使请救，帝遣桓温援之。

兴宁初， 复使慕容评寇许昌、悬瓠、陈城，并陷之，遂略汝南诸郡，徙万余户于幽、冀。 豫州刺史孙兴上疏，请步卒五千先图洛阳。 纳之，遣其太宰司马悦希军于盟津，孙兴分戍成皋，以为之声援。寻而陈祐率众奔陆浑，河南诸垒悉陷。

于希。慕容恪攻陷金墉，害扬威将军沈劲。以其左中郎将慕容筑为假节、征虏将军、洛州刺史，镇金墉，慕容垂为都督荆、扬、洛、徐、兖、豫、雍、益、梁、秦等十州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荆州牧，配兵一万，镇鲁阳。

时 境内多水旱，慕容恪、慕容评并稽首归政，请逊位还第，曰：“臣以朽暗，器非经国，过荷先帝拔擢之恩，又蒙陛下殊常之遇，猥以轻才，窃位宰录，不能上谐阴阳，下厘庶政，致使水旱愆和，彝伦失序，轘弱任重，夕惕唯忧。臣闻王者则天建国，辨方正位，司必量才，官惟德举。台傅之重，参理三光，苟非其人，则灵曜为亏。尸禄贻殃，负乘招悔，由来常道，未之或差。以姬旦之勋圣，犹近则二公不悦，远则管、蔡流言，况臣等宠缘戚来，荣非才授，而可久点天官，尘蔽贤路！是以中年拜表，披陈丹款。圣恩齿旧，未忍遐弃，奄冉偷荣，愆责弥厚。自待罪鼎司，岁余辰纪；忝冒宰衡，七载于兹。虽乃心经略，而思不周务，至令二方干纪，跋扈未庭，同文之咏，有惭盛汉，深乖先帝托付之规，甚违陛下垂拱之义。臣虽不敏，窃闻君子之言，敢忘虞丘避贤之美，辄循两疏知止之分，谨送太宰、大司马、太傅、司徒章绶，惟垂昭许。” 曰：“朕以不天，早倾乾覆，先帝所托，唯在二公。二公懿亲硕德，勋高鲁、卫，翼赞王室，辅导朕躬，宣慈惠和，坐而待旦，虔诚夕惕，美亦至矣。故能外扫群凶，内清九土，四海晏如，政和时洽。虽宗庙社稷之灵，抑亦公之力也。今关右有未宾之氏，江、吴有遗烬之虏，方赖谋猷，混宁六合，岂宜虚己谦冲，以违委任之重！王其割二疏独善之小，以成公旦复衮之大。” 恪、评等固请致政， 曰：“夫建德者必以终善为名，佐命者则以功成为效。公与先帝开构洪基，膺天明命，将廓夷群丑，绍复隆周之迹。灾眚横流，乾光坠曜。朕以眇躬，猥荷大业，不能上

成先帝遗志，致使二虜游魂，所以功未成也，岂宜冲退。且古之王者，不以天下为荣，忧四海若荷担，然后仁让之风行，则比屋而可封。今道化未纯，鲸鲵未殄，宗社之重，非唯朕身，公所忧也。当思所以宁济兆庶，靖难敦风，垂美将来，侔踪周汉，不宜崇饰常节，以违至公。”遂断其让表，恪、评等乃止。

钟律郎郭钦奏议以 承石季龙水为木德， 从之。

太和元年， 遣抚军慕容厉攻晋太山太守诸葛攸。攸奔于淮南，厉悉陷兖州诸郡，置守宰而还。

慕容恪有疾，深虑 政不在己，慕容评性多猜忌，大司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，乃召 兄乐安王臧谓之曰：“今劲秦跋扈，强吴未宾，二寇并怀进取，但患事之无由耳。夫安危在得人，国兴在贤辅，若能推才任忠，和同宗盟，则四海不足图，二虜岂能为难哉！吾以常才，受先帝顾托之重，每欲扫平关、陇，荡一瓠、吴，庶嗣成先帝遗志，谢忧责于当年。而疾固弥留，恐此志不遂，所以没有余恨也。吴王天资英杰，经略超时，司马职统兵权，不可以失人，吾终之后，必以授之。若以亲疏次第，不以授汝，当以授冲。汝等虽才识明敏，然未堪多难，国家安危，实在于此，不可昧利忘忧，以致大悔也。”又以告评。月余而死，其国中皆痛惜之。

先是，晋南阳督护赵弘以宛降于 ， 遣其南中郎将赵盘自鲁阳戍宛。至此，晋右将军桓豁攻宛，拔之，赵盘退奔鲁阳。豁遣轻骑追盘，及于雒城，大战败之，执盘，戍宛而归。

苻坚将苻謏据陕，降于 。时有图书云：“燕马当饮渭水。坚恐 乘衅入关，大惧，乃尽精锐以备华阴。 群下议欲遣兵救謏，因图关右。慕容评素无经略，又受苻坚间货，沮议曰：“秦虽有难，未易可图。朝廷虽明，岂如先帝，吾等经略，又非太宰之匹，终不能平秦也。但可闭关息旅，保守疆场足矣。

“ 魏尹慕容德上疏曰：“先帝应天顺时，受命革代，方以文德怀远，以一六合。神功未就，奄忽升遐。昔周文既没，武王嗣兴，伏惟陛下则天比德，揆圣齐功，方阐崇乾基，纂成先志。逆氏僭据关、陇，号同王者，恶积祸盈，自相疑戮，衅起萧墙，势分四国，投城请援，旬日相寻，岂非凶运将终，数归有道。兼弱攻昧，取乱侮亡，机之上也。今秦土四分，可谓弱矣。时来运集，天赞我也。天与不取，反受其殃。吴、越之鉴，我之师也。宜应天人之会，建牧野之旗。命皇甫真引并、冀之众，径趣蒲坂；臣垂引许、洛之兵，驰解譟围；太傅总京都武旅，为二军后继。飞檄三辅，仁声先路，获城即侯，微功必赏，此则郁概待时之雄，抱志未申之杰，必岳峙灞上，云屯陇下。天罗既张，内外势合，区区僭竖，不走则降，大同之举，今其时也。愿陛下独断圣虑，无访仁人。”览表大悦，将从之。评固执不许，乃止。苻謏知评、之无远略，恐救师弗至，乃笺于慕容垂、皇甫真曰：“苻坚、王猛皆人杰也，谋为燕患，为日久矣。今若乘机不赴，恐燕之君臣将有甬东之悔。”垂得书，私于真曰：“方为人患者必在于秦，主上富于春秋，未能留心政事，观太傅度略，岂能抗苻坚、王猛乎？”真曰：“然，绕朝有云，谋之不从可如何！”

仆射悦绾言于 曰：“太宰政尚宽和，百姓多有隐附。

《传》曰，唯有德者可以宽临众，其次莫如猛。今诸军营户，三分共贯，风教陵弊，威纲不举，宜悉罢军封，以实天府之饶，肃明法令，以清四海。”纳之。绾既定制，朝野震惊，出户二十余万。慕容评大不平，寻贼绾，杀之。

晋大司马桓温、江州刺史桓冲、豫州刺史袁真率众五万伐前兖州刺史孙元起兵应之。温部将檀玄攻胡陆，执宁东慕容忠。遣其将慕容厉与温战于黄墟，厉师大败，单马奔还。

高平太守徐翻以郡归顺。温前锋硃序又破 将傅颜于林渚，温军大振，次于枋头。 惧，谋奔和龙。慕容垂曰：“不然。臣请击之，若战不捷，走未晚也。”乃以垂为使持节、南讨大都督，慕容德为征南将军，率众五万距温，使其散骑侍郎乐嵩乞师于苻坚。坚遣将军苟池率众二万，出自洛阳，师于颍川，外为赴援，内实观隙，有兼并之志矣。慕容德屯于石门，绝温粮漕。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断温馈运。温频战不利，粮运复绝，及闻坚师之至，乃焚舟弃甲而退。德率劲骑四千，先温至襄邑东，伏于涧中，与垂前后夹击，王师大败，死者三万余人。苟池闻温班师，邀击于谯，温众又败，死者万计。

垂既有大功，威德弥振，慕容评素不平之。垂又言其将孙盖等摧锋陷锐，宜论功超授，评寝而不录。垂数以为言，颇与评廷争。可足浑氏素恶垂，毁其战功，遂与评谋杀垂。垂惧，奔于苻坚。

先是，使其黄门侍郎梁琛聘于坚。琛还，言于评曰：“秦扬兵讲武，运粟陕东，以琛观之，无久和之理。兼吴王西奔，必有观衅之计，深宜备之。”评曰：“不然。秦岂可受吾叛臣而不怀和好哉！”琛曰：“邻国相并，有自来矣。况今并称大号，理无俱存。苻坚机明好断，纳善如流。王猛有王佐之才，锐于进取。观其君臣相得，自谓千载一时。桓温不足为虑，终为人患者，其唯王猛乎？”评不以为虞。皇甫真又陈其事曰：“苻坚虽聘使相寻，托辅车为谕，然抗均邻敌，势同战国，明其甘于取利，无慕善之心，终不能守信存和，以崇久要也。顷来行人累续，兼师出洛川，夷险要害，具之耳目。观虚实以措奸图，听风尘而伺国隙者，寇之常也。又吴王外奔，为之谋主，伍员之祸，不可不虑。洛阳、并州、壶关诸城，并宜增兵益守，以防未兆。”召评而谋之。评曰：“秦国小力弱，杖

我为援，且苻坚庶几善道，终不纳叛臣之言。不宜轻自扰惧，以动寇心也。”从之。

俄而坚遣其将王猛率众伐慕容，攻慕容筑于金墉。遣慕容臧率众救之。臧次荥阳，猛部将梁成、洛州刺史邓羌与臧战于石门，臧师败绩，死者万余，遂相持于石门。筑以救兵不至，以金墉降于猛。梁成又败慕容臧，斩首三千余级，获其将军杨璩，臧遂城新乐而还。

桓温之败也，归罪于豫州刺史袁真。真怒，以寿阳降，遣其大鸿胪温统署真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淮南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领护南蛮校尉、扬州刺史，封宣城公，未至而真统俱卒。真党硃辅立真子瑾为建威将军、豫州刺史，以固寿阳。

时外则王师及苻坚交侵，兵革不息；内则母乱政，评等贪冒，政以贿成，官非才举，群下切齿焉。其尚书左承申绍上疏曰：

臣闻汉宣有言：“与朕共治天下者，其唯良二千石乎！”是以特重此选，必妙尽英才，莫不拔自贡士，历资内外，用能仁感猛兽，惠致群祥。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将之间，或因宠戚，藉缘时会，非但无闻于州闾，亦不经于朝廷。又无考绩，黜陟幽明。贪惰为恶，无刑戮之惧；清勤奉法，无爵赏之勤。百姓穷弊，侵昧无已，兵士逋逃，乃相招为贼盗。风颓化替，莫相纠摄。且吏多则政烦，由来常患。今之见户，不过汉之一大郡，而备置百官，加之新立军号，兼重有过往时。虚假名位，废弃农业，公私驱扰，人无聊生。宜并官省职，务劝农桑。秦、吴二虏僻僭一时，尚能任道捐情，肃谐伪部，况大燕累圣重光，君临四海，而可美政或亏，取陵奸寇哉！邻之有善，众之所望，我之不修，彼之愿也。

秦、吴狡猾，地居形胜，非唯守境而已，乃有吞噬之心。

中州丰实，户兼二寇，弓马之劲，秦、晋所惮，云骑风驰，国之常也，而比赴敌后机，兵不速济者何也？皆由赋法靡恆，役之非道。郡县守宰每于差调之际，无不舍越殷强，首先贫弱，行留俱窘，资贍无所，人怀嗟怨，遂致奔亡，进阙供国之饶，退离蚕农之要。兵岂在多，贵于用命。宜严制军科，务先饶复，习兵教战，使偏伍有常，从戎之外，足营私业，父兄有陟岵之观，子弟怀孔尔之顾，虽赴水火，何所不从！

节俭约费，先王格谟；去华敦朴，哲后恆宪。故周公戒成王以畜财为本，汉文以阜帙变俗，孝景宫人弗过千余，魏武宠赐不盈十万，薄葬不坟，俭以率下，所以割肌肤之惠，全百姓之力。谨案后宫四千有余，僮侍厮养通兼十倍，日费之重，价盈万金，绮縠罗纨，岁增常调，戎器弗营，奢玩是务。今帑藏虚竭，军士无襁褓之贄，宰相侯王迭以侈丽相尚，风靡之化，积习成俗，卧新之谕，未足甚焉。宜罢浮华非要之设，峻明婚姻丧葬之条，禁绝奢靡浮烦之事，出倾宫之女，均商农之赋。公卿以下以四海为家，信赏必罚，纲维肃举者，温、猛之首可悬之白旗，秦、吴二主可以礼之归命，岂唯不复侵寇而已哉！陛下若不远追汉宗弋绋之模，近崇先帝补衣之美，臣恐颓风弊俗亦革变靡途，中兴之歌无以轡之兮玄咏。

又拓宇兼并，不在一城之地；控制戎夷者，怀之以德。令鲁阳、上郡重山之外，云阴之北，四百有余，而未可以羈服塞表，为平寇之基，徒孤危托落，令善附内骇。宜摄就并、豫，以临二河，通接漕穀，拟之丘后；重晋阳之戍，增南籓之兵，战守之备，炫以千金之饵，蓄力待时，可一举而灭。如其虔刘送死，俟入境而断之，可令匹马不反。非唯绝二贼窥窬，乃是戡殄之要，惟陛下览焉。

不纳。

苻坚又使王猛、杨安率众伐 秦，猛攻壶关，安攻晋阳。使慕容评等率中外精卒四十余万距之。猛、安进师潞川。州郡盗贼大起，鄴中多怪异， 苻坚 忧惧不知所为，乃召其使而问曰：“秦众何如？今大师既出，猛等能战不？”或对曰：“秦國小兵弱，岂王师之敌，景略常才，又非太傅之匹，不足忧也。”黄门侍郎梁琛、中书侍郎乐嵩进曰：“不然。兵书之义，计敌能斗，当以算取之。若冀敌不斗，非万全之道也。庆郑有云：‘秦众虽少，战士倍我。’众之多少，非可问也。且秦行师千里，固战是求，何不战之有乎！” 苻坚 不悦。

猛与评等相持。评以猛悬军远入，利在速战，议以持久制之。猛乃遣其将郭庆率骑五千，夜从间道起火高山，烧评輜重，火见鄴中。评性贪鄙，鄴固山泉，卖樵鬻水，积钱绢如丘陵，三军莫有斗志。遣其侍中兰伊让评曰：“王，高祖之子也，宜以宗庙社稷为忧，奈何不务抚养勋劳，专以聚敛为心乎！府藏之珍货，朕岂与王爱之！若寇军冒进，王持钱帛安所置也！皮之不存，毛将安傅！钱帛可散之三军，以平寇凯旋为先也。”评惧而与猛战于潞川，评师大败，死者五万余人，评等单骑遁还。猛遂长驱至鄴，坚复率众十万会猛攻 秦。

先是，慕容桓以众万余屯于沙亭，为评等后继。闻评败，引屯内黄。坚遣将邓羌攻信都，桓率鲜卑五千退保和龙。散骑侍郎徐蔚等率扶余、高句丽及上党质子五百余人，夜开城门以纳坚军。与评等数十骑奔于昌黎。坚遣郭庆追及 慕容桓 于高阳，坚将巨武执 慕容桓，将缚之， 慕容桓 曰：“汝何小人而缚天子！”武曰：“我梁山巨武，受诏缚贼，何谓天子邪！”遂送 慕容桓 于坚。坚诘其奔状， 慕容桓 曰：“狐死首丘，欲归死于先人坟墓耳！”坚哀而释之，令还宫率文武出降。郭庆遂追评、桓子和龙。桓杀其镇东慕容亮而并其众，攻其辽东太守韩稠于平川。郭庆遣将军

硃嶷击桓，执而送之。

坚徙 及其王公已下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，封 新兴侯，署为尚书。坚征寿春，以 为平南将军、别部都督。淮南之败，随坚还长安。既而慕容垂攻苻丕于鄴，慕容冲起兵关中， 谋杀坚以应之，事发，为坚所诛，时年三十五。及德僭称尊号，伪谥幽皇帝。

始廆以武帝太康六年称公，至 四世。 在位一十一年，以海西公太和五年灭，通廆、皝凡八十五年。

慕容恪，字玄恭，皝之第四子也。幼而谨厚，沈深有大量。母高氏无宠，皝未之奇也。年十五，身長八尺七寸，容貌魁杰，雄毅严重，每所言及，辄经纶世务，皝始异焉，乃授之以兵。数从皝征伐，临机多奇策。使镇辽东，甚有威惠。高句丽惮之，不敢为寇。皝使恪与俊俱伐夫余，俊居中指授而已，恪身当矢石，推锋而进，所向辄溃。

皝将终，谓俊曰：“今中原未一，方建大事，恪智勇俱济，汝其委之。”及俊嗣位，弥加亲任。累战有大功，封太原王，拜侍中、假节、大都督、录尚书。俊寝疾，引恪与慕容评属以后事。及 之世，总摄朝权。初，建鄴闻俊死，曰：“中原可图矣。”桓温曰：“慕容恪尚存，所忧方为大耳。”

慕輿根之就诛也，内外危惧。恪容止如常，神色自若，出入往还，一人步从。或有谏之者，恪曰：“人情怀惧，且当自安以靖之。吾复不安，则众何瞻仰哉！”于是人心稍定。恪虚襟待物，咨询善道，量才处任，使人不逾位。朝廷谨肃，进止有常度，虽执权政，每事必咨之于评。罢朝归第，则尽心色养，手不释卷。其百僚有过，未尝显之，自是庶僚化德，稀有犯者。

恪之图洛阳也，秦中大震，苻坚亲将以备潼关，军回乃定。恪为将不尚威严，专以恩信御物，务于大略，不以小令劳众。

军士有犯法，密纵舍之，捕斩贼首以令军。营内不整似可犯，而防御甚严，终无丧败。

临终，亲临问以后事，恪曰：“臣闻报恩莫大荐士，板筑犹可，而况国之懿藩！吴王文武兼才，管、萧之亚，陛下若任之以政，国其少安。不然，臣恐二寇必有窥窬之计。”言终而死。

阳骛，字士秋，右北平无终人也。父耽，仕廙，官至东夷校尉。骛少清素好学，器识沈远。起家为平州别驾，屡献安时强国之术，事多纳用，廙甚奇之。皝即王位，迁左长史。东西征伐，参谋帷幄。皝临终谓俊曰：“阳士秋忠干贞固，可托付大事，汝善待之。”俊之将图中原也，骛制胜之功亚于慕容恪。

既嗣伪位，申以师傅之礼，亲遇日隆。及为太尉，慨然而叹曰：“昔常林、徐邈先代名臣，犹以鼎足任重而终辞三事。以吾虚薄，何德以堪之！固求罢职，言甚垦至，优答不许。骛清贞谦逊，老而弥笃，既以宿望旧齿，自慕容恪已下莫不毕拜。性俭约，常乘弊车瘠马，及死，无敛财。

皇甫真，字楚季，安定朝那人也。弱冠，以高才，廙拜为辽东国侍郎。皝嗣位，迁平州别驾。时内难连年，百姓劳瘁，真议欲宽减岁赋，休息力役。不合旨，免官。后以破麻秋之功，拜奉车都督，守辽东、营丘二郡太守，皆有善政。及俊僭位，入为典书令。后从慕容评攻拔鄴都，珍货充溢，真一无所取，唯存恤人物，收图籍而已。俊临终，与慕容恪等俱受顾托。

慕容舆根将谋为乱，真阴察知之，乃言于恪，请除之。恪未忍显其事。俄而根谋发伏诛，恪谢真曰：“不从君言，几成祸败。”吕护之叛，恪谋于朝曰：“远人不服，修文德以来之。今护宜以恩诏降乎，不宜以兵戈取也？”真曰：“护九年之间三背王命，揆其奸心，凶勃未已。明公方饮马江、湘，勒铭剑

阁，况护藁尔近几而不臬戮，宜以兵算取之，不可复以文檄喻也。”恪从之。以真为冠军将军、别部都督。师还，拜镇西将军、并州刺史，领护匈奴中郎将。征还，拜侍中、光禄大夫，累迁太尉、侍中。

苻坚密谋兼并，欲观审衅隙，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辩潜结匈奴左贤王曹毂，令毂遣使诣鄴，辩因从之。真兄典仕苻坚为散骑常侍，从子奋、覆并显关西。辩既至鄴，历造公卿，言于真曰：“辩家为秦所诛，故寄命曹王，贵兄常侍及奋、覆兄弟并相知在素。”真怒曰：“臣无境外之交，斯言何以及我！君似奸人，得无因缘假托乎！”乃白请穷诘之，评不许。辩还谓坚曰：“燕朝无纲纪，实可图之。鉴机识变，唯皇甫真耳。”坚曰：“以六州之地，岂无智识士一人哉！真亦秦人，而燕用之，固知关西多君子矣。”

真性清俭寡欲，不营产业，饮酒至石余不乱，雅好属文，凡著诗赋四十余篇。

王猛入鄴，真望马首拜之。明日更见，语乃卿猛。猛曰：“昨拜今卿，何恭慢之相违也？”真答曰：“卿昨为贼，朝是国士，吾拜贼而卿国士，何所怪也？”猛大嘉之，谓权翼曰：“皇甫真故大器也。”从坚入关，为奉车都尉，数岁而死。

史臣曰：观夫北阴衍气，丑虏汇生，隔阂诸华，声教莫之渐，雄据殊壤，贪悍成其俗，先叛后服，盖常性也。自当涂紊纪，典午握符，推亡之功，掩岷、吴而可录，御远之策，怀戎狄而犹漏。慕容廆英姿伟量，是曰边豪，衅迹奸图，实惟乱首。何者？无名而举，表深讥于鲁册；象龚致罚，昭大训于姚典。况乎放命挺祸，距战发其狼心；剽邑屠城，略地骋其螫贼。既而二帝邁平阳之酷，按兵窥运；五铎启金陵之祚，率礼称藩。勤王之诚，当君危而未立；匡主之节，俟国泰而将徇。适所谓

相时而动，岂素蓄之款战！然其制敌多权，临下以惠，劝农桑，敦地利，任贤士，该时杰，故能恢一方之业，创累叶之基焉。

元真体貌不恆，暗符天表，沈毅自处，颇怀奇略。于时群雄角立，争夺在辰，显宗主祭于冲年，庾亮窃政于元舅，朝纲不振，天步孔艰，遂得据已成之资，乘土崩之会。扬兵南矛鹜，则乌丸卷甲；建旆东征，则宇文摧阵。乃负险自固，恃胜而骄，端拱称王，不待朝命，昔郑武职居三事，爵不改伯；齐桓绩宣九合，位止为侯。瞻曩烈而功微，征前经而礼缚，溪壑难满，此之谓乎？

宣英文武兼优，加之以机断，因石氏之衅，首图中原，燕士协其筹，冀马为其用，一战而平巨寇，再举而拔坚城，气誓傍邻，威加边服。便谓深功被物，天数在躬，遽窃鸿名，偷安宝录。犹将席卷京洛，肆其蚁聚之徒；宰割黎元，纵其鲸吞之势。使江左疲于奔命，职此之由。非夫天厌素灵而启异类，不然者，其锋何以若斯！

景茂庸材，不亲厥务，贤辅攸赖，逆臣挫谋，于是陷金墉而款河南，包铜城而临漠北，西秦劲卒顿函关而不进，东夏遗黎企鄴宫而授首。当此之时也，凶威转炽。及玄恭即世，虐媪乱朝。垂以勋德不容，评以黷货干政，志士绝忠贞之路，谗人袭交乱之风。轻邻反速其咎，御敌罕修其备，以携离之众，抗敢死之师。锋镝未交，白沟沦境；冲棚暂拟，紫陌成墟。是知由余出而戎亡，子常升而郢覆，终于身死异域，智不自全，吉凶惟人，良所谓也。

赞曰：青山徙构，玄塞分疆。蠢兹杂种，奕世弥昌。角端掩月，步摇翻霜。乘危猥起，怙险鸱张。假窃神器，凭陵帝乡。守不以德，终致余殃。

## 载记第十二

苻洪 苻健 苻生

苻雄 王堕

苻洪，字广世，略阳临渭氏人也。其先盖有扈之苗裔，世为西戎酋长。始其家池中蒲生，长五丈，五节如竹形，时咸谓之蒲家，因以为氏焉。父怀归，部落小帅。先是，陇右大雨，百姓苦之，谣曰：“雨若不止，洪水必起。”故因名曰洪。好施，多权略，骁武善骑射。属永嘉之乱，乃散千金，召英杰之士访安危变通之术。宗人蒲光、蒲突遂推洪为盟主。刘曜僭号长安，光等逼洪归曜，拜率义侯。曜败，洪西保陇山。石季龙将攻上邽，洪又请降。季龙大悦，拜冠军将军，委以西方之事。季龙灭石生，洪说季龙宜徙关中豪杰及羌戎内实京师。季龙从之，以洪为龙骧将军、流人都督，处于枋头。累有战功，封西平郡公，其部下赐爵关内侯者二千余人，以洪为关内领侯将。冉闵言于季龙曰：“苻洪雄果，其诸子并非常才，宜密除之。”季龙待之愈厚。及石遵即位，闵又以为言，遵乃去洪都督，余如前。洪怨之，乃遣使降晋。后石鉴杀遵，所在兵起，洪有众十余万。

永和六年，帝以洪为征北大将军、都督河北诸军事、冀州

刺史、广川郡公。时有说洪称尊号者，洪亦以讖文有“草付应王”，又其孙坚背有“草付”字，遂改姓苻氏，自称大将军、大单于、三秦王。洪谓博士胡文曰：“孤率众十万，居形胜之地，冉闵、慕容俊可指辰而殄，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数中，孤取天下，有易于汉祖。”初，季龙以麻秋镇枹罕，冉闵之乱，秋归鄴，洪使子雄击而获之，以秋为军师将军。秋说洪西都长安，洪深然之。既而秋因宴鸩洪，将并其众，世子健收而斩之。洪将死，谓健曰：“所以未入关者，言中州可指时而定。今见困竖子，中原非汝兄弟所能办。关中形胜，吾亡后便可鼓行而西。”言终而死，年六十六。健僭位，伪谥惠武帝。

苻健，字建业，洪第三子也。初，母姜氏梦大罽而孕之，及长，勇果便弓马，好施，善事人，甚为石季龙父子所亲爱。季龙虽外礼苻氏，心实忌之，乃阴杀其诸兄，而不害健也。及洪死，健嗣位，去秦王之号，称晋爵，遣使告丧于京师，且听王命。

时京兆杜洪窃据长安，自称晋征北将军、雍州刺史，戎夏多归之。健密图关中，惧洪知之，乃伪受石祗官，缮宫室于枹头，课所部种麦，示无西意，有知而不种者，健杀之以徇。既而自称晋征西大将军、都督关中诸军事、雍州刺史，尽众西行，起浮桥于盟津以济。遣其弟雄率步骑五千入潼关，兄子菁自轹关入河东。健执菁手曰：“事若不捷，汝死河北，我死河南，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。”既济，焚桥，自统大众继雄而进。杜洪遣其将张先要健于潼关，健逆击破之。健虽战胜，犹修笈于洪，并送名马珍宝，请至长安上尊号。洪曰：“币重言甘，诱我也。”乃尽召关中之众来距。健筮之，遇《泰》之《临》，健曰：“小往大来，吉亨。昔往东而小，今还西而大，吉孰大焉！”是时众星夹河西流，占者以为百姓还西之象。健遂进军，次

赤水，遣雄略地渭北，又败张先于阴槃，擒之，诸城尽陷，菁所至无不降者，三辅略定。健引兵至长安，洪奔司竹。健入而都之，遣使献捷京师，并修好于桓温。

健军师将军贾玄硕等表健为侍中、大都督关中诸军事、大单于、秦王，健怒曰：“我官位轻重，非若等所知。”既而潜使讽玄硕等使上尊号。永和七年，僭称天王、大单于，赦境内死罪，建元皇始，缮宗庙社稷，置百官于长安。立妻强氏为天王皇后，子苌为天王皇太子，弟雄为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领雍州刺史，自余封授各有差。

初，杜洪之奔也，招晋梁州刺史司马勋。至是，勋率步骑三万入秦川，健败之于五丈原。

八年，健僭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，诸公进为王，以大单于授其子苌。

杜洪屯宜秋，为其将张琚所杀，琚自立为秦王，置百官。健率步骑二万攻琚，斩其首。健至自宜秋，遣雄、菁率众掠关东，并援石季龙豫州刺史张遇于许昌，与晋镇西将军谢尚战于颍水之上，王师败绩。雄乘胜逐北，至于垒门，杀伤太半，遂虜遇及其众归于长安，拜遇司空、豫州刺史，镇许昌。雄攻王擢于陇上，擢奔凉州，雄屯陇东。张重华拜擢征东大将军，使与其将张弘、宋修连兵伐雄。雄与菁率众击败之，获弘、修送长安。

初，张遇自许昌来降，健纳遇母韩氏为昭仪，每于众中谓遇曰：“卿，吾子也。”遇惭恨，引关中诸将欲以雍州归顺，乃与健中黄门刘晃谋夜袭健，事觉，遇害。于是孔特起池阳，刘珍、夏侯显起鄠，乔景起雍，胡阳赤起司竹，呼延毒起霸城，众数万人，并遣使诣征西桓温、中军殷浩请救。

雄遣菁掠上洛郡，于丰阳县立荆州，以引南金奇货、弓竿

漆蜡，通关市，来远商，于是国用充足，而异贿盈积矣。

十年，温率众四万趋长安，遣别将入淅川，攻上洛，执健荆州刺史郭敬，而遣司马勋掠西鄙。健遣其子苌率雄、菁等众五万，距温于尧柳城、愁思堆。温转战而前，次于灞上，苌等退营城南。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长安小城，遣精锐三万为游军以距温。三辅郡县多降于温。健别使雄领骑七千，与桓冲战于白鹿原，王师败绩，又破司马勋于子午谷。初，健闻温之来也，收麦清野以待之，故温众大饥。至是，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。及至潼关，又为苌等所败，司马勋奔还汉中。

其年，西虏乞没军邪遣子入侍，健于是置来宾馆于平朔门以怀远人。起灵台于杜门。与百姓约法三章，薄赋卑官，垂心政事，优礼耆老，修尚儒学，而关右称来苏焉。

新平有长人见，语百姓张靖曰：“苻氏应天受命，今当太平，外面者归中而安泰。”问姓名，弗答，俄而不见。新平令以闻，健以为妖，下靖狱。会大雨霖，河、渭溢，蒲津监冠登得一屐于河，长七尽三寸，人迹称之，指长尺余，文深一寸。健叹曰：“覆载之中何所不有，张靖所见定不虚也。”赦之。蝗虫大起，自华泽至陇山，食百草无遗。牛马相敢毛，猛兽及狼食人，行路断绝。健自蠲百姓租税，减膳撤悬，素服避正殿。

初，桓温之入关也，其太子苌与温战，为流矢所中死。至是，立其子生为太子。健寝疾，菁勒兵入东宫，将杀苻生自立。时生侍健疾，菁以健为死，回攻东掖门。健闻变，升端门陈兵，众皆舍杖逃散，执菁杀之。数日，健死，时年三十九，在位四年。伪谥明皇帝，庙号世宗，后改曰高祖。

生字长生，健第三子也。幼而无赖，祖洪甚恶之。生无一目，为儿童时，洪戏之，问侍者曰：“吾闻瞎儿一泪，信乎？”

“侍者曰：‘然。’生怒，引佩刀自刺出血，曰：‘此亦一泪也。’洪大惊，鞭之。生曰：‘性耐刀槊，不堪鞭捶。’洪曰：‘汝为尔不已，吾将以汝为奴。’生曰：‘可不如石勒也。’洪惧，跣而掩其口，谓健曰：‘此儿狂勃，宜早除之，不然，长大必破人家。’健将杀之，雄止之曰：‘儿长成自当修改，何至便可如此！’健乃止。及长，力举千钧，雄勇好杀，手格猛兽，走及奔马，击刺骑射，冠绝一时。桓温之来伐也，生单马入阵，攀旗斩将者前后十数。

苻既死，健以讖言三羊五眼应符，故立为太子。健卒，僭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寿光，时永和十二年也。尊其母强氏为皇太后，立妻梁氏为皇后。以吕婆楼为侍中、左大将军，苻安领太尉，苻柳为征东大将军、并州牧，镇蒲坂，苻謏为镇东大将军、豫州牧，镇陕城，自余封授有差。

初，生将强怀与桓温战没，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。会生出游，怀妻樊氏于道上书，论怀忠烈，请封其子。生怒，射而杀之。伪中书监胡文、中书令王鱼言于生曰：‘比频有客星孛于大角，荧惑入于东井。大角为帝坐，东井秦之分野，于占，不出三年，国有大丧，大臣戮死。愿陛下远追周文，修德以禳之，惠和群臣，以成康哉之美。’生曰：‘皇后与朕对临天下，亦足发塞大丧之变。毛太傅、梁车骑、梁仆射受遗辅政，可谓大臣也。’于是杀其妻梁氏及太傅毛贵，车骑、尚书令梁楞，左仆射梁安。未凡，又诛侍中、丞相雷弱儿及其九子、二十七孙。诸羌悉叛。弱儿，南安羌酋也，刚鲠好直言，见生嬖臣赵韶、董荣乱政，每大言于朝，故荣等谮而诛之。

生虽在谅闇，游饮自若，荒耽淫虐，杀戮无道，常弯弓露刃以见朝臣，锤钳锯凿备置左右。又纳董荣之言，诛其司空王堕以应日蚀之灾。飡群臣于太极前殿，饮酣乐奏，生亲歌以和

之。命其尚书辛牢典劝，既而怒曰：“何不强酒？犹有坐者！”引弓射牢而杀之。于是百僚大惧，无不引满昏醉，污服失冠，蓬头僵仆，生以为乐。

生闻张祚见杀，玄靓幼冲，命其征东苻柳参军阎负、梁殊使凉州，以书喻之。负、殊至姑臧，玄靓年幼，不见殊等。其凉州牧张瓘谓负、殊曰：“孤之本朝，世执忠节，远宗大晋，臣无境外之交，君等何为而至？”负、殊曰：“晋王以邻籓义好，有自来矣。虽拥阻山河，然风通道会，不欲使羊、陆二公独美于前。主上以钦明绍统，八表宅心，光被四海，格于天地。晋王思与张王齐曜大明，交玉帛之好，兼与君公同金兰之契，是以不远而来，有何怪乎！”瓘曰：“羊、陆一时之事，亦非纯臣之义也。本朝六世重光，固忠不贰，若与苻征东交玉帛之好者，便是上违先公纯诚雅志，下乘河右遵奉之情。”负、殊曰：“昔微去殷，项伯归汉，虽背君违亲，前史美其先觉。亡晋之余，远逃江会，天命去之，子故尊先王翻然改图，北面二赵，盖神算无方，鉴机而作。君公若欲称制河西，众旅非秦之敌，如欲宗归遗晋，深乖先君雅旨，孰若远踪窦融附汉之规，近述先王归赵之事，垂祚无穷，永享遐祉乎？”瓘曰：“中州无信，好食誓言。往与石氏通好，旋见寇袭。中国之风，诚在昔日，不足复论通和之事也。”负、殊曰：“三王异政，五帝殊风，赵多奸诈，秦以义信，岂可同年而语哉！张先、杨初皆擅兵一方，不供王贡，先帝命将擒之，宥其难恕之罪，加以爵封之荣。今上道合二仪，慈弘山海，信符阴阳，御物无际，不可以二赵相况也。”瓘曰：“秦若兵强化盛，自可先取江南，天下自然尽为秦有，何辱征东之命！”负、殊曰：“先帝以大圣神武，开构鸿基，强燕纳款，八州顺轨。主上钦明，道必隆世，慨徽号拥于河西，正朔未加吴会，以吴必须兵，凉可以义，

故遣行人先申大好。如君公不能蹈机而发者，正可缓江南数年之命，回师西旆，恐凉州弗可保也。”瓘曰：“我跨据三州，带甲十万，西包昆域，东阻大河，伐人有余，而况自固！秦何能为患！”负、殊曰：“贵州险塞，孰若崤、函？五郡之众，何如秦、雍？张琚、杜洪因赵之成资，据天阻之固，策三秦之锐，藉陆海之饶，劲士风集，骁骑如云，自谓天下可平，关中可固，先帝神矛一指，望旗冰解，人咏来苏，不觉易主。燕虽武视关东，犹以地势之义，逆顺之理，北面称藩，贡不逾月。致肃慎楛矢，通九夷之珍；单于屈膝，名王内附。控弦之士百有余万，鼓行而济西河者，君公何以抗之？盍追遵先王臣赵故事，世享大美，为秦之西藩。”瓘曰：“然秦之德义加于天下，江南何以不宾？”负、殊曰：“文身之俗，负阻江山，道湾先叛，化盛后宾，自古而然，岂但今也！故《诗》曰：‘蠢尔蛮荆，大邦为仇。’言其不可以德义怀也。”瓘曰：“秦据汉旧都，地兼将相，文武辅臣，领袖一时者谁也？”负、殊曰：“皇室懿藩，忠若公旦者，则大司马、武都王安，征东大将军、晋王柳；文武兼才，神器秀拔，入可允厘百工，出能折冲万里者，卫大将军、广平王黄眉，后将军、清河王法，龙骧将军、东海王坚之兄弟；其耆年硕德，德侔尚父者，则太师、录尚书事、广宁公鱼遵；其清素刚严，骨鲠贞亮，则左光禄大夫强平，金紫光禄程肱、牛夷；博闻强识，探赜索幽，则中书监胡文，中书令王鱼，黄门侍郎李柔；雄毅厚重，权智无方，则左卫将军李威，右卫将军苻雅；才识明达，令行禁止，则特进、领御史中丞梁平老，特进、光禄大夫强汪，侍中、尚书吕婆楼；文史富赡，郁为文宗，则尚书右仆射董荣，秘书监王颺，著作郎梁说；骁勇多权略，攻必取，战必胜，关、张之流，万人之敌者，则前将军、新兴王飞，建切将军邓羌，立忠将军彭越，安

远将军范俱难，建武将军徐盛；常伯纳言，卿校牧守，则人皆文武，莫非才贤；其余怀经世之才，蕴佐时之略，守南山之操，遂而不夺者，王猛、硃彤之伦，相望于岩谷。济济多士，焉可罄言！姚襄、张平一时之杰，各拥众数万，狼顾偏方，皆委忠献款，请为臣妾。小不事大，《春秋》所诛，惟君公图之。”瓘笑曰：“此事决之主上，非身所了。”负、殊曰：“凉王虽天纵英睿，然尚幼冲，君公居伊、霍之任，安危所系，见机之义，实在君公。”瓘新辅政，河西所在兵起，惧秦师之至，乃言于玄靛，遣使称藩，生因其所称而授之。

慕容俊遣将慕舆长卿等率众七千入自轺关，攻幽州刺史张哲于裴氏堡。晋将军刘度等率众四千，攻青州刺史袁朗于卢氏。生遣其前将军苻飞距晋，建节邓羌距燕。飞未至而度退。羌及长卿战于堡南，大败之，获长卿及甲首二千七百余级。

姚襄率众万余，攻其平阳太守苻产于匈奴堡，苻柳救之，为襄所败，引还蒲坂。襄遂攻堡，克之，杀苻产，尽坑其众，遣使从生假道，将还陇西。生将许之，苻坚谏曰：“姚襄，人杰也，今还陇西，必为深害，不如诱以厚利，伺隙而击之。”生乃止。遣使拜襄官爵，襄不受，斩其使者，焚所送章策，寇掠河东。生怒，命其大将军张平讨之。襄乃卑辞厚币与平结为兄弟，平更与襄通和。

生发三辅人营渭桥，金紫光禄大夫程肱以妨农害时，上疏极谏。生怒，杀之。

长安大风，发屋拔树，行人颠顿，宫中奔扰，或称贼至，宫门昼闭，五日乃止。生推告贼者，杀之，剖而出其心。左光禄大夫强平谏曰：“元正盛旦，日有蚀之，正阳神朔，昏风大起，兼水旱不时，兽灾未息，此皆由陛下不勉强于政事，乖和气所致也。愿陛下务养元元，平章百姓，弃纤介之嫌，含山岳

之过，致敬宗社，爱礼公卿，去秋霜之威，垂三春之泽，则奸回寝止，妖昆自消，乾灵祇祐皇家，永保无穷之美矣。”生怒，以为妖言，凿其顶而杀之。

平之囚也，伪卫将军苻黄眉、前将军苻飞、建节邓羌侍宴禁中，叩头固谏，以太后为言。平即生母强氏之弟也。生既弗许，强氏忧恨而死。

生下书曰：“朕受皇天之命，承祖宗之业，君临万邦，子育百姓，嗣统已来，有何不善，而谤讟之音扇满天下。杀不过千，而谓刑虐。行者比肩，未足为稀。方当峻刑极罚，复如朕何！”时猛兽及狼大暴，昼则断道，夜则发屋，惟害人而不食六畜。自生立一年，兽杀七百余人，百姓苦之，皆聚而邑居。为害滋甚，遂废农桑，内外凶惧。群臣奏请禳灾，生曰：“野兽饥则食人，饱当自止，终不能累年为患也。天岂不子爱群生，而年年降罚，正以百姓犯罪不已，将助朕专杀而施刑教故耳。但勿犯罪，何为怨天而尤人哉！”

生如阿房，遇兄与妹俱行者，逼令为非礼，不从，生怒杀之。又宴群臣于咸阳故城，有后至者，皆斩之。尝使太医令程延合安胎药，问人参好恶并药分多少，延曰：“虽小小不具，自可堪用。”生以为讥其目，凿延目出，然后斩之。

有司奏：“太白犯东井。东井，秦之分也，太白罚星，必有暴兵起于京师。”生曰：“星入井者，必将渴耳，何所怪乎！”

姚襄遣姚兰、王钦卢待招动鄜城、定阳、北地、芹川诸羌胡，皆应之，有众二万七千，进据黄落。生遣苻黄眉、苻坚、邓羌率步骑万五千讨之。襄深沟高垒，固守不战。邓羌说黄眉曰：“伤弓之鸟，落于虚发。襄频为桓温、张平所败，锐气丧矣。今谋固垒不战，是穷寇也。襄性刚很，易以刚动，若长驱鼓行，直压其垒，襄必忿而出师，可一战擒也。”黄眉从之，

遣羌率骑三千军于垒门。襄怒，尽锐出战。羌伪不胜，引骑而退，襄追之于三原，羌回骑距襄。俄而黄眉与坚至，大战，斩之，尽俘其众，黄眉等振旅而归。黄眉虽有大功，生不加旌赏，每于众中辱之。黄眉怒，谋杀生自立，事发，伏诛，其王公亲戚多有死者。

初，生梦大鱼食蒲，又长安谣曰：“东海大鱼化为龙，男便为王女为公。问在何所洛门东。”东海，苻坚封也，时为龙骧将军，第在洛门之东。生不知是坚，以谣梦之故，诛其侍中、太师、录尚书事鱼遵及其七子、十孙。时又谣曰：“百里望空城，郁郁何青青。瞎兒不知法，仰不见天星。”于是悉坏诸空城以禳之。金紫光禄大夫牛夷惧不免祸，请出镇上洛。生曰：“卿忠肃笃敬，宜左右朕躬，岂有外镇之理。”改授中军。夷惧，归而自杀。

初，生少凶暴嗜酒，健临死，恐其不能保全家业，诫之曰：“酋师、大臣若不从汝命，可渐除之。”及即伪位，残虐滋甚，耽湎于酒，无复昼夜。群臣朔望朝谒，罕有见者，或至暮方出，临朝辄怒，惟行杀戮。动连月昏醉，文奏因之遂寝。纳奸佞之言，赏罚失中。左右或言陛下圣明宰世，天下惟歌太平。生曰：“媚于我也。”引而斩之。或言陛下刑罚微过。曰：“汝谤我也。”亦斩之。所幸妻妾小有忤旨，便杀之，流其尸于渭水。又遣宫人与男子裸交于殿前。生剥牛羊驴马，活燂鸡豚鹅，三五十为群，放之殿中。或剥死囚面皮，令其歌舞，引群臣观之，以为嬉乐。宗室、勋旧、亲戚、忠良杀害略尽，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归，人情危骇，道路以目。既自有目疾，其所讳者不足、不具、少、无、缺、伤、残、毁、偏、只之言皆不得道，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胜纪，至于截脛、剖胎、拉胁、锯颈者动有千数。

太史令康权言于生曰：“昨夜三月并出，勃星入于太微，遂入于东井。兼自去月上旬沈阴不雨，迄至于今，将有下人谋上之祸，深愿陛下修德以消之。”生怒，以为妖言，扑而杀之。

生夜对待婢曰：“阿法兄弟亦不可信，明当除之。”是夜清河王苻法梦神告之曰：“旦将祸集汝门，惟先觉者可以免之。”寤而心悸。会侍婢来告，乃与特进梁平老、强汪等率壮士数百人潜入云龙门，苻坚与吕婆楼率麾下三百余人鼓噪继进，宿卫将士皆舍杖归坚。生犹昏寐未寤。坚众既至，引生置于别室，废之为越王，俄而杀之。生临死犹饮酒数斗，昏醉无所知矣。时年二十三，在位二年，伪谥厉王。

苻雄，字元才，洪之季子也。少善兵书，而多谋略，好施下士，便弓马，有政术。健僭位，为佐命元勋，权侔人主，而谦恭奉法。健常曰：“元才，吾姬旦也。”及卒，健哭之欧血，曰：“天不欲吾定四海邪？何夺元才之速也！”子坚，别有载记。

王堕，字安生，京兆霸城人也。博学有雄才，明天文图纬。苻洪征梁犊，以堕为司马，谓洪曰：“讖言苻氏应王，公其人也。”洪深然之。及为宰相，著匪躬之称。健常叹曰：“天下群官皆如王令君者，阴阳曷不和乎！”甚敬重之。性刚峻疾恶，雅好直言。疾董荣、强国如仇讎，每于朝见之际，略不与言。人谓之曰：“董尚书贵幸一时，公宜降意。”堕曰：“董龙是何鸡狗，而令国士与之言乎！”荣闻而惭恨，遂劝生诛之。及刑，荣谓堕曰：“君今复敢数董龙作鸡狗？”堕瞋目而叱之。龙，荣之小字也。

## 载记第十三

### 苻坚上

苻坚，字永固，一名文玉，雄之子也。祖洪，从石季龙徙鄴，家于永贵里。其母苟氏尝游漳水，祈子于西门豹祠，其夜梦与神交，因而有孕，十二月而生坚焉。有神光自天烛其庭。背有赤文，隐起成字，曰“草付臣又土王咸阳。”臂垂过膝，目有紫光。洪奇而爱之，名曰坚头。年七岁，聪敏好施，举止不逾规矩。每侍洪侧，辄量洪举措，取与不失机候。洪每曰：“此兒姿貌瑰伟，质性过人，非常相也。”高平徐统有知人之鉴，遇坚于路，异之，执其手曰：“苻郎，此官之御街，小兒敢戏于此，不畏司隶缚邪？”坚曰：“司隶缚罪人，不缚小兒戏也。”统谓左右曰：“此兒有霸王之相。”左右怪之，统曰：“非尔所及也。”后又遇之，统下车屏人，密谓之曰：“苻郎骨相不恆，后当大贵，但仆不见，如何！”坚曰：“诚如公言，不敢忘德。”八岁，请师就家学。洪曰：“汝戎狄异类，世知饮酒，今乃求学邪！”欣而许之。

健之入关也，梦天神遣使者殊衣赤冠，命拜坚为龙骧将军，健翌日为坛于曲沃以授之。健泣谓坚曰：“汝祖昔受此号，今汝复为神明所命，可不勉之！”坚挥剑捶马，志气感厉，士卒莫不惮服焉。性至孝，博学多才艺，有经济大志，要结英豪，

以图纬世之宜。王猛、吕婆楼、强汪、梁平老等并有王佐之才，为其羽翼。太原薛赞、略阳权翼见而惊曰：“非常人也！”

及苻生嗣伪位，赞、翼说坚曰：“今主上昏虐，天下离心。有德者昌，无德受殃，天之道也。神器业重，不可令他人取之，愿君王行汤、武之事，以顺天人之心。”坚深然之，纳为谋主。生既残虐无度，梁平老等亟以为言，坚遂弑生，以伪位让其兄法。法自以庶孽，不敢当。坚及母苟氏并虑众心未服，难居大位，群僚固请，乃从之。以升平元年僭称大秦天王，诛生幸臣董龙、赵韶等二十余人，赦其境内，改元曰永兴。追谥父雄为文桓皇帝，尊母苟氏为皇太后，妻苟氏为皇后，子宏为皇太子。兄法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丞相、录尚书，从祖侯为太尉，从兄柳为车骑大将军、尚书令，封弟融为阳平公，双河南公，子丕长乐公，暉平原公，熙广平公，睿钜鹿公。李威为卫将军、尚书左仆射；梁平老为右仆射；强汪为领军将军；仇腾为尚书，领选；席宝为丞相长史、行太子詹事；吕婆楼为司隶校尉；王猛、薛赞为中书侍郎；权翼为给事黄门侍郎，与猛、赞并掌机密。追复鱼遵、雷弱儿、毛贵、王堕、梁楞、梁安、段纯、辛牢等本官，以礼改葬之，其子孙皆随才擢授。初，坚母以法长而贤，又得众心，惧终为变，至此，遣杀之。坚性仁友，与法决于东堂，恸哭呕血，赠以本官，谥曰哀，封其子阳为东海公，敷为清河公。于是修废职，继绝世，礼神祇，课农桑，立学校，鳏寡孤独高年不自存者，赐谷帛有差，其殊才异行、孝友忠义、德业可称者，令在所闻。

其将张平以并州叛，坚率众讨之，以其建节将军邓羌为前锋，率骑五千据汾上。坚至铜壁，平尽众拒战，为羌所败，获其养子蚝，送之，平惧，乃降于坚。坚赦其罪，署为右将军，蚝武贲中郎将，加广武将军，徙其所部三千余户于长安。

坚自临晋登龙门，顾谓其群臣曰：“美哉山河之固！娄敬有言，‘关中四塞之国’，真不虚也。”权翼、薛赞对曰：“臣闻夏、殷之都非不险也，周、秦之众非不多也，终于身窜南巢，首悬白旗，躯残于犬戎，国分于项籍，昔何也？德之不修故耳。吴起有言：‘在德不在险。’深愿陛下追踪唐、虞，怀远以德，山河之固不足恃也。”坚大悦，乃还长安。赐为父后者爵一级，鳏寡高年谷帛有差，丐所过田租之半。是秋，大旱，坚减膳撤悬，金玉绮绣皆散之戎士，后宫悉去罗纨，衣不曳地。开山泽之利，公私共之，偃甲息兵，与境内休息。

王猛亲宠愈密，朝政莫不由之。特进樊世，氏豪也，有大勋于苻氏，负气倨傲，众辱猛曰：“吾辈与先帝共兴事业，而不预时权；君无汗马之劳，何敢专管大任？是为我耕稼而君食之乎！”猛曰：“方当使君为宰夫，安直耕稼而已。”世大怒曰：“要当悬汝头于长安城门，不尔者，终不处于世也。”猛言之于坚，坚怒曰：“必须杀此老氏，然后百僚可整。”俄而世入言事，坚谓猛曰：“吾欲以杨璧尚主，璧何如人也？”世勃然曰：“杨璧，臣之婿也，婚已久定，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！”猛让世曰：“陛下帝有海内，而君敢竞婚，是为二天子，安有上下！”世怒起，将击猛，左右止之。世遂丑言大骂，坚由此发怒，命斩之于西廐。诸氏纷纭，竞陈猛短，坚恚甚，慢骂，或有鞭撻于殿庭者。权翼进曰：“陛下宏达大度，善驭英豪，神武卓犖，录功舍过，有汉祖之风。然慢易之言，所宜除之。”坚笑曰：“朕之过也。”自是公卿以下无不惮猛焉。

坚起明堂，缮南北郊，郊祀其祖洪以配天，宗祀其伯健于明堂以配上帝。亲耕藉田，其妻苟氏亲蚕于近郊。

坚南游霸陵，顾谓群臣曰：“汉祖起自布衣，廓平四海，佐命功臣孰为首乎？”权翼进曰：“《汉书》以萧、曹为功臣

之冠。”坚曰：“汉祖与项羽争天下，困于京索之间，身被七十余创，通中六七，父母妻子为楚所囚。平城之下，七日不火食，赖陈平之谋，太上、妻子克全，免匈奴之祸。二相何得独高也！虽有人狗之喻，岂黄中之言乎！”于是酣饮极欢，命群臣赋诗。大赦，复改元曰甘露。以王猛为侍中、中书令、京兆尹。

其特进强德，健妻之弟也，昏酒豪横，为百姓之患。猛捕而杀之，陈尸于市。其中丞邓羌，性鯁直不挠，与猛协规齐志，数旬之间，贵戚强豪诛死者二十有余人。于是百僚震肃，豪右屏气，路不拾遗，风化大行。坚叹曰：“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，天子之为尊也！”于是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种落，州郡有高年孤寡，不能自存，长史刑罚失中、为百姓所苦，清修疾恶、劝课农桑、有便于俗，笃学至孝、义烈力田者，皆令具条以闻。

时匈奴左贤王卫辰遣使降于坚，遂请田内地，坚许之。云中护军贾雍遣其司马徐斌率骑袭之，因纵兵掠夺。坚怒曰：“朕方修魏绛和戎之术，不可以小利忘大信。昔荆吴之战，事兴蚕妇；澆瓜之惠，梁、宋息兵。夫怨不在大，事不在小，扰边动众，非国之利也。所获资产，其悉以归之。”免雍官，以白衣领护军，遣使修和，示之信义。辰于是入居塞内，贡献相寻。乌丸独孤、鲜卑没奕于率众数万又降于坚。坚初欲处之塞内，苻融以“匈奴为患，其兴自古。比虜马不敢南首者，畏威故也。今处之于内地，见其弱矣，方当窥兵郡县，为北边之害。不如徙之塞外，以存荒服之义。”坚从之。

坚僭位五年，凤皇集于东阙，大赦其境内，百僚进位一级。初，坚之将为赦也，与王猛、苻融密议于露堂，悉屏左右。坚亲为赦文，猛、融供进纸墨。有一大苍蝇入自牖间，鸣声甚大，集于笔端，驱而复来。俄而张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：“官今大

赦。”有司以闻。坚惊谓融、猛曰：“禁中无耳属之理，事何从泄也？”于是敕外穷推之，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，大呼于市曰：“官今大赦。”须臾不见。坚叹曰：“其向苍蝇乎？声状非常，吾固恶之。谚曰：‘欲人勿知，莫若勿为。’声无细而弗闻，事未形而必彰者，其此之谓也。”坚广修学官，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，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。其有学为通儒、才堪干事、清修廉直、孝悌力田者，皆旌表之。于是人思劝励，号称多士，盗贼止息，请托路绝，田畴修辟，帑藏充盈，典章法物靡不悉备。坚亲临太学，考学生经义优劣，品而第之。问难五经，博士多不能对。坚谓博士王实曰：“朕一月三临太学，黜陟幽明，躬亲奖励，罔敢倦违，庶几周、孔微言不由朕而坠，汉之二武其可追乎！”实对曰：“自刘石扰覆华畿，二都鞠为茂草，儒生罕有或存，坟籍灭而莫纪，经沦学废，奄若秦皇。陛下神武拨乱，道隆虞、夏，开庠序之美，弘儒教之风，化盛隆周，垂馨千祀，汉之二武焉足论哉！”坚自是每月一临太学，诸生竞劝焉。

屠各张罔聚众数千，自称大单于，寇掠郡县。坚以其尚书邓羌为建节将军，率众七千讨平之。

时商人赵掇、丁妃、邹瓮等皆家累千金，车服之盛，拟则王侯，坚之诸公竞引之为国二卿。黄门侍郎程宪言于坚曰：“赵掇等皆商贩丑竖，市郭小人，车马衣服僭同王者，官齐君子，为藩国列卿，伤风败俗，有尘圣化，宜肃明典法，使清浊显分。”坚于是推检引掇等国卿者，降其爵。乃下制：“非命士已上，不得乘车马于都城百里之内。金银锦绣，工商、阜隶、妇女不得服之，犯者弃市。”

兴宁三年，坚又改元为建元。慕容遣其太宰慕容恪攻拔洛阳，略地至于崤、澠。坚惧其入关，亲屯陕城以备之。

匈奴右贤王曹轂、左贤王卫辰举兵叛，率众二万攻其杏城已南郡县，屯于马兰山。索虏乌延等亦叛坚而通于辰、轂。坚率中外精锐以讨之，以其前将军杨安、镇军毛盛等为前锋都督。轂遣弟活距战于同官川，安大败之，斩活并四千余级，轂惧而降。坚徙其酋豪六千余户于长安。进击乌延，斩之。邓羌讨卫辰，擒之于木根山。坚自骠马城如朔方，巡抚夷狄，以卫辰为夏阳公以统其众。轂寻死，分其部落，贰城已西二万余落封其长子玺为骆川侯，贰城已东二万余落封其小子寅为力川侯，故号东、西曹。

秦、雍二州地震裂，水泉涌出，金象生毛，长安大风震电，坏屋杀人，坚惧而愈修德政焉。

使王猛、杨安等率众二万寇荆州北鄙诸郡，掠汉阳万余户而还。羌敛岐叛坚，自称益州刺史，率部落四千余家西依张天锡叛将李俨。坚遣王猛与陇西太守姜衡、南安太守邵羌讨敛岐于略阳。张天锡率步骑三万击李俨，攻其大夏、武始二郡，克之。天锡将掌握又败俨诸军于葵谷，俨惧，遣兄子纯谢罪于坚，仍请救。寻而猛攻破略阳，敛岐奔白马。坚遣杨安与建威王抚率众会猛以救俨。猛遣邵羌追敛岐，使王抚守侯和，姜衡守白石。猛与杨安救枹罕，及天锡将杨暹战于枹罕东，猛不利。邵羌擒敛岐于白马，送之长安。天锡遂引师而归。俨犹凭城未出，猛乃服白乘舆，从数十人，请与相见。俨开门延之，未及设备，而将士续入，遂虏俨而还。坚以其将军彭越为平西将军、凉州刺史，镇枹罕。以俨为光禄勋、归安侯。

是岁，苻双据上邽、苻柳据蒲坂叛于坚，苻廋据陕城、苻武据安定并应之，将共伐长安。坚遣使谕之，各啗梨以为信，皆不受坚命，阻兵自守。坚遣后禁将军杨成世、左将军毛嵩等讨双、武，王猛、邓羌攻蒲坂，杨安、张蚝攻陕城。成世、毛

嵩为双、武所败，坚又遣其武卫王鉴、宁朔吕光等率中外精锐以讨之，左卫苻雅、左禁襄冲率羽林骑七千继发。双、武乘胜至于榆眉，鉴等击败之，斩获万五千人。武弃安定，随双奔上邽，鉴等攻之。苻柳出挑战，猛闭垒不应。柳以猛为惮己，留其世子良守蒲坂，率众二万，将攻长安。长安去蒲坂百余里，邓羌率劲骑七千夜袭败之，柳引军还，猛又尽众邀击，悉俘其卒，柳与数百骑入于蒲坂。鉴等攻上邽，克之，斩双、武。猛又寻破蒲坂，斩柳及其妻子，传首长安。猛屯蒲坂，遣邓羌与王鉴等攻陷陕城，克之，送庾于长安，杀之。

太和四年，晋大司马桓温伐慕容 ，次于枋头。 众屡败，遣使乞师于坚，请割武牢以西之地。坚亦欲与 连横，乃遣其将苟池等率步骑二万救 。王师寻败，引归，池乃还。

是时慕容垂避害奔于坚，王猛言于坚曰：“慕容垂，燕之戚属，世雄东夏，宽仁惠下，恩结士庶，燕、赵之间咸有奉戴之意。观其才略，权智无方，兼其诸子明毅有干艺，人之杰也。蛟龙猛兽，非可驯之物，不如除之。”坚曰：“吾方以义致英豪，建不世之功。且其初至，吾告之至诚，今而害之，人将谓我何！”

王师既旋，慕容 悔割武牢之地，遣使谓坚曰：“顷者割地，行人失辞。有国有家，分灾救患，理之常也。”坚大怒，遣王猛舆建威梁成、邓羌率步骑三万，署慕容垂为冠军将军，以为乡导，攻洛州刺史慕容筑于洛阳。遣其将慕容臧率精卒十万，将解筑围。猛使梁成等以精锐万人卷甲赴之，大破臧于荥阳。筑惧而请降，猛陈师以受之，留邓羌镇金墉，猛振旅而归。

太和五年，又遣猛率杨安、张蚝、邓羌等十将率步骑六万伐 。坚亲送猛于霸东，谓曰：“今授卿精兵，委以重任，便

可从壶关、上党出潞川，此捷济之机，所谓捷雷不及掩耳。吾当躬自率众以继卿后，于鄴相见。已敕运漕相继，但忧贼，不烦后虑也。”猛曰：“臣庸劣孤生，操无豪介，蒙陛下恩荣，内侍帷幄，出总戎旅，藉宗庙之灵，稟陛下神算，残胡不足平也。愿不烦銮辂，冒犯霜露。臣虽不武，望克不淹时。但愿速敕有司，部置鲜卑之所。”坚大悦。于是进师。杨安攻晋阳。猛攻壶关，执上党太守慕容越，所经郡县皆降于猛，猛留屯骑校尉苟萑戍壶关。会杨安攻晋阳，为地道，遣张蚝率壮士数百人入其城中，大呼斩关，猛、安遂入晋阳，执并州刺史慕容庄。遣其太傅慕容评率众四十余万以救二城，评惮猛不敢进，屯于潞川。猛留将军毛当戍晋阳，进师与评相持。遣游击郭庆以锐卒五千，夜从间道出评营后，傍山起火，烧其辎重，火见鄴中。惧，遣使让评，催之速战。猛知评卖水鬻薪，有可乘之会，评又求战，乃阵于渭原而誓众曰：“王景略受国厚恩，任兼内外，今与诸君深入贼地，宜各勉进，不可退也。愿戮力行间，以报恩顾，受爵明君之朝，庆觞父母之室，不亦美乎！”众皆勇奋，破釜弃粮，大呼竞进。猛望评师之众也，恶之，谓邓羌曰：“今日之事，非将军莫可以捷。成败之机，在斯一举。将军其勉之！”羌曰：“若以司隶见与者，公无以为忧。”猛曰：“此非吾之所及也。必以安定太守、万户侯相处。羌不悦而退。俄而兵交，猛召之，羌寝而弗应。猛驰就许之，羌于是大饮帐中，与张蚝、徐成等跨马运矛，驰入评军，出入数四，旁若无人，搴旗斩将，杀伤甚众。及日中，评众大败，俘斩五万有余，乘胜追击，又降斩十万，于是进师围鄴。坚闻之，留李威辅其太子宏守长安，以苻融镇洛阳，躬率精锐十万向鄴。七日而至于安阳，过旧间，引诸耆老语及祖父之事，泫然流涕，乃停信宿。猛潜至安阳迎坚，坚谓之曰：“昔亚夫不

出军迎汉文，将军何以临敌而弃众也？”猛曰：“臣每览亚夫之事，尝谓前却人主，以此而为名将，窃未多之。臣奉陛下神算，击垂亡之虜，若摧枯拉朽，何足虑也！监国冲幼，銮驾远临，脱有不虞，其如宗庙何！”坚遂攻鄴，陷之。慕容 出奔高阳，坚将郭庆执而送之。坚入鄴宫，阅其名籍，几郡百五十七，县一千五百七十九，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九，口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。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帅尽降于坚。郭庆穷追余焜，慕容评奔于高句丽，庆追至辽海，句丽缚评送之。坚散 宫人珍宝以赐将士，论功封赏各有差。以王猛为使持节、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冀州牧、镇鄴；以郭庆为持节、都督幽州诸军事、扬武将军、幽州刺史，镇蓟。

坚自鄴如枋头，宴诸父老，改枋头为永昌县，复之终世。坚至自永昌，行饮至之礼，歌劳止之诗，以飨其群臣。赦慕容 及其王公已下，皆徙于长安，封授有差。坚于是行礼于辟雍，祀先师孔子，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，皆束修释奠焉。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，处乌丸杂类于冯翊、北地，丁零翟斌于新安，徙陈留、东阿万户以实青州。诸因乱流移，避仇远徙，欲还旧业者，悉听之。

晋叛臣袁瑾固守寿春，为大司马桓温所围，遣使请救于坚。坚遣王鉴、张蚝率步骑二万救之，鉴据洛涧，蚝屯八公山。桓温遣诸将夜袭鉴、蚝，败之，鉴、蚝屯慎城。

初，仇池氏杨世以地降于坚，坚署为平南将军、秦州刺史、仇池公。既而归顺于晋。世死，子纂代立，遂受天子爵命而绝于坚。世弟统骁武得众，起兵武都，与纂分争。坚遣其将苻雅、杨安与益州刺史王统率步骑七万，先取仇池，进图宁、益。雅等次于鹫峡，纂率众五万距雅。晋梁州刺史杨亮遣督护郭宝率

骑千余救之，战于陕中，为雅等所败，纂收众奔还。雅进攻仇池，杨统帅武都之众降于雅。纂将杨他遣子硕密降于雅，请为内应。纂惧，面缚出降。雅释其缚，送之长安。以杨统为平远将军、南秦州刺史，加杨安都督，镇仇池。

先是，王猛获张天锡将敦煌阴据及甲士五千，坚既东平六州，西擒杨纂，欲以德怀远，且跨威河右，至是悉送所获还凉州。天锡惧而遣使谢罪称藩，坚大悦，即署天锡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河右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凉州刺史、西域都护、西平公。

吐谷浑碎奚以杨纂既降，惧而遣使送马五千匹、金银五百斤。坚拜奚安远将军、湟川侯。

坚尝如鄴，狩于西山，旬余，乐而忘返。伶人王洛叩马谏曰：“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，万乘之主行不履危。故文帝驰车，袁公止辔；孝武好田，相如献规。陛下为百姓父母，苍生所系，何可盘于游田，以玷圣德。若祸起须臾，变在不测者，其如宗庙何！其如太后何！”坚曰：“善。昔文公悟愆于虞人，朕闻罪于王洛，吾过也。”自是遂不复猎。

坚闻桓温废海西公也，谓群臣曰：“温前败灞上，后败枋头，十五年间，再倾国师。六十岁公举动如此，不能思愆免退，以谢百姓，方废君以自悦，将如四海何！谚云‘怒其室而作色于父’者，其桓温之谓乎！”

坚以境内旱，课百姓区种。惧岁不登，省节谷帛之费，太官、后宫减常度二等，百僚之秩以次降之。复魏、晋士籍，使役有常，闻诸非正道，典学一皆禁之。坚临太学，考学生经义，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。自永嘉之乱，庠序无闻，及坚之僭，颇留心儒学，王猛整齐风俗，政理称举，学校渐兴。关、陇清晏，百姓丰乐，自长安至于诸州，皆夹路树槐柳，二十里一亭，四

十里一驿，旅行者取给于途，工商贸贩于道。百姓歌之曰：“长安大街，夹树杨槐。下走硃轮，上有鸾栖。英彦云集，诲我萌黎。”

是岁，有大风从西南来，俄而晦冥，恆星皆见，又有赤星见于西南。太史令魏延言于坚曰：“于占西南国亡，明年必当平蜀汉。”坚大悦，命秦梁密严戒备。乃以王猛为丞相，以苻融为镇东大将军。代猛为冀州牧。融将发，坚祖于霸东，奏乐赋诗。坚母苟氏以融少子，甚爱之，比发，三至灞上，其夕又窃如融所，内外莫知。是夜，坚寝于前殿，魏延上言：“天市南门屏内后妃星失明，左右閤寺不见，后妃移动之象。”坚推问知之，惊曰：“天道与人何其不远！”遂重星官。王猛至长安，加都督中外诸军事，猛辞让再三，坚不许。

其后天鼓鸣，有彗星出于尾箕，长十余丈，名蚩尤旗，经太微，扫东井，自夏及秋冬不灭。太史令张孟言于坚曰：“彗起尾箕，而扫东井，此燕灭秦之象。”因劝坚诛慕容及其子弟。坚不纳，更以 为尚书，垂为京兆尹，冲为平阳太守。苻融闻之，上疏于坚曰：“臣闻东胡在燕，历数弥久，逮于石乱，遂据华夏，跨有六州，南面称帝。陛下爱命六师，大举征讨，劳卒频年，勤而后获，非慕义怀德归化。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满朝，执权履职，势倾劳旧，陛下亲而幸之。臣愚以为猛兽不可养，狼子野心。往年星异，灾起于燕，愿少留意，以思天戒。臣据可言之地，不容默已。《诗》曰：‘兄弟急难’，‘朋友好合’。昔刘向以肺腑之亲，尚能极言，况于臣乎！”坚报之曰：“汝为德未充而怀是非，立善未称而名过其实。《诗》云：‘德輶如毛，人鲜克举。’君子处高，戒惧倾败，可不务乎！今四海事旷，兆庶未宁，黎元应抚，夷狄应和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，同有形于赤子，汝其息之，勿怀耿介。夫天道助顺，修德

则襁灾。苟求诸己，何惧外患焉。”

晋梁州刺史杨亮遣子广袭仇池，与坚将杨安战，广败绩，晋沮水诸戍皆委城奔溃，亮惧而退守磐险，安遂进寇汉川。坚遣王统、硃彤率卒二万为前锋寇蜀，前禁将军毛当、鹰扬将军徐成率步骑三万入自剑阁。杨亮率巴獠万余拒之，战于青谷，王师不利，亮奔固西城。彤乘胜陷汉中，徐成又攻二剑，克之，杨安进据梓潼。晋奋威将军、西蛮校尉周虓降于彤。扬武将军、益州刺史周仲孙勒兵距彤等于绵竹，闻坚将毛当将至成都，仲孙率骑五千奔于南中。安、当进兵，遂陷益州。于是西南夷邛苻、夜郎等皆归之。坚以安为右大将军、益州牧，镇成都；毛当为镇西将军、梁州刺史，镇汉中；姚萇为宁州刺史、领西蛮校尉；王统为南秦州刺史，镇仇池。

蜀人张育、杨光等起兵，与巴獠相应，以叛于坚。晋益州刺史竺瑶、威远将军桓石虔率众三万据垫江。育乃自号蜀王，遣使归顺，与巴獠酋帅张重、尹万等五万余人进围成都。寻而育与万争权，举兵相持，坚遣邓羌与杨安等击败之，育、光退屯绵竹。安又败张重、尹万于成都南，重死之，及首级二万三千。邓羌复击张育、杨光于绵竹，皆害之。桓石虔败姚萇于垫江，萇退据五城，石虔与竺瑶移屯巴东。

时有人于坚明光殿大呼谓坚曰：“甲申乙酉，鱼羊食人，悲哉无复遗。”坚命执之，俄而不见。秘书监硃彤等因请诛鲜卑，坚不从。遣使巡行四方，观风俗，问政道，明黜陟，恤孤独不能自存者。以安车蒲轮征隐士乐陵王欢为国子祭酒。及王猛卒，坚置听讼观于未央之南。禁《老》《庄》、图讖之学。中外四禁、二卫、四军长上将士，皆令修学。课后宫，置典学，立内司，以授于掖庭，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署博士以授经。

遣其武卫苟萇、左将军毛盛、中书令梁熙、步兵校尉姚萇

等率骑十三万伐张天赐于姑臧。遣尚书郎阎负、梁殊衔命军前，下书征天锡。坚严饰鹵簿，亲饯苌等于城西，赏行将各有差。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、河州刺史李辩、凉州刺史王统，率三州之众以继之。阎负等到凉州，天锡自以晋之列藩，志在保境，命斩之，遣将军马建出距苌等。俄而梁熙、王统等自清石津攻其将梁粲于河会城，陷之。苟苌济自石城津，与梁熙等会攻缠缩城，又陷之。马建惧，自杨非退还清塞。天锡又遣将军掌据率众三万，与马建阵于洪池。苟苌遣姚苌以甲卒三千挑战，诸将劝据击之，以挫其锋，据不从。天锡乃率中军三万次金昌。苌、熙闻天锡来逼，急攻据、建，建降于苌，遂攻据，害之，及其军司席仂。苌进军入清塞，乘高列阵。天锡又遣司兵赵充哲为前锋，率劲勇五万，与苌等战于赤岸，哲大败。天锡惧而奔还，至笇请降。苌至姑臧，天锡乘素车白马，面缚舆榦，降于军门。苌释缚焚榦，送之于长安，诸郡县悉降。坚以梁熙为持节、西中郎将、凉州刺史，领护西羌校尉，镇姑臧。徙豪右七千余户于关中，五品税百姓金银一万三千斤以赏军士，余皆安堵如故。坚封天锡重光县之东宁乡二百户，号归义侯。初，苌等将征天锡，坚为其立第于长安，至是而居之。

坚既平凉州，又遣其安北将军、幽州刺史苻洛为北讨大都督，率幽州兵十万讨代王涉翼犍。又遣后将军俱难与邓羌等率步骑二十万东出和龙，西出上郡，与洛会于涉翼犍庭。翼犍战败，遁于弱水。苻洛逐之，势窘迫，退还阴山。其子翼圭缚父请降，洛等振旅而还，封赏有差。坚以翼犍荒俗，未参仁义，令入太学习礼。以翼圭执父不孝，迁之于蜀。散其部落于汉鄯边故地，立尉、监行事，官僚领押，课之治业营生，三五取丁，优复三年无税租。其渠帅岁终令朝献，出入行来为之制限。坚尝之太学，召涉翼犍问曰：“中国以学养性，而人寿考，漠北

啖牛羊而人不寿，何也？”翼犍不能答。又问：“卿种人有堪将者，可召为国家用。”对曰：“漠北人能捕六畜，善驰走，逐水草而已，何堪为将！”又问：“好学否？”对曰：“若不好学，陛下用教臣何为？”坚善其答。

坚以关中水旱不时，议依郑白故事，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，开泾水上源，凿山起堤，通渠引渎，以溉冈鹵之田。及春而成，百姓赖其利。以凉州新附，复租赋一年。为父后者赐爵一级，孝悌力田爵二级，孤寡高年谷帛有差，女子百户牛酒，大酺三日。

遣其尚书令苻丕率司马慕容、苟苾等步骑七万寇襄阳。使杨安将樊邓之众为前锋，屯骑校尉石越率精骑一万出鲁阳关，慕容垂与姚萇出自南乡，苟池等与强弩王显将劲卒四万从武当继进，大会汉阳。师次沔北，晋南中郎将硃序以丕军无舟楫，不以为虞，石越遂游马以渡。序大惧，固守中城。越攻陷外郭，获船百余艘以济军。丕率诸将进攻中城，遣苟池、石越、毛当以众五万屯于江陵。晋车骑将军桓冲拥众七万为序声援，惮池等不进，保据上明。兖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于坚曰：“晋沛郡太守戴逵以卒数千戍彭城，臣请率精锐五万攻之，愿更遣重将讨淮南诸城。”坚于是又遣其后将军俱难率右将军毛当、后禁毛盛、陵江邵保等步骑七万寇淮阴、盱眙。扬武彭超寇鼓城。梁州刺史韦钟寇魏兴，攻太守吉挹于西城。晋将军毛武生率众五万距之，与俱难等相持于淮南。

先是，梁熙遣使西域，称扬坚之威德，并以缯彩赐诸国王，于是朝献者十有余国。大宛献天马千里驹，皆汗血、硃鬣、五色、凤膺、麟身，及诸珍异五百余种。坚曰：“吾思汉文之返千里马，咨嗟美咏。今所献马，其悉反之，庶克念前王，仿佛古人矣。”乃命群臣作《止马诗》而遣之，示无欲也。其下以

为盛德之事，远同汉文，于是献诗者四百余人。

是时苻丕久围襄阳，御史中丞李柔劾丕以师老无功，请征下廷尉。坚曰：“丕等费广无成，实宜贬戮。但师已淹时，不可虚然中返，其特原之，令以功成赎罪。”因遣其黄门郎韦华持节切让丕等，仍赐以剑，曰：“来春不捷者，汝可自裁，不足复持面见吾也。”初，丕之寇襄阳也，将急攻之，苟苌谏曰：“今以十倍之众，积粟如山，但掠徙荆、楚之人内于许、洛，绝其粮运，使外援不接，粮尽无人，不攻自溃，何为促攻以伤将士之命？”丕从之。及坚让至，众咸疑惧，莫知所为。征南主簿河东王施进曰：“以大将军英秀，诸将勇锐，以攻小城，何异洪炉燎羽毛。所以缓攻，欲以计制之。若决一旦之机，可指日而定。今破襄阳，上明自遁，复何所疑！愿请一旬之期，以展三军之势。如其不捷，施请为戮首。”丕于是促围攻之。坚将亲率众助丕等，使苻融将关东甲卒会于寿春，梁熙统河西之众以继中军。融、熙并上言，以为未可兴师，乃止。

太元四年，晋兖州刺史谢玄率众数万次于泗水，将救彭城。苻丕陷襄阳，执南中郎将硃序，送于长安，坚署为度支尚书。以其中垒梁成为南中郎将、都督荆、扬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领护南蛮校尉，配兵一万镇襄阳，以征南府器械给之。彭超围彭城也，置辎重于留城。至是，晋将谢玄遣将军何谦之、高衡率众万余，声趣留城，超引军赴之。戴逯率彭城之众奔于谢玄，超留其治中徐褒守彭城而复寇盱眙。俱难既陷淮阴，留邵保戍之，与超会师而南。晋将毛武生救魏兴，遣前锋督护赵福、将军袁虞等将水军一万，溯江而上。坚南巴校尉姜宇遣将张绍、仇生等水陆五千距之，战于南县，王师败绩。寻而韦钟攻陷魏兴，执太守吉挹。毛当与王显自襄阳而东，会攻淮南。彭超陷盱眙，获晋建威将军、高密内史毛瓌之，遂攻晋幽州刺史田洛

于三阿，去广陵百里，京都大震，临江列戍。孝武帝遣征虏将军谢石率水军次于涂中，右卫将军毛安之、游击将军河间王昱之次于堂邑，谢玄自广陵救三阿。毛当、毛盛驰袭安之，王师败绩。玄率众三万次于白马塘，俱难遣其将都颜率骑逆玄，战于塘西，玄大败之，斩颜。玄进兵至三阿，与难、超战，超等又败，退保盱眙。玄进次石梁，与田洛攻盱眙，难、超出战，复败，退屯淮阴。玄遣将军何谦之、督护诸葛侃率舟师乘潮而上，焚淮桥，又与难等合战，谦之斩其将邵保，难、超退师淮北。难归罪彭超，斩其司马柳浑。坚闻之，大怒，槛车征超下狱，超自杀，难免为庶人。

坚以毛当为平南将军、徐州刺史，镇彭城；毛盛为平东将军、兖州刺史，镇胡陆；王昱为平吴校尉、扬州刺史，戍下邳：赏堂邑之功也。又以苻洛为散骑常侍、持节、都督益、宁、西南夷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益州牧，领护西夷校尉，镇成都，命从伊阙自襄阳溯汉而上。洛，健之兄子也。雄勇多力，而猛气绝人，坚深忌之，故常为边牧。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赏，及是迁也，恚怒，谋于众曰：“孤于帝室，至亲也，主上不能以将相任孤，常摈孤于外，既投之西裔，复不听过京师，此必有伏计，令梁成沈孤于汉水矣。为宜束手就命，为追晋阳之事以匡社稷邪？诸君意如何？”其治中平颜妄陈祥瑞，劝洛举兵。洛因攘袂大言曰：“孤计决矣，沮谋者斩！”于是自称大将军、大都督、秦王，署置官司，以平颜辅国将军、幽州刺史，为其谋主。分遣使者征兵于鲜卑、乌丸、高句丽、百济及薛罗、休忍等诸国，并不从。洛惧而欲止，平颜曰：“且宜声言受诏，尽幽、并之兵出自中山、常山，阳平公必郊迎于路，因而执之，进据冀州，总关东之众以图秦、雍，可使百姓不觉易主而大业定矣。”洛从之，乃率众七万发和龙，将图长安。于是关中骚

动，盗贼并起。坚遣使数之曰：“天下未一家，兄弟匪他，何为而反？可还和龙，当以幽州永为世封。”洛谓使者曰：“汝还白东海王，幽州褊阫，不足容万乘，须还王咸阳，以承高祖之业。若能候驾潼关者，位为上公，爵归本国。”坚大怒，遣其左将军窦冲及吕光率步骑四万讨之，右将军都贵驰传诣鄴，率冀州兵三万为前锋，以苻融为大都督，授之节度。使石越率骑一万，自东莱出石径，袭和龙，海行四百余里。苻重亦尽蓟城之众会洛，次于中山，有众十万。冲等与洛战于中山，大败之，执洛及其将兰殊，送于长安。吕光追斩苻重于幽州，石越克和龙，斩平颜及其党与百余人。坚赦兰殊，署为将军，徙洛于凉州，征苻融为车骑大将军、领宗正、录尚书事。

洛既平，坚以关东地广人殷，思所以镇静之，引其群臣于东堂议曰：“凡我族类，支胤弥繁，今欲分三原、九嶷、武都、汧、雍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，不忘旧德，为磐石之宗，于诸君之意如何？”皆曰：“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，社稷之利也。”于是分四帅子弟三千户，以配苻丕镇鄴，如世封诸侯，为新券主。坚送丕于灊上，流涕而别。诸戎子弟离其父兄者，皆悲号哀恸，酸感行人，识者以为丧乱流离之象。于是分幽州置平州，以石越为平州刺史，领护鲜卑中郎将，镇龙城；大鸿胪韩胤领护赤沙中郎将，移乌丸府于代郡之平城；中书令梁说为安远将军、幽州刺史，镇蓟城；毛兴为镇西将军、河州刺史，镇枹罕；王腾为鹰扬将军、并州刺史，领护匈奴中郎将，镇晋阳；二州各配支户三千；苻晖为镇东大将军、豫州牧，镇洛阳；苻睿为安东将军、雍州刺史，镇蒲坂。

先是，高陆人穿井得龟，大三尺，背有八卦文，坚命太卜池养之，食以粟，及此而死，藏其骨于太庙。其夜庙丞高虓梦龟谓之日：“我本出将归江南，遭时不遇，陨命秦庭。”又有

人梦中谓虜曰：“龟三千六百岁而终，终必妖兴，亡国之征也。”

坚自平诸国之后，国内殷实，遂示人以侈，悬珠帘于正殿，以朝群臣，宫宇车乘，器物服御，悉以珠玕、琅玕、奇宝、珍怪饰之。尚书郎裴元略谏曰：“臣闻尧、舜茅茨，周卑宫室，故致和平，庆隆八百。始皇穷极奢丽，嗣不及孙。愿陛下则采椽之不琢，鄙琼室而不居，敷纯风于天下，流休范于无穷，贱金玉，珍谷帛，勤恤人隐，劝课农桑，捐无用之器，弃难得之货，敦至道以厉薄俗，修文德以怀远人。然后一轨九州，同风天下，刑措既登，告成东岳，踪轩皇以齐美，晒二汉之徙封，臣之愿也。”坚大悦，命去珠帘，以元略为谏议大夫。

鄯善王、车师前部王来朝，大宛献汗血马，肃慎贡楛矢，天竺献火浣布，康居、于阗及海东诸国，凡六十有二王，皆遣使贡其方物。

初，坚母少寡，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，史官载之。至是，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，见其事，惭怒，乃焚其书，大检史官，将加其罪。著作郎赵泉、车敬等已死，乃止。

荆州刺史都贵遣其司马阎振、中兵参军吴仲等率众二万寇竟陵，留辎重于管城，水陆轻进。桓冲遣南平太守桓石虔、竟陵太守郭铨等水陆二万距之，相持月余，战于激水。振等大败，退保管城。石虔乘胜攻破之，斩振及仲，俘斩万七千。

## 载记第十四

### 苻坚下

王猛 苻融 苻朗

太元七年，坚飨群臣于前殿，乐奏赋诗。秦州别驾天水姜平子诗有“丁”字，直而不曲。坚问其故，平子曰：“臣丁至刚，不可以屈，且曲下者之不正之物，未足献也。”坚笑曰：“名不虚行。”因擢为上第。

坚兄法子东海公阳与王猛子散骑侍郎皮谋反，事泄，坚问反状，阳曰：“《礼》云，父母之仇，不同天地。臣父哀公，死不以罪，齐襄复九世之仇，而况臣也！”皮曰：“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勋，而臣不免贫馁，所以图富也。”坚流涕谓阳曰：“哀公之薨，事不在朕，卿宁不知之！”让皮曰：“丞相临终，托卿以十具牛为田，不闻为卿求位。知子莫若父，何斯言之征也！”皆赦不诛，徙阳于高昌，皮于朔方之北。苻融以位忝宗正，不能肃遏奸萌，上疏请待罪私籓。坚不许。将以融为司徒，融固辞。坚锐意荆、扬，将谋入寇，乃改授融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新平郡献玉器。初，坚即伪位，新平王彤陈说图讖，坚大悦，以彤为太史令。尝言于坚曰：“谨案讖云：‘古月之末乱

中州，洪水大起健西流，惟有雄子定八州。’此即三祖、陛下之圣讳也。又曰：‘当有付臣又土，灭东燕，破白虏，氏在中，华在表。’案图讖之文，陛下当灭燕，平六州。愿徙汧、陇诸氏于京师，三秦大户置于边地，以应图讖之言。”坚访之王猛，猛以彫为左道惑众，劝坚诛之。彫临刑上疏曰：“臣以赵建武四年，从京兆刘湛学，明于图记，谓臣曰：‘新平地古颍项之墟，里名曰鸡间。记云，此里应出帝王宝器，其名曰延寿宝鼎。颍项有云，河上先生为吾隐之于咸阳西北，吾之孙有付臣又土应之。’湛又云：‘吾尝斋于室中，夜有流星大如半月，落于此地，斯盖是乎！’愿陛下志之，平七州之后，出于壬午之年。”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献，器铭篆书文题之法，一为天王，二为王后，三为三公，四为诸侯，五为伯子男，六为卿大夫，七为元士。自此已下，考载文记，列帝王名臣，自天子王后，内外次序，上应天文，象紫宫布列，依玉牒版辞，不违帝王之数。从上元人皇起，至中元，穷于下元，天地一变，尽三元而止。坚以彫言有征，追赠光禄大夫。

幽州蝗，广袤千里，坚遣其散骑常侍刘兰持节为使者，发青、冀、幽、并百姓讨之。

以苻朗为使持节、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、镇东将军、青州刺史，以谏议大夫裴元略为陵江将军、西夷校尉、巴西梓潼二郡太守，密授规模，令与王抚备舟师于蜀，将以入寇。

车师前部王弥鞬、鄯善王休密驮朝于坚，坚赐以朝服，引见西堂。鞬等观其宫宇壮丽，仪卫严肃，甚惧，因请年年贡献。坚以西域路遥，不许，令三年一贡，九年一朝，以为永制。鞬等请曰：“大宛诸国虽通贡献，然诚节未纯，请乞依汉置都护故事。若王师出关，请为乡导。”坚于是以骁骑吕光为持节、都督西讨诸军事，与陵江将军姜飞、轻骑将军彭晃等配兵七万，

以讨定西域。苻融以虚耗中国，投兵万里之外，得其人不可役，得其地不可耕，固谏以为不可。坚曰：“二汉力不能制匈奴，犹出师西域。今匈奴既平，易若摧朽，虽劳师远役，可传檄而定，化被昆山，垂芳千载，不亦美哉！”朝臣又屡谏，皆不纳。

晋将军硃焯焚践沔北屯田，掠六百余户而还。坚引群臣会议，曰：“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，芟夷逋秽，四方略定，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。吾每思天下不一，未尝不临食辍哺，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。略计兵杖精卒，可有九十七万，吾将躬先启行，薄伐南裔，于诸卿意何如？”秘书监硃彤曰：“陛下应天顺时，恭行天罚，啸咤则五岳摧覆，呼吸则江海绝流，若一举百万，必有征无战。晋主自当衔璧舆榘，启颡军门，若迷而弗悟，必逃死江海，猛将追之，即可赐命南巢。中州之人，还之桑梓。然后回驾岱宗，告成封禅，起白云于中坛，受万岁于中岳，尔则终古一时，书契未有。”坚大悦曰：“吾之志也。”左仆射权翼进曰：“臣以为晋未可伐。夫以纣之无道，天下离心，八百诸侯不谋而至，武王犹曰彼有人焉，回师止旆。三仁诛放，然后奋戈牧野。今晋道虽微，未闻丧德，君臣和睦，上下同心。谢安、桓冲，江表伟才，可谓晋有人焉。臣闻师克在和，今晋和矣，未可图也。”坚默然久之，曰：“诸君各言其志。”太子左卫率石越对曰：“吴人恃险偏隅，不宾王命，陛下亲御六师，问罪衡、越，诚合人神四海之望。但今岁镇星守斗牛，福德有吴。悬象无差，弗可犯也。且晋中宗，籓王耳，夷夏之情，咸共推之，遗爱犹在于人。昌明，其孙也，国有长江之险，朝无昏贰之衅。臣愚以为利用修德，未宜动师。孔子曰：‘远人不服，修文德以来之。’愿保境养兵，伺其虚隙。”坚曰：“吾闻武王伐纣，逆岁犯星。天道幽远，未可知也。昔夫差威陵上国，而为句践所灭。仲谋泽洽全吴，孙皓因三代之业，龙骧

一呼，君臣面缚，虽有长江，其能固乎！以吾之众旅，投鞭于江，足断其流。”越曰：“臣闻纣为无道，天下患之。夫差淫虐，孙皓昏暴，众叛亲离，所以败也。今晋虽无德，未有斯罪，深愿厉兵积粟以待天时。”群臣各有异同，庭议者久之。坚曰：“所谓筑室于道，沮计万端，吾当内断于心矣。”群臣出后，独留苻融议之。坚曰：“自古大事，定策者一两人而已，群议纷纭，徒乱人意，吾当与汝决之。”融曰：“岁镇在斗牛，吴、越之福，不可以伐一也。晋主休明，朝臣用命，不可以伐二也。我数战，兵疲将倦，有惮敌之意，不可以伐三也。诸言不可者，策之上也，愿陛下纳之。”坚作色曰：“汝复如此，天下之事，吾当谁与言之！今有众百万，资仗如山，吾虽未称令主，亦不为暗劣。以累捷之威，击垂亡之寇，何不克之有乎！吾终不以贼遗子孙，为宗庙社稷之忧也。”融泣曰：“吴之不可伐昭然，虚劳大举，必无功而反。臣之所忧，非此而已。陛下宠育鲜卑、羌、羯，布诸畿甸，旧人族类，斥徙遐方。今倾国而去，如有风尘之变者，其如宗庙何！监国以弱卒数万留守京师，鲜卑、羌、羯攒聚如林，此皆国之贼也，我之仇也。臣恐非但徒返而已，亦未必万全。臣智识愚浅，诚不足采；王景略一时奇士，陛下每拟之孔明，其临终之言不可忘也。”坚不纳。游于东苑，命沙门道安同辇。权翼谏曰：“臣闻天子之法驾，侍中陪乘，清道而行，进止有度。三代末主，或亏大伦，适一时之情，书恶来世。故班姬辞辇，垂美无穷。道安毁形贱士，不宜参秘神舆。”坚作色曰：“安公道冥至境，德为时尊。朕举天下之重，未足以易之。非公与辇之荣，此乃朕之显也。”命翼扶安升辇，顾谓安曰：“朕将与公南游吴、越，整六师而巡狩，谒虞陵于疑岭，瞻禹穴于会稽，泛长江，临沧海，不亦乐乎！”安曰：“陛下应天御世，居中土而制四维，逍遥顺时，以适圣躬，动

则鸣銮清道，止则神栖无为，端拱而化，与尧、舜比隆，何为劳身于驰骑，口倦于经略，栉风沐雨。蒙尘野次乎？且东南区区，地下气疠，虞舜游而不返，大禹适而弗归，何足以上劳神驾，下困苍生。《诗》云：‘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。’苟文德足以怀远，可不烦寸兵而坐宾百越。”坚曰：“非为地不广、人不足也，但思混一六合，以济苍生。天生蒸庶，树之君者，所以除烦去乱，安得惮劳！朕既大运所钟，将简天心以行天罚。高辛有熊泉之役，唐尧有丹水之师，此皆著之前典，昭之后王。诚如公言，帝王无省方之文乎？且朕此行也，以义举耳，使流度衣冠之胄，还其墟坟，复其桑梓，止为济难铨才，不欲穷兵极武。”安曰：“若銮驾必欲亲动，犹不愿远涉江、淮，可暂幸洛阳，明授胜略，驰纸檄于丹阳，开其改迷之路。如其不庭，伐之可也。”坚不纳。先是，群臣以坚信重道安，谓安曰：“主上欲有事于东南，公何不为苍生致一言也！”故安因此而谏。苻融及尚书原绍、石越等上书面谏，前后数十，坚终不从。坚少子中山公诩有宠于坚，又谏曰：“臣闻季梁在随，楚人惮之；宫奇在虞，晋不窥兵。国有人焉故也。及谋之不用，而亡不淹岁。前车之覆轨，后车之明鉴。阳平公，国之谋主，而陛下违之；晋有谢安、桓冲，而陛下伐之。是行也，臣窃惑焉。”坚曰：“国有元龟。可以决大谋；朝有公卿，可以定进否。孺子言焉，将为戮也。”

所司奏刘兰讨蝗幽州，经秋冬不灭，请征下廷尉诏狱。坚曰：“灾降自天，殆非人力所能除也。此自朕之政违所致，兰何罪焉！”

明年，吕光发长安，坚送于建章宫，谓光曰：“西戎荒俗，非礼义之邦。羁縻之道，服而赦之，示以中国之威，导以王化之法，勿极武穷兵，过深残掠。”加鄯善王休密驮使持节、散

骑常侍、都督西域诸军事、宁西将军，车师前部王弥寔使持节、平西将军、西域都护，率其国兵为光乡导。

是年，益州西南夷、海南诸国皆遣使贡其方物。

坚南游灞上，从容谓群臣曰：“轩辕，大圣也，其仁若天，其智若神，犹随不顺者从而征之，居无常所，以兵为卫，故能日月所照，风雨所至，莫不率从。今天下垂平，惟东南未殄。朕忝荷大业，巨责攸归，岂敢优游卒岁，不建大同之业！每思桓温之寇也，江东不可不灭。今有劲卒百万，文武如林，鼓行而摧遗晋，若商风之陨秋箨。朝廷内外，皆言不可，吾实未解所由。晋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吴者，天下何由一轨！吾计决矣，不复与诸卿议也。”太子宏进曰：“吴今得岁，不可伐也。且晋主无罪，人为之用；谢安、桓冲兄弟皆一方之俊才，君臣戮力，阻险长江，未可图也。但可厉兵积粟，以待暴主，一举而灭之。今若动而无功，则威名损于外，资财竭于内。是故圣王之行师也，内断必诚，然后用之。彼若凭长江以固守，徙江北百姓于江南，增城清野，杜门不战，我已疲矣，彼未引弓。士下气疴，不可久留，陛下将若之何？”坚曰：“往年车骑灭燕，亦犯岁而捷之。天道幽远，非汝所知也。昔始皇之灭六国，其王岂皆暴乎？且吾内断于心久矣，举必克之，何为无功！吾方命蛮夷以攻其内，精甲劲兵以攻其外，内外如此，安有不克！”道安曰：“太子之言是也，愿陛下纳之。”坚弗从。冠军慕容垂言于坚曰：“陛下德侔轩、唐，功高汤、武，威泽被于八表，远夷重译而归。司马昌明因余烬之资，敢距王命，是而不诛，法将安措！孙氏跨僭江东，终并于晋，其势然也。臣闻小不敌大，弱不御强，况大秦之应符，陛下之圣武，强兵百万，韩、白盈朝，而令其偷魂假号，以贼虜遗子孙哉！《诗》云：‘筑室于道谋，是用不溃于成。’陛下内断神谋足矣，不烦广

访朝臣以乱圣虑。昔晋武之平吴也，言可者张、杜数贤而已，若采群臣之言，岂能建不世之功！谚云凭天俟时，时已至矣，其可已乎！”坚大悦，曰：“与吾定天下者，其惟卿耳。”赐帛五百匹。

彗星扫东井。自坚之建元十七年四月，长安有水影，远观若水，视地则见人，至是则止。坚恶之。上林竹死，洛阳地陷。

晋车骑将军桓冲率众十万伐坚，遂攻襄阳。遣前将军刘波、冠军桓石虔、振威桓石民攻沔北诸城；辅国杨亮伐蜀，攻拔伍城，进攻涪城，龙骧胡彬攻下蔡；鹰扬郭铨攻武当；冲别将攻万岁城，拔之。坚大怒，遣其子征南睿及冠军慕容垂、左卫毛当率步骑五万救襄阳，扬武张崇救武当，后将军张蚝、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。睿次新野，垂次邓城。王师败张崇于武当，掠二千余户而归。睿遣垂及骁骑石越为前锋，次于沔水。垂、越夜命三军人持十炬火，系炬于树枝，光照十数里中。冲惧，退还上明。张蚝出斜谷，杨亮亦引兵退归。

坚下书悉发诸州公私马，人十丁遣一兵。门在灼然者，为崇文义从。良家子年二十已下，武艺骁勇，富室材雄者，皆拜羽林郎。下书期克捷之日，以帝为尚书左仆射，谢安为吏部尚书，桓冲为侍中，并立第以待之。良家子至者三万余骑。其秦州主簿金城赵盛之为建威将军、少年都统。遣征南苻融、骠骑张蚝、抚军苻方、卫军梁成、平南慕容、冠军慕容垂率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。坚发长安，戎卒六十余万，骑二十七万，前后千里，旗鼓相望。坚至项城，凉州之兵始达咸阳，蜀汉之军顺流而下，幽、冀之众至于彭城，东西万里，水陆齐进。运漕万艘，自河入石门，达于汝、颍。

融等攻陷寿春，执晋平虏将军徐元喜、安丰太守王先。垂攻陷郟城，害晋将军王太丘。梁成与其扬州刺史王显、弋阳太

守王咏等率众五万，屯于洛涧，栅淮以遏东军。成频败王师。晋遣都督谢石、徐州刺史谢玄、豫州刺史桓伊、辅国谢琰等水陆七万，相继距融，去洛涧二十五里，惮成不进。龙骧将军胡彬先保硖石，为融所逼，粮尽，诈扬沙以示融军，潜遣使告石等曰：“今贼盛粮尽，恐不见大军。”融军人获而送之。融乃驰使白坚曰：“贼少易俘，但惧其越逸，宜速进众军，擒禽贼帅。”坚大悦，恐石等遁也，舍大军于项城，以轻骑八千兼道赴之，令军人曰：“敢言吾至寿春者拔舌。”故石等弗知。晋龙骧将军刘牢之率劲卒五千，夜袭梁成垒，克之，斩成及王显、王咏等十将，士卒死者万五千。谢石等以既败梁成，水陆继进。坚与苻融登城而望王师，见部阵齐整，将士精锐，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，皆类人形，顾谓融曰：“此亦勍敌也，何谓少乎！”“恍然有惧色。初，朝廷闻坚入寇，会稽王道子以威仪鼓吹求助于钟山之神，奉以相国之号。及坚之见草木状人，若有力焉。

坚遣其尚书硃序说石等以众盛，欲胁而降之。序诡谓石曰：“若秦百万之众皆至，则莫可敌也。及其众军未集，宜在速战。若挫其前锋，可以得志。”石闻坚在寿春也，惧，谋不战以疲之。谢琰劝从序言，遣使请战，许之。时张蚝败谢石于肥南，谢玄、谢琰勒卒数万，阵以待之。蚝乃退，列阵逼肥水。王师不得渡，遣使谓融曰：“君悬军深入，置阵逼水，此持久之计，岂欲战者乎？若小退师，令将士周旋，仆与君公缓辔而观之，不亦美乎！”融于是麾军却阵，欲因其济水，覆而取之。军遂奔退，制之不可止。融驰骑略阵，马倒被杀，军遂大败。王师乘胜追击，至于青冈，死者相枕。坚为流矢所中，单骑遁还于淮北，饥甚，人有进壶飧豚髀者，坚食之，大悦，曰：“昔公孙豆粥何以加也！”使赐帛十匹，绵十斤。辞曰：“臣闻白龙厌天池之乐而见困豫且，陛下目所睹也，耳所闻也。今蒙

尘之难，岂自天乎！且妄施不为惠，妄受不为忠。陛下，臣之父母也，安有子养而求报哉！”弗顾而退。坚大惭，顾谓其夫人张氏曰：“朕若用朝臣之言，岂见今日之事邪！当何面目复临天下乎？”潜然流涕而去。闻风声鹤唳，皆谓晋师之至。其仆射张天锡、尚书硃序及徐元喜等皆归顺。初，谚言“坚不出项”，群臣劝坚停项，为六军声镇，坚不从，故败。

诸军悉溃，惟慕容垂一军独全，坚以千余骑赴之。垂子宝劝垂杀坚，垂不从，乃以兵属坚。初，慕容 屯郟城，姜成等守漳口，晋随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，斩之，弃其众奔还。坚收离集散，比至洛阳，众十余万，百官威仪军容粗备。未及关而垂有贰志，说坚请巡抚燕、岱，并求拜墓，坚许之。权翼固谏以为不可，坚不从。寻惧垂为变，悔之，遣骁骑石越率卒三千戍鄴，骠骑张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，留兵四千配镇军毛当戍洛阳。坚至自淮南，次于长安东之行宫，哭苻融而后入，告罪于其太庙，赦殊死已下，文武增位一级，厉兵课农，存恤孤老，诸士卒不返者皆复其家终世。赠融大司马，谥曰哀公。

卫军从事中郎丁零、翟斌反于河南，长乐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飞龙讨之。垂南结丁零，杀飞龙，尽坑其众。豫州牧、平原公苻暉遣毛当击翟斌，为斌所败，当死之。垂子农亡奔列人，招集群盗，众至万数千。丕遣石越击之，为农所败，越死之。垂引丁零、乌丸之众二十余万，为飞梯地道以攻鄴城。

慕容 弟燕故济北王泓先为北地长史，闻垂攻鄴，亡命奔关东，收诸马牧鲜卑，众至数千，还屯华阴。慕容 乃潜使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。坚遣将军强永率骑击之，为泓所败，泓众遂盛，自称使持节、大都督陕西诸军事、大将军、雍州牧、济北王，推叔父垂为丞相、都督陕东诸军事、领大司马、冀州牧、吴王。

坚谓权翼曰：“吾不从卿言，鲜卑至是。关东之地，吾不复与之争，将若泓何？”翼曰：“寇不可长。慕容垂正可据山东为乱，不暇近逼。今及宗族种类尽在京师，鲜卑之众布于畿甸，实社稷之元忧，宜遣重将讨之。”坚乃以广平公苻熙为使持节、都督雍州杂戎诸军事、镇东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镇蒲坂。征苻睿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卫大将军、司隶校尉、录尚书事，配兵五万以左将军窦冲为长史，龙骧姚萇为司马，讨泓于华泽。平阳太守慕容冲起兵河东，有众二万，进攻蒲坂，坚命窦冲讨之。苻睿勇果轻敌，不恤士众。泓闻其至也，惧，率众将奔关东，睿驰兵要之。姚萇谏曰：“鲜卑有思归之心，宜驱令出关，不可遏也。”睿弗从，战于华泽，睿败绩，被杀。坚大怒。萇惧诛，遂叛。窦冲击慕容冲于河东，大破之，冲率骑八千奔于泓军。泓众至十余万，遣使谓坚曰：“秦为无道，灭我社稷。今天诱其衷，使秦师倾败，将欲兴复大燕。吴王已定关东，可速资备大驾，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。泓当率关中燕人，翼卫皇帝，还返鄴都，与秦以武牢为界，分王天下，永为邻好，不复为秦之患也。钜鹿公轻慧锐进，为乱兵所害，非泓之意。”坚大怒，召慕容 责之曰：“卿父子干纪僭乱，乖逆人神，朕应天行神，尽兵势而得卿。卿非改迷归善，而合宗蒙宥，兄弟布列上将、纳言，虽曰破灭，其实若归。奈何因王师小败，便猖悖若此！垂为长蛇于关东，泓、冲称兵内侮。泓书如此，卿欲去者，朕当相资。卿之宗族，可谓人面兽心，殆不可以国士期也。”叩头流血，泣涕陈谢。坚久之曰：“《书》云，父子兄弟无相及也。卿之忠诚，实简朕心，此自三竖之罪，非卿之过。”复其位而待之如初。命以书招喻垂及泓、冲，使息兵还长安，恕其反叛之咎。而密遣使者谓泓曰：“今秦数已终，长安怪异特甚，当不复能久立。吾既笼中之

人，必无还理。昔不能保守宗庙，致令倾丧若斯，吾罪人也，不足复顾吾之存亡。社稷不轻，勉建大业，以兴复为务。可以吴王为相国，中山王为太宰、领大司马，汝可为大将军、领司徒，承制封拜。听吾死问，汝使即尊位。”泓于是进向长安，改年曰燕兴。是时鬼夜哭，三旬而止。

坚率步骑二万讨姚萇于北地，次于赵氏坞，使护军杨璧游骑三千，断其奔路，右军徐成、左军窦冲、镇军毛盛等屡战败之，仍断其运水之路。冯翊游钦因淮南之败，聚众数千，保据频阳，遣军运水及粟，以馈姚萇，杨璧尽获之。萇军渴甚，遣其弟镇北尹买率劲卒二万决堰。窦冲率众败其军于鹤雀渠，斩尹买及首级万三千。萇众危惧，人有渴死者。俄而降雨于萇营，营中水三尺，周营百步之外，寸余而已，于是萇军大振。坚方食，去案怒曰：“天其无心，何故降泽贼营！”萇又东引慕容泓为援。

泓谋臣高盖、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后冲，且持法苛峻，乃杀泓，立冲为皇太弟，承制行事，自相署置。

姚萇留其弟征虏绪守杨渠川大营，率众七万来攻坚。坚遣杨璧等击之，为萇所败，获杨璧、毛盛、徐成及前军齐午等数十人，皆礼而遣之。

苻暉率洛阳、陕城之众七万归于长安。益州刺史王广遣将军王蚝率蜀汉之众来赴难。坚闻慕容冲去长安二百余里，引师而归，使抚军苻方戍骊山，拜苻暉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司隶校尉、录尚书，配兵五万距冲，河间公苻琳为中军大将军，为暉后继。冲乃令妇人乘牛马为众，揭竿为旗，扬尘为尘，督厉其众，晨攻暉营于郑西。暉出距战，冲扬尘鼓噪，暉师败绩。坚又以尚书姜宇为前将军，与苻琳率众三万，击冲于灊上，为冲所败，宇死之，琳中流矢，冲遂据

阿房城。初，坚之灭燕，冲姊为清河公主，年十四，有殊色，坚纳之，宠冠后庭。冲年十二，亦有龙阳之姿，坚又幸之。姊弟专宠，宫人莫进。长安歌之曰：“一雌复一雄，双飞入紫宫。咸惧为乱。王猛切谏，坚乃出冲。长安又谣曰：“凤皇凤皇止阿房。”坚以凤皇非梧桐不栖，非竹实不食，乃植桐竹数十万株于阿房城以待之。冲小字凤皇，至是，终为坚贼，入止阿房城焉。

晋西中郎将桓石虔进据鲁阳，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阳。晋冠军谢玄次于下邳，徐州刺史赵迁弃彭城奔还。玄前锋张愿追迁及于碭山，转战而免。玄进据彭城。

时吕光讨平西域三十六国，所获珍宝以万万计。坚下书以光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西域校尉，进封顺乡侯，增邑一千户。

刘牢之伐兖州，坚刺史张崇弃鄆城奔于慕容垂。牢之遣将军刘袭追崇，战于河南，斩其东平太守杨光而退。牢之遂据鄆城。

慕容冲进逼长安，坚登城观之，叹曰：“此虜何从出也？其强若斯！”大言责冲曰：“尔辈群奴正可牧牛羊，何为送死！”冲曰：“奴则奴矣，既厌奴苦，复欲取尔见代。”坚遣使送锦袍一领遗冲，称诏曰：“古人兵交，使在其间。卿远来草创，得无劳乎？今送一袍，以明本怀。朕于卿恩分如何，而于一朝忽为此变！”冲命詹事答之，亦称“皇太弟有令：孤今心在天下，岂顾一袍小惠。苟能知命，便可君臣束手，早送皇帝，自当宽贷苻氏，以酬曩好，终不使既往之施独美于前”。坚大怒曰：“吾不用王景略、阳平公之言，使白虜敢至于此。”

苻丕在鄆粮竭，马无草，削松木而食之。会丁零叛慕容垂，垂引师去鄆，始具西问，知苻睿等丧败，长安危逼，乃遣其阳

平太守邵兴率骑一千，将北引重合侯苻谟、高邑侯苻亮、阜城侯苻定于常山，固安侯苻鉴、中山太守王兗于中山，以为己援。垂遣将军张崇要兴，获之于襄国南。又遣其参军封孚西引张蚝、并州刺史王腾于晋阳，蚝、腾以众寡不赴。丕进退路穷，乃谋于群僚。司马杨膺唱归顺之计，丕犹未从。会晋遣济北太守丁匡据碣碛，济阳太守郭满据滑台，将军颜肱、刘袭次于河北，丕遣将军桑据距之，为王师所败。袭等进攻黎阳，克之。丕惧，乃遣从弟就与参军焦逵请教于谢玄。丕书称假途求粮，还赴国难，须军援既接，以鄴与之，若西路不通，长安陷没，请率所领保守鄴城。乃羈縻一方，文降而已。逵与参军姜让密谓杨膺曰：“今祸难如此，京师阻隔，吉凶莫审，密迩寇仇，三军罄绝，倾危之甚，朝不及夕。观公豪气不除，非救世之主，既不能竭尽诚款，速致粮援，方设两端，必无成也。今日之殆，疾于转机，不容虚设，徒成反覆。宜正书为表，以结殷勤。若王师之至，必当致身。如其不从，可逼缚与之。苟不义服，一人力耳。古人行权，宁济为功，况君侯累叶载德，显祖初著名于晋朝，今复建崇勋，使功业相继，千载一时，不可失也。”膺素轻丕，自以力能逼之，乃改书而遣逵等，并遣济南毛蜀、毛鲜等分房为任于晋。

坚遣鸿胪郝稚征处士王嘉于到兽山。既至，坚每日召嘉与道安于外殿，动静咨问之。慕容 入见东堂，稽首谢曰：“弟冲不识义方，孤背国恩，臣罪应万死。陛下垂天地之容，臣蒙更生之惠。臣二子昨婚，明当三日，愚欲暂屈銮驾，幸臣私第。“坚许之。出，嘉曰：“椎芦作蓬蔭，不成文章，会天大雨，不得杀羊。”坚与群臣莫之能解。是夜大雨，晨不果出。初，之遣诸弟起兵于外也，坚防守甚严，谋应之而无因。时鲜卑在城者犹有千余人，乃密结鲜卑之众，谋伏兵请坚，因而杀

之。令其豪帅悉罗腾、屈突铁侯等潜告之曰：“官今使侯外镇，听旧人悉随，可于某日会集某处。”鲜卑信之。北部人突贤与其妹别，妹为左将军窦冲小妻，闻以告冲，请留其兄。冲驰入白坚，坚大惊，召腾问之，腾具首服。坚乃诛父子及其宗族，城内鲜卑无少长及妇女皆杀之。

慕容垂复围鄴城。焦逵既至，朝廷果欲征丕任子，然后出师。逵固陈丕款诚无贰，并宣杨膺之意，乃遣刘牢之等率众二万，水陆运漕救鄴。

时长安大饥，人相食，诸将归而吐肉以饴妻子。

慕容冲僭称尊号于阿房，改年更始。坚与冲战，各有胜负。尝为冲军所围，殿中上将军邓迈、左中郎将邓绥、尚书郎邓琼相谓曰：“吾门世荷荣宠，先君建殊功于国家，不可不立忠效节，以成先君之志。且不死君难者，非丈夫也。”于是与毛长乐等蒙兽皮，奋矛而击冲军。冲军溃，坚获免，嘉其忠勇，并拜五校，加三品将军，赐爵关内侯。冲又遣其尚书令高盖率众夜袭长安，攻陷南门，入于南城。左将军窦冲、前禁将军李辩等击败之，斩首千八百级，分其尸而食之。坚寻败冲于城西，追奔至于阿城。诸将请乘胜入城，坚惧为冲所获，乃击金以止军。

是时刘牢之至枋头。征东参军徐义、宦人孟丰告苻丕，杨膺、姜让等谋反，丕收膺、让戮之。牢之以丕自相屠戮，盘桓不进。

苻晖屡为冲所败，坚让之曰：“汝，吾之子也，拥大众，屡为白虏小兒所摧，何用生为！”晖愤恚自杀。关中堡壁三千余所，推平远将军冯翊、赵敖为统主，相率结盟，遣兵粮助坚。左将军苟池、右将军俱石子率骑五千，与冲争麦，战于骊山，为冲所败，池死之，石子奔鄴。坚大怒，复遣领军杨定率左右

精骑二千五百击冲，大败之，俘掠鲜卑万余而还。坚怒，悉坑之。定果勇善战，冲深惮之，遂穿马埒以自固。

刘牢之至鄴，慕容垂北如新城。鄴中饥甚，丕率鄴城之众就晋谷于枋头。牢之入屯鄴城。慕容垂军人饥甚，多奔中山，幽、冀人相食。初，关东谣曰：“幽州，生当灭。若不灭，百姓绝。”，垂之本名。与丕相持经年，百姓死几绝。

先是，姚萇攻新平，新平太守苟辅将降之，郡人辽西太守冯杰、蓬勺令冯翊等谏曰：“天下丧乱，忠臣乃见。昔田单守一城而存齐，今秦之所有，犹连州累镇，郡国百城。臣子之于君父，尽心焉，尽力焉，死而后已，岂宜贰哉！”辅大悦，于是凭城固守。萇为土山地道，辅亦为之。或战山峰，萇众死者万有余人。辅乃诈降，萇将入，觉之，引众而退。辅驰出击之，斩获万计。至是，粮竭矢尽，外救不至，萇遣吏谓辅曰：“吾方以义取天下，岂仇忠臣乎？卿但率见众男女还长娄，吾须此城置镇。”辅以为然，率男女万五千口出城，萇围而坑之，男女无遗。初，石季龙末，清河崔悦为新平相，为郡人所杀。悦子液后仕坚，为尚书郎，自表父仇不同天地，请还冀州。坚愍之，禁锢新平人，缺其城角以耻之。新平酋望深以为惭，故相率距萇，以立忠义。

时有群鸟数万，翔鸣于长安城上，其声甚悲，占者以为斗羽不终年，有甲兵入城之象。冲率众登城，坚身贯甲胄，督战距之，飞矢满身，血流被体。时虽兵寇危逼，冯翊诸堡壁犹有负粮冒难而至者，多为贼所杀。坚谓之曰：“闻来者率不善达，诚是忠臣赴难之义。当今寇难殷繁，非一人之力所能济也。庶明灵有照，祸极灾返，善保诚顺，为国自爱，蓄粮厉甲，端听师期，不可徒丧无成，相随兽口。”三辅人为冲所略者，咸遣使告坚，请放火以为内应。坚曰：“哀诸卿忠诚之意也，何复

已已。但时运圯丧，恐无益于国，空使诸卿坐自夷灭，吾所不忍也。且吾精兵若兽，利器如霜，而衄于乌合疲钝之贼，岂非天也！宜善思之。”众固请曰：“臣等不爱性命，投身为国，若上天有灵，单诚或冀一济，没无遗恨矣。”坚遣骑七百应之。而冲营放火者为风焰所烧，其能免者十有一二。坚深痛之，身为设祭而招之曰：“有忠有灵，来就此庭。归汝先父，勿为妖形。”歔歔流涕，悲不自胜。众咸相谓曰：“至尊慈恩如此，吾等有死无移。”冲毒暴关中，人皆流散，道路断绝，千里无烟。坚以甘松护军仇腾为冯翊太守，加辅国将军，与破虏将军蜀人兰犊慰勉冯翊诸县之众。众咸曰：“与陛下同死共生，誓无有二。”

每夜有周城大呼曰：“杨定健儿应属我，宫殿台观应坐我，父子同出不共汝。”且寻而不见人迹。城中有书曰《古符传贾录》，载“帝出五将久长得”。先是，又谣曰：“坚入五将山长得。”坚大信之，告其太子宏曰：“脱如此言，天或导予。今留汝兼总戎政，勿与贼争利，朕当出陇收兵运粮以给汝。天其或者正训予也。”于是遣卫将军杨定击冲于城西，为冲所擒。坚弥惧，付宏以后事，将中山公诜、张夫人率骑数百出如五将，宣告州郡，期以孟冬救长安。宏寻将母妻宗室男女数千骑出奔，百僚逃散。慕容冲入据长安，从兵大掠，死者不可胜计。

初，秦之未乱也，关中土然，无火而烟气大起，方数十里中，月余不灭。坚每临听讼观，令百姓有怨者举烟于城北，观而录之。长安为之语曰：“欲得必存当举烟。”又为谣曰：“长鞘马鞭击左股，太岁南行当复虏。”秦人呼鲜卑为白虏。慕容垂之起于关东，岁在癸未。坚之分氏户于诸镇也，赵整因侍，援琴而歌曰：“阿得脂，阿得脂，博劳旧父是仇绥，尾长翼短不能飞，远徙种人留鲜卑，一旦缓急语阿谁！”坚笑而不纳。

至是，整言验矣。

坚至五将山，姚萇遣将军吴忠围之。坚众奔散，独侍御十数人而已。神色自若，坐而待之，召宰人进食。俄而忠至，执坚以归新平，幽之于别室。萇求传国玺于坚曰：“萇次膺符历，可以为惠。”坚瞋目叱之曰：“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，图纬符命，何所依据？五胡次序，无汝羌名。违天不祥，其能久乎！玺已送晋，不可得也。”萇又遣尹纬说坚，求为尧、舜禅代之事。坚责纬曰：“禅代者，圣贤之事。姚萇叛贼，奈何拟之古人！”坚既不许萇以禅代，骂而求死，萇乃缢坚于新平佛寺中，时年四十八。中山公诜及张夫人并自杀。是岁太元十年也。

宏之奔也，归其南秦州刺史杨璧于下辩，璧距之，乃奔武翦氏豪强熙，假道归顺，朝廷处宏于江州。宏历位辅国将军。桓玄篡位，以宏为梁州刺史。义熙初，以谋叛被诛。

初，坚强盛之时，国有童谣云：“河水清复清，苻诏死新城。”坚闻而恶之，每征伐，戒军候云：“地有名新者避之。”时又童谣云：“阿坚连牵三十年，若后欲败当在江、淮间。”坚在位二十七年，因寿春之败，其国大乱，后二年，竟死于新平佛寺，咸应谣言矣。丕僭号，伪追谥坚曰世祖宣昭皇帝。

王猛，字景略，北海剧人也，家于魏郡。少贫贱，以鬻畚为业。尝货畚于洛阳，乃有一人贵买其畚，而云无直，自言：“家去此无远，可随我取直。”猛利其贵而从之，行不觉远，忽至深山，见一父老，须发皓然，踞胡床而坐，左右十许人，有一人引猛进拜之。父老曰：“王公何缘拜也！”乃十倍偿畚直，遣人送之。猛既出，顾视，乃嵩高山也。

猛瑰姿俊伟。博学好兵书，谨重严毅，气度雄远，细事不干其虑，自不参其神契，略不与交通，是以浮华之士咸轻而笑

之。猛悠然自得，不以屑怀。少游于鄴都，时人罕能识也。惟徐统见而奇之，召为功曹。遁而不应，遂隐于华阴山。怀佐世之志，希龙颜之主，敛翼待时，候风云而后动。桓温入关，猛被褐而诣之，一面谈当世之事，扞虱而言，旁若无人。温察而异之，问曰：“吾奉天子之命，率锐师十万，杖义讨逆，为百姓除残贼，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？”猛曰：“公不远数千里，深入寇境，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，百姓未见公心故也，所以不至。”温默然无以酬之。温之将还，赐猛车马，拜高官督护，请与俱南。猛还山咨师，师曰：“卿与桓温岂并世哉！在此自可富贵，何为远乎！”猛乃止。

苻坚将有大志，闻猛名，遣吕婆楼招之，一见便若平生。语及废兴大事，异符同契，若玄德之遇孔明也。及坚僭位，以猛为中书侍郎。时始平多枋头西归之人，豪右纵横，劫盗充斥，乃转猛为始平令。猛下车，明法峻刑，澄察善恶，禁勒强豪。鞭杀一吏，百姓上书讼之，有司劾奏，槛车征下廷尉诏狱。坚亲问之，曰：“为政之体，德化为先，莅任未几而杀戮无数，何其酷也！”猛曰：“臣闻宰宁国以礼，治乱邦以法。陛下不以臣不才，任臣以剧邑，谨为明君翦除凶猾。始杀一奸，余尚万数，若以臣不能穷残尽暴，肃清轨法者，敢不甘心鼎镬，以谢孤负。酷政之刑，臣实未敢受之。”坚谓群臣曰：“王景略固是夷吾、子产之俦也。”于是赦之。

迁尚书左丞、咸阳内史、京兆尹。未几，除吏部尚书、太子詹事，又迁尚书左仆射、辅国将军、司隶校尉，加骑都尉，居中宿卫。时猛年三十六，岁中五迁，权倾内外，宗戚旧臣皆害其宠。尚书仇腾、丞相长史席宝数譖毁之，坚大怒，黜腾为甘松护军，宝白衣领长史。尔后上下咸服，莫有敢言。顷之，迁尚书令、太子太傅，加散骑常侍。猛频表累让，坚竟不许。

又转司徒、录尚书事，余如故。猛辞以无功，不拜。

后率诸军讨慕容 ，军禁严明，师无私犯。猛之未至鄴也，劫盗公行，及猛之至，远近帖然，燕人安之。军还，以功进封清河郡侯，赐以美妾五人，上女妓十二人，中妓三十八人，马百匹，车十乘。猛上疏固辞不受。

时既留镇冀州，坚遣猛于六州之内听以便宜从事，简召英俊，以补关东守宰，授讫，言台除正。居数月，上疏曰：“臣前所以朝闻夕拜，不顾艰虞者，正以方难未夷，军机权速，庶竭命戎行，甘驱驰之役，敷宣皇威，展筋骨之效，故僂俛从事，叨据负乘，可谓恭命于济时，俟太平于今日。今圣德格于皇天，威灵被于八表，弘化已熙，六合清泰，窃敢披贡丹诚，请避贤路。设官分职，各有司存，岂应孤任愚臣，以速倾败！东夏之事，非臣区区所能康理，愿徙授亲贤，济臣颠坠。若以臣有鹰犬微勤，未忍捐弃者，乞待罪一州，效尽力命。徐方始宾，淮汝防重，六州处分，府选便宜，辄以悉停。督任弗可虚旷，深愿时降神规。”坚不许，遣其侍中梁说诣鄴喻旨，猛乃视事如前。

俄入为丞相、中书监、尚书令、太子太傅、司隶校尉，持节、常侍、将军、侯如故。稍加都督中外诸军事。猛表让久之。坚曰：“卿昔螭蟠布衣，朕龙潜弱冠，属世事纷纭，厉士之际，颠覆厥德。朕奇卿于暂见，拟卿为卧龙，卿亦异朕于一言，回《考槃》之雅志，岂不精契神交，千载之会！虽傅岩入梦，姜公悟兆，今古一时，亦不殊也。自卿辅政，几将二纪，内厘百揆，外荡群凶，天下向定，彝伦始叙。朕且欲从容于上，望卿劳心于下，弘济之务，非卿而谁！”遂不许。其后数年，复授司徒。猛复上疏曰：“臣闻乾象盈虚，惟后则之；位称以才，官非则旷。郑武翼周，仍世载咏；王叔昧宠，政替身亡，斯则

成败之殷监，为臣之炯戒。窃惟鼎宰崇重，参路太阶，宜妙尽时贤，对扬休命。魏祖以文和为公，貽笑孙后；千秋一言致相，匈奴引之。臣何庸狷，而应斯举！不但取嗤邻远，实令为虏轻秦。昔东野穷馭，颜子知其将弊。陛下不复料度臣之才力，私惧败亡是及。且上亏宪典，臣何颜处之！虽陛下私臣，其如天下何！愿回日月之鉴，矜臣后悔，使上无过授之谤，臣蒙覆焘之恩。”坚竟不从。猛乃受命。军国内外万机之务，事无巨细，莫不归之。

猛宰政公平，流放尸素，拔幽滞，显贤才，外修兵革，内综儒学，劝课农桑，教以廉耻，无罪而不刑，无才而不任，庶绩咸熙，百揆时叙。于是兵强国富，垂及升平，猛之力也。坚尝从容谓猛曰：“卿夙夜匪懈，忧勤万机，若文王得太公，吾将优游以卒岁。”猛曰：“不图陛下知臣之过，臣何足以拟古人！”坚曰：“以吾观之，太公岂能过也。”常敕其太子宏、长乐公丕等曰：“汝事王公，如事我也。”其见重如此。

广平麻思流寄关右，因母亡归葬，请还冀州。猛谓思曰：“便可速装，是暮已符卿发遣。”及始出关，郡县已被符管摄。其令行禁整，事无留滞，皆此类也。性刚明清肃，于善恶尤分。微时一餐之惠，睚眦之忿，靡不报焉，时论颇以此少之。

其年寝疾，坚亲祈南北郊、宗庙、社稷，分遣侍臣禱河岳诸祀，靡不周备。猛疾未瘳，乃大赦其境内殊死已下。猛疾甚，因上疏谢恩，并言时政，多所弘益。坚览之流涕，悲恻左右。及疾笃，坚亲临省病，问以后事。猛曰：“晋虽僻陋吴、越，乃正朔相承。亲仁善邻，国之宝也。臣没之后，愿不以晋为图。鲜卑、羌虏，我之仇也，终为人患，宜渐除之，以便社稷。”言终而死，时年五十一。坚哭之恸。比敛，三临，谓太子宏曰：“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？何夺吾景略之速也！”赠侍中，丞

相余如故。给东园温明秘器，帛三千匹，谷万石。谒者仆射监护丧事，葬礼一依汉大将军故事。谥曰武侯。朝野巷哭三日。

苻融，字博休，坚之季弟也。少而岐嶷夙成，魁伟美姿度。健之世封安乐王，融上疏固辞，健深奇之，曰：“且成吾儿箕山之操。”乃止。苻生爱其器貌，常侍左右，未弱冠便有台辅之望。长而令誉弥高，为朝野所属。坚僭号，拜侍中，寻除中军将军。融聪辩明慧，下笔成章，至于谈玄论道，虽道安无以出之。耳闻则诵，过目不忘，时人拟之王粲。尝著《浮图赋》，壮丽清贍，世咸珍之。未有升高不赋，临丧不诔，硃彤、赵整等推其妙速。旅力雄勇，骑射击刺，百夫之敌也。铨综内外，刑政修理，进才理滞，王景略之流也。尤善断狱，奸无所容，故为坚所委任。

后为司隶校尉。京兆人董丰游学三年而返，过宿妻家，是夜妻为贼所杀。妻兄疑丰杀之，送丰有司。丰不堪楚掠，诬引杀妻。融察而疑之，问曰：“汝行往还，颇有怪异及卜筮以不？”丰曰：“初将发，夜梦乘马南渡水，返而北渡，复自北而南，马停水中，鞭策不去。俯而视之，见两日在于水下，马左白而湿，右黑而燥。寤而心悸，窃以为不祥。还之夜，复梦如初，问之筮者，筮者云：‘忧狱讼，远三枕，避三沐。’既至，妻为具沐，夜授丰枕。丰记筮者之言，皆不从之。妻乃自沐，枕枕而寝。”融曰：“吾知之矣。《周易》《坎》为水，马为《离》，梦乘马南渡，旋北而南者，从《坎》之《离》。三爻同变，变而成《离》。《离》为中女，《坎》为中男。两日，二夫之象。《坎》为执法吏。吏诘其夫，妇人被流血而死。《坎》二阴一阳，《离》二阳一阴，相承易位。《离》下《坎》上，《既济》文王遇之囚牖里，有礼而生，无礼而死。马左而湿，湿，水也，左水右马，冯字也。两日，昌字也。其冯昌杀之乎！”于是推检，获昌而

诘之，昌具首服，曰：“本与其妻谋杀董丰，期以新沐枕枕为验，是以误中妇人。”在冀州，有老母遇劫于路，母扬声唱盗，行人为母逐之。既擒劫者，劫者返诬行人为盗。时日垂暮，母及路人莫知孰是，乃俱送之。融见而笑曰：“此易知耳，可二人并走，先出凤阳门者非盗。”既而还入，融正色谓后出者曰：“汝真是盗，何以诬人！”其发奸摘伏，皆此类也。所在盗贼止息，路不拾遗。坚及朝臣雅皆叹服，州郡疑狱莫不折之于融。融观色察形，无不尽其情状。虽镇关东，朝之大事靡不驰驿与融议之。

性至孝，初届冀州，遣使参问其母动止，或日有再三。坚以为烦，月听一使。后上疏请还侍养，坚遣使慰喻不许。久之，征拜侍中、中书监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司隶校尉、太子太傅、领宗正、录尚书事。俄转司徒，融苦让不受。融为将善谋略，好施爱士，专方征伐，必有殊功。

坚既有意荆、扬，时慕容垂、姚萇等常说坚以平吴封禅之事，坚谓江东可平，寝不暇旦。融每谏曰：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穷兵极武，未有不亡。且国家，戎族也，正朔会不归人。江东虽不绝如縆，然天之所相，终不可灭。”坚曰：“帝王历数岂有常哉，惟德之所授耳！汝所以不如吾者，正病此不达变通大运。刘禅可非汉之遗祚，然终为中国之所并。吾将任汝以天下之事，奈何事事折吾，沮坏大谋！汝尚如此，况于众乎！”坚之将入寇也，融又切切谏曰：“陛下听信鲜卑、羌虏谄谀之言，采纳良家少年利口之说，臣恐非但无成，亦大事去矣。垂、萇皆我之仇敌，思闻风尘之变，冀因之以逞其凶德。少年等皆富足子弟，希关军旅，苟说佞谄之言，以会陛下之意，不足采也。”坚弗纳。及淮南之败，垂、萇之叛，坚悼恨弥深。

苻朗，字元达，坚之从兄子也。性宏达，神气爽迈，幼怀

远操，不屑时荣。坚尝目之曰：“吾家千里驹也。”征拜镇东将军、青州刺史，封乐安男，不得已起而就官。及为方伯，有若素士，耽玩经籍，手不释卷，每谈虚语玄，不觉日之将夕；登涉山水，不知老之将至。在任甚有称绩。

后晋遣淮阴太守高素伐青州，朗遣使诣谢玄于彭城求降，玄表朗许之，诏加员外散骑侍郎。既至扬州，风流迈于一时，超然自得，志陵万物，所与晤言，不过一二人而已。骠骑长史王忱，江东之俊秀，闻而诣之，朗称疾不见。沙门释法汰问朗曰：“见王吏部兄弟未？”朗曰：“吏部为谁？非人面而狗心、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？”王忱丑而才慧，国宝美貌而才劣于弟，故朗云然。汰怅然自失。其忤物侮人，皆此类也。

谢安常设宴请之，朝士盈坐，并机褥壶席。朗每事欲夸之，唾则令小兒跪而张口，既唾而含出，顷复如之，坐者为不及之远也。又善识味，咸酢及肉皆别所由。会稽王司马道子为朗设盛饌，极江左精肴。食讫，问曰：“关中之食孰若此？”答曰：“皆好，惟盐味小生耳。”既问宰夫，皆如其言。或人杀鸡以食之，既进，朗曰：“此鸡栖恆半露。”检之，皆验。又食鹅肉，知黑白之处。人不信，记而试之，无豪厘之差。时人咸以为知味。

后数年，王国宝譖而杀之。王忱将为荆州刺史，待杀朗而后发。临刑，志色自若，为诗曰：“四大起何因？聚散无穷已。既过一生中，又入一死理。冥心乘和暢，未觉有终始。如何箕山夫，奄焉处东市！旷此百年期，远同嵇叔子。命也归自天，委化任冥纪。”著《苻子》数十篇行于世，亦《老》《庄》之流也。

## 载记第十五

### 苻丕 苻登

苻丕，字永叔，坚之长庶子也。少而聪慧好学，博综经史。坚与言将略，嘉之，命邓羌教以兵法。文武才干亚于苻融，为将善收士卒情，出镇于鄯，东夏安之。坚败归长安，丕为慕容垂所逼，自鄯奔枋头。坚之死也，丕复入鄯城，将收兵赵、魏，西赴长安。会幽州刺史王永、平州刺史苻冲频为垂将平规等所败，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烧和龙、蓟城宫室，率众三万进屯壶关，遣使招丕。丕乃去鄯，率男女六万余口进如潞川。骠骑张蚝、并州刺史王腾迎之，入据晋阳，始知坚死问，举哀于晋阳，三军缟素。王永留苻冲守壶关，率骑一万会丕，劝称尊号，丕不从之，乃以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于晋阳南。立坚行庙，太赦境内，改元曰太安。置百官，以张蚝为侍中、司空，封上党郡公；王永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尚书令，进封清河公；王腾为散骑常侍、中军大将军、司隶校尉、阳平郡公；苻冲为左光禄大夫、尚书左仆射、西平王；俱石子为卫将军、濮阳公；杨辅为尚书右仆射、济阳公；王亮为护军将军、彭城公；强益耳、梁暢为侍中，徐义为吏部尚书，并封县公。自余封授各有差。

是时安西吕光自西域还师，至于宜禾，坚凉州刺史梁熙谋

闭境距之。高昌太守杨翰言于熙曰：“吕光新定西国，兵强气锐，其锋不可当也。度其事意，必有异图。且今关中扰乱，京师存亡未知，自河已西迄于流沙，地方万里，带甲十万，鼎峙之势实在今日。若光出流沙，其势难测。高梧谷口，水险之要，宜先守之而夺其水。彼既穷渴，自然投戈。如其以远不守，伊吾之关亦可距也。若度此二要，虽有子房之策，难为计矣。地有所必争，真此机也。”熙弗从。美水令犍为张统说熙曰：“主上倾国南讨，覆败而还。慕容垂擅兵河北，泓、冲寇逼京师，丁零杂虏，跋扈关、洛，州郡奸豪，所在风扇，王纲弛绝，人怀利己。今吕光回师，将军何以抗也？”熙曰：“诚深忧之，未知计之所出。”统曰：“光雄果勇毅，明略绝人，今以荡西域之威，拥归师之锐，锋若猛火之盛于原，弗可敌也。将军世受殊恩，忠诚夙著，立勋王室，宜在于今。行唐公洛，上之从弟，勇冠一时。为将军计者，莫若奉为盟主，以摄众望，推忠义以总率群豪，则光无异心也。资其精锐，东兼毛兴，连王统、杨璧，集四州之众，扫凶逆于诸夏，宁帝室于关中，此桓文之举也。”熙又不从。杀洛于西海，以子胤为鹰扬将军，率众五万距光于酒泉。敦煌太守姚静、晋昌太守李纯以郡降光。胤及光战于安弥，为光所败。武威太守彭济执熙迎光，光杀之。建威、西郡太守索泮，奋威、督洪池已南诸军事、酒泉太守宋皓等，并为光所杀。

坚尚书令、魏昌公苻纂自关中来奔，拜太尉，进封东海王。以中山太守王克为平东将军、平州刺史、阜城侯，苻定为征东将军、冀州牧、高城侯，苻绍为镇东将军、督冀州诸军事、重合侯，苻谟为征西将军、幽州牧、高邑侯，苻亮为镇北大将军、督幽、并二州诸军事，并进爵郡公。定、绍据信都，谟、亮先据常山，慕容垂之围鄴城也，并降于垂，闻丕称尊号，遣使谢

罪。王兗固守博陵，与垂相持。左将军窦冲、秦州刺史王统、河州刺史毛兴、益州刺史王广、南秦州刺史杨璧、卫将军杨定，并据陇右，遣使招丕，请讨姚萇。丕大悦，以定为骠骑大将军、雍州牧，冲为征西大将军、梁州牧，统镇西大将军，兴车骑大将军，璧征南大将军，并开府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，广安西将军，皆进位州牧。

于是王永宣檄州郡曰：“大行皇帝弃背万国，四海无主。征东大将军、长乐公，先帝元子，圣武自天，受命荆南，威振衡海，分陕东都，道被夷夏，仁泽光于宇宙，德听侔于《下武》。永与司空蚝等谨顺天人之望，以季秋吉辰奉公绍承大统，衔哀即事，栖谷总戎，枕戈待旦，志雪大耻。慕容垂为封豕于关东，泓、冲继凶于京邑，致乘舆播越，宗社沦倾。羌贼姚萇，我之牧士，乘衅滔天，亲行大逆，有生之巨贼也。永累叶受恩，世荷将相，不与骊山之戎、荥泽之狄共戴皇天，同履厚土。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，或四七勋旧，岂忍舍破国之丑竖，纵杀君之逆贼乎！主上飞龙九五，实协天心，灵祥休瑞，史不辍书，投戈效义之士三十余万，少康、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。今以卫将军俱石子为前军师，司空张蚝为中军都督。武将猛士，风烈雷震，志殄元凶，义无他顾。永谨奉乘舆，恭行天罚。君臣终始之义，在三忘躯之诚，戮力同之，以建晋、郑之美。”

先是，慕容麟攻王兗于博陵，至是粮竭矢尽，郡功曹张猗逾城聚众应麟。衮临城数之曰：“卿，秦之人也。吾，卿之君也。起众应贼，号称义兵，何名实相违之甚！卿兄往合乡宗，亲逐城主，天地不容，为世大戮。身灭未几，卿复续之。卿见为吾吏，亲寻干戈，竟为戎首，为尔君者，不亦难乎！今人何取卿一切之功，宁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！古人有云，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门，卿母在城，不能顾之，何忠义之可望！恶不绝世，

卿之谓也。不图中州礼义之邦，而卿门风若斯。卿去老母如脱屣，吾复何论哉！”既而城陷，竟及固安侯苻鉴，并为麟所杀。

丕复以王永为司徒、录尚书事，徐义为尚书令，加右光禄大夫。

初，王广还自成都也，奔其兄秦州刺史统。及长安不守，广攻河州牧毛兴于枹罕。兴遣建节将军、临清柏卫平率其宗人千七百夜击广军，大败之。王统复遣兵助广，兴于是婴城固守。既而袭王广，败之，广亡奔秦州，为陇西鲜卑匹兰所执，送诣姚萇。兴既败王广，谋伐王统，平上邽。枹罕诸氏皆窘于兵革而疲不堪命，乃杀兴，推卫平为使持节、安西将军、河州刺史，遣使请命。

刁云杀慕容忠，乃推慕容永为使持节、大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雍、秦、梁、凉四州牧、录尚书事、河东王，称籓于垂。征东苻定、镇东苻绍、征北苻谟、镇北苻亮皆降于慕容垂。

丕又进王永为左丞相，苻纂为大司马，张蚝为太尉，王腾为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徐义为司空，苻冲为车骑大将军、尚书令、仪同三司，俱石子为卫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，领官皆如故。永又檄州郡曰：“昔夏有穷夷之难，少康起焉；王莽毒杀平帝，世祖重光汉道；百六之运，何代无之！天降丧乱，羌胡猾夏，先帝晏驾贼庭，京师鞠为戎穴，神州萧条，生灵涂炭。天未亡秦，社稷有奉。主上圣德恢弘，道侔光武，所在宅心，天人归属，必当隆中兴之功，复配天之美。姚萇残虐，慕容垂凶暴，所过灭户夷烟，毁发丘墓，毒遍存亡，痛缠幽显，虽黄巾之害于九州，赤眉之暴于四海，方之未为甚也。今素秋将及，行师令辰，公侯牧守，垒主乡豪，或戮力国家，乃心王室，各

率所统，以孟冬上旬会大驾于临晋。”于是天水姜延、冯翊寇明、河东王昭、新平张晏、京兆杜敏、扶风马郎、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兵，各有众数万，遣使应丕。皆就拜将军、郡守，封列侯。冠军邓景拥众五千据彭池，与窦冲为首尾，击苻平凉太守金熙。安定北部都尉鲜卑没奕于率鄯善王胡员吒、护羌中郎将梁苟奴等，与苻左将军姚方成、镇远强京战于孙丘谷，大败之。

枹罕诸氏以卫平年老，不可以成事业，议废之，而惮其宗强，连日不决。氏有啖青者，谓诸将曰：“大事宜定，东讨姚苻，不可沈吟犹豫。一旦事发，反为人害。诸军但请卫公会储众将，青为诸军决之。”众以为然。于是大飡诸将，青抽剑而前曰：“今天下大乱，豺狼塞路，吾曹今日可谓休戚是同，非贤明之主莫可济艰难也。卫公朽耄，不足以成大事，宜反初服，以避贤路，狄道长苻登虽王室疏属，而志略雄明，请共立之，以赴大驾。诸君若有不同者，便下异议。”乃奋剑攘袂，将斩贰己者，众皆从之，莫敢仰视。于是推登为帅，遣使于丕请命。丕以登为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安王、持节及州郡督因其所称而授之。又以徐义为右丞相。

丕留王腾守晋阳，杨辅戍壶关，率众四万进据平阳。王统以秦州降姚苻。慕容永以丕至平阳，恐不自固，乃遣使求假道还东，丕弗许。遣王永及苻纂攻之，以俱石子为前锋都督，与慕容永战于襄陵。王永大败，永及石子皆死之。

初，苻纂之奔丕也，部下壮士三千余人，丕猜而忌之。及永之败，惧为纂所杀，率骑数千南奔东垣。晋扬威将军冯该自陝要击，败之，斩丕首，执其太子宁、长乐王寿，送于京师，朝廷赦而不诛，归之于苻宏。徐义为慕容永所获，械埋其足，将杀之。义诵《观世音经》，至夜中，土开械脱，于重禁之中若

有人导之者，遂奔杨侗期，侗期以为洛阳令。苻纂及弟师奴率丕余众数万，奔据杏城。苻登称尊号，伪谥丕为哀平皇帝。丕之臣佐皆没慕容永，永乃进据上党之长子，僭称大号，改元曰中兴。丕在位二年而败。

登字文高，坚之族孙也。父敞，健之世为太尉司马、陇东太守、建节将军，后为苻生所杀。坚即伪位，追赠右将军、凉州刺史，以登兄同成嗣。毛兴之镇上邽，以为长史。登少而雄勇，有壮气，粗险不修细行，故坚弗之奇也。长而折节谨厚，颇览书传。拜殿上将军，稍迁羽林监、扬武将军、长安令，坐事黜为狄道长。及关中乱，去县归毛兴。同成言于兴，请以登为司马，常在营部。登度量不群，好为奇略，同成常谓之曰：“汝闻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，无数干时，将为博识者不许。吾非疾汝，恐或不喜人妄豫耳，自是可止。汝后得政，自可专意。”时人闻同成言，多以为疾登而抑蔽之。登乃屏迹不妄交游。兴有事则召之，戏谓之曰：“小司马可坐评事。”登出言辄析理中，兴内服焉，然敬惮而不能委任。姚萇作乱，遣其弟硕德率众伐毛兴，相持久之。兴将死，告同成曰：“与卿累年共击逆羌，事终不克，何恨之深！可以后事付卿小弟司马，殄硕德者，必此人也。卿可换摄司马事。”

登既代卫平，遂专统征伐。是时岁旱众饥，道殣相望，登每战杀贼，名为熟食，谓军人曰：“汝等朝战，幕便饱肉，何忧于饥！”士众从之，啖死人肉，辄饱健能斗。姚萇闻之，急召硕德曰：“汝不来，必为苻登所食尽。”硕德于是下陇奔萇。

及丕败，丕尚书寇遗奉丕子渤海王懿、济北王昶自杏城奔登。登乃具丕死问，于是为丕发丧行服，三军缟素。登请立懿为主，众咸曰：“渤海王虽先帝之子，然年在幼冲，未堪多难。国乱而立长君，《春秋》之义也。三虜跨僭，寇旅殷强，豺狼梟

镜，举目而是，自厄运之极，莫甚于斯。大王挺剑西州，凤翔秦、陇，偏师暂接，姚萇奔溃，一战之功，可谓光格天地。宜龙骧武奋，拯拔旧京，以社稷宗庙为先，不可顾曹臧、吴札一介微节，以失图运之机，不建中兴之业也。”登于是以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太初。

立坚神主于军中，载以輜辇，羽葆青盖，车建黄旗，武贲之士三百人以卫之，将战必告，凡欲所为，启主而后行。缮甲募兵，将引师而东，乃告坚神主曰：“维曾孙皇帝臣登，以太皇帝之灵恭践宝位。昔五将之难，贼羌肆害于圣躬，实登之罪也。今合义旅，众余五万，精甲劲兵，足以立功，年谷丰穰，足以资贍。即日星言电迈，直造贼庭，奋不顾命，陨越为期，庶上报皇帝酷冤，下雪臣子大耻。惟帝之灵，降监厥诚。”因颺歔流涕。将士莫不悲恻，皆刻铍铠为“死休”字，示以战死为志。每战以长槊钩刃为方圆大阵，知有厚薄，从中分配，故人自为战，所向无前。

初，长安之将败也，坚中垒将军徐嵩、屯骑校尉胡空各聚众五千，据险筑堡以自固，而受姚萇官爵。及萇之害坚，嵩等以王礼葬坚于二堡之间。至是，各率众降登。拜嵩镇军将军、雍州刺史，空辅国将军、京兆尹。登复改葬坚以天子之礼。又僭立其妻毛氏为皇后，弟懿为皇太弟。遣使拜苻纂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师，领大司马，进封鲁王，纂弟师奴为抚军大将军、并州牧、朔方公。纂怒谓使者曰：“渤海王世祖之孙，先帝之子，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？”纂长史王旅谏曰：“南安已立，理无中改。贼虏未平，不可宗室之中自为仇敌，原大王远踪光武推圣公之义，梟二虏之后，徐更图之。”纂乃受命。于是贰县虏帅彭沛谷、屠各董成、张龙世、新平羌雷恶地等尽应之，有众十余万。纂遣师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、

金洛生，大黑等逆战，大败之，斩首五千八百。

登以窦冲为车骑大将军、南秦州牧，杨定为大将军、益州牧，杨璧为司空、梁州牧。

苻纂败姚硕德于泾阳，姚萇自阴密距纂，纂退屯敷陆。窦冲攻萇汧、雍二城，克之，斩其将军姚元平、张略等。又与萇战于汧东，为萇所败。登次于瓦亭。萇攻彭沛谷堡，陷之，沛谷奔杏城，萇迁阴密。登征虓、冯翊太守兰犊率众二万自频阳入于和宁，与苻纂首尾，将图长安。师奴劝其兄纂称尊号，纂不从，乃杀纂，自立为秦公。兰犊绝之，皆为姚萇所败。

登进所胡空堡，戎夏归之者十有余万。姚萇遣其将军姚方成攻陷徐嵩堡，嵩被杀，悉坑戎士。登率众下陇入朝那，姚萇据武都相持，累战互有胜负。登军中大饥，收菽以供兵士。立其子崇为皇太子，弁为南安王，尚为北海王。姚萇退还安定。登就食新平，留其大军于胡空堡，率骑万余围萇营，四面大哭，哀声动人。萇恶之，乃命三军哭以应登，登乃引退。

萇以登频战辄胜，谓坚有神验，亦于军中立坚神主，请曰：“往年新平之祸，非萇之罪。臣兄襄从陕北渡，假路求西，狐死首丘，欲暂见乡里。陛下与苻眉要路距击，不遂而没。襄敕臣行杀，非臣之罪。苻登陛下末族，尚欲复讎，臣为兄报耻，于情理何负！昔陛下假臣龙骧之号，谓臣曰：‘朕以龙骧建业，卿其勉之！’明诏昭然，言犹在耳。陛下虽过世为神，岂假手于苻登而图臣，忘前征时言邪！今为陛下立神象，可归休于此，勿计臣过，听臣至诚。”登进师攻萇，既而升楼谓萇曰：“自古及今，安有杀君而反立神象请福，望有益乎！”大呼曰：“杀君贼姚萇出来，吾与汝决之，何为枉害无辜！”萇悼而不应。萇自立坚神象，战未有利，军中每夜惊恐，乃严鼓斩象首以送登。

登将军窦洛、窦于等谋反发觉，出奔于苻。登进讨彭池不克，攻弥姐营及繁川诸堡，皆克之。苻连战屡败，乃遣其中军姚崇袭大界，登引师要之，大败崇于安丘，俘斩二万五千，进攻苻将吴忠、唐匡于平凉，克之，以尚书苻硕原为前禁将军、灭羌校尉，戍平凉。登进据苟头原以逼安定。苻率骑三万夜袭大界营，陷之，杀登妻毛氏及其子弁、尚，擒名将数十人，驱掠男女五万余口而去。

登收合余兵，退据胡空堡，遣使赍书加窦冲大司马、骠骑将军、前锋大都督、都督陇东诸军事，杨定左丞相、上大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杨璧大将军、都督陇右诸军事。遣冲率见众为先驱，自繁川趣长安。登率众从新平迳据新丰之千户固。使定率陇上诸军为其后继，璧留守仇池。又命其并州刺史杨政、冀州刺史杨楷率所统大会长安。苻遣其将军王破虏略地秦州，杨定及破虏战于清水之格奴坂，大败之。登攻张龙世于鸯泉堡，姚苻救之，登引退。苻密遣其将任瓮、宗度诈为内应，遣使招登，许开门纳之。登以为然。雷恶地驰谓登曰：“姚苻多计略，善御人，必为奸变，愿深宜详思。”登乃止。苻闻恶地之诣登也，谓诸将曰：“此羌多奸智，今其诣登，事必无成。”登闻苻悬门以待之，大惊，谓左右曰：“雷征东其殆圣乎！微此公，朕几为竖子所误。”苻攻陷新罗堡。苻抚风太守齐益男奔登。登将军路柴、强武等并以众降于苻。登攻苻将张业生于陇东，苻救之，不克而退。登将军魏褐飞攻姚当成于杏城，为苻所杀。

冯翊郭质起兵广乡以应登，宣檄三辅曰：“义感君子，利动小人。吾等生逢先帝尧、舜之化，累世受恩，非常伯纳言之子，即卿校牧守之胤，而可坐视豺狼忍害君父！裸尸荐棘，痛结幽泉，山陵无松隧之兆，灵主无清庙之颂，贼臣莫大之甚，自古所未闻。虽茹荼之苦，衔蓼之辛，何以谕之！姚苻穷凶肆

害，毒被人神，于图讖历数万无一分，而敢妄窃重名，厚颜瞬息，日月固所不照，二仪实亦不育。皇天虽欲绝之，亦将假手于忠节。凡百君子，皆夙渐神化，有怀义方，含耻而存，孰若蹈道而没乎！”众咸然之。唯郑县人苟曜不从，聚众数千应姚萇。登以质为平东将军、冯翊太守。质遣部将伐曜，大败而归。质乃东引杨楷，以为声援，又与曜战于郑东，为曜所败，遂归于萇，萇以为将军。质众皆溃散。

登自雍攻萇将金温于范氏堡，克之，遂渡渭水，攻萇京兆太守韦范于段氏堡，不克，进据曲牢。苟曜有众一万，据逆方堡，密应登，登去曲牢繁川，次于马头愿。萇率骑来距，大战败之，斩其尚书吴忠，进攻新平。萇率众救之，登引退，复攻安定，为萇所败，据路承堡。

是时萇疾病，见苻坚为崇。登闻之，秣马万兵，告坚神主曰：“曾孙登自受任执戈，几将一纪，未尝不上天锡祐，皇鉴垂矜，所在必克，贼旅冰摧。今太皇帝之灵降灾疾于逆羌，以形类推之，丑虏必将不振。登当因其陨毙，顺行天诛，拯复梓宫，谢罪清庙。”于是大赦境内，百僚进位二等。与萇将姚崇争麦于清水，累为崇所败。进逼安定，去城九十余里。萇疾小瘳，率众距登，登去营逆萇，萇遣其将姚熙隆别攻登营，登惧，退还。萇夜引军过登营三十余里以蹙登后。旦而候人告曰：“贼诸营已空，不知所向。”登惊曰：“此为何人，去令我不知，来令我不觉，谓其将死，忽然复来，朕与此羌同世，何其厄哉！”遂罢师还雍。

以窦冲为右丞相。寻而冲叛，自称秦王，建年号。登攻之于野人堡，冲请救于姚萇，萇遣其太子兴攻胡空堡以救之。登引兵还赴胡空堡，冲遂与萇连和。

至是萇死，登闻之喜曰：“姚兴小兒，吾将折杖以笞之。”

“于是大赦，尽众而东，攻屠各姚奴、帛蒲二堡，克之，自甘泉向关中。兴追登不及数十里，登从六陌趣废桥，兴将尹纬据桥以待之。登争水不得，众渴死者十二三。与纬大战，为纬所败，其夜众溃，登单马奔雍。

初，登之东也，留其弟司徒广守雍，太子崇守胡空堡。广、崇闻登败，出奔，众散。登至，无所归，遂奔平凉，收集遗众入马毛山。兴率众攻之，登遣子汝阴王宗质于陇西鲜卑乞伏乾归，结婚请援，乾归遣骑二万救登。登引军出迎，与兴战于山南，为兴所败，登被杀。在位九年，时年五十二。崇奔于湟中，僭称尊号，改元延初。伪谥登曰高皇帝，庙号太宗。崇为乾归所逐，崇、定皆死。

始，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，至登五世，凡四十有四岁，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灭。

索泮，字德林，敦煌人也。世为冠族。泮少时游侠，及长，变节好学，有佐世才器。张天锡辅政，以泮为冠军、记室参军。天锡即位，拜司兵，历位禁中录事。执法御掾，州府肃然，郡县改迹。迁羽林左监，有勤干之称。出为中垒将军、西郡武威太守、典戎校尉。政务宽和，戎夏怀其惠，天锡甚敬之。苻坚见而叹曰：“凉州信多君子！”既而以泮河西德望，拜别驾。吕光既克姑臧，泮固郡不降，光攻而获之。光曰：“孤既平西域，将赴难京师，梁熙无状，绝孤归路，此朝廷之罪人，卿何意阻郡固迷，自同元恶！”泮厉色责光曰：“将军受诏讨叛胡，可受诏乱凉州邪？寡君何罪，而将军害之？泮但苦力寡，不能固守以报君父之讎，岂如逆氏彭济望风反叛！主灭臣死，礼之常也。”乃就刑于市，神色不变。

弟菱，有俊才，仕张天锡为执法中郎、冗从右监。苻坚世至伏波将军、典农都尉，与泮俱被害。

徐嵩，字元高，盛之子也。少以清白著称。苻坚时举贤良，为郎中，稍迁长安令，贵戚子弟犯法者，嵩一皆考竟，请托路绝。坚甚奇之，谓其叔父成曰：“人为长吏，故当应耳。此年少落落，有端贰之才。”迁守始平郡，甚有威惠。及垒陷，姚方成执而数之，嵩厉色谓方成曰：“汝姚萇罪应万死，主上止黄眉之斩而宥之，叨据内外，位为列将，无犬马识养之诚，首为大逆。汝曹羌辈岂可以人理期也！何不速杀我，早见先帝，取姚萇于地下。”方成怒，三斩嵩，漆其首为便器。登哭之哀恸，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谥曰忠武。

史臣曰：自两京殄覆，九土分崩，赤县成蛇豕之墟，紫宸迁蛙黾之穴，干戈日用，战争方兴，犹逐鹿之并驱，若瞻乌之靡定。苻洪擅蛮陬之桀黠，乘羯虜之危亡，乃附款江东而志图关右，祸生蚕毒，未逞狼心。健既承家，克隆凶绪，率思归之众，投山西之隙，据亿丈之岩险，总三秦之果锐，敢窥大宝，遂窃鸿名，校数奸雄，有可言矣。长生惨虐，稟自率由。睹辰象之灾，谓法星之夜饮；忍生灵之命，疑猛兽之朝饥。但肆毒于刑残，曾无心于戒惧。招乱速祸，不亦宜乎！

永固雅量瑰姿，变夷众夏，叶鱼龙之谣咏，挺草付之休征，克翦奸回，纂承伪历，遵明王之德教，阐先圣之儒风，抚育黎元，忧勤庶政。王猛以宏材纬军国，苻融以懿戚赞经纶，权薛以谅直进规谏，邓、张以忠勇恢威略，俊贤效足，杞梓呈才，文武兼施，德刑具举。乃平燕定蜀，擒代吞凉，跨三分之二，居九州之七，遐荒慕义，幽险宅心，因止马而献歌，托栖鸾以成颂，因以功侔曩烈，岂直化洽当年！虽五胡之盛，莫之比也。

既而足己夸世，悞谏违谋，轻敌怒邻，穷兵黩武。怱三正之未叶，耻五运之犹乖，倾率土之师，起滔天之寇，负其犬羊之力，肆其吞噬之能。自谓战必胜，攻必取，便欲鸣鸾禹穴，

驻蹕疑山，疏爵以侯楚材，筑馆以须归命。曾弗知人道助顺，神理害盈，虽矜涿野之强，终致昆阳之败。遂使凶渠候隙，狡寇伺间，步摇启其祸先，烧当乘其乱极，宗社迁于他族，身首罄于贼臣，貽戒将来，取笑天下，岂不哀哉！岂不谬哉！

苻丕承乱僭窃，寻及倾败，斯可谓天之所废，人不能支。苻登集离散之兵，厉死休之志，虽众寡不敌，难以立功，而义烈慷慨，有足称矣。

赞曰：洪惟壮勇，威棱氏种。健藉世资，遂雄关、陇。长生昏虐，败不旋踵。永固祯祥，肇自龙骧。垂旒负宸，窃帝图王。患生纵敌，难起矜强。丕、登僭假，沦胥以亡。

## 载记第十六

### 姚弋仲 姚襄 姚萇

姚弋仲，南安赤亭羌人也。其先有虞氏之苗裔。禹封舜少子于西戎，世为羌酋。其后烧当雄于洮、罕之间，七世孙填虞，汉中元末寇扰西州，为杨虚侯马武所败，徙出塞。虞九世孙迁那率种人内附，汉朝嘉之，假冠军将军、西羌校尉、归顺王，处之于南安之赤亭。那玄孙柯回为魏镇西将军、绥戎校尉、西羌都督。回生弋仲，少英毅，不营产业，唯以收恤为务，众皆畏而亲之。永嘉之乱，东徙榆眉，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，自称护西羌校尉、雍州刺史、扶风公。

刘曜之平陈安也，以弋仲为平西将军，封平襄公，邑之于陇上。及石季龙克上邽，弋仲说之曰：“明公握兵十万，功高一时，正是行权立策之日。陇上多豪，秦风强劲，道隆后服，道洿先叛，宜徙陇上豪强，虚其心腹，以实畿甸。”季龙纳之，启勒以弋仲行安西将军、六夷左都督。后晋豫州刺史祖约奔于勒，勒礼待之，弋仲上疏曰：“祖约残贼晋朝，逼杀太后，不忠于主，而陛下宠之，臣恐奸乱之萌，此其始矣。”勒善之，后竟诛约。

勒既死，季龙执权，思弋仲之言，遂徙秦、雍豪杰于关东。弋仲率部众数万迁于清河，拜奋武将军、西羌大都督，封襄平

县公。及季龙废石弘自立，弋仲称疾不贺。季龙累召之，乃赴，正色谓季龙曰：“奈何把臂受托而反夺之乎！”季龙惮其强正而不之责。迁持节、十郡六夷大都督、冠军大将军。性清俭鲠直，不修威仪，屡献谏言，无所回避，季龙甚重之。朝之大议，靡不参决，公卿亦惮而推下之。武城左尉，季龙宠姬之弟也，曾扰其部，弋仲执尉，数以迫胁之状，命左右斩之。尉叩头流血，左右谏，乃止。其刚直不回，皆此类也。

季龙末，梁犊败李农于荥阳，季龙大惧，驰召弋仲。弋仲率其部众八千余人屯于南郊，轻骑至鄴。时季龙病，不时见弋仲，引入领军省，赐其所食之食。弋仲怒不食，曰：“召我击贼，岂来觅食邪！我不知上存亡，若一见，虽死无恨。”左右言之，乃引见。弋仲数季龙曰：“儿死来愁邪？乃至于疾！儿小时不能使好人辅相，至令相杀。儿自有过，责其下人太甚，故反耳。汝病久，所立儿小，若不差，天下必乱。当宜忧此，不烦忧贼也。犊等因思归之心，共为奸盗，所行残贼，此成擒耳。老羌请效死前锋，使一举而了。”弋仲性狷直，俗无尊卑皆汝之，季龙怒而不责，于坐授使持节、侍中、征西大将军，赐以铠马。弋仲曰：“汝看老羌堪破贼以不？”于是贯铍跨马于庭中，策马南驰，不辞而出，遂灭梁犊。以功加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进封西平郡公。

冉闵之乱，弋仲率众讨闵，次于混桥。石祗僭号于襄国，以弋仲为右丞相，待以殊礼。祗与闵相攻，弋仲遣其子襄救祗，戒襄曰：“汝才十倍于闵，若不枭擒，不须复见我也。”襄击闵于常卢泽，大破之而归。弋仲怒襄之不擒闵也，杖之一百。

弋仲部曲马何罗博学有文才，张豺之辅石世也，背弋仲归豺，豺以为尚书郎。豺败，复归，咸劝杀之。弋仲曰：“今正是招才纳奇之日，当收其力用，不足害也。”以为参军。其宽

恕如此。

弋仲有子四十二人，常戒诸子曰：“吾本以晋室大乱，石氏待吾厚，故欲讨其贼臣以报其德。今石氏已灭，中原无主，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。我死，汝便归晋，当竭尽臣节，无为不义之事。”乃遣使请降。永和七年，拜弋仲使持节、六夷大都督、都督江、淮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单于，封高陵郡公。八年，卒，时年七十三。

子襄之入关也，为苻生所败，弋仲之柩为生所得，生以王礼葬之于天水冀县。苻儼位，追谥曰景元皇帝，庙号始祖，墓曰高陵，置园邑五百家。

襄字景国，弋仲之第五子也。年十七，身長八尺五寸，臂垂过膝，雄武多才艺，明察善抚纳，士众爱敬之，咸请为嗣。弋仲弗许，百姓固请者日有千数，乃授之以兵。石祗僭号，以襄为使持节、骠骑将军、护乌丸校尉、豫州刺史、新昌公。晋遣使拜襄持节、平北将军、并州刺史、即丘县公。

弋仲死，襄秘不发丧，率户六万南攻阳平、元城、发干，皆破之，杀掠三千余家，屯于碣磝津。以太原王亮为长史，天水尹赤为司马，略阳伏子成为左部帅，南安敛岐为右部帅，略阳黑那为前部帅，强白为后部帅，太原薛赞、略阳王权翼为参军。南至荥阳，始发丧行服。与高昌、李历战于麻田，马中流矢死，赖其弟苻苌以免。晋处襄于谯城，遣五弟为任，单骑度淮，见豫州刺史谢尚于寿春。尚命去仗卫，幅巾以待之，一面交款，便若平生。

襄少有高名，雄武冠世，好学博通，雅善谈论，英济之称著于南夏。中军将军、扬州刺史殷浩惮其威名，乃因襄诸弟，频遣刺客杀襄，刺客皆推诚告实，襄待之若旧。浩潜遣将军魏憬率五千余人袭襄，襄乃斩憬而并其众。浩愈恶之，乃使将军

刘启守谯，迁襄于梁国蠡台，表授梁国内史。襄遣权翼诣浩，浩曰：“姚平北每举动自由，岂所望也。”翼曰：“将军轻纳奸言，自生疑贰，愚谓猜嫌之由，不在于彼。”浩曰：“姚君纵放小人，盗窃吾马，王臣之体固若是乎？”翼曰：“将军谓姚平北以威武自强，终为难保，校兵练众，将惩不恪，取马者欲以自卫耳。”浩曰：“何至是也。”浩遣谢万讨襄，襄逆击破之。浩甚怒，会闻关中有变，浩率众北伐，襄乃要击浩于山桑，大败之，斩获万计，收其资仗。使兄益守山桑垒，复如淮南。浩遣刘启、王彬之伐山桑，襄自淮南击灭之，鼓行济淮，屯于盱眙，招掠流人，众至七万，分置守宰，劝课农桑，遣使建鄴，罪状殷浩，并自陈谢。

流人郭敦等千余人执晋堂邑内史刘仕降于襄，朝廷大震，以吏部尚书周闵为中军将军，缘江备守。襄将佐部众皆北人，咸劝襄北还。襄方轨北引，自称大将军、大单于，进攻外黄，为晋边将所败。襄收散卒而勤抚恤之，于是复振。乃据许昌，将如河东以图关右，自许遂攻洛阳，逾月不克。其长史王亮谏襄曰：“公英略盖天下，士众思效力命，不可损威劳众，守此孤城。宜还河北，以弘远略。”襄曰：“洛阳虽小，山河四塞之固，亦是用武之地。吾欲先据洛阳，然后开建大业。”俄而亮卒，襄哭之甚恻，曰：“天将不欲成吾事乎？王亮舍我去也！”

晋征西大将军桓温自江陵伐襄，战于伊水北，为温所败，率麾下数千骑奔于北山。其夜，百姓弃妻子随襄者五千余人，屯据阳乡，赴者又四千余户。襄前后败丧数矣，众知襄所在，辄扶老携幼奔驰而赴之。时或传襄创重不济，温军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挥涕。其得物情如此。先是，弘农杨亮归襄，襄待以客礼。后奔桓温，温问襄于亮，亮曰：“神明器宇，孙策之俦，而雄武过之。”其见重如是。

襄寻徙北屈，将图关中，进屯杏城，遣其从兄辅国姚兰略地鄜城，使其兄益及将军王钦卢招集北地戎夏，归附者五万余户。苻生遣其将苻飞拒战，兰败，为飞所执。襄率众西引，生又遣苻坚、邓羌等要之。襄将战，沙门智通固谏襄，宜厉兵收众，更思后举。襄曰：“二雄不俱立，冀天不弃德以济黎元，吾计决矣。”会羌师来逼，襄怒，遂长驱而进，战于三原。襄败，为坚所杀，时年二十七，是岁晋升平元年也。苻生以公礼葬之。苻儜号，追谥魏武王，封襄孙延定为东城侯。

苻字景茂，弋仲第二十四子也。少聪哲，多权略，廓落任率，不修行业，诸兄皆奇之。随襄征伐，每参大谋。襄之寇洛阳也，梦苻服衮衣，升御坐，诸酋长皆侍立，旦谓将佐曰：“吾梦如此，此儿志度不恆，或能大起吾族。”襄之败于麻田也，马中流矢死，苻下马以授襄，襄曰：“汝何以自免？”苻曰：“但令兄济，竖子安敢害苻！”会救至，俱免。

及襄死，苻率诸弟降于苻生。苻坚以苻为扬武将军。历左卫将军，陇东、汲郡、河东、武都、武威、巴西、扶风太守，宁、幽、兖三州刺史，复为扬武将军，步兵校尉，封益都侯。为坚将，累有大功。

初，苻随杨安伐蜀，尝昼寝水旁，上有神光焕然，左右咸异之。及苻坚寇晋，以苻为龙骧将军、督益、梁州诸军事，谓苻曰：“朕本以龙骧建业，龙骧之号未曾假人，今特以相授，山南之事一以委卿。”坚左将军窦冲进曰：“王者无戏言，此将不祥之征也，惟陛下察之。”坚默然。

坚既败于淮南，归长安，慕容泓起兵叛坚。坚遣子叡讨之，以苻为司马。为泓所败，叡死之。苻遣龙骧长史赵都诣坚谢罪，坚怒，杀之。苻惧，奔于渭北，遂如马牧。西州豪族尹详、赵曜、王钦卢、王钦卢、牛双、狄广、张乾等率五万余家，咸推

苻为盟主。苻将距之，天水尹纬说苻曰：“今百六之数既臻，秦亡之兆已见，以将军威灵命世，必能匡济时艰，故豪杰驱驰，咸同推仰。明公宜降心从议，以副群望，不可坐观沈溺而不拯救之。”苻乃从纬谋，以太元九年自称大将军、大单于、万年秦王，大赦境内，年号白雀，称制行事。以天水尹详、南安庞演为左右长史，南安姚晃、尹纬为左右司马，天水狄伯支、焦虔、梁希、庞魏、任谦为从事中郎，姜训、阎遵为掾属，王据、焦世、蒋秀、尹延年、牛双、张乾为参军，王钦卢、姚方成、王破虏、杨难、尹嵩、裴骑、赵曜、狄广、党删等为帅。

时慕容冲与苻坚相攻，众甚盛。苻将西上，恐冲逼之，乃遣使通和，以子崇为质于冲，进屯北地，厉兵积粟，以观时变。苻坚先徙晋人李祥等数千户于敷陆，至是，降于苻，北地、新平、安定羌胡降者十余万户。坚率诸将攻之，不能克。

苻闻慕容冲攻长安，议进趋之计，群下咸曰：“宜先据咸阳以制天下。”苻曰：“燕因怀旧之士而起兵，若功成事捷，咸有东归之思，安能久固秦川！吾欲移兵岭北，广收资实，须秦弊燕回，然后垂拱取之。兵不血刃，坐定天下，此卜庄得二之义也。”坚宁朔将军宋方率骑三千从云中将赴长安，苻自贰县要破之，方单马奔免，其司马田晃率众降苻。苻遣诸将攻新平，克之，因略地至安定，岭北诸城尽降之。

时苻坚为慕容冲所逼，走入五将山。冲入长安。坚司隶校尉权翼、尚书赵迁、大鸿胪皇甫覆、光禄大夫薛赞、扶风太守段铨等文武数百人奔于苻。苻遣骁骑将军吴忠率骑围坚，苻如新平。俄而忠执坚，送之。

慕容冲遣其车骑大将军高盖率众五万来伐，战于新平南，大破之，盖率麾下数千人来降，拜散骑常侍。

冲既率众东下，长安空虚。卢水郝奴称帝于长安，渭北尽

应之。扶风王麟有众数千，保据马嵬。奴遣弟多攻麟。苌伐麟，破之，麟走汉中。执多而进攻奴，降之。

以太元十一年苌僭即皇帝位于长安，大赦，改元曰建初，国号大秦，改长安曰常安。立妻虵氏为皇后，子兴为皇太子，置百官。自谓以火德承苻氏木行，服色如汉氏承周故事。徙安定五千余户于长安。以弟征虓绪为司隶校尉，镇长安。

苌如安定，击平凉胡金熙、鲜卑没奕于，大破之。遂如秦州，与苻坚秦州刺史王统相持，天水屠各、略阳羌胡应苌者二万余户，统惧，乃降。因飨将士于上邽，南安人古成说进曰：“臣州人殷地险，俊杰如林，用武之国也。王秦州不能收拔贤才，三分鼎足，而坐玩珠玉，以至于此。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军，旌贤表善以副鄙州之望。”苌善之，擢为尚书郎。拜弟硕德都督陇右诸军事、征西将军、秦州刺史，领护东羌校尉，镇上邽。

苌还安定，修德政，布惠化，省非急之费，以救时弊，间阎之士有豪介之善者，皆显异之。

苌复如秦州，为苻登所败，语在《登传》。以其太子兴镇长安，而与登相距。登冯翊太守兰犊与苻师奴离贰，慕容永攻之，犊遣使请救。苌将赴救，尚书令姚昱、左仆射尹纬等言于苌曰：“苻登近在瓦亭，陛下未宜轻举。”苌曰：“登迟重少决，每失时机，闻吾自行，正当广集兵资，必不能轻军深入。两月之间，足可克此三竖，吾事必矣。”遂师次于渥源。师奴率众来距，大战，败之，尽俘其众。又擒兰犊，收其士马。苌乃掘苻坚尸，鞭挞无数，裸剥衣裳，荐之以棘，坎土而埋之。慕容永征西将军王宣率众降苌。

初，关西雄杰以苻氏既终，苌雄略命世，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。苌既与苻登相持积年，数为登所败，远近咸怀去就之计，

唯征虜齐难、冠军徐洛生、辅国刘郭单、冠威弥姐婆触、龙骧赵恶地、镇北梁国兒等守忠不贰，并留子弟守营，供继军粮，身将精卒，随苻征伐。时诸营既多，故号苻军为大营，大营之号自此始也。时天大雪，苻下书深自责罚，散后宫文绮珍宝以供戎事，身食一味，妻不重彩。将帅死王事者，加秩二等，士卒战没，皆有褒赠。立太学，礼先贤之后。

敦煌索卢曜请刺苻登，苻曰：“卿以身徇难，将为谁乎？”曜曰：“臣死之后，深以友人陇西辛暹仰托。”苻遣之。事发，为登所杀，苻以暹为骑都尉。

登进逼安定，诸将劝苻决战，苻曰：“与穷寇竞胜，兵家之下。吾将以计取之。”于是留其尚书令姚昱守安定，夜袭登辎重于大界，克之。诸将或欲因登骇乱击之，苻曰：“登众虽乱，怒气犹盛，未可轻也。”遂止。苻以安定地狭，且逼苻登，使姚硕德镇安定，徙安定千余家安于阴密，遣弟征南靖镇之。

立社稷于长安。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，拜为中大夫，岁赐牛酒。

尹纬、姚晃谓古成诜曰：“苻登穷寇，历年未灭，奸雄鸱峙，所在纠扇，夷夏皆贰，将若之何？”诜曰：“主上权略无方，信赏必罚，贤能之士，咸怀乐推，岂虑大业不成，氏贼不灭乎！”纬曰：“登穷寇未灭，奸雄所在扇合，吾等宁无惧乎？”诜曰：“三秦天府之国，主上十分已有其八。今所在可虑者，苻登、杨定、雷恶地耳，自余琐琐，焉足论哉！然恶地地狭众寡，不足为忧。苻登藉乌合犬羊，偷存假息，料其智勇，非至尊之匹。霸王之起，必有驱除，然后克定大业。昔汉、魏之兴也，皆十有余年，乃能一同于海内，五六年间未为久也。主上神略内明，英武外发，可谓无敌于天下耳，取登有余力。愿布德行仁，招贤纳士，厉兵秣马，以候天机。如其鸿业不成

者，诜请腰斩以谢明公。”纬言之于苻，苻大悦，赐诜爵关内侯。

雷恶地率众降苻，拜为镇东将军。魏褐飞自称大将军、冲天王，率氐胡数万人攻安北姚当城于杏城，雷恶地应之，攻镇东姚汉得于李润。苻议将讨之，群臣咸曰：“陛下不忧六十里苻登，乃忧六百里褐飞？”苻曰：“登非可卒殄，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图。恶地多智，非常人也。南引褐飞，东结董成，甘言美说以成奸谋，若得杏城、李润，恶地据之，控制远近，相为羽翼，长安东北非复吾有。”于是潜军赴之。苻时众不满二千，褐飞、恶地众至数万，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绝。苻每见一军至，辄有喜色。群下怪而问之，苻曰：“今同恶相济，皆来会集，吾得乘胜席卷，一举而覆其巢穴，东北无复余也。”褐飞等以苻兵少，尽众来攻。苻固垒不战，示之以弱，潜遣子崇率骑数百，出其不意，以乘其后。褐飞兵扰乱，苻遣镇远王超、平远谭亮率步骑击之，褐飞众大溃，斩褐飞及首级万余。恶地请降，苻待之如初。恶地每谓人曰：“吾自言智勇所施，足为一时之杰。校数诸雄，如吾之徒，皆应跨据一方，兽啸千里。遇姚公智力摧屈，是吾分也。”恶地猛毅清肃，不可干以非义，岭北诸豪皆敬惮之。

苻命其将当城于营处一栅孔中莳树一根，以旌战功。岁余，问之，城曰：“营所至小，已广之矣。”苻曰：“少来斗战无如此快，以千六百人破三万众，国之事业，由此克举。小乃为奇，大何足贵！”

贰城胡曹寅、王达献马三千匹。以寅为镇北将军、并州刺史，达镇远将军、金城太守。

苻性简率，群下有过的，或面加骂辱。太常权翼言于苻曰：“陛下弘达自任，不修小节，驾驭群雄，苞罗俊异，弃嫌录善，

有高祖之量。然轻慢之风，所宜除也。”苻苌曰：“吾之性也。吾于舜之美，未有片焉；汉祖之短，已收其一。若不闻说言，安知过也！”

南羌奚鸯率户五千来降，拜安西将军。

苌下书，有复私仇者，皆诛之。将吏亡灭者，各随所亲以立后，振给长育之。

镇东苟曜据逆万堡，密引苻登。苌与登战，败于马头原，收众复战。姚硕德谓诸将曰：“上慎于轻战，每欲以计取之。今战既失利，而更逼贼者，必有由也。”苌闻而谓硕德曰：“登用兵迟缓，不识虚实，今轻兵直进，遂据吾东，必苟曜竖子与之连结也。事久变成，其祸难测。所以速战者，欲使竖子谋之未就，好之未深，散败其事耳。”进战，大败之，登退屯于郿。登将金槌以新平降苌，苌轻将数百骑入槌营。群下谏之，苌曰：“槌既去苻登，复欲图我，将安所归！且怀德初附，推款委质，吾复以不信待之，何以御物乎！”群氏果有异谋，槌不从而止。

苌如阴密攻登，敕其太子兴曰：“苟曜好奸变，将为国害，闻吾还北，必来见汝，汝便执之。”苟曜果见兴于长安，兴遣尹纬让而诛之。

苌大败登于安定东，置酒高会，诸将咸曰：“若值魏武王，不令此贼至今，陛下将牢太过耳。”苌笑曰：“吾不如亡兄有四：身长八尺五寸，臂垂过膝，人望而畏之，一也；当十万之众，与天下争衡，望麾而进，前无横阵，二也；温古知今，讲论道艺，驾驭英雄，收罗隽异，三也；董率大众，履险若夷，上下咸允，人尽死力，四也。所以得建立功业，策任群贤者，正望算略中一片耳。”群臣咸称万岁。

苌下书令留台诸镇各置学官，勿有所废，考试优劣，随才

擢叙。苻登骠骑将军没奕于率户六千降，拜使持节、车骑将军、高平公。

苻寢疾，遣姚硕德镇李润，尹纬守长安，召其太子兴诣行营。征南姚方成言于兴曰：“今寇贼未灭，上复寢疾，王统、苻胤等皆有部曲，终为人害，宜尽除之。”兴于是诛苻胤、王统、王广、徐成、毛盛，乃赴召。兴至，苻怒曰：“王统兄弟是吾州里，无他远志，徐成等昔在秦朝，并为名将。天下小定，吾方任之，奈何辄便诛害，令人丧气！”

苻下书，兵吏从征伐，户在大营者，世世复其家，无所豫。

苻登与襄冲相持，苻议击之，尹纬言于苻曰：“太子纯厚之称，著于遐迩，将领英略，未为远近所知。宜遣太子亲行，可以渐广威武，防窥窬之原。”苻从之，戎兴曰：“贼徒知汝转近，必相驱入堡，聚而掩之，无不克矣。”比至胡空堡，冲围自解。登闻兴向胡空堡，引还，兴因袭平凉，大获而归，咸如苻策。使兴还镇长安。

苻下书除妖谤之言及赦前奸秽，有相劾举者，皆以其罪罪之。

晋平远将军、护氏校尉杨佛嵩率胡蜀三千余户降于苻，晋将杨佺期、赵睦追之。遣姚崇赴救，大败晋师，斩赵睦。以佛嵩为镇东将军。

苻如长安，至于新支堡，疾笃，輿疾而进。梦苻坚将天官使者、鬼兵数百突入营中，苻惧，走入宫，宫人迎苻刺鬼，误中苻阴，鬼相谓曰：“正中死处。”拔矛，出血石余。寤而惊悸，遂患阴肿，医刺之，出血如梦。苻遂狂言，或称“臣苻，杀陛下者兄襄，非臣之罪，愿不枉臣。”至长安，召太尉姚晃、尚书左仆射尹纬、右仆射姚晃、尚书狄伯支等入，受遗辅政。苻谓兴曰：“有毁此诸人者，慎勿受之。汝抚骨肉以仁，接大

臣以礼，待物以信，遇黔首以恩，四者既备，吾无忧矣。”以太元十八年死，时年六十四，在位八年。伪谥武昭皇帝，庙号太祖，墓称原陵。

## 载记第十七

### 姚兴上

姚兴，字子略，苌之长子也。苌坚时为太子舍人。苌之在马牧，兴自长安冒难奔苌，苌立为皇太子。苌出征讨，常留统后事。及镇长安，甚有威惠。与其中舍人梁喜、洗马范勳等讲论经籍，不以兵难废业，时人咸化之。

苌死，兴秘不发丧，以其叔父绪镇安定，硕德镇阴密，弟崇守长安。硕德将佐言于硕德曰：“公威名宿重，部曲最强，今丧代之际，朝廷必相猜忌，非永安之道也。宜奔秦州，观望事势。”硕德曰：“太子志度宽明，必无疑阻。今苌登未灭而自寻干戈，所谓追二袁之踪，授首与人。吾死而已，终不若斯。”及至，兴优礼而遣之。

兴自称大将军，以尹纬为长史，狄伯支为司马，率众伐苌登。咸阳太守刘忌奴据避世堡以叛，兴袭忌奴，擒之。苌登自六陌向废桥，始平太守姚详据马嵬堡以距登。登众甚盛，兴虑详不能遏，乃自将精骑以迫登，遣尹纬领步卒赴详。纬用详计，据废桥以抗登。登因急攻纬，纬将出战，兴驰遣狄伯支谓纬曰：“兵法不战而制人者，盖为此也。苌登穷寇，宜持重，不可轻战。”纬曰：“先帝登遐，人情扰惧，今不因思奋之力，泉殄逆竖，大事去矣。纬敢以死争。”遂与登战，大破之，登众渴死者十二三，其夜大溃，登奔雍。兴乃发丧行服。太元十九

年，僭即帝位于槐里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皇初，遂如安定。

先是，苻登使弟广守雍，子崇屯胡空堡，闻登败，各弃守走。登无所投据，遂奔平凉，率其余众入马毛山。兴自安定如泾阳，与登战于山南，斩登。散其部众，归复农业。徙阴密三万户于长安，分大营户为四，置四军以领之。

安南强熙、镇远杨多叛，推窦冲为盟主，所在扰乱。兴率诸将讨之，军次武功，多兄子良国杀多而降。冲弟彰武与冲离贰，冲奔强熙。熙闻兴将至，率户二千奔秦州。窦冲走汧川，汧川氏仇高执送之。冲从弟统率其众降于兴。

封征虏绪为晋王，征西硕德为陇西王，征南靖等及功臣尹纬、齐难、杨佛嵩等并为公侯，其余封爵各有差。

鲜卑薛勃于贰城为魏军所伐，遣使请救，使姚崇赴救。魏师既还，薛勃复叛，崇伐而执之，大收其士马而还。

兴追尊其庶母孙氏为皇太后，配飨太庙。

杨盛保仇池，遣使请命，拜使持节、镇南将军、仇池公。鲜卑越质诘归率户二万叛乞伏乾归，降于兴，兴处之于成纪，拜使持节、镇西将军、平襄公。

姚硕德讨平凉胡金豹于洛城，克之。初，上邽姜乳据本县以叛，自称秦州刺史。硕德进讨之，乳率众降。以硕德为秦州牧，领护东羌校尉，镇上邽。征乳为尚书。强熙及略阳豪族权干城率众三万围上邽，硕德击破之。熙南奔仇池，遂假道归晋。硕德西讨干城，干城降。

兴令郡国各岁贡清行孝廉一人。

慕容永既为慕容垂所灭，河东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，兴遣姚绪讨之。恭等依河距守，绪不得济。镇东薛强先据杨氏壁，引绪从龙门济河，遂入蒲坂。恭势屈，请降。徙新平、安定新户六千于蒲坂。

兴母虵氏死，兴哀毁过礼，不亲庶政。群臣议请依汉、魏故事，既葬即吉。兴尚书郎李嵩上疏曰“三王异制，五帝殊礼。孝治天下，先王之高事也，宜遵圣性，以光道训。既葬之后，应素服临朝，率先天下，仁孝之举也。”尹纬驳曰：“帝王丧制，汉、魏为准。嵩矫常越礼，愆于轨度，请付有司，以专擅论。既葬即吉，乞依前议。”兴曰：“嵩忠臣孝子，有何咎乎？尹仆射弃先王之典，而欲遵汉、魏之权制，岂所望于朝贤哉！其一依嵩议。”

鲜卑薛勃叛奔岭北，上郡、贰川杂胡皆应之，遂围安远将军姚弋于金城。遣姚崇、尹纬讨之。勃自三交趣金城，崇列营掩之，而租运不继，三军大饥。纬言于崇曰：“辅国弥姐高地、建节杜成等皆诸部之豪，位班三品，督运稽留，令三军乏绝，宜明置刑书，以惩不肃。”遂斩之。诸部大震，租入者五十余万。兴率步骑二万亲讨之，勃惧，弃其众奔于高平公没奕于，于执而送之。

兹氏男姚买得欲因兴葬母虵氏杀兴，会有告之者，兴未之信，遣李嵩诈往。买得具以告嵩，嵩还，以闻，兴乃赐买得死，诛其党与。

兴下书禁百姓造锦绣及淫祀。

兴率众寇湖城，晋弘农太守陶仲山、华山太守董迈皆降于兴。遂如陕城，进寇上洛，陷之。遣姚崇寇洛阳，晋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，崇攻之不克，乃陷柏谷，徙流人西河严彦、河东裴岐、韩袭等二万余户而还。

兴下书，令士卒战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，求其近亲为之立后。

武都氏屠飞、啖铁等杀陇东太守姚回，略三千余家，据方山以叛。兴遣姚绍等讨之，斩飞、铁。遣狄伯支迎流人曹会、

牛寿万余户于汉中。

兴留心政事，苞容广纳，一言之善，咸见礼异。京兆杜瑾、冯翊吉默、始平周宝等上陈时事，皆擢处美官。天水姜龕、东平淳于岐、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，经明行修，各门徒数百，教授长安，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。兴每于听政之暇，引龕等于东堂，讲论道艺，错综名理。凉州胡辩，苻坚之末，东徙洛阳，讲授弟子千有余人，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。兴敕关尉曰：“诸生咨访道艺，修己厉身，往来出入，勿拘常限。”于是学者咸劝，儒风盛焉。给事黄门侍郎古成诜、中书侍郎王尚、尚书郎马岱等，以文章雅正，参管机密。诜风韵秀举，确然不群，每以天下是非为己任。时京兆韦高慕阮籍之为人，居母丧，弹琴饮酒。诜闻而泣曰：“吾当私刃斩之，以崇风教。”遂持剑求高。高惧，逃匿，终身不敢见诜。

兴遣将镇东杨佛嵩攻陷洛阳。

班命郡国，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，悉免为良人。兴以日月薄蚀，灾眚屡见，降号称王，下书令群公卿士将牧守宰各降一等。于是其太尉赵公旻等五十三人上疏谏曰：“伏惟陛下勋格皇天，功济四海，威灵振于殊域，声教暨于遐方，虽成汤之隆殷基，武王之崇周业，未足比喻。方当廓靖江、吴，告成中岳，岂宜过垂冲损，违皇天之眷命乎！”兴曰：“殷汤、夏禹德冠百王，然犹顺守谦冲，未居崇极，况朕寡昧，安可以处之哉！”乃遣旻告于社稷宗庙，大赦，改元弘始。赐孤独鰥寡粟帛有差，年七十已上加衣杖。始平太守周班、槐里令李青等皆以黠货诛，于是郡国肃然矣。洛阳既陷，自淮、汉已北诸城，多请降送任。

兴下书听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隐。姚绪、姚硕德以兴降号，固让王爵，兴弗许。

京兆韦华、谯郡夏侯轨、始平庞眺等率襄阳流人一万叛晋，奔于兴。兴引见东堂，谓华曰：“晋自南迁，承平已久，今政化风俗何如？”华曰：“晋主虽有南面之尊，无总御之实，宰辅执政，政出多门，权去公家，遂成习俗，刑网峻急，风俗奢宕。自桓温、谢安已后，未见宽猛之中。”兴大悦，拜华中书令。

兴如河东。时姚绪镇河东，兴待以家人之礼。下书封其先朝旧臣姚驴碓、赵恶地、王平、马万载、黄世等子为五等子男。命百僚举殊才异行之士，刑政有不便于时者，皆除之。兵部郎金城边熙上陈军令烦苛，宜遵简约。兴览而善之，乃依孙吴誓众之法以损益之。兴立律学于长安，召郡县散吏以授之。其通明者还之郡县，论决刑狱。若州郡县所不能决者，谏之廷尉。兴常临谘议堂听断疑狱，于时号无冤滞。

姚绪、姚硕德固让王爵，许之。绪、硕德威权日盛，兴恐奸佞小人沮惑之，乃简清正君子为之辅佐。

兴以司隶校尉郭抚、扶风太守强超、长安令鱼佩、槐里令彭明、仓部郎王年等清勤贞白，下书褒美，增抚邑一百户，赐超爵关内侯，佩等进位一级。

使硕德率陇右诸军伐乞伏乾归，兴潜军赴之，乾归败走，降其部众三万六千，收铠马六万匹。军无私掠，百姓怀之。兴进如枹罕，班赐王公以下，遍于卒伍。

兴之西也，没奕于密欲乘虚袭安定，长史皇甫序切谏乃止。于自恨失言，阴欲杀序。

乞伏乾归以穷蹙来降，拜镇远将军、河州刺史、归义侯，复以其部众配之。

兴下书，将帅遭大丧，非在疆场险要之所，皆听奔赴，及期，乃从王役。临戎遭丧，听假百日。若身为边将，家有大变，

交代未至，敢辄去者，以擅去官罪罪之。遣晋将军刘嵩等二百三十七人归于建鄴。

魏人袭没奕于，于弃其部众，率数千骑与赫连勃勃奔于秦州。魏军进次瓦亭，长安大震，诸城闭门固守。魏平阳太守贰尘入侵河东。兴于是练兵讲武，大阅于城西，于勇壮异者召入殿中。引见群臣于东堂，大议伐魏。群臣咸谏以为不可，兴不从。司隶姚显进曰：“陛下天下之镇，不宜亲行，可使诸将分讨，授以庙胜之策。”兴曰：“王者正以廓土靖乱为务，吾焉得而辞之！”

兴立其子泓为皇太子，大赦境内，赐男子为父后者爵一级。

遣姚平、狄伯支等率步骑四万伐魏，姚硕德、姚穆率步骑六万伐吕隆。平等军次河东，兴遣其光远党娥、立节雷星、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岭北突骑自和宁赴援，越骑校尉唐小方、积弩姚良国率关中劲卒为平后继，姚绪统河东见兵为前军节度，姚绍率洛东之兵，姚详率朔方见骑，并集平望，以会于兴。使没奕于权镇上邽，中军、广陵公敛权镇洛阳，姚显及尚书令姚晃辅其太子泓，入直西宫。

硕德至姑臧，大败吕隆之众，俘斩一万。隆将吕他等率众二万五千，以东苑来降。先是，秃发利鹿孤据西平，沮渠蒙逊据张掖，李玄盛据敦煌，与吕隆相持。至是，皆遣使降。

兴率戎卒四万七千，自长安赴姚平。平攻魏乾城，陷之，逐据柴壁。魏军大至，攻平，截汾水以守之。兴至蒲坂，惮而不进。

时硕德攻吕隆，抚纳夷夏，分置守宰，节粮积粟，为持久之计。隆惧，遂降。硕德军令齐整，秋毫无犯，祭先贤，礼儒哲，西土悦之。

姚平粮竭矢尽，将麾下三十骑赴汾水而死，狄伯支等十将

四万余人，皆为魏所擒。兴下书，军士战没者，皆厚加褒赠。魏军乘胜进攻蒲坂，姚绪固守不战，魏乃引还。

兴徙河西豪右万余户于长安。

晋辅国将军袁虔之、宁朔将军刘寿、冠军将军高长庆、龙骧将军郭恭等贰于桓玄，惧而奔兴。兴临东堂引见，谓虔之等曰：“桓玄虽名晋臣，其实晋贼，其才度定何如父也？能办成大事以不？”虔之曰：“玄籍世资，雄据荆、楚，属晋朝失政，遂偷窃宰衡。安忍无亲，多忌好杀，位不才授，爵以爱加，无公平之度，不如其父远矣。今既握朝权，必行篡夺，既非命世之才，正可为他人驱除耳。此天以机便授之陛下，愿速加经略，廓清吴、楚。”兴大悦，以虔之为大司农，余皆有拜授。虔之固让，请疆场自效，改授假节、宁南将军、广州刺史。

兴立其昭仪张氏为皇后，封子懿、弼、洸、宣、谏、悝、璞、质、逵、裕、国儿皆为公。遣其兼大鸿胪梁斐，以新平张构为副，拜秃发傉檀车骑将军、广武公，沮渠蒙逊镇西将军、沙州刺史、西海侯，李玄盛安西将军、高昌侯。

兴遣镇远赵曜率众二万西屯金城，建节王松忿率骑助吕隆等守姑臧。松忿至魏安，为傉檀弟文真所围，众溃，执松忿，送于傉檀。傉檀大怒，送松忿还长安，归罪文真，深自陈谢。

兴下书，录马嵬战时将吏，尽擢叙之，其堡户给复二十年。

兴性俭约，车马无金玉之饰，自下化之，莫不敦尚清素。然好游田，颇损农要。京兆杜挺以仆射齐难无匡辅之益，著《丰草诗》以箴之，冯翊相云作《德猎赋》以讽焉。兴皆览而善之，赐以金帛，然终弗能改。

晋顺阳太守彭泉以郡降兴，兴遣杨佛嵩率骑五千，与其荆州刺史赵曜迎之，遂寇陷南乡，擒建威将军刘嵩，略地至于梁国而归。又遣其兼散骑常侍席确诣凉州，征吕隆弟超入侍，隆

遣之。吕隆惧秃发僭檀之逼，表请内徙。兴遣齐难及镇西姚诘、镇远乞伏乾归、镇远赵曜等步骑四万，迎隆于河西。难至姑臧，以其司马王尚行凉州刺史，配兵三千镇姑臧，以将军阎松为仓松太守，郭将为番禾太守，分戍二城，徙隆及其宗室僚属于长安。沮渠蒙逊遣弟如子贡其方物。王尚绥抚遗黎，导以信义，百姓怀其惠化，翕然归之。北部鲜卑并遣使贡款。

桓玄遣使来聘，请辛恭靖、何澹之。兴留恭靖而遣澹之，谓曰：“桓玄不推计历运，将图篡逆，天未忘晋，必将有义举，以吾观之，终当倾覆。卿今驰往，必逢其败，相见之期，迟不云远。”初，恭靖至长安，引见兴而不拜，兴曰：“朕将任卿以东南之事。”靖曰：“我宁为国家鬼，不为羌贼臣。”兴怒，幽之别室。至是，恭靖亦逾墙遁归。

兴遣其将姚硕德、姚斂成、姚寿都等率众三万，伐杨盛于仇池。寿都等入自宕昌，斂成从下辩而进。盛遣其弟寿距成，从子斌距都。都逆击擒之，尽俘其众。杨寿等惧，率众请降。硕德还师。

晋汝南太守赵策委守奔于兴。

兴如赵道园，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。罗什通辩夏言，寻览旧经，多有乖谬，不与胡本相应。兴与罗什及沙门僧略、僧迁、道树、僧睿、道坦、僧肇、昙顺等八百余人，更出大品，罗什持胡本，兴执旧经，以相考校，其新文异旧者皆会于理义。续出诸经并诸论三百余卷。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。兴既托意于佛道，公卿已下莫不钦附，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。起浮图于永贵里，立波若台于中宫，沙门坐禅者恆有千数。州郡化之，事佛者十室而九矣。

使姚硕德及冠军徐洛生等伐仇池，又遣建武赵琨自宕昌而进，遣其将斂俱寇汉中。

时刘裕诛桓玄，迎复安帝，玄卫将军、新安王桓谦，临原王桓怡，雍州刺史桓蔚，左卫将军桓谧，中书令桓胤，将军何澹之等奔于兴。刘裕遣大参军衡凯之诣姚显，请通和，显遣吉默报之，自是聘使不绝。晋求南乡诸郡，兴许之。群臣咸谏以为不可，兴曰：“天下之善一也，刘裕拔萃起微，匡辅晋室，吾何惜数郡而不成其美乎！”遂割南乡、顺阳、新野、舞阴等十二郡归于晋。

姚硕德等频败杨盛，盛惧，请降，遣子难当及僚佐子弟数十人为质，硕德等引还。署盛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益、宁州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开府、益州牧、武都侯。敛俱陷城固，徙汉中流人郭陶等三千余家于关中。

兴班告境内及在朝文武，立名不得犯叔父绪及硕德之名，以彰殊礼。兴谦恭孝友，每见绪及硕德，如家人之礼，整服倾悚，言则称字，车马服玩，必先二叔，然后服其次者，朝廷大政，必谘之而后行。

太史令郭馨言于兴曰：“戌亥之岁，当有孤寇起于西北，宜慎其锋。起兵如流沙，死者如乱麻，戎马悠悠会陇头，鲜卑、乌丸居不安，国朝疲于奔命矣。”时所在有泉水涌出，传云饮则愈病，后多无验。屡有妖人自称神女，戮之乃止。

兴大阅，自杜邮至于羊牧。兴以姚硕德来朝，大赦其境内。及硕德归于秦州，兴送之，及雍乃还。

秃发傉檀献兴马三千匹，羊三万头。兴以为忠于己，乃署傉檀为凉州刺史，征凉州刺史王尚还长安。凉州人申屠英等二百余人，遣主簿胡威诣兴，请留尚，兴弗许。引威见之，威流涕谓兴曰：“臣州奉国五年，王威不接，衔胆栖冰、孤城独守者，仰恃陛下威灵，俯杖良牧惠化。忽违天人之心，以华土资狄。若辱檀才望应代，臣岂敢言。窃闻乃以臣等贸马三千匹，

羊三万口，如所传实者，是为弃人贵畜。苟以马供军国，直烦尚书一符，三千余家户输一匹，朝下夕办，何故以一方委此奸胡！昔汉武倾天下之资，开建河西，隔绝诸戎，断匈奴右臂，所以终能屠大宛王毋寡。今陛下方布政玉门，流化西域，奈何以五郡之地资之豸严犹，忠诚华族弃之虐虜！非但臣州里涂炭，惧方为圣朝吁食之忧。”兴乃遣西平人车普驰止王尚，又遣使喻偃檀。会偃檀已至姑臧，普以状先告之。偃檀惧，胁遣王尚，遂入姑臧。

尚既至长安，坐匿吕氏宫人，擅杀逃人薄禾等，禁止南台。凉州别驾宗敞、治中张穆、主簿边宪、胡威等上疏理尚曰：

臣州荒裔，邻带寇仇，居泰无垂拱之安，运否离倾覆之难。自张氏颓基，德风绝而莫扇；吕数将终，泉鸮以之翻翔。群生婴罔极之痛，西夏有焚如之祸。幸皇鉴降眷，纯风远被。刺史王尚受任垂灭之州，策成难全之际，轻身率下，躬俭节用，劳逸丰约，与众同之，劝课农桑，时无废业。然后振王威以扫不庭，回天波以荡氛秽。则群逆冰摧，不俟硃阳之曜；若秋霜陨箨，岂待劲风之威。何定远之足高，营平之独美！经始甫尔，会朝算改授，使希世之功不终于必成，易失之机践之而莫展。当其时而明其事者，谁不慨然！

既远役遐方，劬劳于外，虽效未酬恩，而在公无阙。自至京师，二旬于今，出车之命莫逮，萋斐之责惟深。以取吕氏宫人裴氏及杀逃人薄禾等为南台所禁，天鉴玄镜，暂免囹圄，讥绳之文，未离简墨。裴氏年垂知命，首发二毛，嫠居本家，不在尚室，年迈姿陋，何用送为！边籓要捍，众力是寄，禾等私逃，罪应宪墨，以杀止杀，安边之义也。假若以不送裴氏为罪者，正阙奚官之一女子耳。论勋则功重，言瑕则过微。而执宪吹毛求疵，忘劳记过，斯先哲所以泣血于当年，微臣所以仰天

而洒泪。

且尚之奉国，历事二朝，能否效于既往，优劣简在圣心，就有微过，功足相补，宜弘罔极之施，以彰覆载之恩。

臣等生自西州，无翰飞之翼，久沈伪政，绝进趣之途。及皇化既沾，投竿之心冥发，遂策名委质，位忝吏端。主辱臣忧，故重茧披款，惟陛下亮之。

兴览之大悦，谓其黄门侍郎姚文祖曰：“卿知宗敞乎？”文祖曰：“与臣州里，西方之英隽。”兴曰：“有表理王尚，文义甚佳，当王尚研思耳。”文祖曰：“尚在南台，禁止不与宾客交通，敞寓于杨桓，非尚明矣。”兴曰：“若尔，桓为措思乎？”文祖曰：“西方评敞甚重，优于杨桓。敞昔与吕超周旋，陛下试可问之。”兴因谓超曰：“宗敞文才何如？可是谁辈？”超曰：“敞在西土，时论甚美，方敞魏之陈、徐，晋之潘、陆。”即以表示超曰：“凉州小地，宁有此才乎？”超曰：“臣以敞余文比之，未足称多。琳琅出于昆岭，明珠生于海滨，若必以地求人，则文命大夏之弃夫，姬昌东夷之宾士。但当问其文彩何如，不可以区宇格物。”兴悦，赦尚之罪，以为尚书。

## 载记第十八

### 姚兴下

晋义熙二年，平北将军、梁州督护苻宣入汉中，兴梁州别驾吕营、汉中徐逸、席难起兵应宣，求救于杨盛。盛遣军临沔口，南梁州刺史王敏退守武兴。杨盛复通于晋。

兴以太子泓录尚书事。

慕容超司徒、北地王钟，右仆射、济阳王嶷，高都公始，皆来奔。

华山郡地涌沸，广袤百余步，烧生物皆熟，历五月乃止。

赫连勃勃杀高平公没奕于，收其众以叛。

先是，魏主拓跋珪送马千匹，求婚于兴，兴许之。以魏别立后，遂绝婚，故有柴壁之战。至是，复与魏通和，魏放狄伯支、姚伯禽、唐小方、姚良国、康宦还长安，皆复其爵位。

时秃发傉檀、沮渠蒙逊迭相攻击，傉檀遂东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，奚念阻河以叛。

蜀谯纵遣使称藩，请桓谦，欲令顺流东伐刘裕。兴以问谦，谦请行，遂许之。

使中军姚弼、后军敛成、镇远乞伏乾归等率步骑三万伐傉檀，左仆射齐难等率骑二万讨勃勃。吏部尚书尹昭谏曰：“傉檀恃远，轻敢违逆，宜诏蒙逊及李玄盛，使自相攻击。待其毙

也，然后取之，此卞庄之举也。”兴不从。勃勃退保河曲。弼济自金城，弼部将姜纪言于弼曰：“今王师声讨勃勃，僂檀犹豫，未为严防，请给轻骑五千，掩其城门，则山泽之人皆为吾有，孤城独立，坐可克也。”弼不从，进拔昌松，长驱至姑臧。僂檀婴城固守，出其兵击弼，弼败，退据西苑。兴又遣卫大将军姚显率骑二万，为诸军节度。至高平，闻弼败绩，兼道赴之，抚慰河外，率众而还。僂檀遣使人徐宿诣兴谢罪。

齐难为勃勃所擒。兴遣平北姚冲、征虏狄伯支、辅国敛曼嵬、镇东杨佛嵩率骑四万讨勃勃。冲次于岭北，欲回师袭长安，伯支不从，乃止，惧其谋泄，遂鸩杀伯支。

时王师伐谯纵，大败之，纵遣使乞师于兴。兴遣平西姚赏、南梁州刺史王敏率众二万救之，王师引还。纵遣使拜师，仍贡其方物。兴遣其兼司徒韦华持节策拜纵为大都督、相国、蜀王，加九锡，备物典策一如魏、晋故事，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仪。

兴自平凉如朝那，闻冲谋逆，以其弟中最少，雄武绝人，犹欲隐忍容之。敛成泣谓兴曰：“冲凶险不仁，每侍左右，臣常寝不安席，愿早为之所。”兴曰：“冲何能为也！但轻害名将，吾欲明其罪于四海。”乃下书赐冲死，葬以庶人之礼。

晋河间王子国璠、章武王子叔道来奔，兴谓之曰：“刘裕匡复晋室，卿等何故来也”国璠等曰：“裕与不逞之徒削弱王室，宗门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。是避之来，实非诚款，所以避死耳。”兴嘉之，以国璠为建义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叔道为平南将军、兖州刺史，赐以甲第。

兴如贰城，将讨赫连勃勃，遣安远姚详及敛曼嵬、镇军彭白狼分督租运。诸军未集而勃勃骑大至，兴欲留步军，轻如嵬营。众咸惶惧，群臣固以为不可，兴弗纳。尚书郎韦宗希旨劝兴行。兰台侍御史姜楞越次而进曰：“韦宗倾险不忠，沮败国

计，宜先腰斩以谢天下。脱车驾动轶，六军骇惧，人无守志，取危之道也，宜遣单使以征详等。”兴默然。右仆射韦华等谏曰：“若车骑轻动，必不战自溃，嵬营亦未必可至，惟陛下图之。”兴乃遣左将军姚文宗率禁兵距战，中垒齐莫统氏兵以继之。文宗与莫皆勇果兼人，以死力战，勃勃乃退。留禁兵五千配姚详守贰城，兴还长安。

谯纵遣其侍中谯良、太常杨轨朝于兴，请大举以寇江东。遣其荆州刺史桓谦、梁州刺史谯道福率众二万东寇江陵。兴乃遣前将军苟林率骑会之。谦屯枝江，林屯江津。谦，江左贵族，部曲遍于荆、楚，晋之将士皆有叛心。荆州刺史刘道规大惧，婴城固守。雍州刺史鲁宗之率襄阳之众救之，道规乃留宗之守江陵，率军逆战。谦等舟师大盛，兼列步骑以待之。大战枝江，谦败绩，乘轻舸奔就苟林，晋人获而斩之。苟林惧而引归。

兴以国用不足，增关津之税，盐竹山木皆有赋焉。群臣咸谏，以为天殖品物以养群生，王者子育万邦，不宜节约以夺其利。兴曰：“能逾关梁通利于山水者，皆豪富之家。吾损有余以裨不足，有何不可！”乃遂行之。

兴从朝门游于文武苑，及昏而还，将自平朔门入。前驱既至，城门校尉王满聪被甲持杖，闭门距之，曰：“今已昏暗，奸良不辨，有死而已，门不可开。”兴乃回从朝门而入。旦而召满聪，进位二等。

乞伏乾归以众叛，攻陷金城，执太守任兰。兰厉色责乾归以背恩违义，乾归怒而囚之，兰遂不食而死。

赫连勃勃遣其将胡金纂将万余骑攻平凉。兴如贰城，因救平凉，纂众大溃，生擒纂。勃勃遣兄子提攻陷定阳，执北中郎将姚广都。兴将曹炽、曹云、王肆佛等各将数千户避勃勃内徙，兴处佛于湟山泽，炽、云于陈仓。勃勃寇陇右，攻白崖堡，破

之，遂趣清水。略阳太守姚寿都委守奔秦州，勃勃又收其众而归。兴自安定追之，至寿渠川，不及而还。

初，天水人姜纪，吕氏之叛臣，阿谄奸诈，好问人之亲戚。兴子弼有宠于兴，纪遂倾心附之。弼时为雍州刺史，镇安定，与密谋还朝，令倾心事常山公显，树党左右。至是，兴以弼为尚书令、侍中、大将军。既居将相，虚襟引纳，收结朝士，势倾东宫，遂有夺嫡之谋矣。

兴以勃勃、乾归作乱西北，僣檀、蒙逊擅兵河右，畴咨将帅之臣，欲镇抚二方。陇东太守郭播言于兴曰：“岭北二州镇户皆数万，若得文武之才以绥抚之，足以靖塞奸略。”兴曰：“吾每思得廉颇、李牧镇抚四方，使便宜行事。然任非其人，恆致负败。卿试举之。”播曰：“清洁善抚边，则平陆子王元始；雄武多奇略，则建威王焕；赏罚必行，临敌不顾，则奋武彭蚝。”兴曰：“蚝令行禁止则有之，非绥边之才也。始、焕年少，吾未知其为人。”播曰：“广平公弼才兼文武，宜镇督一方，愿陛下远鉴前车，近悟后辙。”兴不从，以其太常索棱为太尉，领陇西内史，绥诱乾归。政绩既美，乾归感而归之。太史令任猗言于兴曰：“白气出于北方，东西竟天五百里，当有破军流血。”乞伏乾归遣使送所掠守宰，谢罪请降。兴以勃勃之难，权宜许之，假干归及其子炽磐官爵。

姚详时镇杏城，为赫连勃勃所逼，粮尽委守，南奔大苏。勃勃要之，众散，为勃勃所执。时遣卫大将军显迎详，详败，遂屯杏城，因令显都督安定岭北二镇事。

颍川太守姚平都自许昌来朝，言于兴曰：“刘裕敢怀奸计，屯聚芍陂，有扰边之志，宜遣烧之，以散其众谋。”兴曰：“裕之轻弱，安敢窥吾疆场！苟有奸心，其在子孙乎！”召其尚书杨佛嵩谓之曰：“吴儿不自知，乃有非分之意。待至孟冬，

当遣卿率精骑三万焚其积聚。”嵩曰：“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，当从肥口济淮，直趣寿春，举大众以屯城，纵轻骑以掠野，使淮南萧条，兵粟俱了，足令吴儿俯仰回惶，神爽飞越。”兴大悦。

时西胡梁国兒于平凉作寿冢，每将妻妾入冢饮宴，酒酣，升灵床而歌。时人或讥之，国兒不以为意。前后征伐，屡有大功，兴以为镇北将军，封平舆男，年八十余乃死。

时客星入东井，所在地震，前后一百五十六。兴公卿抗表请罪，兴曰：“灾谴之来，咎在元首；近代或归罪三公，甚无谓也。公等其悉冠履复位。”

仇池公杨盛叛，侵扰祁山。遣建威赵琨率骑五千为前锋，立节杨伯寿统步卒继之，前将军姚恢、左将军姚文宗入自鹫峡，镇西、秦州刺史姚嵩入羊头峡，右卫胡翼度从阴密出自汧城，讨盛。兴将轻骑五千，自雍赴之，与诸将军会于陇口。天水太守王松忿言于嵩曰：“先皇神略无方，威武冠世，冠军徐洛生猛毅兼人，佐命英辅，再入仇池，无功而还。非杨盛智勇能全，直是地势然也。今以赵琨之众，使君之威，准之先朝，实未见成功。使君具悉形便，何不表闻？”嵩不从。盛率众与琨相持，伯寿畏懦弗进，琨众寡不敌，为盛所败，兴斩伯寿而还。嵩乃具陈松忿之言，兴善之。

乾归为其下人所杀，子炽磐新立，群下咸劝兴取之。兴曰：“乾归先已返善，吾方当怀抚，因丧伐之，非朕本志也。”

以杨佛嵩都督岭北讨虏诸军事、安远将军、雍州刺史，率领北见兵以讨赫连勃勃。嵩发数日，兴谓群臣曰：“佛嵩骁勇果锐，每临敌对寇，不可制抑，吾常节之，配兵不过五千。今众旅既多，遇贼必败。今去已远，追之无及，吾深忧之。”其下咸以为不然。佛嵩果为勃勃所执，绝亢而死。

兴立昭仪齐氏为皇后。又下书以其故丞相姚绪、太宰姚硕德、太傅姚旻、大司马姚崇、司徒尹纬等二十四人配飨于菟庙。兴以大臣屡丧，令所司更详临赴之制。所司白兴，依故事东堂发哀。兴不从，每大臣死，皆亲临之。

姚文宗有宠于姚泓，姚弼深疾之，诬文宗有怨言，以侍御史廉桃生为证。兴怒，赐文宗死。是后群臣累足，莫敢言弼之短。

时貳县羌叛兴，兴遣后将军敛成、镇军彭白狼、北中郎将姚洛都讨之。敛成为羌所败，甚惧，诣赵兴太守姚穆归罪。穆欲送杀之，成怒，奔赫连勃勃。

兴遣姚绍与姚弼率禁卫诸军镇抚岭北。辽东侯弥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阴密，劫掠百姓。弼收亭地送之，杀其众七百余，徙二千余户于郑城。

弼宠爱方隆，所欲施行，无不信纳。乃以嬖人尹冲为给事黄门侍郎，唐盛为治书侍御史，左右机要，皆其党人，渐欲广树爪牙，弥缝其阙。右仆射梁喜、侍中任谦、京兆尹尹昭承间言于兴曰：“父子之际，人罕得而言。然君臣亦犹父子，臣等理不容默。并后匹嫡，未始不倾国乱家。广平公弼奸凶无状，潜有陵夺之志，陛下宠之不道，假其威权，倾险无赖之徒，莫不鳞凑其侧。市巷讽议，皆言陛下欲有废立之志。诚如此者，臣等有死而已，不敢奉诏。”兴曰：“安有此乎！”昭等曰：“若无废立之事，陛下爱弼，适所以祸之，愿去其左右，减其威权。非但弼有太山之安，宗庙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。”兴默然。

兴寝疾，妖贼李弘反于貳原，貳原氏仇常起兵应弘。兴舆疾讨之，斩常，执弘而还，徙常部人五百余户于许昌。

兴疾笃，其太子泓屯兵于东华门，侍疾于谏议堂。姚弼潜

谋为乱，招集数千人，被甲伏于其第。抚军姚绍及侍中任谦、右仆射梁喜、冠军姚赞、京兆尹尹昭、辅国敛曼嵬并典禁兵，宿卫于内。姚裕遣使告姚懿于蒲坂，并密信诸藩，论弼逆状。懿流涕以告将士曰：“上今寝疾，臣子所宜冠履不整。而广平公弼拥兵私第，不以忠于储宫，正是孤徇义亡身之日。诸君皆忠烈之士，亦当同孤徇斯举也。”将士无不奋怒攘袂曰：“惟殿下所为，死生不敢贰。”于是尽赦囚徒，散布帛数万匹以赐其将士，建牙誓众，将赴长安。镇东、豫州牧姚洸起兵洛阳，平西姚谌起兵于雍，将以赴泓之难。兴疾瘳，朝其群臣，征虓刘羌泣谓兴曰：“陛下寝疾数旬，奈何忽有斯事！”兴曰：“朕过庭无训，使诸子不穆，愧于四海。卿等各陈所怀，以安社稷。”尹昭曰：“广平公弼恃宠不虔，阻兵怀贰，自宜置之刑书，以明典宪。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者，且可削夺威权，使散居藩国，以纾窥窬之祸，全天性之恩。”兴谓梁喜曰：“卿以为何如？”喜曰：“臣之愚见，如昭所陈。”兴以弼才兼文武，未忍致法，免其尚书令，以将军、公就第。懿等闻兴疾瘳，各罢兵还镇。懿、恢及弟谌等皆抗表罪弼，请致之刑法，兴弗许。

时魏遣使聘于兴，且请婚。会平阳太守姚成都来朝，兴谓之曰：“卿久处东藩，与魏邻接，应悉彼事形。今来求婚，吾已许之，终能分灾共患，远相接援以不？”成都曰：“魏自柴壁克捷已来，戎甲未曾损失，士马桓桓，师旅充盛。今修和亲，兼婚姻之好，岂但分灾共患而已，实亦永安之福也。”兴大悦，遣其吏部郎严康报聘，并致方物。

时姚懿、姚洸、姚宣、姚谌来朝，使姚裕言于兴曰：“懿等今悉在外，欲有所陈。”兴曰：“汝等正欲道弼事耳，吾已知之。”裕曰：“弼苟有可论，陛下所宜垂听。若懿等言违大义，便当肆之刑辟，奈何距之！”于是引见谘议堂。宣流涕曰：

“先帝以大圣起基，陛下以神武定业，方隆七百之祚，为万世之美，安可使弼谋倾社稷。宜委之有司，肃明刑宪。臣等敢以死请。”兴曰：“吾自处之，非汝等所忧。”先是，大司农襄温、司徒左长史王弼皆有密表，劝兴废立。兴虽不从，亦不以为责。抚军东曹属姜虬上疏曰：“广平公弼怀奸积年，谋祸有岁，倾谄群竖为之画足，衅成逆著，取嗤戎裔。文王之化，刑于寡妻；圣朝之乱，起自爱子。今虽欲含忍其瑕，掩蔽其罪，而逆党犹繁，扇惑不已，弼之乱心其可革耶！宜斥散凶徒，以绝祸始。”兴以虬表示梁喜曰：“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儿为口实，将何以处之？”喜曰：“信如虬言，陛下宜早裁决。”兴默然。

太子詹事王周亦虚襟引士，树党东宫，弼恶之，每规陷害周。周抗志确然，不为之屈。兴嘉其守正，以周为中书监。

兴如三原，顾谓群臣曰：“古人有言，关东出相，关西出将，三秦饶俊异，汝颖多奇士。吾应天命，跨据中原，自流沙已东，淮、汉已北，未尝不倾己招求，冀匡不逮。然明不照下，弗感悬鱼。至于智效一官，行著一善，吾历级而进之，不使有后门之叹。卿等宜明扬仄陋，助吾举之。”梁喜对曰：“奉旨求贤，弗曾休倦，未见儒亮大才王佐之器，可谓世之乏贤。”兴曰：“自古霸王之起也，莫不将则韩、吴，相兼萧、邓，终不采将于往贤，求相于后哲。卿自识拔不明，求之不至，奈何厚诬四海乎！”群臣咸悦。

晋荆州刺史司马休之据江陵，雍州刺史鲁宗之据襄阳，与刘裕相攻，遣使求援。兴遣姚弋王、司马国璠率骑八千赴之。

弼恨姚宣之毁己，遂谮宣于兴。会宣司马权不至长安，兴责丕以无匡辅之益，将戮之。丕性倾巧，因诬宣罪状。兴大怒，遂收宣于杏城，下狱，而使弼将三万人镇秦州。尹昭言于兴曰：“广平公与皇太子不平，握强兵于外，陛下一旦不讳，恐社

稷必危。小不忍以致大乱者，陛下之谓也。”兴弗纳。赫连勃勃攻杏城，兴又遣弼救之，至冠泉而杏城陷。兴如北地，弼次于三树，遣弼及敛曼嵬向新平，兴还长安。

姚成王至于南阳，司马休之等为刘裕所败，引归。休之、宗之等遂与谯王文思，新蔡王道赐，宁朔将军、梁州刺史马敬，辅国将军、竟陵太守鲁轨，宁朔将军、南阳太守鲁范奔于兴。

勃勃遣其将赫连建率众寇贰县，数千骑入平凉。姚恢与建战于五井，平凉太守姚兴都为建所获，遂入新平。姚弼讨之，战于龙尾堡，大破之，擒建，送于长安。初，勃勃攻彭双方于石堡，方力战距守，积年不能克。至是，闻建败，引归。

休之等至长安，兴谓之曰：“刘裕崇奉晋帝，岂便有阙乎？”休之曰：“臣前下都，琅邪王德文泣谓臣曰：‘刘裕供御主上，克薄奇深。’以事势推之，社稷之忧方未可测。”兴将以休之为荆州刺史，任以东南之事。休之固辞，请与鲁宗之等扰动襄阳、淮、汉。乃以休之为镇南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宗之等并有拜授。休之将行，侍御史唐盛言于兴曰：“符命所记，司马氏应复河、洛。休之既得濯鳞南翔，恐非复池中之物，可以崇礼，不宜放之。”兴曰：“司马氏脱如所记，留之适足为患。”遂遣之。

扬武、安乡侯康宦驱略白鹿原氏胡数百家奔上洛，太守宋林距之。商洛人黄金等起义兵以掎宦，宦乃率众归罪。兴赦之，复其爵位。

时白虹贯日，有术人言于兴曰：“将有不祥之事，终当自消。”时兴药动，姚弼称疾不朝，集兵于第。兴闻之怒甚，收其党殿中侍御史唐盛、孙玄等杀之。泓言于兴曰：“臣诚不肖，不能训诤于弟，致弼构造是非，仰惭天日，陛下若以臣为社稷之忧，除臣而国宁，亦家之福也。若垂天性之恩，不忍加臣刑

戮者，乞听臣守籓。”兴惨然改容，召姚赞、梁喜、尹昭、敛曼嵬于谏议堂，密谋收弼。时姚绍屯兵雍城，驰遣告之，数日不决。弼党凶惧。兴虑其为变，乃收弼，囚之中曹，穷责党与，将杀之。泓流涕固请之，乃止。兴谓梁喜曰：“泓天心平和，性少猜忌，必能容养群贤，保全吾子。”于是皆赦弼党。

灵台令张泉又言于兴曰：“荧惑入东井，旬纪而返，未余月，复来守心。王者恶之，宜修仁虚己，以答天谴。”兴纳之。

正旦，兴朝群臣于太极前殿，沙门贺僧恸泣不能自胜，众咸怪焉。贺僧者，莫知其所从来也，言事皆有效验，兴甚神礼之，常与隐士数人预于宴会。

兴如华阴，以泓监国，入居西宫。因疾笃，还长安。泓欲出迎，其宫臣曰：“今主上疾笃，奸臣在侧，广平公每希顛非常，变故难测。今殿下若出，进则不得见主上，退则有弼等之祸，安所归乎！自宜深抑情礼，以宁宗社。”泓从之，乃拜迎于黄龙门樽下。弼党见兴升舆，咸怀危惧。尹冲等先谋欲因泓出迎害之，尚书姚沙弥曰：“若太子有备，不来迎侍，当奉乘舆直趣公第。宿卫者闻上在此，自当来奔，谁与太子守乎！吾等以广平公之故，陷身逆节。今以乘舆南幸，自当是杖义之理，匪但救广平之祸，足可以申雪前愆。”冲等不从，欲随兴入殿中作乱，复未知兴之存亡，疑而不发。兴命泓录尚书事，使姚绍、胡翼度典兵禁中，防制内外，遣敛曼嵬收弼第中甲杖，内之武库。

兴疾转笃，兴妹伪南安长公主问疾，不应。兴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愔曰：“上已崩矣，宜速决计。”于是愔与其属率甲士攻端门，殿中上将军敛曼嵬勒兵距战，右卫胡翼度率禁兵闭四门。愔等遣壮士登门，缘屋而入，及于马道。泓时侍疾于谏议堂，遣敛曼嵬率殿中兵登武库距战，太子右卫率姚和都率东宫

兵入屯马道南。愔等既不得进，遂烧端门。兴力疾临前殿，赐粥死。禁兵见兴，喜跃，贯甲赴贼，贼众骇扰。和都勒东宫兵自后击之，愔等奔溃，逃于骊山，愔党吕隆奔雍，尹冲等奔于京师。兴引绍及赞、梁喜、尹昭、敛曼嵬入内寝，受遗辅政。义熙十二年，兴死，时年五十一，在位二十二年。伪谥文桓皇帝，庙号高祖，墓曰偶陵。

尹纬，字景亮，天水人也。少有大志，不营产业。身長八尺，腰帶十围，魁梧有爽气。每览书传至宰相立勋之际，常辍书而叹。苻坚以尹赤之降姚襄，诸尹皆禁锢不仕。纬晚乃为吏部令史，风志豪迈，郎皆惮之。坚末年，祲星见于东井，纬知坚将灭，喜甚，向天再拜，既而流涕长叹。友人略阳桓识怪而问之，纬曰：“天时如此，正是霸王龙飞之秋，吾徒杖策之日。然知己难遭，恐不得展吾才志，是以欣惧交怀。”

及姚萇奔马牧，纬与尹详、庞演等扇动群豪，推萇为盟主，遂为佐命元功。萇既败苻坚，遣纬说坚，求禅代之事。坚问纬曰：“卿于朕何官？”纬曰：“尚书令史。”坚叹曰：“宰相之才也，王景略之侑。而朕不知卿，亡也不亦宜乎！”

纬性刚简清亮，慕张子布之为人。冯翊段铿性倾巧，萇爱其博识，引为侍中。纬固谏以为不可，萇不从。纬屡众中辱铿，铿心不平之。萇闻而谓纬曰：“卿性不好学，何为憎学者？”纬曰：“臣不憎学，憎铿不正耳。”萇因曰：“卿好不自知，每比萧何，真何如也？”纬曰：“汉祖与萧何俱起布衣，是以相贵。陛下起贵中，是以贱臣。”萇曰：“卿实不及，胡为不也？”纬曰：“陛下何如汉祖？”萇曰：“朕实不如汉祖，卿远萧何，故不如甚也。”纬曰：“汉祖所以胜陛下者，以能远段铿之徒故耳。”萇默然，乃出铿为北地太守。

萇死，纬与姚兴灭苻登，成兴之业，皆纬之力也。历辅国

将军、司隶校尉、尚书左右仆射、清河侯。

纬友人陇西牛寿率汉中流人归兴，谓纬曰：“足下平生自谓：‘时明也，才足以立功立事；道消也，则追二疏、殊云，发其狂直，不能如胡广之徒涇隆随俗。’今遇其时矣，正是垂名竹素之日，可不勉欤！”纬曰：“吾之所庶几如是，但未能委宰衡于夷吾，识韩信于羁旅，以斯为愧耳。立功立事，窃谓未负昔言。”兴闻而谓纬曰：“君之与寿言也，何其诞哉！立功立事，自谓何如古人？”纬曰：“臣实未愧古人。何则？遇时来之运，则辅翼太祖，建八百之基。及陛下龙飞之始，翦灭苻登，荡清秦、雍，生极端右，死飨庙庭，古之君子，正当尔耳。”兴大悦。及死，兴甚悼之，赠司徒，谥曰忠成侯。

## 载记第十九

### 姚泓

姚泓，字元子，兴之长子也。孝友宽和，而无经世之用，又多疾病，兴将以为嗣而疑焉。久之，乃立为太子。兴每征伐巡游，常留总后事。博学善谈论，尤好诗咏。尚书王尚、黄门郎段章、尚书郎富允文以儒术侍讲，胡义周、夏侯稚以文章游集。时尚书王敏、右丞郭播以刑政过宽，议欲峻制，泓曰：“人情挫辱，则壮厉之心生；政教烦苛，则苟免之行立。上之化下，如风靡草。君等参赞朝化，弘昭政轨，不务仁恕之道，惟欲严法酷刑，岂是安上驭下之理乎！”敏等遂止。泓受经于博士淳于岐。岐病，泓亲诣省疾，拜于床下。自是公侯见师傅皆拜焉。

兴之如平凉也，冯翊人刘厥聚众数千，据万年以叛。泓遣镇军彭白狼率东宫禁兵讨之，斩厥，赦其余党。诸将咸劝泓曰：“殿下神算电发，荡平丑逆，宜露布表言，广其首级，以慰远近之情。”泓曰：“主上委吾后事，使式遏寇逆。吾绥御失和，以长奸寇，方当引咎责躬，归罪行间，安敢过自矜诞，以重罪责乎！”其右仆射韦华闻而谓河南太守慕容筑曰：“皇太子实有恭惠之德，社稷之福也。”其弟弼有夺嫡之谋，泓恩抚如初，未尝见于色。姚绍每为弼羽翼，泓亦推心宗事，弗以为

嫌。及僭立，任绍以兵权，绍亦感而归诚，卒守其忠烈。其明识宽裕，皆此类也。

兴既死，秘不发丧。南阳公姚愔及大将军尹元等谋为乱，泓皆诛之。命其齐公姚恢杀安定太守吕超，恢久乃诛之。泓疑恢有阴谋，恢自是怀贰，阴聚兵甲焉。泓发丧，以义熙十二年僭即帝位，大赦殊死已下，改元永和，庐于谏议堂。既葬，乃亲庶政，内外百僚增位一等，令文武各尽直言，政有不便于时，事有光益宗庙者，极言勿有所讳。

初，兴徙李闰羌三千家于安定，寻徙新支。至是，羌酋党容率所部叛还，遣抚军姚赞讨之。容降，徙其豪右数百户于长安，余遣还李闰。北地太守毛雍据赵氏坞以叛于泓，姚绍讨擒之。姚宣时镇李闰，未知雍败，遣部将姚佛生等来卫长安。众既发，宣参军韦宗奸谄好乱，说宣曰：“主上初立，威化未著，勃勃强盛，侵害必深，本朝之难未可弭也。殿下居维城之任，宜深虑之。邢望地形险固，总三方之要，若能据之，虚心抚御，非但克固维城，亦霸王之业也。”宣乃率户三万八千，弃李闰，南保邢望。宣既南移，诸羌据李闰以叛，绍进讨破之。宣诣绍归罪，绍怒杀之。初，宣在邢望，泓遣姚佛生谕宣，佛生遂赞成宣计。绍数其罪，又戮之。

泓下书，士卒死王事，赠以爵位，永复其家。将封宫臣十六人五等子男，姚赞谏曰：“东宫文武，自当有守忠之诚，未有赫然之效，何受封之多乎？”泓曰：“悬爵于朝，所以惩劝来效，标明盛德。元子遭家不造，与宫臣同此百忧，独享其福，得不愧于心乎！”赞默然。姚绍进曰：“陛下不忘报德，封之是也，古者敬其事，命之以始，可须来春，然后议之。”乃止。并州、定阳、贰城胡数万落叛泓，入于平阳，攻立义姚成都于匈奴堡，推匈奴曹弘为大单于，所在残掠。征东姚懿自蒲坂讨

弘，战于平阳，大破之，执弘，送于长安，徙其豪右万五千落于雍州。

仇池公杨盛攻陷祁山，执建节王总，遂逼秦州。泓遣后将军姚平救之，盛引退。姚嵩与平追盛及于竹岭，姚赞率陇西太守姚秦都、略阳太守王焕以禁兵赴之。赞至清水，嵩为盛所败，嵩及秦都、王焕皆战死。赞至秦州，退还仇池。先是，天水冀县石鼓鸣，声闻数百里，野雉皆雊。秦州地震者三十二，殷殷有声者八，山崩舍坏，咸以为不祥。及嵩将出，群僚固谏止之。嵩曰：“若有不祥，此乃命也，安所逃乎！”遂及于难。识者以为秦州泓之故乡，将灭之征也。

赫连勃勃攻陷阴密，执秦州刺史姚军都，坑将士五千余人。军都真目厉声数勃勃残忍之罪，不为之屈，勃勃怒而杀之。勃勃既克阴密，进兵侵雍，岭北杂户悉奔五将山。征北姚恢弃安定，率户五千奔新平，安定人胡俨、华韬等率众距恢，恢单骑归长安。立节弥姐成、建武裴岐为俨所杀，镇西姚谦镇东走。勃勃遂据雍，抄掠郿城。姚绍及征虏尹昭、镇军姚洽等率步骑五万讨勃勃，姚恢以精骑一万继之。军次横水，勃勃退保安定，胡俨闭门距之，杀鲜卑数千人，据安定以降。绍进兵蹙勃勃，战于马鞍坂，败之，追至朝那，不及而还。

杨盛遣兄子倦入寇长蛇。平阳氏苟渴聚众千余，据五丈原以叛，遣镇远姚万、恢武姚难讨之，为渴所败。姚谦讨渴，擒之。泓使辅国敛曼嵬、前将军姚光儿讨杨倦于陈仓，倦奔于散关。勃勃遣兄子提南侵池阳，车骑姚裕、前将军彭白狼、建义蛇玄距却之。

寻而晋太尉刘裕总大军伐泓，次于彭城，遣冠军将军檀道济、龙骧将军王镇恶入自淮、肥，攻漆丘、项城，将军沈林子自汴入河，攻仓垣。泓将王苟生以漆丘降镇恶，徐州刺史姚掌

以项城降道济，王师遂入颍口，所至多降服。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，道济攻破之，缚遵而致诸军门。遵厉色曰：“古之王者伐国，待士以礼。君奈何以不义行师，待国士以非礼乎。”道济怒杀之。姚绍闻王师之至，还长安，言于泓曰：“晋师已过许昌，豫州、安定孤远，卒难救卫，宜迁诸镇户内实京畿，可得精兵十万，足以横行天下。假使二寇交侵，无深害也。如其不尔，晋侵豫州，勃勃寇安定者，将若之何！事机已至，宜在速决。”其左仆射梁喜曰：“齐公恢雄勇有威名，为岭北所惮，镇人已与勃勃深仇，理应守死无贰，勃勃终不能弃安定远寇京畿。若无安定，虜马必及于郿、雍。今关中兵马足距晋师，岂可未有忧危先自削损也。”泓从之。吏部郎懿横密言于泓曰：“齐公恢于广平之难有忠勋于陛下，自陛下龙飞绍统，未有殊赏以答其意。今外则致之死地，内则不豫朝权，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，欲思南迁者十室而九，若拥精兵四万，鼓行而向京师，得不为社稷之累乎！宜征还朝廷，以慰其心。”泓曰：“恢若怀不逞之心，征之适所以速祸耳。”又不从。

王师至成皋，征南姚洸时镇洛阳，驰使请救。泓遣越骑校尉阎生率骑三千以赴之，武卫姚益男将步卒一万助守洛阳，又遣征东、并州牧姚懿南屯陕津为之声援。洸部将赵玄说洸曰：“今寇逼已深，百姓骇惧，众寡势殊，难以应敌。宜摄诸戍兵士，固守金墉，以待京师之援，不可出战。如脱不捷，大事去矣。金墉既固，师无损败，吴寇终不敢越金墉而西。困之于坚城之下，可以坐制其弊。”时洸司马姚禹潜通于道济，主簿阎恢、杨虔等皆禹之党，嫉玄忠诚，咸共毁之，固劝洸出战。洸从之，乃遣玄率精兵千余南守柏谷坞，广武石无讳东戍巩城，以距王师。玄泣谓洸曰：“玄受三帝重恩，所守正死耳。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，为奸孽所误，后必悔之，但无及耳。”会阳

城及成皋、荥阳、武牢诸城悉降，道济等长驱而至。无讳至石关，奔还。玄与晋将毛德祖战于柏谷，以众寡而败，被疮十余，据地大呼，玄司马騫鉴冒刃抱玄而泣，玄曰：“吾疮已重，君宜速去。”鉴曰：“若将军不济，当与俱死，去将安之！”皆死于阵。姚禹逾城奔于王师。道济进至洛阳、洸惧，遂降。时阎生至新安，益男至湖城，会洛阳已没，遂留屯不进。

姚懿嶮薄，惑于信受，其司马孙暢奸巧倾佞，好乱乐祸，劝懿袭长安，诛姚绍，废泓自立。懿纳之，乃引兵至陕津，散谷以赐河北夷夏，欲虚损国储，招引和戎诸羌，树已私惠。懿左常侍张敞、侍郎左雅固谏懿曰：“殿下以母弟之亲，居分陕之重，安危休戚，与国共之。汉有七国之难，实赖梁王。今吴寇内侵，四州倾没，西虜扰边，秦、凉覆败，朝廷之危有同累卵，正是诸侯勤王之日。谷者，国之本也，而今散之。若朝廷问殿下者，将何辞以报？”懿怒，笞而杀之。泓闻之，召姚绍等密谋于朝堂。绍曰：“懿性识鄙近，从物推移，造成此事，惟当孙暢耳。但驰使征暢，遣抚军赞据陕城，臣向潼关为诸军节度，若暢奉诏而至者，臣当遣懿率河东见兵共平吴寇。如其逆衅已成，违距诏敕者，当明其罪于天下，声鼓以击之。”泓曰：“叔父之言，社稷之计也。”于是遣姚赞及冠军司马国璠、建义蛇玄屯陕津，武卫姚驴屯潼关。

懿遂举兵僭号，传檄州郡，欲运匈奴堡谷以给镇人。宁东姚成都距之，懿乃卑辞招诱，深自结托，送佩刀为誓，成都送以呈泓。懿又遣骁骑王国率甲士数百攻成都，成都擒国，囚之，遣让懿曰：“明公以母弟之亲，受推毂之寄，今社稷之危若缀旒然，宜恭恪忧勤，匡辅王室。而更包藏奸宄，谋危宗庙，三祖之灵岂安公乎！此镇之粮，一方所寄，镇人何功，而欲给之！王国为蛇画足，国之罪人，已就囚执，听诏而戮之。成都方

纠合义众，以愆明公之罪，复须大兵悉集，当与明公会于河上。“乃宣告诸城，勉以忠义，厉兵秣马，征发义租。河东之兵无诣懿者，懿深患之。临晋数千户叛应懿。姚绍济自薄津，击临晋叛户，大破之，懿等震惧。镇人安定郭纯、王奴等率众围懿。绍入于蒲坂，执懿囚之，诛孙畅等。

泓以内外离叛，王师渐逼，岁旦朝群臣于其前殿，凄然流涕，群臣皆泣。时征北姚恢率安定镇户三万八千，焚烧室宇，以车为方阵，自北雍州趣长安，自称大都督、建义大将军，移檄州郡，欲除君侧之恶。扬威姜纪率众奔之。建节彭完都闻恢将至，弃阴密，奔还长安。恢至新支，姜纪说恢曰：“国家重将在东，京师空虚，公可轻兵径袭，事必克矣。”恢不从，乃南攻郿城。镇西姚谌为恢所败，恢军势弥盛，长安大震。泓驰使征绍，遣姚裕及辅国胡翼度屯于泂西。扶风太守姚隼、安夷护军姚墨蠡、建威姚娥都、扬威彭蚝皆惧而降恢。恢舅苟和时为立节将军，守忠不贰，泓召而谓之曰：“众人咸怀去就，卿何能自安邪？”和曰：“若天纵妖贼，得肆其逆节者，舅甥之理，不待奔驰而加亲。如其罪极逆销，天盈其罚者，守忠执志，臣之体也。违亲叛君，臣之所耻。”泓善其忠恕，加金章紫绶。姚绍率轻骑先赴难，使姚洽、司马国璠将步卒三万赴长安。恢从曲牢进屯杜成，绍与恢相持于灵台。姚赞闻恢渐逼，留宁朔尹雅为弘农太守，守潼关，率诸军还长安。泓谢赞曰：“元子不能崇明德义，导率群下，致祸起萧墙，变自同气，既上负祖宗，亦无颜见诸父。懿始构逆灭亡，恢复拥众内叛，将若之何？”赞曰：“懿等所以敢称兵内侮者，谅由臣等轻弱，无防遏之方故也。”因攘袂大泣曰：“臣与大将军不灭此贼，终不持面复见陛下！”泓于是班赐军士而遣之。恢众见诸军悉集，咸惧而思善，其将齐黄等弃恢而降。恢进军逼绍，赞自后要击，

大破之，杀恢及其三弟。泓哭之悲恸，葬以公礼。

至是，王镇恶至宜阳。毛德祖攻弘农太守尹雅于蠡城，众溃，德祖使骑追获之，既而杀晋守者奔固潼关。

檀道济、沈林子攻拔襄邑堡，建威薛帛奔河东。道济白陕北渡，攻蒲坂，使将军苟卓攻匈奴堡，为泓宁东姚成都所败。泓遣姚骞救蒲坂，胡翼度据潼关。泓进绍太宰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假黄钺，改封鲁公，侍中、司隶、宗正、节录并如故，朝之大政皆往决焉。绍固辞，弗许。于是遣绍率武卫姚鸾等步骑五万，距王师于潼关。姚骞与并州刺史尹昭为表里之势，夹攻道济。道济深壁不战，沈林子说道济曰：“今蒲坂城坚池浚，非可卒克，攻之伤众，守之引日，不如弃之，先事潼关。潼关天限，形胜之地，镇恶孤军，势危力寡，若使姚绍据之，则难图矣。如克潼关，绍可不战而服。”道济从之，乃弃蒲坂，南向潼关。姚赞率禁兵七千，自渭北而东，进据蒲津。刘裕使沈田子及傅弘之率众万余人入上洛，所在多委城镇奔长安。田子等进及青泥，姚绍方阵而前，以距道济。道济固垒不战，绍乃攻其西营，不克，遂以大众逼之。道济率王敬、沈林子等逆冲绍军，将士惊散，引还定城。绍留姚鸾守险，绝道济粮道。

时裕别将姚珍入自子午，窦霸入自洛谷，众各数千人。泓遣姚万距霸，姚彊距珍。姚鸾遣将尹雅与道济司马徐琰于潼关南，为琰所获，送之刘裕。裕以雅前叛，欲杀之。雅曰：“前活本在望外，今死宁不甘心。明公将以大义平天下，岂可使秦无守信之臣乎！”裕嘉而免之。

泓遣给事黄门侍郎姚和都屯于尧柳，以备田子。姚绍谓诸将曰：“道济等远来送死，众旅不多，婴垒自固者，正欲旷日持久，以待继援耳。吾欲分军还据阆乡，以绝其粮运，不至一

月，道济之首可悬之麾下矣。济等既没，裕计自沮。”诸将咸以为然。其将胡翼度曰：“军势宜集不可以分，若偏师不利，人心骇惧，胡可以战！”绍乃止。薛帛据河曲以叛。绍分道置诸军为犄角之势，遣辅国胡翼度据东原，武卫姚鸾营于大路，与晋军相接。沈林子简精锐衔枚夜袭之，鸾众溃战死，士卒死者九千余人。

姚赞屯于河上，遣恢武姚难运蒲坂谷以给其军，至香城，为王师所败。时泓遣姚谏守尧柳，姚和都讨薛帛于河东，闻王师要难，乃兼道赴救，未至而难败，固破裕裨将于河曲，遂屯蒲坂。姚赞为林子所败，单马奔定城。绍遣左长史姚洽及姚墨螽等率骑三千屯于河北之九原，欲绝道济诸县租输。洽辞曰：“夫小敌之坚，大敌之擒。今兵众单弱，而远在河外，虽明公神武，然鞭短势殊，恐无所及。”绍不听。沈林子率众八千，要洽于河上，洽战死，众皆没。绍闻洽等败，忿恚发病，托姚赞以后事，使姚难屯关西，绍呕血而死。

泓以晋师之逼，遣使乞师于魏。魏遣司徒、南平公拔拔嵩，正直将军、安平公乙旃眷，进据河内，游击将军王洛生屯于河东，为泓声援。

刘裕次于陕城，遣沈林子率精兵万余，越山开道，会沈田子等于青泥，将攻尧柳。泓使姚裕率步骑八千距之，泓躬将大众继发。裕为田子所败，泓退次于灞上，关中郡县多潜通于王师。刘裕至潼关，遣将军硃超石、徐猗之会薛帛于河北，以攻蒲坂。姚赞距裕于关西，姚难屯于香城。裕遣王镇恶、王敬自秋社西渡渭，以逼难军。镇东姚璞及姚和都击败猗之等于蒲坂，猗之遇害，超石弃其众奔于潼关。姚赞遣司马休之及司马国璠自轹关向河内，引魏军以蹙裕后。姚难既为镇恶所逼，引师而西。时大霖雨，渭水泛溢，赞等不得北渡。镇恶水陆兼进，追

及姚难。泓自灞上还军，次于石桥以援之。赞退屯郑城。镇北姚彊率郡人数千，与姚难阵于泾上，以距镇恶。镇恶遣毛德祖击彊，大败，彊战死，难遁还长安。

刘裕进据郑城。泓使姚裕、尚书庞统屯兵宫中，姚洸屯于泮西，尚书姚白瓜徙四军杂户入长安，姚丕守渭桥，胡翼度屯石积，姚赞屯霸东，泓军于逍遥园。镇恶夹渭进兵，破姚丕于渭桥。泓自逍遥园赴之，逼水地狭，因丕之败，遂相践而退。姚湛及前军姚烈、左卫姚宝安、散骑王帛、建武姚进、扬威姚蚝、尚书右丞孙玄等皆死于阵，泓单马还宫。镇恶入自平朔门，泓与姚裕等数百骑出奔于石桥。赞闻泓之败也，召将士告之，众皆以刀击地，攘袂大泣。胡翼度先与刘裕阴通，是日弃众奔裕。赞夜率诸军，将会泓于石桥，王师已固诸门，赞军不得入，众皆惊散。

泓计无所出，谋欲降于裕。其子佛念，年十一，谓泓曰：“晋人将逞其欲，终必不全，愿自裁决。”泓恍然不答。佛念遂登宫墙自投而死。泓将妻子诣垒门而降。赞率宗室子弟百余人亦降于裕，裕尽杀之，余宗迁于江南。送泓于建康市斩之，时年三十，在位二年。建康百里之内，草木皆焦死焉。

姚萇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，至泓三世，以安帝义熙十三年而灭，凡三十二年。

史臣曰：自长江徙御，化龙创业，巨寇乘机而未宁，戎马交驰而不息，晦重氛于六漠，鼓洪流于八际，天未厌乱，凶旅实繁。弋仲越自金方，言归石氏，抗直词于暴主，阐忠训于危朝，貽厥之谋，在乎归顺，鸣哀之义，有足称焉。景国弱岁英奇，见方孙策，详其干识，无忝斯言，遂践迷途，良可悲矣！

景茂因仲襄之绪，躡苻亡之会，啸命群豪，恢弘霸业，假容冲之锐，俯定函、秦；挫雷恶之锋，载宁东北。在兹奸略，

实冠凶徒。列树而表新营，虽云效绩；荐棘而陵旧主，何其不仁！安枕而终，斯为幸也。

子略克摧勍敌，荷成先构，虚襟访道，侧席求贤，敦友弟以睦其亲，明赏罚以临其下，英髦尽节，爪牙毕命。取汾、绛，陷许、洛，款僭燕而藩伪蜀，夷陇右而静河西，俗阜年丰，远安迩辑，虽楚庄、秦穆何以加焉！既而逞志矜功，弗虞后患。委凉都于秃发，授朔方于赫连，专己生灾，边城继陷，距谏招祸，萧墙屡发，战无宁岁，人有危心。岂宜骋彼雄图，被深恩于介士；翻崇诡说，加殊礼于桑门！当有为之时，肆无为之业，丽衣腴食，殆将万数，析实谈空，靡然成俗。夫以汉朝殷广，犹鄙鸿都之费；况乎伪境日侵，宁堪永贵之役！储用殫竭，山林有税，政荒威挫，职是之由，坐致沦胥，非天丧也。

元子以庸懦之质，属倾扰之余，内难方殷，外御斯辍。王师杖顺，弭节而下长安；凶嗣失图，系组而降轶道。物极则反，抑斯之谓欤！

赞曰：弋仲刚烈，终表奇节。襄实英果，苒惟奸杰。兴始崇构，泓遂摧灭。贻诫将来，无践危辙。

## 载记第二十

### 李特 李流

李特，字玄休，巴西宕渠人，其先廩君之苗裔也。昔武落钟离山崩，有石穴二所，其一赤如丹，一黑如漆。有人出于赤穴者，名曰务相，姓巴氏。有出于黑穴者，凡四姓：曰 氏、樊氏、柏氏、郑氏。五姓俱出，皆争为神，于是相与以剑刺穴屋，能著者以为廩君。四姓莫著，而务相之剑悬焉。又以土为船，雕画之而浮水中，曰：“若其船浮存者，以为廩君。”务相船又独浮。于是遂称廩君，乘其土船，将其徒卒，当夷水而下，至于盐阳。盐阳水神女子止廩君曰：“此鱼盐所有，地又广大，与君俱生，可止无行。”廩君曰：“我当为君求廩地，不能止也。”盐神夜从廩君宿，旦辄去为飞虫，诸神皆从其飞，蔽日昼昏。廩君欲杀之不可，别又不知天地东西。如此者十日，廩君乃以青缕遗盐神曰：“婴此，即宜之，与汝俱生。弗宜，将去汝。”盐神受而婴之。廩君立碣石之上，望膺有青缕者，跪而射之，中盐神。盐神死，群神与俱飞者皆去，天乃开朗。廩君复乘土船，下及夷城。夷城石岸曲，泉水亦曲。廩君望如穴状，叹曰：“我新从穴中出，今又入此，奈何！”岸即为崩，广三丈余，而阶陞相乘，廩君登之。岸上有平石方一丈，长五尺，廩君休其上，投策计算，皆著石焉，因立城其旁而居之。

其后种类遂繁。秦并天下，以为黔中郡，薄赋敛之，口岁出钱四十。巴人呼赋为賫，因谓之賫人焉。及汉高祖为汉王，募賫人平定三秦。既而求还乡里，高祖以其功，复同丰、沛，不供赋税，更名其地为巴郡。土有盐铁丹漆之饶，俗性剽勇，又善歌舞。高祖爱其舞，诏乐府习之，今《巴渝舞》是也。汉末，张鲁居汉中，以鬼道教百姓，賫人敬信巫覡，多往奉之。值天下大乱，自巴西之宕渠迁于汉中杨车坂，抄掠行旅，百姓患之，号为杨车巴。魏武帝克汉中，特祖将五百余家归之，魏武帝拜为将军，迁于略阳，北土复号之为巴氏。特父慕，为东羌猎将。

特少仕州郡，见异当时，身長八尺，雄武善骑射，沈毅有大度。元康中，氐齐万年反，关西扰乱，频岁大饥，百姓乃流移就谷，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。特随流人将入于蜀，至剑阁，箕踞太息，顾眄险阻曰：“刘禅有如此之地而面缚于人，岂非庸才邪！”同移者阎式、赵肃、李远、任回等咸叹异之。

初，流人既至汉中，上书求寄食巴、蜀，朝议不许，遣侍御史李苾持节慰劳，且监察之，不令入剑阁。苾至汉中，受流人货赂，反为表曰：“流人十万余口，非汉中一郡所能振赡，东下荆州，水湍迅险，又无舟船。蜀有仓储，人复丰稔，宜令就食。”朝廷从之，由是散在益、梁，不可禁止。

永康元年，诏征益州刺史赵廞为大长秋，以成都内史耿滕代廞。廞遂谋叛，潜有刘氏割据之志，乃倾仓廩，振施流人，以收众心。特之党类皆巴西人，与廞同郡，率多勇壮，廞厚遇之，以为爪牙，故特等聚众，专为寇盗，蜀人患之。滕密上表，以为流人刚剽而蜀人懦弱，客主不能相制，必为乱阶，宜使移还其本。若致之险地，将恐秦雍之祸萃于梁益，必贻圣朝西顾之忧。廞闻而恶之。时益州文武千余人已往迎滕，滕率众入州，廞遣众逆滕，战于西门，滕败，死之。

廆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益州牧。特弟庠与兄弟及妹夫李含、任回、上官惇、扶风李攀、始平费佗、氏苻成、隗伯等以四千骑归廆。廆以庠为威寇将军，使断北道。庠素东羌良将，晓军法，不用麾帜，举矛为行伍，斩部下不用命者三人，部阵肃然。廆恶其齐整，欲杀之而未言。长史杜淑、司马张粲言于廆曰：“传云五大不在边，将军起兵始尔，便遣李庠握强兵于外，愚窃惑焉。且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倒戈授人，窃以为不可，愿将军图之。”廆敛容曰：“卿言正当吾意，可谓起予者商，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。”会庠在门，请见廆，廆大悦，引庠见之。庠欲观廆意旨，再拜进曰：“今中国大乱，无复纲维，晋室当不可复兴也。明公道格天地，德被区宇，汤、武之事，实在于今。宜应天时，顺人心，拯百姓于涂炭，使物情知所归，则天下可定，非但庸、蜀而已。”廆怒曰：“此岂人臣所宜言！”令淑等议之。于是淑等上庠大逆不道，廆乃杀之，及其子侄宗族三十余人。廆虑特等为难，遣人喻之曰：“庠非所宜言，罪应至死，不及兄弟。”以庠尸还特，复以特兄弟为督将，以安其众。牙门将许龛求为巴东监军，杜淑、张粲固执不许。龛怒，于廆阁下手刃杀淑、粲，淑、粲左右又杀龛，皆廆腹心也。

特兄弟既以怨廆，引兵归绵竹。廆恐朝廷讨己，遣长史费远、犍为太守李苾、督护常俊督万余人断北道，次绵竹之石亭。特密收合得七千余人，夜袭远军，远大溃，因放火烧之，死者十八九。进攻成都。廆闻兵至，惊惧不知所为。李苾、张征等夜斩关走出，文武尽散。廆独与妻子乘小船走至广都，为下人硃竺所杀。特至成都，纵兵大掠，害西夷护军姜发，杀廆长史袁治及廆所置守长，遣其牙门王角、李基诣洛阳陈廆之罪状。

先是，惠帝以梁州刺史罗尚为平西将军、领护西夷校尉、益州刺史，督牙门将王敦、上庸都尉义歆、蜀郡太守徐俭、广

汉太守辛冉等凡七千余人入蜀。特等闻尚来，甚惧，使其弟骧于道奉迎，并贡宝物。尚甚悦，以骧为骑督。特及弟流复以牛酒劳尚于绵竹。王敦、辛冉并说尚曰：“特等流人，专为盗贼，急宜梟除，可因会斩之。”尚不纳。冉先与特有旧，因谓特曰：“故人相逢，不吉当凶矣。”特深自猜惧。

寻有符下秦、雍州，凡流人入汉川者，皆下所在召还。特兄辅素留乡里，托言迎家，既至蜀，谓特曰：“中国方乱，不足复还，”特以为然，乃有雄据巴、蜀之意。朝廷以讨赵廞功，拜特宣威将军，封长乐乡侯，流为奋威将军、武阳侯。玺书下益州，条列六郡流人与特协同讨廞者，将加封赏。会辛冉以非次见征，不顾应召，又欲以灭廞为己功，乃寝朝命，不以实上。众咸怨之。罗尚遣从事催遣流人，限七月上道，辛冉性贪暴，欲杀流人首领，取其资货，乃移檄发遣。又令梓潼太守张演于诸要施关，搜索宝货。特等固请，求至秋收。流人布在梁、益，为人佣力，及闻州郡逼遣，人人愁怨，不知所为。又知特兄弟频请求停，皆感而恃之。且水雨将降，年谷未登，流人无以为行资，遂相与诣特。特乃结大营于绵竹，以处流人，移冉求自宽。冉大怒，遣人分榜通逵，购募特兄弟，许以重赏。特见，大惧，悉取以归，与骧改其购云：“能送六郡之豪李、任、阎、赵、杨、上官及氏、叟侯王一首，赏百匹。”流人既不乐移，咸往归特，骋马属鞬，同声云集，旬月间众过二万。流亦聚众数千。物乃分为二营，特居北营，流居东营。

特遣阎式诣罗尚，求申期。式既至，见冉营栅冲要，谋掩流人，叹曰：“无寇而城，仇必保焉。今而速之，乱将作矣！”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回，乃辞尚还绵竹。尚谓式曰：“子且以吾意告诸流人，今听宽矣。”式曰：“明公惑于奸说，恐无宽理。弱而不可轻者百姓也，今促之不以理，众怒难犯，恐为

祸不浅。”尚曰：“然。吾不欺子，子其行矣。”式至绵竹，言于特曰：“尚虽云尔，然未可必信也。何者？尚威刑不立，冉等各拥强兵，一旦为变，亦非尚所能制，深宜为备。”特纳之。冉、苾相与谋曰：“罗侯贪而无断，日复一日，流人得展奸计。李特兄弟并有雄才，吾属将为竖子虏矣。宜为决计，不足复问之。乃遣广汉都尉曾元、牙门张显、刘并等潜率步骑三万袭特营。罗尚闻之，亦遣督护田佐助元。特素知之，乃缮甲厉兵，戒严以待之。元等至，特安卧不动，待其众半入，发伏击之，杀伤者甚众，害田佐、曾元、张显，传首以示尚、冉。尚谓将佐曰：“此虏成去矣，而广汉不用吾言，以张贼势，今将若之何！”

于是六郡流人推特为主。特命六郡人部曲督李含、上邽令任臧、始昌令阎式、谏议大夫李攀、陈仓令李武、阴平令李远、将兵都尉杨褒等上书，请依梁统奉窦融故事，推特行镇北大将军，承制封拜，其弟流行镇东将军，以相镇统。于是进兵攻冉于广汉。冉众出战，特每破之。尚遣李苾及费远率众救冉，惮特不敢进。冉智力既窘，出奔江阳。特入据广汉，以李超为太守，进兵攻尚于成都。阎式遗尚书，责其信用谗构，欲讨流人，又陈特兄弟立功王室，以宁益土。尚览书，知特等将有大志，婴城固守，求救于梁、宁二州。于是特自称使持节、大都督、镇北大将军，承制封拜一依窦融在河西故事。兄辅为骠骑将军，弟骧为骁骑将军，长子始为武威将军，次子荡为镇军将军，少子雄为前将军，李含为西夷校尉，含子国离、任回、李恭、上官晶、李攀、费佗等为将帅，任臧、上官惇、杨褒、杨珪、王达、麴歆等为爪牙，李远、李博、夕斌、严桎、上官琦、李涛、王怀等为僚属，阎式为谋主，何世、赵肃为腹心。时罗尚贪残，为百姓患，而特与蜀人约法三章，施舍振贷，礼贤拔滞，军政

肃然。百姓为之谣曰：“李特尚可，罗尚杀我。”尚频为特所败，乃阻长围，缘水作营，自都安至犍为七百里，与特相距。

河间王颙遣督护衙博、广汉太守张征讨特，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，尚遣督护张龟军繁城，三道攻特。特命荡、雄袭博。特躬击张龟，龟众大败。荡又与博接战连日，博亦败绩，死者太半。荡追博至汉德，博走葭萌。荡进寇巴西，巴西郡丞毛植、五官襄珍以郡降荡。荡抚恤初附，百姓安之。荡进攻葭萌，博又远遁，其众尽降于荡。

太安元年，特自称益州牧、都督梁、益二州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大都督，改年建初，赦其境内。于是进攻张征。征依高据险，与特相持连日。时特与荡分为二营，征候特营空虚，遣步兵循山攻之，特逆战不利，山险窘逼，众不知所为。罗准、任道皆劝引退，特量荡必来，故不许。征众至稍多，山道至狭，唯可一二人行，荡军不得前，谓其司马王辛曰：“父在深寇之中，是我死日也。”乃衣重铠，持长矛，大呼直前，推锋必死，杀十余人。征众来相救，荡军皆殊死战，征军遂溃。特议欲释征还涪，荡与王辛进曰：“征军连战，士卒伤残，智勇俱竭，宜因其弊遂擒之。若舍而宽之，征养病收亡，余众更合，图之未易也。”特从之，复进攻征，征溃围走。荡水陆追之，遂害征，生擒征子存，以征丧还之。

以騫硕为德阳太守，硕略地至巴郡之垫江。

特之攻张征也，使李骧与李攀、任回、李恭屯军毗桥，以备罗尚。尚遣军挑战，骧等破之。尚又遣数千人出战，骧又陷破之，大获器甲，攻烧其门。流进次成都之北。尚遣将张兴伪降于骧，以观虚实。时骧军不过二千人，兴夜归白尚，尚遣精勇万人衔枚随兴夜袭骧营。李攀逆战死，骧及将士奔于流栅，与流并力回攻尚军。尚军乱，败还者十一二。晋梁州刺史许雄

遣军攻特，特陷破之，进击，破尚水上军，遂寇成都。蜀郡太守徐俭以小城降，特以李瑾为蜀郡太守以抚之。罗尚据大城自守。流进屯江西，尚惧，遣使求和。

是时蜀人危惧，并结村堡，请命于特，特遣人安抚之。益州从事任明说尚曰：“特既凶逆，侵暴百姓，又分人散众，在诸村堡，骄怠无备，是天亡之也。可告诸村，密克期日，内外击之，破之必矣。”尚从之。明先伪降特，特问城中虚实，明曰：“米谷已欲尽，但有货帛耳。”因求省家，特许之。明潜说诸村，诸村悉听命。还报尚，尚许如期出军，诸村亦许一时赴会。

二年，惠帝遣荆州刺史宋岱、建平太守孙阜救尚。阜已次德阳，特遣荡督李璜助任臧距阜。尚遣大众奄袭特营，连战二日，众少不敌，特军大败，收合余卒，引趣新繁。尚军引还，特复追之，转战三十余里，尚出大军逆战，特军败绩，斩特及李辅、李远，皆焚尸，传首洛阳。在位二年。其子雄僭称王，追谥特景王，及僭号，追尊曰景皇帝，庙号始祖。

李流，字玄通，特第四弟也。少好学，便弓马，东羌校尉何攀称流有贲育之勇，举为东羌督。及避地益州，刺史赵廞器异之。廞之使庠合部众也，流亦招乡里子弟得数千人。庠为廞所杀，流从特安慰流人，破常俊于绵竹，平赵廞于成都。朝廷论功，拜奋威将军，封武阳侯。

特之承制也，以流为镇东将军，居东营，号为东督护。特常使流督锐众，与罗尚相持。特之陷成都小城，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，壮勇督领村堡。流言于特曰：“殿下神武，已克小城，然山藪未集，粮仗不多，宜录州郡大姓子弟以为质任，送付广汉，紮之二营，收集猛锐，严为防卫。”又书与特司马上官惇，深陈纳降若待敌之义。特不纳。

特既死，蜀人多叛，流人大惧。流与兄子荡、雄收遗众，还赤祖，流保东营，荡、雄保北营。流自称大将军、大都督、益州牧。

时宋岱水军三万，次于垫江，前锋孙阜破德阳，获特所置守将蹇硕，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县。罗尚遣督护常深军毗桥，牙门左汜、黄胤、何冲三道攻北营。流身率荡、雄攻深栅，克之，深士众星散。追至成都，尚闭门自守，荡驰马追击，触倚矛被伤死。流以特、荡并死，而岱、阜又至，甚惧。太守李含又劝流降，流将从之。雄与李骧迭谏，不纳，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质于阜军。胡兄含子离闻父欲降，自梓潼驰还，欲谏不及，退与雄谋袭阜军，曰：“若功成事济，约与君三年迭为主。”雄曰：“今计可定，二翁不从，将若之何？”离曰：“今当制之，若不可制，便行大事。翁虽是君叔，势不得已，老父在君，夫复何言！”雄大喜，乃攻尚军。尚保大城。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陈图，遂入郫城，流移营据之。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，城邑皆空，流野无所略，士众饥困。涪陵人范长生率千余家依青城山，尚参军涪陵徐翬求为汶山太守，欲要结长生等，与尚犄角讨流。尚不许，翬怨之，求使江西，遂降于流，说长生等使资给流军粮。长生从之，故流军复振。

流素重雄有长者之德，每云：“兴吾家者，必此人也。”敕诸子尊奉之。流疾笃，谓诸将曰：“骁骑高明仁爱，识断多奇，固足以济大事，然前军英武，殆天所相，可共受事于前军，以为成都王。”遂死，时年五十六。诸将共立雄为主。雄僭号，追谥流秦文王。

李庠，字玄序，特第三弟也。少以烈气闻。仕郡督邮、主簿，皆有当官之称。元康四年，察孝廉，不就。后以善骑射，举良将，亦不就。州以庠才兼文武，举秀异，固以疾辞。州郡

不听，以其名上闻，中护军切征，不得已而应之，拜中军骑督。弓马便捷，膂力过人，时论方之文鸯。以洛阳方乱，称疾去官。性在任侠，好济人之难，州党争附之。与六郡流人避难梁、益，道路有饥病者，庠常营护隐恤，振施穷乏，大收众心。至蜀，赵廞深器之，与论兵法，无不称善，每谓所亲曰：“李玄序盖亦一时之关、张也。”及将有异志，委以心膂之任，乃表庠为部曲督，使招合六郡壮勇，至万余人。以讨叛羌功，表庠为威寇将军，假赤幢曲盖，封阳泉亭侯，赐钱百万，马五十匹。被诛之日，六郡士庶莫不流涕，时年五十五。

## 载记第二十一

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寿 李势

李雄，字仲俊，特第三子也。母罗氏，梦双虹自门升天，一虹中断，既而生荡。后罗氏因汲水，忽然如寐，又梦大蛇绕其身，遂有孕，十四月而生雄。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，在者必大贵。荡竟前死。雄身长八尺三寸，美容貌。少以烈气闻，每周旋乡里，识达之士皆器重之。有刘化者，道术士也，每谓人曰：“关、陇之士皆当南移，李氏子中惟仲俊有奇表，终为人主。”

特起兵于蜀，承制，以雄为前将军。流死，雄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益州牧，都于郫城。罗尚遣将攻雄，雄击走之。李骧攻犍为，断尚运道，尚军大馁，攻之又急，遂留牙门罗特固守，尚委城夜遁。特开门内雄，遂克成都。于时雄军饥甚，乃率众就谷于郫，掘野芋而食之。蜀人流散，东下江阳，南入七郡。雄以西山范长生岩居穴处，求道养志，欲迎立为君而臣之。长生固辞。雄乃深自挹损，不敢称制，事无巨细，皆决于李国、李离兄弟。国等事雄弥谨。

诸将固请雄即尊位，以永兴元年僭称成都王，赦其境内，建元为建兴，除晋法，约法七章。以其叔父骧为太傅，兄始为太保，折冲李离为太尉，建威李云为司徒，翊军李璜为司空，

材官李国为太宰，其余拜授各有差。追尊其曾祖武曰巴郡桓公，祖慕陇西襄王，父特成都景王，母罗氏曰王太后。范长生自西山乘素舆诣成都，雄迎之于门，执版延坐，拜丞相，尊曰范贤。长生劝雄称尊号，雄于是僭即帝位，赦其境内，改年曰太武。追尊父特曰景帝，庙号始祖，母罗氏为太后。加范长生为天地太师，封西山侯，复其部曲不豫军征，租税一入其家。雄时建国草创，素无法式，诸将恃恩，各争班位。其尚书令阎式上疏曰：“夫为国制法，勋尚仍旧。汉、晋故事，惟太尉、大司马执兵，太傅、太保父兄之官，论道之职，司徒、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。秦置丞相，总领万机。汉武之末，越以大将军统政。今国业初建，凡百未备，诸公大将班位有差，降而兢请施置，不与典故相应，宜立制度以为楷式。”雄从之。

遣李国、李云等率众二万寇汉中，梁州刺史张殷奔于长安。国等陷南郑，尽徙汉中入于蜀。

先是，南土频岁饥疫，死者十万计。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，雄诱建宁夷使讨之。毅病卒，城陷，杀壮士三千余人，送妇女千口于成都。

时李离据梓潼，其部将罗蒙、张金苟等杀离及阎式，以梓潼归于罗尚。尚遣其将向奋屯安汉之宜福以逼雄，雄率众攻奋，不克。时李国镇巴西，其帐下文硕又杀国，以巴西降尚。雄乃引还，遣其将张宝袭梓潼，陷之。会罗尚卒，巴郡乱，李骧攻涪，又陷之，执梓潼太守谯登，遂乘胜进军讨文硕，害之。雄大悦，赦其境内，改元曰玉衡。

雄母罗氏死，雄信巫覡者之言，多有忌讳，至欲不葬。其司空赵肃谏，雄乃从之。雄欲申三年之礼，群臣固谏，雄弗许。李骧谓司空上官惇曰：“今方难未弭，吾欲固谏，不听主上终谅闇，君以为何如？”惇曰：“三年之丧，自天子达于庶人，

故孔子曰：‘何必高宗，古之人皆然。’但汉、魏以来，天下多难，宗庙至重，不可久旷，故释衰经，至哀而已。”骧曰：“任回方至，此人决于行事，且上常难达违言，待其至，当与俱请。”及回至，骧与回俱见雄。骧免冠流涕，固请公除。雄号泣不许。回跪而进曰：“今王业初建，凡百草创，一日无主，天下惶惶。昔武王素甲观兵，晋襄墨经从戎，岂所愿哉？为天下屈己故也。愿陛下割情从权，永隆天保。”遂强扶雄起，释服亲政。

是时南得汉嘉、涪陵，远人继至，雄于是下宽大之令，降附者皆假复除。虚己爱人，授用皆得其才，益州遂定。伪立其妻任氏为皇后。氏王杨难敌兄弟为刘曜所破，奔葭萌，遣子入质。陇西贼帅陈安又附之。

遣李骧征越嵩，太守李钊降。骧进军由小会攻宁州刺史王逊，逊使其将姚岳悉众距战。骧军不利，又遇霖雨，骧引军还，争济泸水，士众多死。钊到成都，雄待遇甚厚，朝迁仪式，丧纪之礼，皆决于钊。

杨难敌之奔葭萌也，雄安北李稚厚抚之，纵其兄弟还武都，难敌遂恃险多为不法，稚请讨之。雄遣中领军琰及将军乐次、费他、李乾等由白水桥攻下辩，征东李寿督琰弟玠攻阴平。难敌遣军距之，寿不得进，而琰、稚长驱至武街。难敌遣兵断其归道，四面攻之，获琰、稚，死者数千人。琰、稚，雄兄荡之子也。雄深悼之，不食者数日，言则流涕，深自咎责焉。

其后将立荡子班为太子。雄有子十余人，群臣咸欲立雄所生。雄曰：“起兵之初，举手捍头，本不希帝王之业也。值天下丧乱，晋氏播荡，群情义举，志济涂炭，而诸君遂见推逼，处王公之上。本之基业，功由先帝。吾兄嫡统，丕祚所归，恢懿明睿，殆天报命，大事垂克，薨于戎战。班姿性仁孝，好学

夙成，必为名器。”李骧与司徒王达谏曰：“先王树冢嫡者，所以防篡夺之萌，不可不慎。吴子舍其子而立其弟，所以有专诸之祸；宋宣不立与夷而立穆公，卒有宋督之变。犹子之言，岂若子也？深愿陛下思之。”雄不从，竟立班，骧退而流涕曰：“乱自此始矣！”

张骏遣使遗雄书，劝去尊号，称藩于晋。雄复书曰：“吾过为士大夫所推，然本无心于帝王也，进思为晋室元功之臣，退思共为守藩之将，扫除氛埃，以康帝宇。而晋室陵迟，德声不振，引领东望，有年月矣。会获来贶，情在暗室，有何已已。知欲远遵楚、汉，尊崇义帝，《春秋》之义，于斯莫大。”骏重其言，使聘相继。巴郡尝告急，云有东军。雄曰：“吾尝虑石勒跋扈，侵逼琅邪，以为耿耿。不图乃能举兵，使人欣然。”雄之雅谭，多如此类。

雄以中原丧乱，乃频遣使朝贡，与晋穆帝分天下。张骏领秦、梁，先是，遣傅颖假道于蜀，通表京师，雄弗许。骏又遣治中从事张淳称藩于蜀，托以假道。雄大悦，谓淳曰：“贵主英名盖世，土险兵强，何不自称帝一方？”淳曰：“寡君以乃祖世济忠良，未能雪天下之耻，解众人之倒悬，日昃忘食，枕戈待旦。以琅邪中兴江东，故万里翼戴，将成桓文之事，何言自取邪！”雄有惭色，曰：“我乃祖乃父亦是晋臣，往与六郡避难此地，为同盟所推，遂有今日。琅邪若能中兴大晋于中夏，亦当率众辅之。”淳还，通表京师，天子嘉之。

时李骧死，以其子寿为大将军、西夷校尉，督征南费黑、征东任巳攻陷巴东，太守杨谦退保建平。寿别遣费黑寇建平，晋巴东监军毋丘奥退保宜都。雄遣李寿攻硃提，以费黑、仰攀为前锋，又遣镇南任回征木落，分宁州之援。宁州刺史尹奉降，遂有南中之地。雄于是赦其境内，使班讨平宁州夷，以班为抚

军。

咸和八年，雄生瘡于头，六日死，时年六十一，在位三十年。伪谥武帝，庙曰太宗，墓号安都陵。

雄性宽厚，简刑约法，甚有名称。氐苻成、隗文既降复叛，手伤雄母，及其来也，咸释其罪，厚加待纳。由是夷夏安之，威震四土。时海内大乱，而蜀独无事，故归之者相寻。雄乃兴学校，置史官，听览之暇，手不释卷。其赋男丁岁谷三斛，女丁半之，户调绢不过数丈，绵数两。事少役稀，百姓富贵，间门不闭，无相侵盗。然雄意在招致远方，国用不足，故诸将每进金银珍宝，多有以得官者。丞相杨褒谏曰：“陛下为天下主，当网罗四海，何有以官买金邪！”雄逊辞谢之。后雄尝酒醉而推中书令，杖太官令，褒进曰：“天子穆穆，诸侯皇皇，安有天子而为酗也！”雄即舍之。雄无事小出，褒于后持矛驰马过雄。雄怪问之，对曰：“夫统天下之重，如臣乘恶马而持矛也，急之则虑自伤，缓之则惧其失，是以马驰而不制也。”雄寤，即还。雄为国无威仪，官无禄秩，班序不别，君子小人服章不殊；行军无号令，用兵无部队，战胜不相让，败不相救，攻城破邑动以虏获为先。此其所以失也。

班字世文。初署平南将军，后立为太子。班谦虚博纳，敬爱儒贤，自何点、李钊，班皆师之，又引名士王嘏及陇西董融、天水文夔等以为宾友。每谓融等曰：“观周景王太子晋、魏太子丕、吴太子孙登，文章鉴识，超然卓绝，未尝不有惭色。何古贤之高朗，后人之莫逮也！”为性汎爱，动修轨度。时诸李子弟皆尚奢靡，而班常戒厉之。每朝有大议，雄辄令豫之。班以古者垦田均平，贫富获所，今贵者广占荒田，贫者殖殖无地，富者以己所余而卖之，此岂王者大均之义乎！雄纳之。及雄寢疾，班昼夜侍侧。雄少数攻战，多被伤夷，至是疾甚，痕皆脓

溃，雄子越等恶而远之。班为吮脓，殊无难色，每尝药流涕，不脱衣冠，其孝诚如此。

雄死，嗣伪位，以李寿录尚书事辅政。班居中执丧礼，政事皆委寿及司徒何点、尚书令王瑰等。越时镇江阳，以班非雄所生，意甚不平。至此，奔丧，与其弟期密计图之。李珣劝班遣越还江阳，以期为梁州刺史，镇葭萌。班以未葬，不忍遣，推诚居厚，心无纤芥。时有白气二道带天，太史令韩豹奏：“宫中有阴谋兵气，戒在亲戚。”班不悟。咸和九年，班因夜哭，越杀班于殡宫，时年四十七，在位一年，遂立雄之子期嗣位焉。

期字世运，雄第四子也。聪慧好学，弱冠能属文，轻财好施，虚心招纳。初为建威将军，雄令诸子及宗室子弟以恩信合众，多者不至数百，而期独致千余人。其所表荐，雄多纳之，故长史列署颇出其门。

既杀班，欲立越为主，越以期雄妻任氏所养，又多才艺，乃让位于期。于是僭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玉恆。诛班弟都。使李寿伐都弟珣于涪，珣弃城降晋。封寿汉王，拜梁州刺史、东羌校尉、中护军、录尚书事；封兄越建宁王，拜相国、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立妻阎氏为皇后。以其卫将军尹奉为右丞相、骠骑将军、尚书令，王瑰为司徒。期自以谋大事既果，轻诸旧臣，外则信任尚书令景骞、尚书姚华、田褒。褒无他才艺，雄时劝立期，故宠待甚厚。内则信宦竖许涪等。国之刑政，希复关之卿相，庆赏威刑，皆决数人而已，于是纲维紊矣。乃诬其尚书仆射、武陵公李载谋反，下狱死。

先是，晋建威将军司马勋屯汉中，期遣李寿攻而陷之，遂置守宰，戍南郑。

雄子霸、保并不病而死，皆云期鸩杀之，于是大臣怀惧，人不自安。天雨大鱼于宫中，其色黄。又宫中豕犬交。期多所

诛夷，籍没妇女资财以实后庭，内外凶凶，道路以目，谏者获罪，人怀苟免。期又鸩杀其安北李攸。攸，寿之养弟也。于是与越及景骞、田褒、姚华谋袭寿等，欲因烧市桥而发兵。期又累遣中常侍许涪至寿所，伺其动静。及杀攸，寿大惧，又疑许涪往来之数也，乃率步骑一万，自涪向成都，表称景骞、田褒乱政，兴晋阳之甲，以除君侧之恶。以李奕为先登。寿到成都，期、越不虞其至，素不备设，寿遂取其城，屯兵至门。期遣侍中劳寿，寿奏相国、建宁王越，尚书令、河南公景骞，尚书田褒、姚华，中常侍许涪，征西将军李遐及将军李西等，皆怀奸乱政，谋倾社稷，大逆不道，罪合夷灭。期从之，于是杀越、骞等。寿矫任氏令，废期为邛都县公，幽之别宫。期叹曰：“天下主乃当为小县公，不如死也！”咸康三年，自缢而死，时年二十五，在位三年。谥曰幽公。及葬，赐鸾辂九旒，余如王礼。雄之子皆为寿所杀。

寿字武考，骧之子也。敏而好学，雅量豁然，少尚礼容，异于李氏诸子。雄奇其才，以为足荷重任，拜前将军、督巴西军事，迁征东将军。时年十九，聘处士谯秀以为宾客，尽其说言，在巴西威惠甚著。骧死，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侍中，封扶风公，录尚书事。征宁州，攻围百余日，悉平诸郡，雄大悦，封建宁王。雄死，受遗辅政。期立，改封汉王，食梁州五郡，领梁州刺史。

寿威名远振，深为李越、景骞等所惮，寿深忧之。代李玠屯涪，每应期朝觐，常自陈边疆寇警，不可旷镇，故得不朝。寿又见期、越兄弟十余人年方壮大，而并有强兵，惧不自全，乃数聘礼巴西龚壮。壮虽不应聘，数往见寿。时岷山崩，江水竭，寿恶之，每问壮以自安之术。壮以特杀其父及叔，欲假手报仇，未有其由，因说寿曰：“节下若能舍小从大，以危易安，

则开国裂土，长为诸侯，名高桓文，勋流百代矣。”寿从之，阴与长史略阳罗恆、巴西解思明共谋据成都，称藩归顺。乃誓文武，得数千人，袭成都，克之，纵兵虏掠，至乃奸略雄女及李氏诸妇，多所残害，数日乃定。

恆与思明及李奕、王利等劝寿称镇西将军、益州牧、成都王，称藩于晋，而任调与司马蔡兴、侍中李艳及张烈等劝寿自立。寿命筮之，占者曰：“可数年天子。”调喜曰：“一日尚为足，而况数年乎！”思明日：“数年天子，孰与百世诸侯！”寿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任侯之言，策之上也。”遂以咸康四年僭即伪位，赦其境内，改元为汉兴。以董皎为相国，罗恆、马当为股肱，李奕、任调、李闳为爪牙，解思明为谋主。以安车束帛聘龚壮为太师，壮固辞，特听缟巾素带，居师友之位。拔擢幽滞，处之显列。追尊父骧为献帝，母咎氏为太后，立妻阎氏为皇后，世子势为太子。

有告广汉太守李乾与大臣通谋，欲废寿者。寿令其子广与大臣盟于前殿，徙乾汉嘉太守。大风暴雨，震其端门。寿深自悔责，命群臣极尽忠言，勿拘忌讳。

遣其散骑常侍王嘏、中常侍王广聘于石季龙。先是，季龙遗寿书，欲连横入寇，约分天下。寿大悦，乃大修船舰，严兵缮甲，吏卒皆备候粮。以其尚书令马当为六军都督，假节钺，营东场大阅，军士七万余人，舟师溯江而上。过成都，鼓噪盈江，寿登城观之。其群臣咸曰：“我国小众寡，吴、会险远，图之未易。”解思明又切谏恳至，寿于是命群臣陈其利害。龚壮谏曰：“陛下与胡通，孰如与晋通？胡，豺狼国也。晋既灭，不得不北面事之。若与之争天下，则强弱势异。此虞、虢之成范，已然之明戒，愿陛下熟虑之。”群臣以壮之言为然，叩头泣谏，寿乃止，士众咸称万岁。

遣其镇东大将军李奕征牂柯，太守谢恕保城距守者积日，不拔。会奕粮尽，引还。

寿以其太子势领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

寿承雄宽俭，新行篡夺，因循雄政，未逞其志欲。会李闳、王嘏从鄴还，盛称季龙威强，宫观美丽，鄴中殷实。寿又闻季龙虐用刑法，王逊亦以杀罚御下，并能控制邦域，寿心欣慕，人有小过，辄杀以立威。又以郊甸未实，都邑空虚，工匠器械，事未充盈，乃徙旁郡户三丁已上以实成都，兴尚方御府，发州郡工巧以充之，广修宫室，引水入城，务于奢侈。又广太学，起宴殿。百姓疲于使役，呼嗟满道，思乱者十室而九矣。其左仆射蔡兴切谏，寿以为诽谤，诛之。右仆射李疑数以直言忤旨，寿积忿非一，托以他罪，下狱杀之。

寿疾笃，常见李期、蔡兴为祟。八年，寿死，时年四十四，在位五年。伪谥昭文帝，庙曰中宗，墓曰安昌陵。

寿初为王，好学爱士，庶几善道，每览良将贤相建功立事者，未尝不反覆诵之，故能征伐四克，辟国千里。雄既垂心于上，寿亦尽诚于下，号为贤相。及即伪位之后，改立宗庙，以父骧为汉始祖庙，特、雄为大成庙，又下书言与期、越别族，凡诸制度，皆有改易。公卿以下，率用己之僚佐，雄时旧臣及六郡士人，皆见废黜。寿初病，思明等复议奉王室，寿不从。李演自越嵩上书，劝寿归正返本，释帝称王，寿怒杀之，以威龚壮、思明等。壮作诗七篇，托言应璩以讽寿。寿报曰：“省诗知意，若今人所作，贤哲之话言也。古人所作，死鬼之常辞耳！”动慕汉武、魏明之所为，耻闻父兄时事，上书者不得言先世政化，自以己胜之也。

势字子仁，寿之长子也。初，寿妻阎氏无子，骧杀李凤，为寿纳凤女，生势。期爱势姿貌，拜翊军将军、汉王世子。势

身長七尺九寸，腰帶十四圍，善于俯仰，時人異之。壽死，勢嗣偽位，赦其境內，改元曰太和。尊母閻氏為太后，妻李氏為皇后。

太史令韓皓奏熒惑守心，以過廟禮廢，勢命群臣議之。其相國董皎、侍中王嘏等以為景武昌業，獻文承基，至親不遠，無宜疏絕。勢更令祭特、雄，同號曰漢王。

勢弟大將軍、漢王廣以勢無子，求為太弟，勢弗許。馬當、解思明以勢兄弟不多，若有所廢，則益孤危，固勸許之。勢疑當等與廣有謀，遣其太保李奕襲廣于涪城，命董皎收馬當、思明斬之，夷其三族。貶廣為臨邛侯，廣自殺。思明有計謀，強諫爭，馬當甚得人心。自此之後，無復紀綱及諫爭者。

李奕自晉壽舉兵反之，蜀人多有從奕者，眾至數萬。勢登城距戰。奕單騎突門，門者射而殺之，眾乃潰散。勢既誅奕，大赦境內，改年嘉寧。

初，蜀土無獠，至此，始從山而出，北至犍為，梓潼，布在山谷，十餘萬落，不可禁制，大為百姓之患。勢既驕吝，而性愛財色，常殺人而取其妻，荒淫不恤國事。夷獠叛亂，軍守離缺，境宇日蹙。加之荒儉，性多忌害，誅殘大臣，刑獄濫加，人懷危懼。斥外父祖臣佐，親任左右小人，群小因行威福。又常居內，少見公卿。史官屢陳災譴，乃加董皎太師，以名位優之，實欲與分災眚。

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。溫次青衣，勢大發軍距守，又遣李福與咎堅等數千人從山陽趣合水距溫。謂溫從步道而上，諸將皆欲設伏于江南以待王師，咎堅不從，率諸軍從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為，而溫從山陽出江南，咎堅到犍為，方知與溫異道，乃回從沙頭津北渡。及堅至，溫已造成都之十里陌，咎堅眾自潰。溫至城下，縱火燒其大城諸門。勢眾惶懼，無復固志，其

中书监王嘏、散骑常侍常璩等劝势降。势以问侍中冯孚，孚言：“昔吴汉征蜀，尽诛公孙氏。今晋下书，不赦诸李，虽降，恐无全理。”势乃夜出东门，与咎坚走至晋寿，然后送降文于温曰：“伪嘉宁二年三月十七日，略阳李势叩头死罪。伏惟大将军节下，先人播流，恃险因衅，窃自汶、蜀。势以暗弱，复统未绪，偷安荏苒，未能改图。猥烦殊轩，践冒险阻。将士狂愚，干犯天威。仰惭俯愧，精魂飞散，甘受斧钺，以衅军鼓。伏惟大晋，天网恢弘，泽及四海，恩过阳日。逼迫仓卒，自投草野。即日到白水城，谨遣私署散骑常侍王幼奉笺以闻，并敕州郡投戈释杖。穷池之鱼，待命漏刻。”势寻舆榱面缚军门，温解其缚，焚其榱，迁势及弟福、从兄权亲族十余人于健康，封势归义侯。升平五年，死于建康。在位五年而败。

始，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，至此六世，凡四十六年，以穆帝永和三年灭。

史臣曰：昔周德方隆，古公切逾梁之患；汉祚斯永，宣后兴渡滹之师。是知戎狄乱华，衅深自古，况乎巴、濮杂种，厥类实繁，资剽窃以全生，习犷悍而成俗。李特世传凶狡，早擅梟雄，太息剑门，志吞井络。属晋纲之落纽，乘罗侯之无断，骋马属鞬，同声云集，歼殄蜀、汉，荐食巴、梁，沃野无半菽之资，华阳有析骸之衅。盖上失其道，覆败之至于斯！

仲俊天挺英姿，见称奇伟，摧锋累载，克隆霸业。蹈玄德之前基，掩子阳之故地，薄赋而绥弊俗，约法而悦新邦，拟于其伦，实孙权之亚也。若夫立子以嫡，往哲通训，继体承基，前修茂范。而雄暗经国之远图，蹈匹夫之小节，传大统于犹子。托强兵于厥胤。遗骸莫敛，寻戈之衅已深；星纪未周，倾巢之衅便及。虽云天道，抑亦人谋。

班以宽爰罹灾，期以暴戾速祸，殊涂并失，异术同亡。武

考凭藉世资，穷兵窃位，罪百周带，毒甚楚围，获保归全，何其幸也！子仁承绪，继传昏虐，驱率余烬，敢距大邦。授甲晨征，则理均于困兽；斩关宵遁，则义殊于前禽。宜其悬首国门，以明大戮，遂得礼同刘禅，不亦优乎！

赞曰：晋图驰馭，百六斯钟。天垂伏螫，野战群龙。李特窥衅，盗我巴、庸。世历五朝，年将四纪。篡杀移国，昏狂继轨。德之不修，险亦难恃。

## 载记第二十二

### 吕光 吕纂 吕隆

吕光，字世明，略阳氐人也。其先吕文和，汉文帝初，自沛避难徙焉。世为酋豪。父婆楼，佐命苻坚，官至太尉。光生于枋头，夜有神光之异，故以光为名。年十岁，与诸童儿游戏邑里，为战阵之法，侑类咸推为主。部分详平，群童叹服。不乐读书，唯好鹰马。及长，身長八尺四寸，目重瞳子，左肘有肉印。沈毅凝重，宽简有大量，喜怒不形于色。时人莫之识也，惟王猛异之，曰：“此非常人。”言之苻坚，举贤良，除美阳令，夷夏爱服。迁鹰扬将军。从坚征张平，战于铜壁，刺平养子蚝，中之，自是威名大著。

苻双反于秦州，坚将杨成世为双将苟兴所败，光与王鉴讨之。鉴欲速战，光曰：“兴初破成世，奸气渐张，宜持重以待其弊。兴乘胜轻来，粮竭必退，退而击之，可以破也。”二旬而兴退，诸将不知所为，光曰：“揆其奸计，必攻榆眉。若得榆眉，据城断路，资储复贍，非国之利也，宜速进师。若兴攻城，尤须赴救。如其奔也，彼粮既尽，可以灭之。”鉴从焉。果败兴军。从王猛灭慕容，封都亭侯。

苻重之镇洛阳，以光为长史。及重谋反，苻坚闻之，曰：“吕光忠孝方正，必不同也。”驰使命光槛重送之。寻入为太

子右率，甚见敬重。

蜀人李焉聚众二万，攻逼益州。坚以光为破虏将军，率兵讨灭之，迁步兵校尉。苻洛反，光又击平之，拜骁骑将军。

坚既平山东，士马强盛，遂有图西域之志，乃授光使持节、都督西讨诸军事，率将军姜飞、彭晃、杜进、康盛等总兵七万，铁骑五千，以讨西域，以陇西董方、冯翊郭抱、武威贾虔、弘农杨颖为四府佐将。坚太子宏执光手曰：“君器相非常，必有大福，宜深保爱。”行至高昌，闻坚寇晋，光欲更须后命。部将杜进曰：“节下受任金方，赴机宜速，有何不了，而更留乎！”光乃进及流沙，三百余里无水，将士失色。光曰：“吾闻李广利精诚玄感，飞泉涌出，吾等岂独无感致乎！皇天必将有济，诸君不足忧也。”俄而大雨，平地三尺。进兵至焉耆，其王泥流率其旁国请降。龟兹王帛纯距光，光军其城南，五里为一营，深沟高垒，广设疑兵，以木为人，被之以甲，罗之垒上。帛纯驱徙城外入于城中，附庸侯王各婴城自守。

至是，光左臂内脉起成字，文曰“巨霸”。营外夜有一黑物，大如断堤，摇动有头角，目光若电，及明而云雾四周，遂不复见。旦视其处，南北五里，东西三十余步，鳞甲隐地之所，昭然犹在。光笑曰：“黑龙也。”俄而云起西北，暴雨灭其迹。杜进言于光曰：“龙者神兽，人君利见之象。《易》曰：‘见龙在田，德施普也。’斯诚明将军道合灵和，德符幽显。愿将军勉之，以成大庆。”光有喜色。

又进攻龟兹城，夜梦金象飞越城外。光曰：“此谓佛神去之，胡必亡矣。”光攻城既急，帛纯乃倾国财宝请救猗胡。猗胡弟唃龙、侯将廆率骑二十余万，并引温宿、尉头等国王，合七十余万以救之。胡便弓马，善矛槊，铠如连锁，射不可入，以革索为羸，策马擲人，多有中者。众甚惮之。诸将咸欲每营

结阵，案兵以距之。光曰：“彼众我寡，营又相远，势分力散，非良策也。”于是迁营相接阵，为勾锁之法，精骑为游军，弥缝其阙。战于城西，大败之，斩万余级。帛纯收其珍宝而走，王侯降者三十余国。光入其城，大飨将士，赋诗言志。见其宫室壮丽，命参军京兆段业著《龟兹宫赋》以讥之。胡人奢侈，厚于养生，家有蒲桃酒，或至千斛，经十年不败，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。诸国惮光威名，贡款属路，乃立帛纯弟震为王以安之。光抚宁西域，威恩甚著，桀黠胡王昔所未宾者，不远万里皆来归附，上汉所赐节传，光皆表而易之。

坚闻光平西域，以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，安西将军、西域校尉，道绝不通。光既平龟兹，有留焉之志。时始获鸠摩罗什，罗什劝之东还，语在《西夷传》。光于是大飨文武，博议进止。众咸请还，光从之，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、殊禽怪兽千有余品，骏马万余匹。而苻坚高昌太守杨翰说其凉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、伊吾二关，熙不从。光至高昌，翰以郡迎降。初，光闻翰之说，恶之，又闻苻坚丧败，长安危逼，谋欲停师。杜进谏曰：“梁熙文雅有余，机鉴不足，终不能纳善从说也，愿不足忧之。闻其上下未同，宜在速进，进而不捷，请受过言之诛。”光从之。及至玉门，梁熙传檄责光擅命还师，遣子胤与振威姚皓、别驾卫翰率众五万，距光于酒泉。光报檄凉州，责熙无赴难之诚，数其逼归师之罪。遣彭晃、杜进、姜飞等为前锋，击胤，大败之。胤轻将麾下数百骑东奔，杜进追擒之。于是四山胡夷皆来款附。武威太守彭济执熙请降。光入姑臧，自领凉州刺史、护羌校尉，表杜进为辅国将军、武威太守，封武始侯，自余封拜各有差。

光主簿尉祐，奸佞倾薄人也，见弃前朝，与彭齐同谋执梁熙，光深见宠任，乃谮诛南安姚皓、天水尹景等名士十余人，

远近颇以此离贰。光寻擢祐为宁远将军、金城太守。祐次允吾，袭据外城以叛，祐从弟随据鹑阴以应之。光遣其将魏真讨随，随败，奔祐，光将姜飞又击败祐众。祐奔据兴城，扇动百姓，夷夏多从之。飞司马张象、参军郭雅谋杀飞应祐，发觉，逃奔。

初，苻坚之败，张天锡南奔，其世子大豫为长水校尉王穆所匿。及坚还长安，穆将大豫奔秃发思复犍，思复犍送之魏安。是月，魏安人焦松、齐肃、张济等起兵数千，迎大豫于揜次，陷昌松郡。光遣其将杜进讨之，为大豫听败。大豫遂进逼姑臧，求决胜负，王穆谏曰：“吕光粮丰城固，甲兵精锐，逼之非利。不如席卷岭西，厉兵积粟，东向而争，不及期年，可以平也。

“大豫不从，乃遣穆求救于岭西诸郡，建康太守李隰、祁连都尉严纯及阎袭起兵应之。大豫进屯城西，王穆率众三万及思复犍子奚于等阵于城南。光出击，破之，斩奚于等二万余级。光谓诸将曰：“大豫若用王穆之言，恐未可平也。”诸将曰：“大豫岂不及此邪！皇天欲赞成明公八百之业，故令大豫迷于良算耳。”光大悦，赐金帛有差。大豫自西郡诣临洮，驱略百姓五千余户，保据俱城。光将彭晃、徐晃攻破之，大豫奔广武，穆奔建康。广武人执大豫，送之，斩于姑臧市。

光至是始闻苻坚为姚萇所害，奋怒哀号，三军缟素，大临于城南，伪谥坚曰文昭皇帝，长吏百石已上服斩纻三月，庶人哭泣三日。光于是大赦境内，建元曰太安，自称使持节、侍中、中外大都督、督陇右河西诸军事、大将军、领护匈奴中郎将、凉州牧、酒泉公。王穆袭据酒泉，自称大将军、凉州牧。时谷价踊贵，斗直五百，人相食，死者太半。光西平太守康宁自称匈奴王，阻兵以叛，光屡遣讨之，不捷。

初，光之定河西也，杜进有力焉，以为辅国将军、武威太守。既居都尹，权高一时，出入羽仪，与光相亚。光甥石聪至

自关中，光曰：“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？”聪曰：“止知有杜进耳，实不闻有舅。”光默然，因此诛进。光后宴群僚，酒酣，语及政事。时刑法峻重，参军段业进曰：“严刑重宪，非明王之义也。”光曰：“商鞅之法至峻，而兼诸侯；吴起之术无亲，而荆蛮以霸，何也？”业曰：“明公受天眷命，方君临四海，景行尧、舜，犹惧有弊，奈何欲以商、申之末法临道义之神州，岂此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！”光改容谢之，于是下令责躬，及崇宽简之政。

其将徐晃与张掖太守彭晃谋叛，光遣师讨晃，晃奔晃。晃东结康宁，四通王穆，光议将讨之，诸将咸曰：“今康宁在南，阻兵伺隙，若大驾西行，宁必乘虚出于岭左。晃、穆未平，康宁复至，进退狼狈，势必大危。”光曰：“事势实如卿言。今而不往，寻坐待其来。晃、穆共相唇齿，宁又同恶相救，东西交至，城外非吾之有，若是，大事去矣。今晃叛逆始尔，宁、穆与之情契未密，及其仓卒，取之为易。且隆替命也，卿勿复言。”光于是自率步骑三万，倍道兼行。既至，攻之二旬，晃将寇顛斩关纳光，于是诛彭晃。王穆以其党索嘏为敦煌太守，既而忌其威名，率众攻嘏。光闻之，谓诸将曰：“二虏相攻，此成擒也。”光将攻之，众咸以为不可。光曰：“取乱侮亡，武之善经，不可以累征之劳而失永逸之举。”率步骑二万攻酒泉，克之，进次凉兴。穆引师东还，路中众散，穆单骑奔驛马，驛马令郭文斩首送之。

是时麟见金泽县，百兽从之，光以为已瑞，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，置百官自丞郎已下，赦其境内，年号麟嘉。光妻石氏、子绍、弟德世至自仇池，光迎于城东，大飨群臣。遣其子左将军他、武贲中郎将纂讨北虏匹勤于三岩山，大破之。立妻石氏为王妃，子绍为世子。宴其群臣于内苑新堂。太庙新

成，追尊其高祖为敬公，曾祖为恭公，祖为宣公，父为景昭王，母曰昭烈妃。其中书侍郎杨颖上疏，请依三代故事，追尊吕望为始祖，永为不迁之庙，光从之。

是岁，张掖督邮傅曜考核属县，而丘池令尹兴杀之，投诸空井，曜见梦于光曰：“臣张掖郡小吏，案校诸县，而丘池令尹兴赃状狼藉，惧臣言之，杀臣投于南亭空井中。臣衣服形状如是。”光寤而犹见，久之乃灭。遣使覆之如梦，光怒，杀兴。著作郎段业以光未能扬清激浊，使贤愚殊贯，因疗疾于天梯山，作表志诗《九叹》、《七讽》十六篇以讽焉。光览而悦之。

南羌彭奚念入攻白土，都尉孙峙退奔兴城。光遣其南中郎将吕方及其弟右将军吕宝、振威杨范、强弩窦苟讨乞伏乾归于金城。方屯河北，宝进师济河，为乾归所败，宝死之。武贲吕纂、强弩窦苟率步骑五千南讨彭奚念，战于盘夷，大败而归。光亲讨乾归、奚念，遣纂及扬武杨轨、建忠沮渠罗仇、建武梁恭军于左南。奚念大惧，于白土津累石为堤，以水自固，遣精兵一万距守河津。光遣将军王宝潜趣上津，夜渡湟河。光济白石堤，攻克枹罕，奚念单骑奔甘松，光振旅而旋。

初，光徙西海郡人于诸郡，至是，谣曰：“朔马心何悲？念旧中心劳。燕雀何徘徊？意欲还故巢。”顷之，遂相扇动，复徙之于西河乐都。

群议以高昌虽在西垂，地居形胜，外接胡虏，易生翻覆，宜遣子弟镇之。光以子覆为使持节、镇西将军、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、西域大都护，镇高昌，命大臣子弟随之。

光于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年龙飞。立世子绍为太子，诸子弟为公侯者二十人。中书令王详为尚书左仆射，段业等五人为尚书。

乾归从弟轲弹来奔，光下书曰：“乾归狼子野心，前后反

覆。朕方东清秦、赵，勒铭会稽，岂令竖子鴟峙洮南！且其兄弟内相离间，可乘之机，勿过今也。其敕中外戒严，朕当亲讨。

“光于是次于长最，使吕纂率杨轨、窦苟等步骑三万攻金城。乾归率众二万救之。光遣其将王宝、徐灵率骑五千邀之，乾归惧而不进。光又遣其将梁恭、金石生以甲卒万余出阳武下峡，与秦州刺史没奕于攻其东，光弟天水公延以枹罕之众攻临洮、武始、河关，皆克之。吕纂克金城，擒乾归金城太守卫轹，轹真目谓光曰：“我宁守节断头，不为降虏也。”光义而免之。乾归因大震，泣叹曰：“死中求生，正在今日也。”乃纵反间，称乾归众溃，东奔成纪。吕延信之，引师轻进。延司马耿稚谏曰：“乾归雄勇过人，权略难测，破王广，克杨定，皆羸师以诱之，虽蕞尔小国，亦不可轻也。困兽犹斗，况乾归而可望风自散乎！且告者视高而色动，必为奸计。而今宜部阵而前，步骑相接，徐待诸军大集，可一举灭之。”延不从，与乾归相遇，战败，死之。耿稚及将军姜显收集散卒，屯于枹罕。光还于姑臧。

光荒耄信谗，杀尚书沮渠罗仇、三河太守沮渠鞠粥。罗仇弟子蒙逊叛光，杀中田护军马邃，攻陷临松郡，屯兵金山，大为百姓之患。蒙逊从兄男成先为将军，守晋昌，闻蒙逊起兵，逃奔赧虏，扇动诸夷，众至数千，进攻福禄、建安。宁戎护军赵策击败之，男成退屯乐涇。吕纂败蒙逊于忽谷。酒泉太守垒澄率将军赵策、赵陵步骑万余讨男成于乐涇，战败，澄、策死之。男成进攻建康，说太守段业曰：“吕氏政衰，权臣擅命，刑罚失中，人不堪役，一州之地，叛者连城，瓦解之势，昭然在目，百姓嗷然，无所宗附。府君岂可以盖世之才，而立忠于垂亡之世！男成等既唱大义，欲屈府君抚临鄙州，使涂炭之余蒙来苏之惠。”业不从。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，郡人高逵、史

惠等言于业曰：“今孤城独立，台无救援，府君虽心过田单，而地非即墨，宜思高算，转祸为福。”业先与光侍中房晷、仆射王详不平，虑不自容，乃许之。男成等推业为大都督、龙骧大将军、凉州牧、建康公。光命吕纂讨业，沮渠蒙逊进屯临洮，为业声势。战于合离，纂师大败。

光散骑常侍、太常郭磨明天文，善占候，谓王详曰：“于天文，凉之分野将有大兵。主上老病，太子冲暗，纂等凶武，一旦不讳，必有难作。以吾二人久居内要，常有不善之言，恐祸及人，深宜虑之。田胡王气乞机部众最强，二苑之人多其故众。吾今与公唱义，推机为主，则二苑之众尽我有也。克城之后，徐更图之。”详以为然。夜烧光洪范门，二苑之众皆附之，详为内应。事发，光诛之。磨遂据东苑以叛。光驰使召纂，诸将劝纂曰：“业闻师回，必蹶军后。若潜师夜还，庶无后患矣。”纂曰：“业虽凭城阻众，无雄略之才，若夜潜还，张其奸志。”乃遣使告业曰：“郭磨作乱，吾今还都。卿能决者，可出战。”于是引还。业不敢出。纂司马杨统谓其从兄恆曰：“郭磨明善天文，起兵其当有以。京城之外非复朝廷之有，纂今还都，复何所补！统请除纂，勒兵推兄为盟主，西袭吕弘，据张掖以号令诸郡，亦千载一时也。”恆怒曰：“吾闻臣子之事君亲，有陨无二，吾未有包胥存救之效，岂可安荣其禄，乱增其难乎！吕宗若败，吾为弘演矣。”统惧，至番禾，遂奔郭磨。磨遣军邀纂于白石，纂大败。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骑五千赴难，与纂共击磨军，破之，遂入于姑臧。磨之叛也，得光孙八人于东苑。及军败，恚甚，悉投之于锋刃之上，枝分节解，饮血盟众，众皆掩目，不忍视之，磨悠然自若。

磨推后将军杨轨为盟主，轨自称大将军、凉州牧、西平公。吕纂击磨将王斐于城西，大破之，自是磨势渐衰。光遗杨轨书

曰：“自羌胡不靖，郭麇叛逆，南籓安否，音问两绝。行人风传，云卿拥逼百姓，为麇唇齿。卿雅志忠贞，有史鱼之操，鉴察成败，远侔古人，岂宜听纳奸邪，以亏大美！陵霜不凋者松柏也，临难不移者君子也，何图松柏凋于微霜，鸡鸣已于风雨！郭麇巫卜小数，时或误中，考之大理，率多虚谬。朕宰化寡方，泽不逮远，致世事纷纭，百城离叛。戮力一心，同济巨海者，望之于卿也。今中仓积粟数百万，东人战士一当百余，入则言笑晏晏，出则武步凉州，吞麇咀业，绰有余暇。但与卿形虽君臣，心过父子，欲全卿名节，不使贻笑将来。”轨不答，率步骑二万北赴郭麇。至姑臧，垒于城北。轨以士马之盛，议欲大决成败，麇每以天文裁之。吕弘为段业所逼，光遣吕纂迎之。轨谋于众曰：“吕弘精兵一万，若与光合，则敌强我弱。养兽不讨，将为后患。”遂率兵邀纂，纂击败之。郭麇闻轨败，东走魏安，遂奔于乞伏乾归。杨轨闻麇走，南奔廉川。

光疾甚，立其太子绍为天王，自号太上皇帝。以吕纂为太尉，吕弘为司徒。谓绍曰：“吾疾病唯增，恐将不济。三寇窥窬，迭伺国隙。吾终以后，使纂统六军，弘管朝政，汝恭己无为，委重二兄，庶可以济。若内相猜贰，衅起萧墙，则晋、赵之变旦夕至矣。”又谓纂、弘曰：“永业才非拨乱，直以正嫡有常，猥居元首。今外有强寇，人心未宁，汝兄弟缉穆，则贻厥万世。若内自相图，则祸不旋踵。”纂、弘泣曰：“不敢有二心。”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，时年六十三，在位十年。伪谥懿武皇帝，庙号太祖，墓号高陵。

纂字永绪，光之庶长子也。少便弓马，好鹰犬。苻坚时入太学，不好读书，唯以交结公侯声乐为务。及坚乱，西奔上邽，转至姑臧，拜武贲中郎将，封太原公。

光死，吕绍秘不发丧，纂排阁入哭，尽哀而出。绍惧为纂

所害，以位让之，曰：“兄功高年长，宜承大统，愿兄勿疑。

“篡曰：“臣虽年长，陛下国家之冢嫡，不可以私爱而乱大伦。

“绍固以让篡，篡不许之。及绍嗣伪位，吕超言于绍曰：“篡统戎积年，威震内外，临丧不哀，步高视远，观其举止乱常，恐成大变，宜早除之，以安社稷。”绍曰：“先帝顾命，音犹在耳，兄弟至亲，岂有此乎！吾弱年而荷大任，方赖二兄以宁家国。纵其图我，我视死如归，终不忍有此意也，卿慎勿过言。

“超曰：“篡威名素盛，安忍无亲，今不图之，后必噬脐矣。

“绍曰：“吾每念袁尚兄弟，未曾不痛心忘寝食，宁坐而死，岂忍行之。”超曰：“圣人称知机其神，陛下临机不断，臣见大事去矣。”既而篡见绍于湛露堂，超执刀侍绍，目篡请收之，绍弗许。

初，光欲立弘为世子，会闻绍在仇池，乃止，弘由是有憾于绍。遣尚书姜纪密告篡曰：“先帝登遐，主上暗弱，兄总摄内外，威恩被于遐迩，辄欲远追废昌邑之义，以兄为中宗何如？”篡于是夜率壮士数百，逾北城，攻广夏门，弘率东苑之众斫洪范门。左卫齐从守融明观，逆问之曰：“谁也？”众曰：“太原公。”从曰：“国有大故，主上新立，太原公行不由道，夜入禁城，将为乱邪？”因抽剑直前，斫篡中额。篡左右擒之，篡曰：“义士也，勿杀。”绍遣武贲中郎将吕开率其禁兵距战于端门，骁骑吕超率卒二千赴之。众素惮篡，悉皆溃散。

篡入自青角门，升于谦光殿。绍登紫阁自杀，吕超出奔广武。篡惮弘兵强，劝弘即位。弘曰：“自以绍弟也而承大统，众心不顺，是以违先帝遗敕，惭负黄泉。今复越兄而立，何面目以视息世间！大兄长且贤，威名振于二贼，宜速即大位，以安国家。”篡以隆安四年遂僭即天王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为咸宁，谥绍为隐王。以弘为使持节、侍中、大都督、都督中外诸

军事、大司马、车骑大将军、司隶校尉、录尚书事，改封番禾郡公，其余封拜各有差。

纂谓齐从曰：“卿前斫我，一何甚也！”从泣曰：“隐王先帝所立，陛下虽应天顺时，而微心未达，惟恐陛下不死，何谓甚也。”纂嘉其忠，善遇之。纂遣使谓征东吕方曰：“超实忠臣，义勇可嘉，但不识经国大体，权变之宜。方赖其忠节，诞济世难，可以此意谕之。”超上疏陈谢，纂复其爵位。

吕弘自以功名崇重，恐不为纂所容，纂亦深忌之。弘遂起兵东苑，劫尹文、杨桓以为谋主，请宗燮俱行。燮曰：“老臣受先帝大恩，位为列棘，不能陨身授命，死有余罪，而复从殿下，亲为戎首者，岂天地所容乎！且智不能谋，众不足恃，将焉用之！”弘曰：“君为义士，我为乱臣！”乃率兵攻纂。纂遣其将焦辨击弘，弘众溃，出奔广武。纂纵兵大掠，以东苑妇女赏军，弘之妻子亦为士卒所辱。纂笑谓群臣曰：“今日之战何如？”其侍中房晷对曰：“天祸凉室，衅起戚藩。先帝始崩，隐王幽逼，山陵甫讫，大司马惊疑肆逆，京邑交兵，友于接刃。虽弘自取夷灭，亦由陛下无棠棣之义。宜考已责躬，以谢百姓，而反纵兵大掠，幽辱士女。衅自由弘，百姓何罪！且弘妻，陛下之弟妇也；弘女，陛下之侄女也。奈何使无赖小人辱为婢妾。天地神明，岂忍见此！”遂歔歔悲泣。纂改容谢之，召弘妻及男女于东宫，厚抚之。吕方执弘系狱，驰使告纂，纂遣力士康龙拉杀之。是月，立其妻杨氏为皇后，以杨氏父桓为散骑常侍、尚书左仆射、凉都尹，封金城侯。

纂将伐秃发利鹿孤，中书令杨颖谏曰：“夫起师动众，必参之天人，苟非其时，圣贤所不为。秃发利鹿孤上下用命，国未有衅，不可以伐。宜缮甲养锐，劝课农殖，待可乘之机，然后一举荡灭。比年多事，公私罄竭，不深根固本，恐为患将来，

愿抑赫斯之怒，思万全之算。”纂不从。度浩亶河，为鹿弧弟儇檀所败，遂西袭张掖。姜纪谏曰：“方今盛夏，百姓废农，所利既少，所丧者多，若师至岭西，虏必乘虚寇抄都下，宜且回师以为后图。”纂曰：“虏无大志，闻朕西征，正可自固耳。今速袭之，可以得志。”遂围张掖，略地建康。闻儇檀寇姑臧，乃还。

即序胡安据盗发张骏墓，见骏貌如生，得真珠簏、琉璃榼、白玉樽、赤玉箫、紫玉笛、珊瑚鞭、马脑钟，水陆奇珍不可胜纪。纂诛安据党五十余家，遣使吊祭骏，并缮修其墓。

道士句摩罗耆婆言于纂曰：“潜龙屡出，豕犬见妖，将有下人谋上之祸，宜增修德政，以答天戒。”纂纳之。耆婆，即罗什之别名也。

纂游田无度，荒耽酒色，其太常杨颖谏曰：“臣闻皇天降鉴，惟德是与。德由人弘，天应以福，故勃焉之美奄在圣躬。大业已尔，宜以道守之。廓灵基于日新，邀洪福于万祀。自陛下龙飞，疆宇未辟，崎岖二岭之内，纲维未振于九州。当兢兢夕惕，经略四方，成先帝之遗志，拯苍生于荼蓼。而更饮酒过度，出入无恆，宴安游盘之乐，沈湎樽酒之间，不以寇仇为虑，窃为陛下危之。糟丘酒池，洛汭不返，皆陛下之殷鉴。臣蒙先帝夷险之恩，故不敢避干将之戮。”纂曰：“朕之罪也。不有贞亮之士，谁匡邪僻之君！”然昏虐自任，终不能改，常与左右因醉驰猎于坑涧之间，殿中侍御史王回、中书侍郎王儒扣马谏曰：“千金之子坐不垂堂，万乘之主清道而行，奈何去舆辇之安，冒奔骑之危！衔橛之变，动有不测之祸。愚臣窃所不安，敢以死争，愿陛下远思袁盎揽辔之言，不令臣等受讥千载。”纂不纳。

纂番禾太守吕超擅伐鲜卑思盘，思盘遣弟乞珍诉超于纂，

篡召超将盘入朝。超至姑臧，大惧，自结于殿中监杜尚，篡见超，怒曰：“卿恃兄弟桓桓，欲欺吾也，要当斩卿，然后天下可定。”超顿首不敢。篡因引超及其诸臣宴于内殿。吕隆屡劝篡酒，已至昏醉，乘步輓车将超等游于内。至琨华堂东阁，车不得过，篡亲将奚川、骆腾倚剑于壁，推车过阁。超取剑击篡，篡下车擒超，超刺篡洞胸，奔于宣德堂。川、腾与超格战，超杀之。篡妻杨氏命禁兵讨超，杜尚约兵舍杖。将军魏益多入，斩篡首以徇曰：“篡违先帝之命，杀害太子，荒耽酒猎，昵近小人，轻害忠良，以百姓为草芥。番禾太守超以骨肉之亲，惧社稷颠覆，已除之矣。上以安宗庙，下为太子报仇。凡我士庶，同兹休庆。”

伪巴西公吕他、陇西公吕纬时在北城，或说纬曰：“超陵天逆上，士众不附。明公以懿弟之亲，投戈而起，姜纪、焦辨在南城，杨桓、田诚在东苑，皆我之党也，何虑不济！”纬乃严兵谓他曰：“隆、超弑逆，所宜击之。昔田恆之乱，孔子邻国之臣，犹抗言于哀公，况今萧墙有难，而可坐观乎！”他将从之，他妻梁氏止之曰：“纬、超俱兄弟之子，何为舍超助纬而为祸道乎！”他谓纬曰：“超事已立，据武库，拥精兵，图之为难。且吾老矣，无能为也。”超闻，登城告他曰：“篡信谗言，将灭超兄弟。超以身命之切，且惧社稷覆亡，故出万死之计，为国家唱义，叔父当有以亮之。”超弟邈有宠于纬，说纬曰：“篡残国破家，诛戮兄弟，隆、超此举应天人之心，正欲尊立明公耳。先帝之子，明公为长，四海颺颺，人无异议。隆、超虽不达臧否，终不以孽代宗，更图异望也，愿公勿疑。

“纬信之，与隆、超结盟，单马入城，超执而杀之。”

初，篡尝与鸠摩罗什棋，杀罗什子，曰：“斫胡奴头。”罗什曰：“不斫胡奴头，胡奴斫人头。”超小字胡奴，竟以杀

篡。篡在位三年，以元兴元年死。隆既篡位，伪谥篡灵皇帝，墓号白石陵。

隆字永基，光弟宝之子也，美姿貌，善骑射。光末拜北部护军，稍历显位，有声称。超既杀篡，让位于隆，隆有难色。超曰：“今犹乘龙上天，岂可中下！”隆以安帝元兴元年遂僭即天王位。超先于番禾得小鼎，以为神瑞，大赦，改元为神鼎。追尊父宝为文皇帝，母卫氏为皇太后，妻杨氏为皇后，以弟超有佐命之勋，拜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辅国大将军、司隶校尉、录尚书事，封安定公。

隆多杀豪望，以立威名，内外嚣然，人不自固。魏安人焦朗遣使说姚兴将姚硕德曰：“吕氏因秦之乱，制命此州。自武皇弃世，诸子兢寻干戈，德刑不恤，残暴是先，饥馑流亡，死者大半，唯泣诉昊天，而精诚无感。伏惟明公道迈前贤，任尊分陕，宜兼弱攻昧，经略此方，救生灵之沈溺，布徽政于玉门。篡夺之际，为功不难。”遣妻子为质。硕德遂率众至姑臧。其部将姚国方言于硕德曰：“今悬师三千，后无继援，师之难也。宜曜劲锋，示其威武。彼以我远来，必决死距战，可一举而平。”硕德从之。吕超出战，大败，遁还。隆收集离散，婴城固守。

时荧惑犯帝坐，有群雀斗于太庙，死者数万。东人多谋外叛，将军魏益多又唱动群心，乃谋杀隆、超，事发，诛之，死者三百余家。于是群臣表求与姚兴通好，隆弗许。吕超谏曰：“通塞有时，艰泰相袭，孙权屈身于魏，谯周劝主迎降，岂非大丈夫哉？势屈故也。天锡承七世之资，树恩百载，武旅十万，谋臣盈朝，秦师临境，识者导以见机，而愎谏自专，社稷为墟。前鉴不远，我之元龟也。何惜尺书单使，不以危易安！且令卑辞以退敌，然后内修德政，废兴由人，未损大略。”隆曰：“吾虽常人，属当家国之重，不能嗣守成基，保安社稷，以太祖

之业委之于人，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！”超曰：“应龙以屈伸为灵，大人以知机为美。今连兵积岁，资储内尽，强寇外逼，百姓嗷然无糊口之寄，假使张、陈、韩、白，亦无如之何！陛下宜思权变大纲，割区区常虑。苟卜世有期，不在和好，若天命去矣，宗族可全。”隆从之，乃请降。硕德表隆为使持节、镇西大将军、凉州刺史、建康公。于是遣母弟爱子文武旧臣慕容筑、杨颖、史难、阎松等五十余家质于长安，硕德乃还。姚兴谋臣皆曰：“隆藉伯父余资，制命河外。今虽饥窘，尚能自支。若将来丰贍，终非国有。凉州险绝，世难先违，道清后顺，不如因其饥弊而取之。”兴乃遣使来观虚实。

沮渠蒙逊又伐隆，隆击败之，蒙逊请和结盟，留谷万余斛以振饥人。姑臧谷价踊贵，斗直钱五千文，人相食，饥死者十余万口。城门尽闭，樵采路绝，百姓请出城乞为夷虏奴婢者日有数百。隆惧沮动人情，尽坑之，于是积尸盈于卫路。

秃发傉檀及蒙逊频来伐之，隆以二寇之逼也，遣超率骑二百，多赍珍宝，请迎于姚兴。兴乃遣其将齐难等步骑四万迎之。难至姑臧，隆素车白马迎于道旁。使胤告光庙曰：“陛下往运神略，开建西夏，德被苍生，威振遐裔。枝嗣不臧，迭相篡弑。二虏交逼，将归东京，谨与陛下奉诀于此。”歔歔恸泣，酸感兴军。隆率户一万，随难东迁，至长安，兴以隆为散骑常侍，公如故；超为安定太守；文武三十余人皆擢叙之。其后隆坐与子弼谋反，为兴所诛。

吕光以孝武太元十二年定凉州，十五年僭立，至隆凡十有三载，以安帝元兴三年灭。

史臣曰：自晋室不纲，中原荡析，苻氏乘衅，窃号神州。世明委质伪朝，位居上将，爰以心膂，受脤遐征。铁骑如云，出玉门而长骛；雕戈耀景，捐金丘而一息。蕞尔夷陬，承风雾

卷，宏图壮节，亦足称焉。属永固运销，群雄兢起，班师右地，便有凯觐。于是结六戎，潜窥雁鼎；并吞五郡，遂假鸿名。控黄河以设险，负玄漠而为固，自谓克昌霸业，贻厥孙谋。寻而耄及政昏，亲离众叛，瞑目甫尔，衅发萧墙。绍、纂凡才，负乘致寇；弘、超凶狡，职为乱阶；永基庸庸，面缚姚氏。昔窦融归顺，荣焕累叶；隗嚣干纪，靡终身世。而光弃兹胜躅，遵彼覆车，十数年间，终致残灭。向使矫邪归正，革伪为忠，鸣檄而蕃晋朝，仗义而诛丑虏，则燕、秦之地可定，桓、文之功可立，郭躡、段业岂得肆其奸，蒙逊、乌孤无所窥其隙矣。而猥窃非据，何其谬哉！夫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宝曰位。非其人而处其位者，其祸必速；在其位而忘其德者，其殃必至。天鉴非远，庸可滥乎！

赞曰：金行不兢，宝业斯屯。瓜分九寓，沴聚三秦。吕氏伺隙，欺我人神。天命难假，终亦倾沦。

## 载记第二十三

### 慕容垂

慕容垂，字道明，皝之第五子也。少岐嶷有器度，身長七尺七寸，手垂过膝。皝甚宠之，常目而谓诸弟曰：“此兒阔达好奇，终能破人家，或能成人家。”故名霸，字道业，恩遇逾于世子俊，故俊不能平之。以灭宇文之功，封都乡侯。石季龙来伐，既还，犹有兼并之志，遣将邓恆率众数万屯于乐安，营攻取之备。垂戍徒河，与恆相持，恆憚而不敢侵。垂少好畋游，因猎坠马折齿，慕容俊僭即王位，改名 ，外以慕郤 为名，内实恶而改之。寻以讖记之文，乃去“夫”，以“垂”为名焉，

石季龙之死也，赵魏乱，垂谓俊曰：“时来易失，赴机在速，兼弱攻昧，今其时矣。”俊以新遭大丧，不许。慕輿根言于俊曰：“王子之言，千载一时，不可失也。”俊乃从之，以垂为前锋都督。俊既克幽州，将坑降卒，垂谏曰：“吊伐之义，先代常典。今方平中原，宜绥怀以德，坑戮之刑不可为王师之先声。”俊从之。及俊僭称尊号，封垂吴王，徙镇信都，以侍中、右禁将军录留台事，大收东北之利。又为征南将军、荆、兖二州牧，有声于梁、楚之南。再为司隶，伪王公已下莫不累迹。时慕容 嗣伪位，慕容恪为太宰。恪甚重垂，常谓 曰：“吴王将相之才十倍于臣，先帝以长幼之次，以臣先之，臣死

之后，愿陛下委政吴王，可谓亲贤兼举。”及败桓温于枋头，威名大振。慕容评深忌恶之，乃谋诛垂。垂惧祸及己，与世子全奔于苻坚。

自恪卒后，坚密有图 之谋，惮垂威名而未发。及闻其至，坚大悦，郊迎执手，礼之甚重。坚相王猛恶垂雄略，劝坚杀之。坚不从，以为冠军将军，封宾都侯，食华阴之五百户。王猛伐洛，引全为参军。猛乃令人诡传垂语于全曰：“吾已东还，汝可为计也。”全信之，乃奔 。猛表全叛状，垂惧而东奔，及蓝田，为追骑所获。坚引见东堂，慰勉之曰：“卿家国失和，委身投朕。贤子志不忘本，犹怀首丘。《书》不云乎：“父父子子，无相及也。”卿何为过惧而狼狈若斯也！”于是复垂爵位，恩待如初。

及坚擒 ，垂随坚入鄴，收集诸子，对之悲恻，见其故吏，有不悦之色。前郎中令高弼私于垂曰：“大王以命世之姿，遭无妄之运，屯遭 妻伏，艰亦至矣。天启嘉会，灵命暂迁，此乃鸿渐之始，龙变之初，深愿仁慈有以慰之。且夫高世之略必怀遗俗之规，方当网漏吞舟，以弘苞养之义；收纳旧臣之胄，以成为山之功，奈何以一怒捐之？窃为大王不取。”垂深纳之。垂在坚朝，历位京兆尹，进封泉州侯，所在征伐，皆在大功。

坚之败于淮南也，垂军独全，坚以千余骑奔垂。垂世子宝言于垂曰：“家国倾丧，皇纲废弛，至尊明命著之图策，当隆中兴之业，建少康之功。但时来之运未至，故韬光俟奋耳。今天厌乱德，凶众土崩，可谓乾启神机，授之于我。千载一时，今其会也，宜恭承皇天之意，因而取之。且夫立大功者不顾小节，行大仁者不念小惠。秦既荡覆二京，空辱神器，仇耻之深，莫甚于此，愿不以意气微恩而忘社稷之重。五木之祥，今其至矣。”垂曰：“汝言是也。然彼以赤心投命，若何害之！苟天

所弃，图之多便。且纵令北还，更待其衅，既不负宿心，可以义取天下。”垂弟德进曰：“夫邻国相吞，有自来矣。秦强而并燕，秦弱而图之，此为报仇雪辱，岂所谓负宿心也！昔邓祁侯不纳三甥之言，终为楚所灭；吴王夫差违子胥之谏，取祸句践。前事之不忘，后事之师表也。愿不弃汤、武之成踪，追韩信之败迹，乘彼土崩，恭行天罚，斩逆氏，复宗祀，建中兴，继洪烈，天下大机，弗宜失也。若释数万之众，授干将之柄，是郤天时而待后害，非至计也。语曰：‘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’愿兄无疑。”垂曰：“吾昔为太傅所不容，投身于秦主，又为王猛所譖，复见昭亮，国土之礼每深，报德之分未一。如使秦运必穷，历数归我者，授首之便，何虑无之。关西之地，会非吾有，自当有扰之者，吾可端拱而定关东。君子不怙乱，不为祸先，且可观之。”乃以兵属坚。初，宝在长安，与韩黄、李根等因讌擣菹，宝危坐整容，誓之曰：“世云擣菹有神，岂虚也哉！若富贵可期，频得三卢。”于是三擣尽卢，宝拜而受赐，故云五木之祥。

坚至浍池，垂请至鄴展拜陵墓，因张国威刑，以安戎狄。坚许之，权翼谏曰：“垂爪牙名将，所谓今之韩、白，世豪东夏，志不为人用。顷以避祸归诚，非慕德而至，列土干城未可以满其志，冠军之号岂足以称其心！且垂犹鹰也，饥则附人，饱便高飏，遇风尘之会，必有凌霄之志。惟宜急其羁鞅，不可任其所欲。”坚不从，遣其将李蛮、闵亮、尹国率众三千送垂，又遣石越戍鄴，张蚝戍并州。

时坚子丕先在鄴，及垂至，丕馆之于鄴西，垂具说淮南败状。会坚将苻晖告丁零翟斌聚众谋逼洛阳，丕谓垂曰：“惟斌兄弟因王师小失，敢肆凶勃，子母之军，殆难为敌，非冠军英略，莫可以灭也。欲相烦一行可乎？”垂曰：“下官殿下之鹰

犬，敢不惟命是听。”于是大赐金帛，一无所受，惟请旧田园。丕许之，配垂兵二千，遣其将苻飞龙率氐骑一千为垂之副。丕戒飞龙曰：“卿王室肺腑，年秩虽卑，其实帅也。垂为三军之统，卿为谋垂之主，用兵制胜之权，防微杜贰之略，委之于卿，卿其勉之。”垂请入鄴城拜庙，丕不许。乃潜服而入，亭吏禁之，垂怒，斩吏烧亭而去。石越言于丕曰：“垂之在燕，破国乱家，及投命圣朝，蒙超常之遇，忽敢轻侮方镇，杀吏焚亭，反形已露，终为乱阶。将老兵疲，可袭而取之矣。”丕曰：“淮南之败，众散亲离，而垂侍卫圣躬，诚不可忘。”越曰：“垂既不忠于燕，其肯尽忠于我乎！且其亡虏也，主上宠同功旧，不能铭泽誓忠，而首谋为乱，今不击之，必为后害。”丕不从。越退而告人曰：“公父子好存小仁，不顾天下大计，吾属终当为鲜卑虏矣。”

垂至河内，杀飞龙，悉诛氐兵，召募远近，众至三万，济河焚桥，令曰：“吾本外假秦声，内规兴复。乱法者军有常刑，奉命者赏不逾日，天下既定，封爵有差，不相负也。”

翟斌闻垂之将济河也，遣使推垂为盟主。垂距之曰：“吾父子寄命秦朝，危而获济，荷主上不世之恩，蒙更生之惠，虽曰君臣，义深父子，岂可因其小隙，便怀二三。吾本救豫州，不赴君等，何为斯议而及于我！”垂进欲袭据洛阳，故见苻暉以臣节，退又未审斌之诚款，故以此言距之。垂至洛阳，暉闭门距守，不与垂通。斌又遣长史河南郭通说垂，乃许之。斌率众会垂，劝称尊号，垂曰：“新兴侯，国之正统，孤之君也。若以诸君之力，得平关东，当以大义喻秦，奉迎反正。无上自尊，非孤心也。”谋于众曰：“洛阳四面受敌，北阻大河，至于控驭燕、赵，非形胜之便，不如北取鄴都，据之而制天下。”众咸以为然。乃引师而东，遣建威将军王腾起浮桥于石门。

初，垂之发鄴中，子农及兄子楷、绍，北子宙，为苻丕所留。及诛飞龙，遣田生密告农等，使起兵赵、魏以相应。于是农、宙奔列人，楷、绍奔辟阳，众咸应之。农西招库辱官伟于上党，东引乞特归于东阿，各率众数万赴之，众至十余万。丕遣石越讨农，为农所败，斩越于陈。

垂引兵至荥阳，以太元八年自称大将军、大都督、燕王，承制行事，建元曰燕元。令称统府，府置四佐，王公已下称臣，凡所封拜，一如王者，以翟斌为建义大将军，封河南王；翟檀为柱国大将军、弘农王；弟德为车骑大将军、范阳王；兄子楷征西大将军、太原王。众至二十余万，济自石门，长驱攻鄴。农、楷、绍、宙等率众会垂。立子宝为燕王太子，封功臣为公侯伯子男者百余人。

苻丕乃遣侍郎姜让谓垂曰：“往岁大驾失据，君保卫銮舆，勤王诚义，迈踪前烈。宜述修前规，终忠贞之节，奈何弃崇山之功，为此过举！过贵能改，先贤之嘉事也。深宜详思，悟犹未晚。”垂谓让曰：“孤受主上不世之恩，故欲安全长乐公，使尽众赴京师，然后修复家国之业，与秦永为邻好。何故暗于机运，不以鄴见归也？大义灭亲，况于意气之顾！公若迷而不返者，孤亦欲窃兵势耳。今事已然，恐单马乞命不可得也。”让厉色责垂曰：“将军不容于家国，投命于圣朝，燕之尺土，将军岂有分乎！主上与将军风殊类别，臭味不同，奇将军于一见，托将军以断金，宠逾宗旧，任齐懿藩，自古君臣冥契之重，岂甚此邪！方付将军以六尺之孤，万里之命，奈何王师小败，便有二图！夫师起无名，终则弗成，天之所废，人不能支。将军起无名之师，而欲兴天所废，窃未见其可。长乐公主上之元子，声德迈于唐、卫，居陕东之任，为朝廷维城，其可束手输将军以百城之地！大夫死王事，国君死社稷，将军欲裂冠毁冕，

拔本塞源者，自可任将军兵势，何复多云。但念将军以七十之年，悬首白旗，高世之忠，忽为逆鬼，窃为将军痛之。”垂默然。左右劝垂杀之，垂曰：“古者兵交，使在其间，犬各吠非其主，何所问也！”乃遣让归。

垂上表于苻坚曰：“臣才非古人，致祸起萧墙，身婴时难，归命圣朝。陛下恩深周、汉，猥叨微顾之遇，位为列将，爵忝通侯，誓在戮力输诚，常惧不及。去夏桓冲送死，一拟云消，回讨郟城，俘馘万计，斯诚陛下神算之奇，颇亦愚臣忘死之效。方将饮马桂州，悬旌闽会，不图天助乱德，大驾班师。陛下单车奔臣，臣奉卫匪贰，岂陛下圣明鉴臣单心，皇天后土实亦知之。臣奉诏北巡，受制长乐。然丕外失众心，内多猜忌，今臣野次外庭，不听谒庙。丁零逆竖寇逼豫州，丕迫臣单赴，限以师程，惟给弊卒二千，尽无兵杖，复令飞龙潜为刺客。及至洛阳，平原公暉复不信纳。臣窃惟进无淮阴功高之虑，退无李广失利之愆，惧有青蝇，交乱白黑，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见疑，乃推臣为盟主。臣受托善始，不遂令终，泣望西京，挥涕即迈。军次石门，所在云赴，虽复周武之会于孟津，汉祖之集于垓下，不期之众，实有甚焉。欲令长乐公尽众赴难，以礼发遣，而丕固守匹夫之志，不达变通之理。臣息农收集故营，以备不虞，而石越倾鄴城之众，轻相掩袭，兵阵未交，越已陨首。臣既单车悬軫，归者如云，斯实天符，非臣之力。且鄴者臣国旧都，应即惠及，然后西面受制，永守东藩，上成陛下遇臣之意，下全愚臣感报之诚。今进师围鄴，并喻丕以天时人事。而丕不察机运，杜门自守，时出挑战，锋戈屡交，恆恐飞矢误中，以伤陛下天性之念。臣之此诚，未简神听，辄遏兵止锐，不敢窃攻。夫运有推移，去来常事，惟陛下察之。”

坚报曰：“朕以不德，忝承灵命，君临万邦，三十年矣。

遐方幽裔，莫不来庭，惟东南一隅，敢违王命。朕爰奋六师，恭行天罚，而玄机不吊，王师败绩。赖卿忠诚之至，辅翼朕躬，社稷之不陨，卿之力也。《诗》云：‘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’方任卿以元相，爵卿以郡侯，庶弘济艰难，敬酬勋烈，何图伯夷忽毁冰操，柳惠倏为淫夫！览表惋然，有惭朝士。卿既不容于本朝，匹马而投命，朕则宠卿以将位，礼卿以上宾，任同旧臣，爵齐勋辅，歃血断金，披心相付。谓卿食椹怀音，保之偕老。岂意畜水覆舟，养兽反害，悔之噬脐，将何所及！诞言骇众，夸拟非常，周武之事，岂卿庸人所可论哉！失笼之鸟，非罗所羁；脱网之鲸，岂罟所制！翹陆任怀，何须闻也。念卿垂老，老而为贼，生为叛臣，死为逆鬼，侏张幽显，布毒存亡，中原士女，何痛如之！朕之历运兴丧，岂复由卿！但长乐、平原以未立之年，遇卿于两都，虑其经略未称朕心，所恨者此焉而已。”

垂攻拔鄴郭，丕固守中城，垂堑而围之，分遣老弱于魏郡、肥乡，筑新兴城以置輜重，拥漳水以灌之。

翟斌潜讽丁零及西人，请斌为尚书令。垂访之群僚，其安东将军封衡厉色曰：“马能千里，不免羈鞅，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。斌戎狄小人，遭时际会，兄弟封王，自驩兜已来，未有此福。忽履盈忘止，复有斯求，魂爽错乱，必死不出年也。”垂犹隐忍容之，令曰：“翟王之功宜居上辅，但台既未建，此官不可便置。待六合廓清，更当议之。”斌怒，密应苻丕，潜使丁零决防溃水。事泄，垂诛之。斌兄子真率其部众北走邯鄲，引兵向鄴，欲与丕为内外之势，垂令其太子宝、冠军慕容隆击破之。真自邯鄲北走，又使慕容楷率骑追之，战于下邑，为真所败，真遂屯于承营。垂谓诸将曰：“苻丕穷寇，必守死不降。丁零叛扰，乃我腹心之患。吾欲迁师新城，开其逸路，进以谢

秦主畴昔之恩，退以严击真之备。”于是引师去鄴，北屯新城。慕容农进攻翟嵩于黄泥，破之。垂谓其范阳王德曰：“苻丕吾纵之不能去，方引晋师规固鄴都，不可置也。”进师又攻鄴，开其西奔之路。

垂将有北都中山之意，农率众数万迎之。群僚闻慕容 为苻坚所杀，劝垂僭位。垂以慕容冲称号关中，不许。

晋龙骧将军刘牢之率众救苻丕，至鄴，垂逆战，败绩，遂撤鄴围，退屯新城。垂自新城北走，牢之追垂，连战皆败。又战于五桥泽，王师败绩，德及隆引兵要之于五丈桥，牢之驰马跳五丈涧，会苻丕救至而免。

翟真去承营，徙屯行唐，真司马鲜于乞杀真，尽诛翟氏，自立为赵王。营人攻杀乞，迎立真从弟成为主，真子辽奔黎阳。

高句骊寇辽东，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马郝景率众救之，为高句骊所败，辽东、玄菟遂没。

建节将军徐岩叛于武邑，驱掠四千余人，北走幽州。垂驰救其将平规曰：“但固守勿战，比破丁零，吾当自讨之。”规违命距战，为岩所败。岩乘胜入蓟，掠千余户而去，所过寇暴，遂据令支。

翟成长史鲜于得斩成而降，垂入行唐，悉坑其众。

苻丕弃鄴城，奔于并州。

慕容农攻克令支，斩徐岩兄弟。时伐高句骊，复辽东、玄菟二郡，还屯龙城。

垂定都中山，群僚劝即尊号，具典仪，修郊燎之礼。垂从之，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。赦其境内，改元曰建兴，置百官，缮宗庙社稷，立宝为太子。以其左长史庾官伟、右长史段崇、龙骧张崇，中山尹封衡为吏部尚书，慕容德为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领司隶校尉，抚军慕容麟为卫大将军，其余拜授有差。

追尊母兰氏为文昭皇后，迁黜后段氏，以兰氏配飨。博士刘详、董谧议以尧母妃位第三，不以贵陵姜嫄，明圣王之道以至公为先。垂不从。

遣其征西慕容楷、卫军慕容麟、镇南慕容绍、征虏慕容宙等攻苻坚冀州牧苻定、镇东苻绍、幽州牧苻谟、镇北苻亮。楷与定等书，喻以祸福，定等悉降。

垂留其太子宝守中山，率诸将南攻翟辽，以楷为前锋都督。辽之部众皆燕、赵人也，咸曰：“太原王之子，吾之父母。”相率归附。辽惧，遣使请降。垂至黎阳，辽肉袒谢罪，垂厚抚之。

为其太子宝起承华观，以宝录尚书政事，巨细皆委之，重总大纲而已。立其夫人段氏为皇后。又以宝领侍中、大单于、骠骑大将军、幽州牧。建留台于龙城，以高阳王慕容隆录留台尚书事。时慕容及诸宗室为苻坚所害者，并招魂葬之。

清河太守贺耕聚众定陵以叛，南应翟辽，慕容农讨斩之，毁定陵城。进师入鄴，以鄴城广难固，筑凤阳门大道之东为隔城。

其尚书郎娄会上疏曰：“三年之丧，天下之达制，兵荒杀礼，遂以一切取士。人心奔兢，苟求荣进，至乃身冒纆经，以赴时役，岂必殉忠于国家，亦昧利于其间也。圣王设教，不以颠沛而亏其道，不以丧乱而变其化，故能杜豪兢之门，塞奔波之路。陛下钟百王之季，廓中兴之业，天下渐平，兵革方偃，诚宜蠲荡瑕秽，率由旧章。吏遭大丧，听终三年之礼，则四方知化，人斯服礼。”垂不从。

翟辽死，子钊代立，攻逼鄴城，慕容农击走之。垂引师伐钊于滑台，次于黎阳津，钊于南岸距守，诸将恶其兵精，咸谏不宜济河。垂笑曰：“坚子何能为，吾今为卿等杀之。”遂徙

营就西津，为牛皮船百余艘，载疑兵列杖，溯流而上。钊先以大众备黎阳，见垂向西津，乃弃营西距。垂潜遣其桂林王慕容镇、骠骑慕容国于黎阳津夜济，壁于河南。钊闻而奔还，士众疲渴，走归滑台，钊携妻子率数百骑北趣白鹿山。农追击，尽擒其众，钊单骑奔长子。钊所统七郡户三万八千皆安堵如故。徙徐州流人七千余户于黎阳。

于是议征长子。诸将咸谏，以慕容永未有衅，连岁征役，士卒疲惫，请俟他年。垂将从之，及闻慕容德之策，笑曰：“吾计决矣。且吾投老，扣囊底智，足以克之，不复留逆贼以累子孙也。”乃发步骑七万，遣其丹阳王慕容赞、龙骧张崇攻永弟支于晋阳。永遣其将刁云、慕容钟率众五万屯潞川。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，慕容农入自壶关，垂顿于鄴之西南，月余不进。永谓垂诡道伐之，乃摄诸军还杜太行轶关。垂进师入自天井关，至于壶壁。永率精卒五万来距，阻河曲以自固，驰使请战。垂列阵于壶壁之南，农、楷分为二翼，慕容国伏千兵于深涧，与永大战。垂引军伪退，永追奔数里，国发伏兵驰断其后，楷、农夹击之，永师大败，斩首八千余级，永奔还长子。慕容赞攻克晋阳。垂进围长子，永将贾韬潜为内应。垂进军入城，永奔北门，为前驱所获，于是数而戮之，并其所署公卿刁云等三十余人。永所统新旧八郡户七万六千八百及乘舆、服御、伎乐、珍宝悉获之，于是品物具矣。

使慕容农略地河南，攻廩丘、阳城，皆克之，太山、琅邪诸郡皆委城奔溃，农进师临海，置守宰而还。垂告捷于龙城之庙。

遣其太子宝及农与慕容麟等率众八万伐魏，慕容德、慕容绍以步骑一万八千为宝后继。魏闻宝将至，徙往河西。宝进师临河，惧不敢济。还次参合，忽有大风黑气，状若堤防，或高

或下，临覆军上。沙门支昙猛言于宝曰：“风气暴迅，魏军将至之候，宜遣兵御之。”宝笑而不纳。昙猛固以为言，乃遣麟率骑三万为后殿，以御非常。麟以昙猛言为虚，纵骑游猎。俄而黄雾四塞，日月晦冥，是夜魏师大至，三军奔溃，宝与德等数千骑奔免，士众还者十一二，绍死之。初，宝至幽州，所乘车轴无故自折。术士靳安以为大凶，固劝宝还，宝怒不从，故及于败。

宝恨参合之败，屡言魏有可乘之机。慕容德亦曰：“魏人狃于参合之役，有陵太子之心，宜及圣略，摧其锐志。”垂从之，留德守中山，自率大众出参合，凿山开道，次于猎岭。遣宝与农出天门，征北慕容隆、征西慕容盛逾青山，袭魏陈留公泥于平城，陷之，收其众三万余人而还。

垂至参合，见往年战处积骸如山，设吊祭之礼，死者父兄一时号哭，军中皆恻。垂惭愤欧血，因而寝疾，乘马舆而进。过平城北三十里，疾笃，筑燕昌城而还。宝等至云中，闻垂疾，皆引归。及垂至于平城，或有叛者奔告魏曰：“垂病已亡，舆尸在军。”魏又闻参合大哭，以为信然，乃进兵追之，知平城已陷而退，还馆阴山。垂至上谷之沮阳，以太元二十一年死，时年七十一，凡在位十三年。遗令曰：“方今祸难尚殷，丧礼一从简易，朝终夕殡，事讫成服，三日之后，释服从政。强寇伺隙，秘勿发丧，至京然后举哀行服。”宝等遵行之。伪谥成武皇帝，庙号世祖，墓曰宣平陵。

## 载记第二十四

### 慕容宝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云

慕容宝，字道祐，垂之第四子也。少轻果无志操，好人佞己。苻坚时为太子洗马、万年令。坚淮肥之役，以宝为陵江将军。及为太子，砥砺自修，敦崇儒学，工谈论，善属文，曲事垂左右小臣，以求美誉。垂之朝士翕然称之，垂亦以为克保家业，甚贤之。

垂死，其年宝嗣伪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为永康。以其太尉庾粲官伟为太师、左光禄大夫，段崇为太保，其余拜授各有差。遵垂遗令，校阅户口，罢诸军营分属郡县，定士族旧籍，明其官仪，而法峻政严，上下离德，百姓思乱者十室而九焉。

初，垂以宝冢嗣未建，每忧之。宝庶子清河公会多材艺，有雄略，垂深奇之。及宝之北伐，使会代摄宫事，总录、礼遇一同太子，所以见定旨也。垂之伐魏，以龙城旧都，宗庙所在，复使会镇幽州，委以东北之重，高选僚属以崇威望。临死顾命，以会为宝嗣，而宝宠爱少子濮阳公策，意不在会。宝庶长子长乐公盛自以同生年长，耻会先之，乃盛称策宜为储贰，而非毁会焉。宝大悦，乃访其赵王麟、高阳王隆，麟等咸希旨赞成之。宝遂与麟等定计，立策母段氏为皇后，策为皇太子，盛、会进爵为王。策字道符，年十一，美姿貌，而蠢弱不慧。

魏伐并州，骠骑农逆战，败绩，还于晋阳，司马慕舆嵩闭门距之。农率骑数千奔归中山，行及潞川，为魏追军所及，余骑尽没，单马遁还。宝引群臣于东堂议之。中山尹苻谟曰：“魏军强盛，千里转斗，乘胜而来，勇气兼倍，若逸骑平原，形势弥盛，殆难为敌，宜度险距之。”中书令哇邃曰：“魏军多骑，师行剽锐，马上赍粮，不过旬日。宜令郡县聚千家为一堡，深沟高垒，清野待之。至无所掠，资食无出，不过六旬，自然穷退。”尚书封懿曰：“今魏师十万，天下之勍敌也。百姓虽欲营聚，不足自固，是则聚粮集兵以资强寇，且动众心，示之以弱，阻关距战，计之上也。”慕容麟曰：“魏今乘胜气锐，其锋不可当，宜自完守设备，待其弊而乘之。”于是修城积粟，为持久之备。

魏攻中山不克，进据博陵鲁口，诸将望风奔退，郡县悉降于魏，宝闻魏有内难，乃尽众出距，步卒十二万，骑三万七千，次于曲阳柏肆。魏军进至新梁。宝惮魏师之锐，乃遣征北隆夜袭魏军，败绩而还。魏军方轨而至，对营相持，上下凶惧，三军夺气。农、麟劝宝还中山，乃引归。魏军追击之，宝、农等弃大军，率骑二万奔还。时大风雪，冻死者相枕于道。宝恐为魏军所及，命去袍杖戎器，寸刃无返。

魏军进攻中山，屯于芳林园。其夜尚书慕容皓谋杀宝，立慕容麟。皓妻兄苏泥告之，宝使慕容隆收皓，皓与同谋数十人斩关奔魏。麟惧不自安，以兵劫左卫将军、北地王精，谋率禁旅弑宝。精以义距之，麟怒，杀精，出奔丁零。

初，宝闻魏之来伐也，使慕容会率幽、并之众赴中山，麟既叛，宝恐其逆夺会军，将遣兵迎之。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还，说麟招集丁零，军众甚盛，谋袭会军，东据龙城。宝与其太子策及农、隆等万余骑迎会于蓟，以开封公慕容详守中山。

会倾身诱纳，缮甲厉兵，步骑二万，列阵而进，迎宝蓟南。宝分其兵给农、隆，遣西河公库辱官驥率众三千助守中山。会以策为太子，有恨色。宝以告农、隆，俱曰：“会一年少，专任方事，习骄所致，岂有他也。臣当以礼责之。”幽平之士皆怀会威德，不乐去之，咸请曰：“清河王天资神武，权略过人，臣等与之誓同生死，感王恩泽，皆勇气自倍。愿陛下与皇太子、诸王止驾蓟宫，使王统臣等进解京师之围，然后奉迎车驾。”宝左右皆害其勇略，譖而不许，众咸有怨言。左右劝宝杀会，侍御史仇尼归闻而告会曰：“左右密谋如是，主上将从之。大王所恃唯父母也，父已异图；所杖者兵也，兵已去手，进退路穷，恐无自全之理。盍诛二王，废太子，大王自处东宫，兼领将相，以匡社稷。”会不从。宝谓农、隆曰：“观会为变，事当必然，宜早杀之。不尔，恐成大祸。”农曰：“寇贼内侮，中州纷乱，会镇抚旧都，安众宁境，及京师有难，万里星赴，威名之重，可以振服戎狄。又逆迹未彰，宜且隐忍。今社稷之危若缀旒然，复内相诛戮，有损威望。”宝曰：“会逆心已成，而王等仁慈，不欲去之，恐一旦衅发，必先害诸父，然后及吾。事败之后，当思朕言。”农等固谏，乃止。会闻之弥惧，奔于广都黄榆谷。会遣仇尼归等率壮士二千余人分袭农、隆，隆是夜见杀，农中重创。既而会归于宝，宝意在诛会，诱而安之，潜使左卫慕輿腾斩会，不能伤。会复奔其众，于是勒兵攻宝。宝率数百骑驰如龙城，会率众追之，遣使请诛左右佞臣，并求太子，宝弗许。会围龙城，侍御郎高云夜率敢死士百余人袭会，败之，众悉逃散，单马奔还中山，乃逾围而入，为慕容详所杀。

详僭称尊号，置百官，改年号。荒酒奢淫，杀戮无度，诛其王公以下五百余人，内外震局，莫敢忤视。城中大饥，公卿饿死者数十人。麟率丁零之众入中山，斩详及其亲党三百余人，

复僭称尊号。中山饥甚，麟出据新市，与魏师战于义台，麟军败绩。魏师遂入中山，麟乃奔鄴。

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劝宝南伐，宝大悦，慕容盛切谏，以为兵疲师老，魏新平中原，宜养兵观衅，更俟他年。宝将从之。抚军慕舆腾进曰：“今众旅已集，宜乘新定之机以成进取之功。人可使由之，而难与图始，惟当独决圣虑，不足广采异同，以沮乱军议也。”宝曰：“吾计决矣，敢谏者斩！”宝发龙城，以慕舆腾为前军大司马，慕容农为中军，宝为后军，步骑三万，次于乙连。长上段速骨、宋赤眉因众军之惮役也，杀司空、乐浪王宙，逼立高阳王崇。宝单骑奔农，仍引军讨速骨。众咸惮征幸乱，投杖奔之。腾众亦溃，宝、农驰还龙城。兰汗潜与速骨通谋，速骨进师攻城，农为兰汗所谲，潜出赴贼，为速骨所杀。众皆奔散，宝与慕容盛、慕舆腾等南奔。兰汗奉太子策承制，遣使迎宝，及于蓟城。宝欲还北，盛等咸以汗之忠款虚实未明，今单马而还，汗有贰志者，悔之无及。宝从之，乃自蓟而南。至黎阳，闻慕容德称制，惧而退。遣慕舆腾招集散兵于钜鹿，慕容盛结豪桀于冀州，段仪、段温收部曲于内黄，众皆响会，克期将集。会兰汗遣左将军苏超迎宝，宝以汗垂之季舅，盛又汗之壻也，必谓忠款无贰，乃还至龙城。汗引宝入于外邸，弑之，时年四十四，在位三年，即隆安三年也。汗又杀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余人。汗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昌黎王。盛僭位，伪谥宝惠愍皇帝，庙号烈宗。

皝之迁于龙城也，植松为社主。及秦灭燕，大风吹拔之。后数年，社处忽有桑二根生焉。先是，辽川无桑，及廆通于晋，求种江南，平州桑悉由吴来。廆终而垂以吴王中兴，宝之将败，大风又拔其一。

盛字道运，宝之庶长子也。少沈敏，多谋略。苻坚诛慕容

氏，盛潜奔于冲。及冲称尊号，有自得之志，赏罚不均，政令不明。盛年十二，谓叔父柔曰：“今中山王智不先众，才不出下，恩未施人，先自骄大，以盛观之，鲜不覆败。”俄而冲为段木延所杀，盛随慕容永东如长子，谓柔曰：“今崎岖于锋刃之间，在疑忌之际，愚则为人所猜，智则危甚巢幕，当如鸿鹄高飞，一举万里，不可坐待罟网也。”于是与柔及弟会间行东归于慕容垂。遇盗峡中，盛曰：“我六尺之躯，入水不溺，在火不焦，汝欲当吾锋乎！试竖尔手中箭百步，我若中之，宜慎尔命，如其不中，当束身相授。”盗用竖箭，盛一发中之。盗曰：“郎贵人子，故相试耳。”资而遣之。岁余，永诛俊、垂之子孙，男女无遗。盛既至，垂问以西事，画地成图。垂笑曰：“昔魏武抚明帝之首，遂乃侯之，祖之爱孙，有自来矣。”于是封长乐公。骁勇刚毅，有伯父全之风烈。

宝即伪位，进爵为王。宝自龙城南伐，盛留统后事，及段速骨作乱，驰出迎卫。宝几为速骨所获，赖盛以免。盛屡进奇策于宝，宝不能从，是以屡败。宝既如龙城，盛留在后。宝为兰汗所杀，盛驰进赴哀，将军张真固谏以为不可，盛曰：“我今投命，告以哀穷。汗性愚近，必顾念婚姻，不忍害我。旬月之间，足展吾志。”遂入赴丧。汗妻乙氏泣涕请盛，汗亦哀之，遣其子穆迎盛，舍之宫内，亲敬如旧。汗兄提、弟难劝汗杀盛，汗不从。慕容奇，汗之外孙也，汗亦宥之。奇入见盛，遂相与谋。盛遣奇起兵于外，众至数千。汗遣兰提讨奇。提骄很淫荒，事汗无礼，盛因间之于汗曰：“奇，小兒也，未能办此，必内有应之者。提素骄，不可委以大众。”汗因发怒，收提诛之，遣其抚军仇尼慕率众讨奇。汗兄弟见提之诛，莫不危惧，皆阻兵背汗，袭败慕军。汗大惧，遣其子穆率众讨之。穆谓汗曰：“慕容盛，我之仇也。奇今起逆，盛必应之。兼内有萧墙之难，

不宜养心腹之疾。”汗将诛盛，引见察之。盛妻以告，于是伪称疾笃，不复出入，汗乃止。有李旱、卫双、刘志、张豪、张真者，皆盛之旧昵，兰穆引为腹心。旱等屡入见盛，潜结大谋。会穆讨兰难等斩之，大飨将士，汗、穆皆醉。盛夜因如厕，袒而逾墙，入于东宫，与李旱等诛穆，众皆踊呼，进攻汗，斩之。汗二子鲁公和、陈公杨分屯令支、白狼，遣李旱、张真袭诛之。于是内外怙然，士女咸悦，盛谦揖自卑，不称尊号。其年，以长乐王称制，赦其境内，改元曰建平。诸王降爵为公，文武各复旧位。

初，慕容奇聚众于建安，将讨兰汗，百姓翕然从之。汗遣兄子全讨奇，奇击灭之，进屯乙连。盛既诛汗，命奇罢兵，奇遂与丁零严生、乌丸王龙之阻兵叛盛，引军至横沟，去龙城十里。盛出兵击败之，执奇而还，斩龙、生等百余人。盛于是僭即尊位，大赦殊死已下，追尊伯考献庄太子全为献庄皇帝，尊宝后段氏为皇太后，全妃丁氏为献庄皇后，谥太子策为献哀太子。盛幽州刺史慕容豪、尚书左仆射张通、昌黎尹张顺谋叛，盛皆诛之。改年为长乐。有犯罪者，十日一自决之，无挝捶之罚，而狱情多实。

高句骊王安遣使贡方物，有雀素身绿首，集于端门，栖翔东园，二旬而去，改东园为白雀园。

盛听诗歌及周公之事，顾谓群臣曰：“周公之辅成王，不能以至诚感上下，诛兄弟以杜流言，犹擅美于经传，歌德于管弦。至如我之太宰桓王，承百王之季，主在可夺之年，二寇窥窬，难过往日，临朝辅政，群情缉穆，经略外敷，辟境千里，以礼让维宗亲，德刑制群后，敦睦雍熙，时无二论。勋道之茂，岂可与周公同日而言乎！而燕咏阙而不论，盛德掩而不述，非所谓也。”乃命中书更为《燕颂》以述恪之功焉。又引中书令

常忠、尚书阳璆、秘书监郎敷于东堂，问曰：“古来君子皆谓周公忠圣，岂不谬哉！”璆曰：“周公居摄政之重，而能达群臣之名，及流言之谤，致烈风以悟主，道契神灵，义光万代，故累叶称其高，后王无以夺其美。”盛曰：“常令以为何如？”忠曰：“昔武王疾笃，周公有请令之诚，流言之际，义感天地，楚挾伯禽以训就王德，周公为臣之忠，圣达之美，《诗》《书》已来未之有也。”盛曰：“异哉二君之言！朕见周公之诈，未见其忠圣也。昔武王得九龄之梦，白文王，文王曰：“我百，尔九十，吾与尔三焉。”及文王之终，已验武王之寿矣。武王之算未尽而求代其死，是非诈乎！若惑于天命，是不圣也。据摄天位而丹诚不见，致兄弟之间有干戈之事。夫文王之化，自近及远，故曰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。周公亲违圣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踪，戮罚同气以逞私忿，何忠之有乎！但时无直笔之史，后儒承其谬谈故也。”忠曰：“启金滕而返风，亦足以明其不诈。遭二叔流言之变，而能大义灭亲，终安宗国，复子明辟，辅成大业，以致太平，制礼作乐，流庆无穷，亦不可谓非至德也。”盛曰：“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，朕今相为论之。昔周自后稷积德累仁，至于文、武。文、武以大圣应期，遂有天下。生灵仰其德，四海归其仁。成王虽幼统洪业，而卜世修长，加吕、召、毛、毕为之师傅。若无周公摄政，王道足以成也。周公无故以安危为己任，专临朝之权，阙北面之礼。管、蔡忠存王室，以为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，故言公将不利于孺子。周公当明大顺之节，陈诚义以晓群疑，而乃阻兵都邑，擅行诛戮。不臣之罪彰于海内，方貽王《鸛鸣》之诗，归非于主，是何谓乎！又周公举事，称告二公，二公足明周公之无罪而坐观成王之疑，此则二公之心亦有猜于周公也。但以疏不间亲，故寄言于管、蔡，可谓忠不见于当时，仁不及于兄弟。知群望之有归，

天命之不在己，然后返政成王，以为忠耳。大风拔木之征，乃皇天祐存周道，不忘文、武之德，是以赦周公之始愆，欲成周室之大美。考周公之心，原周公之行，乃天下之罪人，何至德之谓也！周公复位，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，以明管、蔡之忠也。”

又谓常忠曰：“伊尹、周公孰贤？”忠曰：“伊尹非有周公之亲而功济一代，太甲乱德，放于桐宫，思愆改善，然后复之。使主无怨言，臣无流谤，道存社稷，美溢来今，臣谓伊尹之勋有高周旦。”盛曰：“伊尹以旧臣之重，显阿衡之任，太甲嗣位，君道未洽，不能竭忠辅导。而放黜桐宫，事同夷羿，何周公之可拟乎！”郎敷曰：“伊尹处人臣之位，不能匡制其君，恐成、汤之道坠而莫就，是以居之桐宫，与小人从事，使知稼穡之艰难，然后返之天位，此其忠也。”盛曰：“伊尹能废而立之，何不能辅之以至于善乎？若太甲性同桀纣，则三载之间未应便成贤后，如其性本休明，义心易发，当务尽匡规之理以弼成君德，安有人臣幽主而据其位哉！且臣之事君，惟力是视，奈何挟智藏仁以成君恶！夫太甲之事，朕已鉴之矣。太甲，至贤之主也，以伊尹历奉三朝，绩无异称，将失显祖委授之功，故匿其日月之明，受伊尹之黜，所以济其忠贞之美。夫非常之人，然后能立非常之事，非常人之所见也，亦犹太伯之三让，人无德而称焉。”敷曰：“太伯三以天下让，至仲尼而后显其至德。太甲受谤于天下，遭陛下乃申其美。”因而谈宴赋诗，赐金帛各有差。

辽西太守李郎在郡十年，威制境内，盛疑之，累征不赴。以母在龙城，未敢显叛，乃阴引魏军，将为自安之计，因表请发兵以距寇。盛曰：“此必诈也。”召其使而诘之，果验，尽灭其族，遣辅国将军李旱率骑讨之。师次建安，召旱旋师。朗

闻其家被诛也，拥三千余户以自固。及闻旱中路而还，谓有内变，不复为备，留其子养守令支，躬迎魏师于北平。旱候知之，袭克令支，遣广威孟广平率骑追朗，及于无终，斩之。初，盛之追旱还也，群臣莫知其故。旱既斩朗，盛谓群臣曰：“前以追旱还者，正为此耳。朗新为叛逆，必忌官威，一则鸠合同类，劫掠良善，二则亡窜山泽，未可卒平，故非意而还，以盈怠其志，卒然掩之，必克之理也。”群臣皆曰：“非所及也。”

李旱自辽西还，闻盛杀其将卫双，惧，弃军奔走。既而归罪，复其爵位。盛谓侍中孙劼曰：“旱总三军之任，荷专征之重，不能杖节死绥，无故逃亡，考之军正，不赦之罪也。然当先帝之避难，众情离贰，骨肉忘其亲，股肱失忠节，旱以刑余之体，效力尽命，忠款之至，精贯白日。朕故录其忘身之功，免其丘山之罪耳。”

盛去皇帝之号，称庶人大王。

魏袭幽州，执刺史卢溥而去。遣孟广平援之，无及。

盛率众三万伐高句骊，袭其新城、南苏，皆克之，散其积聚，徙其五千余户于辽西。

盛引见百辽于东堂，考详器艺，超拔者十有二人。命百司举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。立其子辽西公定为太子，大赦殊死已下。宴其群臣于新昌殿，盛曰：“诸卿各言其志，朕将览之。”七兵尚书丁信年十五，盛之舅子也，进曰：“在上不骄，高而不危，臣之愿也。”盛笑曰：“丁尚书年少，安得长者之言乎！”盛以威严驭下，骄暴少亲，多所猜忌，故信言及之。

盛讨库莫奚，大虏获而还。左将军慕容国与殿中将军秦舆、段赞等谋率禁兵袭盛，事觉，诛之，死者五百余人。前将军、思悔侯段玘、舆子兴、赞子泰等，因众心动摇，夜于禁中鼓噪

大呼。盛闻变，率左右出战，众皆披溃。俄而有一贼从暗中击伤盛，遂辇升前殿，申约禁卫，召叔父河间公熙属以后事。熙未至而盛死，时年二十九，在位三年。伪谥昭武皇帝，墓号兴平陵，庙号中宗。

盛幼而羁贱流漂，长则遭家多难，夷险安危，备尝之矣。愆宝暗而不断，遂峻机威刑，织芥之嫌，莫不裁之于未萌，防之于未兆。于是上下振局，人不自安，虽忠诚亲戚亦皆离贰，旧臣靡不夷灭，安忍无亲，所以卒于不免。是岁隆安五年也。

熙字道文，垂之少子也。初封河间王。段速骨之难，诸王多被其害，熙素为高阳王崇所亲爱，故得免焉。兰汗之篡也，以熙为辽东公，备宗祀之义。盛初即位，降爵为公，拜都督中外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，领中领军。从征高句骊、契丹，皆勇冠诸将。盛曰：“叔父雄果英壮，有世祖之风，但弘略不如耳。”

及盛死，其太后丁氏以国多难，宜立长君。群望皆在平原公元，而丁氏意在于熙，遂废太子定，迎熙入宫。群臣劝进，熙以让元，元固以让熙，熙遂僭即尊位。诛其大臣段玘、秦兴等，并夷三族。元以嫌疑赐死。元字道光，宝之第四子也。赦殊死已下，改元曰光始，改北燕台为大单于台，置左右辅，位次尚书。

初，熙烝于丁氏，故为所立。及宠幸苻贵人，丁氏怨恚呪诅，与兄子七兵尚书信谋废熙。熙闻之，大怒，逼丁氏令自杀，葬以后礼，诛丁信。

熙狩于北原，石城令高和杀司隶校尉张显，闭门距熙。熙率骑驰返，和众皆投杖，熙入诛之。于是引见州郡及单于八部耆旧于东宫，问以疾苦。

大筑龙腾苑，广袤十余里，役徒二万人。起景云山于苑内，

基广五百步，峰高十七丈。又起逍遥宫、甘露殿，连房数百，观阁相交。凿天河渠，引水入宫。又为其昭仪苻氏凿曲光海、清凉池。季夏盛暑，士卒不得休息，暍死者太半。熙游于城南，止大柳树下，若有人呼曰：“大王且止。”熙恶之，伐其树，乃有蛇长丈余，从树中而出。

立其贵嫔苻氏为皇后，赦殊死已下。

熙北袭契丹，大破之。

昭仪苻氏死，伪谥愍皇后。赠苻谟太宰，谥文献公。二苻并美而艳，好微行游宴，熙弗之禁也。请谒必从，刑赏大政无不由之。初，昭仪有疾，龙城人王温称能疗之，未几而卒，熙忿其妄也，立于公车门支解温而焚之。其后好游田，熙从之，北登白鹿山，东过青岭，南临沧海，百姓苦之，士卒为豺狼所害及冻死者五千余人矣。会高句骊寇燕郡，杀略百余人。熙伐高句骊，以苻氏从，为冲车地道以攻辽东。熙曰：“待划平寇城，朕当与后乘辇而入，不听将士先登。”于是城内严备，攻之不能下。会大雨雪，士卒多死，乃引归。

拟鄴之凤阳门，作弘光门，累级三层。

熙与苻氏袭契丹，惮其众盛，将还，苻氏弗听，遂弃辎重，轻袭高句骊，周行三千余里，士马疲冻，死者属路。攻木底城，不克而还。

尽杀宝诸子。大城肥如及宿军，以仇尼倪为镇东大将军、营州刺史，镇宿军，上庸公懿为镇西将军、幽州刺史，镇令支；尚书刘木为镇南大将军、冀州刺史，镇肥如。

为苻氏起承华殿，高承光一倍，负土于北门，土与谷同价。典军杜静载棺诣阙，上书极谏。熙大怒，斩之。苻氏尝季夏思冻鱼脍，仲冬须生地黄，皆下有司切责，不得，加以大辟，其虐也如此。苻氏死，熙悲号躃踊，若丧考妣，拥其尸而抚之曰：

“体已就冷，命遂断矣！”于是僵仆气绝，久而乃苏。大敛既讫，复启其棺而与交接。服斩缞，食粥。制百僚于宫内哭临，令沙门素服。使有司案检哭者，有泪以为忠孝，无则罪之，于是群臣震惧，莫不含辛以为泪焉。慕容隆妻张氏，熙之嫂也，美姿容，有巧思。熙将以为苻氏之殉，欲以罪杀之，乃毁其襪靴，中有弊氎，遂赐死。三女叩头求哀，熙不许。制公卿已下至于百姓，率户营墓，费殫府藏。下锢三泉，周输数里，内则图画尚书八坐之象。熙曰：“善为之，朕将随后入此陵。”识者以为不祥。其右仆射韦璆等并惧为殉，沐浴而待死焉。号苻氏墓曰征平陵。熙被发徒跣，步从苻氏丧。轎车高大，毁北门而出。长老窃相谓曰：“慕容氏自毁其门，将不久也。”

中卫将军冯跋、左卫将军张兴，先皆坐事亡奔，以熙政之虐也，与跋从兄万泥等二十二人结盟，推慕容云为主，发尚方徒五千余人闭门距守。中黄门赵洛生奔告之，熙曰：“此鼠盗耳，朕还当诛之。”乃收发贯甲，驰还赴难。夜至龙城，攻北门不克，遂败，走入龙腾苑，微服隐于林中，为人所执，云得而弑之，及其诸子同殡城北。时年二十三，在位六年。云葬之于苻氏墓，伪谥昭文皇帝。

垂以孝武帝太元八年僭立，至熙四世，凡二十四年，以安帝义熙三年灭。初，童谣曰：“一束藁，两头然，秃头小兒来灭燕。”藁字上有草，下有禾，两头然则禾草俱尽而成高字。云父名拔，小字秃头，三子，而云季也。熙竟为云所灭，如谣言焉。

慕容云，字子雨，宝之养子也。祖父和，高句骊之支庶，自云高阳氏之苗裔，故以高为氏焉。云沈深有局量，厚重希言，时人咸以为愚，唯冯跋奇其志度而友之。宝之为太子，云以武艺给事侍东宫，拜侍御郎，袭败慕容会军。宝子之，赐姓慕容

氏，封夕阳公。

熙之葬苻氏也，冯跋诣云，告之以谋。云惧曰：“吾婴疾历年，卿等所知，愿更图之。”跋逼曰：“慕容氏世衰，河间虐暴，惑妖淫之女而逆乱天常，百姓不堪其害，思乱者十室九焉，此天亡之时也。公自高氏名家，何能为他养子！机运难邀，千岁一时，公焉得辞也！”扶之而出。云曰：“吾疾苦日久，废绝世务。卿今兴建大事，谬见推逼。所以徘徊，非为身也，实惟否德不足以济元元故耳。”跋等强之，云遂即天王位，复姓高氏，大赦境内殊死以下，改元曰正始，国号大燕。署冯跋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录尚书事、武邑公，封伯、子、男，乡、亭侯者五十余人，士卒赐谷帛有差。熙之群官，复其爵位。立妻李氏为天王后，子彭为太子。越骑校尉慕舆良谋叛，云诛之。

云临东堂，幸臣离班、桃仁怀剑执纸而入，称有所启，拔剑击云，云以几距班，桃仁进而弑之。冯跋迁云尸于东宫，伪谥惠懿皇帝。云自以无功德而为豪桀所推，常内怀惧，故宠养壮士以为腹心。离班、桃仁等并专典禁卫，委之以爪牙之任，赏赐月至数千万，衣食卧起皆与之同，终以此致败云。

史臣曰：四星东聚，金陵之气已分；五马南浮，玉塞之雄方扰。市朝屡改，艰虞靡息。慕容垂天资英杰，威震本朝，以雄略见猜而庇身宽政，永固受之而以礼，道明事之而毕力。然而隼质难羁，狼心自野。淮南失律，三甥之谋已构；河朔分麾，五木之祥云启。斩飞龙而遐举，逾石门而长迈，遂使翟氏景从，鄴师宵逸，收罗赵、魏，驱驾英雄。叩囊余奇，摧五万于河曲；浮船秘策，招七郡于黎阳。返辽阴之旧物，创中山之新社，类帝禋宗，僭拟斯备。夫以重耳归晋，赖五臣之功；句践给吴，资五千之卒。恶有业殊二霸，众微一旅，倚拔而倾山岳，腾啸

而御风云！虽卫人忘亡复传于东国，任好余裕伊愧于西邻，信苻氏之奸回，非晋室之鲸鲵矣。

宝以浮誉获升，峻文御俗，萧墙内愤，勅敌外陵，虽毒不被物而恶足自剿。盛则孝友冥符，文武不坠，韬光而夷仇贼，罪己而逊高危，翩翩然浊世之佳虏矣。熙乃地非舆主，举因淫德。骊戎之态，取悦于匡床；玄妻之姿，见奇于鬢发。荡轻舟于曲光之海，望朝涉于景云之山，饰土木于骄心，穷怨嗟于蕞壤，宗祀夷灭，为冯氏之驱除焉。

赞曰：戎狄凭陵，山川沸腾。天未悔祸，人非与能。疾走而捷，先鸣则兴。道明烈烈，鞭笞豪杰。扫燕夷魏，钊屠永灭。大盗潜移，鸿名遂窃。宝心生乱，盛清家难。熙极骄淫，人怀愤惋。孽胎身咎，灾无以追。

## 载记第二十五

乞伏国仁 乞伏乾归

乞伏炽磐 冯跋（冯素弗）

乞伏国仁，陇西鲜卑人也。在昔有如弗斯、出连、叱卢三部，自漠北南出大阴山，遇一巨虫于路，状若神龟，大如陵阜，乃杀马而祭之，祝曰：“若善神也，便开路；恶神也，遂塞不通。”俄而不见，乃有一小兒在焉。时又有乞伏部有老父无子者，请养为子，众咸许之。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凭，字之曰纥干。纥干者，夏言依倚也。年十岁，骁勇善骑射，弯弓五百斤。四部服其雄武，推为统主，号之曰乞伏可汗托铎莫何。托铎者，言非神非人之称也。其后有祐邻者，即国仁五世祖也。泰始初，率户五千迁于夏缘，部众稍盛。鲜卑鹿结七万余落，屯于高平川，与祐邻迭相攻击。鹿结败，南奔略阳，祐邻尽并其众，固居高平川。祐邻死，子结权立，徙于牵屯。结权死，子利那立，击鲜卑吐赖于乌树山，讨尉迟渴权于大非川，收众三万余落。利那死，弟祁埜立。祁埜死，利那子述延立。讨鲜卑莫侯于苑川，大破之，降其众二万余落，固居苑川。以叔父轲埜为师傅，委以国政，斯引乌埜为左辅将军，镇蔡园川，出连高胡为右辅将军，镇至便川，叱卢那胡为率义将军，镇牵屯山。述延死，子儁大寒立。会石勒灭刘曜，惧而迁于麦田无孤山。大寒死，

子司繁立，始迁于度坚山。寻为苻坚将王统所袭，部众叛降于统。司繁叹谓左右曰：“智不距敌，德不抚众，剑骑未交而本根已败，见众分散，势亦难全。若奔诸部，必不我容，吾将为呼韩邪之计矣。”乃诣统降于坚。坚大悦，署为南单于，留之长安。以司繁叔父吐雷为勇士护军，抚其部众。俄而鲜卑勃寒侵斥陇右，坚以司繁为使持节、都督讨西胡诸军事、镇西将军以讨之。勃寒惧而请降，司繁遂镇勇士川，甚有威惠。

司繁卒，国仁代镇，及坚兴寿春之役，征为前将军，领先锋骑。会国仁叔父步颓叛于陇西，坚遣国仁还讨之。步颓闻而大悦，迎国仁于路。国仁置酒高会，攘袂大言曰：“苻氏往因赵石之乱，遂妄窃名号，穷兵极武，跨僭八州。疆宇既宁，宜绥以德，方虚广威声，勤心远略，骚动苍生，疲弊中国，违天怒人，将何以济！且物极则亏、祸盈而覆者，天之道也。以吾量之，是役也，难以免矣。当与诸君成一方之业。”及坚败归，乃招集诸部，有不附者，讨而并之，众至十余万。及坚为姚萇所杀，国仁谓其豪帅曰：“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于乌合之众，可谓天也。夫守常迷运，先达耻之；见机而作，英豪之举。吾虽薄德，藉累世之资，岂可睹时来之运而不作乎！”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领秦、河二州牧，建元曰建义。以其将乙旃音埜为左相，屋引出支为右相，独孤匹蹄为左辅，武群勇士为右辅，弟乾归为上将军，自余拜授各有差。置武城、武阳、安固、武始、汉阳、天水、略阳、强川、甘松、匡朋、白马、苑川十二郡，筑勇士城以居之。

鲜卑匹兰率众五千降。明年，南安秘宜及诸羌虜来击国仁，四面而至。国仁谓诸将曰：“先人有夺人之心，不可坐待其至。宜抑威饵敌，羸师以张之，军法所谓怒我而怠寇也。”于是勒众五千，袭其不意，大败之。秘宜奔还南安，寻与其弟莫侯悌

率众三万余户降于国仁，各拜将军、刺史。

苻登遣使者署国仁使持节、大都督、都督杂夷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苑川王。国仁率骑三万袭鲜卑大人密贵、裕苟、提伦等三部于六泉。高平鲜卑没奕于、东胡金熙连兵来袭，相遇于渴浑川，大战败之，斩级三千，获马五千匹。没奕于及熙奔还，三部震惧，率众迎降。署密贵建义将军、六泉侯，裕苟建忠将军、兰泉侯，提伦建节将军、鸣泉侯。

国仁建威将军叱卢乌孤跋拥众叛，保牵屯山。国仁率骑七千讨之，斩其部将叱罗侯，降者千余户。跋大惧，遂降，复其官位。因讨鲜卑越质叱黎于平襄，大破之，获其子诘归、弟子复半及部落五千余人而还。

太元十三年，国仁死，在位四年，伪谥宣烈王，庙号烈祖。

乾归，国仁弟也。雄武英杰，沈雅有度量。国仁之死也，其群臣咸以国仁子公府冲幼，宜立长君，乃推乾归为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河南王，赦其境内，改元曰太初。立其妻边氏为王后，以出连乞都为丞相，镇南将军、南梁州刺史悌眷为御史大夫，自余封拜各有差。遂迁于金城。

太元十四年，苻登遣使署乾归大将军、大单于、金城王。南羌独如率众七千降之。休官阿敦、侯年二部各拥五千余落，据牵屯山，为其边害。乾归讨破之，悉降其众，于是声振边服。吐谷浑大人视连遣使贡方物。鲜卑豆留奇、叱豆浑及南丘鹿结并休官曷呼奴、卢水尉地跋并率众降于乾归，皆署其官爵。陇西太守越质诘归以平襄叛，自称建国将军、右贤王。干归击败之，诘归东奔陇山。既而拥众来降，乾归妻以宗女，署立义将军。

苻登将没奕于遣使结好，以二子为质，请讨鲜卑大兜国。乾归乃与没奕于攻大兜于安阳城，大兜退固鸣蝉堡，乾归攻陷

之，遂还金城。为吕光弟宝所攻，败于鸣雀峡，退屯青岸。宝进追乾归，乾归使其将彭奚念断其归路，躬贯甲冑，连战败之，宝及将士投河死者万余人。

苻登遣使署乾归假黄钺、大都督陇右河西诸军事、左丞相、大将军、河南王，领秦、梁、益、凉、沙五州牧，加九锡之礼。时登为姚兴所逼，遣使请兵，进封乾归梁王，命置官司，纳其妹东平长公主为梁王后。乾归遣其前将军乞伏益州、冠军翟璠率骑二万救之。会登为兴所杀，乃还师。

氏王杨定率步骑四万伐之。乾归谓诸将曰：“杨定以勇虐聚众，穷兵逞欲。兵犹火也，不戢，将自焚。定之此役，殆天以之资我也。”于是遣其凉州牧乞伏轲殄、秦州牧乞伏益州、立义将军诘归距之。定败益州于平川，轲殄、诘归引众而退。翟璠奋剑谏曰：“吾王以神武之姿，开基陇右，东征西讨，靡不席卷，威震秦、梁，声光巴、汉。将军以维城之重，受阃外之寄，宜宣力致命，辅宁家国。秦州虽败，二军犹全，奈何不思直救，便逆奔败，何面目以见王乎！昔项羽斩庆子以宁楚，胡建戮监军以成功，将军之所闻也。璠诚才非古人，敢忘项氏之义乎！”轲殄曰：“向所以未赴秦州者，未知众心何如耳。败不相救，军罚所先，敢自宁乎！”乃率骑赴之。益州、诘归亦勒众而进，大败定，斩定及首虏万七千级。于是尽有陇西、巴西之地。

太元十七年，赦其境内殊死以下，署其长子炽磐领尚书令，左长史边芮为尚书左仆射，右长史秘宜为右仆射，翟璠为吏部尚书，翟劭为主客尚书，杜宣为兵部尚书，王松寿为民部尚书，樊谦为三公尚书，方弘、魏景为侍中，自余拜授一如魏武、晋文故事。犹称大单于、大将军。

杨定之死也，天水姜乳袭据上邽。至是，遣乞伏益州讨之。

边芮、王松寿言于乾归曰：“益州以懿弟之亲，屡有战功，狃于累胜，常有骄色。若其遇寇，必将易之。且未宜专任，示有所先。”乾归曰：“益州骁勇，善御众，诸将莫有及之者，但恐其专擅耳。若以重佐辅之，当无虑也。”于是以平北韦虔为长史、散骑常侍、和为司马。至大寒岭，益州恃胜自矜，不为部阵，命将士解甲游畋纵饮，令曰：“敢言军事者斩！”虔等谏曰：“王以将军亲重，故委以专征之任，庶能摧彼凶丑，以副具瞻。贼已垂逼，奈何解甲自宽，宴安耽毒，窃为将军危之。”益州曰：“乳以乌合之众，闻吾至，理应远窜。今乃与吾决战者，斯成擒也。吾自揣之有方，卿等不足虑也。”乳率众距战，益州果败。乾归曰：“孤违蹇叔，以至于此。将士何为，孤之罪也。”皆赦之。

索虜秃发如苟，率户二万降之，乾归妻以宗女。

吕光率众十万将伐乾归，左辅密贵周、左卫莫者弋羝言于乾归曰：“光旦夕将至。陛下以命世雄姿，开业洮罕，克翦群光，威振遐迩，将鼓淳风于东夏，建八百之鸿庆。不忍小下屈，与奸竖兢于一时，若机事不捷，非国家利也。宜遣爱子以退之。”乾归乃称藩于光，遣子敕勃为质。既而悔之，遂诛周等。

乞伏轲殫与乞伏益州不平，奔于吕光。光又伐之，咸劝其东奔成纪，乾归不从，谓诸将曰：“昔曹孟德败袁本初于官渡，陆伯言摧刘玄德于白帝，皆以权略取之，岂在众乎！光虽举全州之军，而无经远之算，不足惮也。且其精卒尽在吕延，延虽勇而愚，易以奇策制之。延军若败，光亦遁还，乘胜追奔，可以得志。”众咸曰：“非所及也。”隆安元年，光遣其子纂伐乾归，使吕延为前锋。乾归泣谓众曰：“今事势穷蹙，逃命无所，死中求生，正在今日。凉军虽四面而至，然相去辽远，山河既阻，力不周接，败其一军而众军自退。”乃纵反间，称秦

王乾归众溃，东奔成纪。延信之，引师轻进，果为乾归所败，遂斩之。

秃发乌孤遣使来结和亲。使乞伏益州攻克支阳、鹳武、允吾三城，俘获万余人而还。又遣益州与武卫慕容允、冠军翟璠率骑二万伐吐谷浑视黑，至于度周川，大破之。视黑遁保白兰山，遣使谢罪，贡其方物，以子宕岂为质。鲜卑叠掘河内率尸五千，自魏降乾归。

乾归所居南景门崩，恶之，遂迁于苑川。姚兴将姚硕德率众五万伐之，入自南安峡。乾归次于陇西以距硕德。兴潜师继发。乾归闻兴将到，谓诸将曰：“吾自开建以来，屡摧勍敌，乘机籍算，举无遗策。今姚兴尽中国之师，军势甚盛。山川阻狭，无从骑之地，宜引师平川，伺其怠而击之。存亡之机，在斯一举，卿等戮力勉之。若泉翦姚兴，关中之地尽吾有也。”于是遣其卫军慕容允率中军二万迁于柏阳，镇军罗敦将外军四万迁于侯辰谷，乾归自率轻骑数千候兴军势。俄而大风昏雾，遂与中军相失，为兴追骑所逼，入于外军。旦而交战，为兴所败。乾归遁还苑川，遂走金城，谓诸豪帅曰：“吾才非命世，谬为诸君所推，心存拨乱，而德非时雄，叨窃名器，年逾一纪，负乘致寇，倾丧若斯！今人众已散，势不得安，吾欲西保允吾，以避其锋。若方轨西迈，理难俱济，卿等宜安土降秦，保全妻子。”群下咸曰：“昔古公杖策，豳人归怀；玄德南奔，荆、楚襁负。分岐之感，古人所悲，况臣等义深父子，而有心离背！请死生与陛下俱。”乾归曰：“自古无不亡之国，废兴命也。苟天未亡我，冀兴复有期。德之不建，何为俱死！公等自爱，吾将寄食以终余年。”于是大哭而别，乃率骑数百驰至允吾，秃发利鹿孤遣弟偃檀迎乾归，处之于晋兴。

南羌梁戈等遣使招之。乾归将叛，谋泄，利鹿孤遣弟吐雷

屯于扞天岭。乾归惧为利鹿孤所害，谓其子炽磐曰：“吾不能负荷大业，致兹颠覆。以利鹿孤义兼姻好，冀存唇齿之援，方乃忘义背亲，谋人父子，忌吾威名，势不全立。姚兴方盛，吾将归之。若其俱去，必为追骑所及。今送汝兄弟及汝母为质，彼必不疑。吾既在秦，终不害汝。”于是送炽磐兄弟于西平，乾归遂奔长安。姚兴见而大悦，署乾归持节、都督河南诸军事、镇远将军、河州刺史、归义侯，遣乾归还镇苑川，尽以部众配之。乾归既至苑川，以边芮为长史，王松寿为司马，公卿大将已下悉降号为偏裨。

元兴元年，炽磐自西平奔长安，姚兴以为振忠将军、兴晋太守。寻遣使者加乾归散骑常侍、左贤王。遣随兴将齐难迎吕隆于河西，讨叛羌党龙头于滋川，攻杨盛将苻帛于皮氏堡，并克之。又破吐谷浑将大孩，俘获万余人而还。寻复率众攻杨盛将杨玉于西阳堡，克之。既而苑川地震裂生毛，狐雉入于寝内，乾归甚恶之。姚兴虑乾归终为西州之患，因其朝也，兴留为主客尚书，以炽磐为建武将军、行西夷校尉，监抚其众。

炽磐以长安兵乱将始，乃招结诸部二万七千，筑城于崦良山以据之。炽磐攻克枹罕，遣使告之，乾归奔还苑川。鲜卑悦大坚有众五千，自龙马苑降乾归。乾归遂如枹罕，留炽磐镇之。乾归收众三万，迁于度坚山。群下劝乾归称王，乾归以寡弱弗许。固请曰：“夫道应符历，虽废必兴；图箮所弃，虽成必败。本初之众，非不多也，魏武运筹，四州瓦解。寻、邑之兵，非不盛也，世祖龙申，亡新鸟散。固天命不可虚邀，符箮不可妄冀。姚数将终，否极斯泰，乘机抚运，实系圣人。今见众三万，足可以疆理秦、陇，清荡洮河。陛下应运再兴，四海鹄望，岂宜固守谦冲，不以社稷为本！愿时即大位，允副群心。”乾归从之。义熙三年，僭称秦王，赦其境内，改元更始，置

百官，公卿已下皆复本位。

遣炽磐讨谕薄地延，师次烦于，地延率众出降，署为尚书，徙其部落于苑川。又遣陇西羌昌何攻克姚兴金城郡，以其骁骑乞伏务和为东金城太守。乾归复都苑川，又攻克兴略阳、南安、陇西诸郡，徙二万五千户于苑川、枹罕。姚兴力未能西讨，恐更为边害，遣使署乾归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陇西岭北匈奴杂胡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河州牧、大单于、河南王。乾归方图河右，权宜受之，遂称藩于兴。

遣炽磐与其次子中军审虔率步骑一万伐秃发傉檀，师济河，败傉檀太子武台于岭南，获牛马十余万而还。又攻克兴别将姚龙于伯阳堡，王憬于永洛城，徙四千余户于苑川，三千余户于谭郊。乾归率步骑三万征西羌彭利发于枹罕，师次于奴葵谷，利发弃其部众南奔。乾归遣其将公府追及于清水，斩之。乾归入枹罕，收羌户一万三千。因率骑二万讨吐谷浑支统阿若干于赤水，大破降之。

乾归畋于五溪，有泉集于其手，甚恶之。六年，为兄子公府所弑，并其诸子十余人。公府奔固大夏，炽磐与乾归弟广武智达、扬武木奕于讨之。公府走，达等追擒于崦嵫良南山，并其四子，輶之于谭郊。葬乾归于枹罕，伪谥武元王，在位二十四年。

炽磐，乾归长子也。性勇果英毅，临机能断，权略过人。初，乾归为姚兴所败，炽磐质于秃发利鹿孤。后自西平逃而降兴，兴以为振忠将军、兴晋太守，又拜建武将军、行西夷校尉，留其众镇苑川。及乾归返政，复立炽磐为太子，领冠军大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。后乾归称藩于姚兴，兴遣使署炽磐假节、镇西将军、左贤王、平昌公，寻进号抚军大将军。

乾归死，义熙六年，炽磐袭伪位，大赦，改元曰永康。署

翟勅为相国，鞠景为御史大夫，段晖为中尉，弟延祚为禁中录事，樊谦为司直。罢尚书令、仆射、尚书、六卿、侍中、散骑常侍、黄门郎官，置中左右常侍、侍郎各三人。

义熙九年，遣其龙骧乞伏智达、平东王松寿讨吐谷浑树洛干于浇河，大破之，获其将呼那乌提，虏三千余户而还。又遣其镇东昙达与松寿率骑一万，东讨破休官权小郎、吕破胡于白石川，虏其男女万余口，进据白石城，休官降者万余人。后显亲休官权小成、吕奴迦等叛保白坑，昙达谓将士曰：“昔伯珪凭险，卒有灭宗之祸；韩约肆暴，终受覆族之诛。今小成等逆命白坑，宜在除灭。王者之师，有征无战，粤尔舆人，戮力勉之！”众咸拔剑大呼，于是进攻白坑，斩小成、奴迦及首级四千七百，陇右休官悉降。遣安北乌地延、冠军翟绍讨吐谷浑别统句旁于泣勤川，大破之，俘获甚众。炽磐率诸将讨吐谷浑别统支旁于长柳川，掘达于渴浑川，皆破之，前后俘获男女二万八千。

僭立十年，有云五色，起于南山，炽磐以为己瑞，大悦，谓群臣曰：“吾今年应有所定，王业成矣！”于是缮甲整兵，以待四方之隙。闻秃发辱檀西征乙弗，投剑而起曰：“可以行矣！”率步骑二万袭乐都。秃发武台凭城距守，炽磐攻之，一旬而克。遂入乐都，论功行赏各有差。遣平远犍虔率骑五千追僭檀，徙武台与其文武及百姓万余户于枹罕。僭檀遂降，署为骠骑大将军、左南公。随僭檀文武，依才铨擢之。炽磐既兼僭檀，兵强地广，置百官，立其妻秃发氏为王后。

十一年，炽磐攻克沮渠蒙逊河湟太守沮渠汉平，以其左卫匹逵为河湟太守，因讨降乙弗窟乾而还。遣其将昙达、王松寿等讨南羌弥姐康薄于赤水，降之。

炽磐攻湟川，师次沓中，沮渠蒙逊率众攻石泉以救之。炽

磐闻而引还，遣昙达与其将出连虔率骑五千赴之。蒙逊闻昙达至，引归，遣使聘于炽磐，遂结和亲。又遣昙达、王松寿等率骑一万伐姚艾于上邽。昙达进据蒲水，艾距战，大败之，艾奔上邽。昙达进屯大利，破黄石、大羌二戍，徙五千余户于枹罕。

令其安东木奕于率骑七千讨吐谷浑树洛干于塞上，破其弟阿柴于尧扞川，俘获五千余口而还，洛干奔保白兰山而死。炽磐闻而喜曰：“此虏矫矫，所谓有豕白蹄。往岁昙达东征，姚艾败走；今木奕于西讨，黠虏远逃。境宇稍清，奸凶方殄，股肱惟良，吾无患矣。”于是以昙达为左丞相，其子元基为右丞相，鞠景为尚书令，翟绍为左仆射。遣昙达、元基东讨姚艾，降之。

至是，乙弗鲜卑乌地延率户二万降于炽磐，署为建义将军。地延寻死，弟他子立，以子轲兰质于西平。他子从弟提孤等率户五千以西迁，叛于炽磐。凉州刺史出连虔遣使喻之，提孤等归降。炽磐以提孤奸猾，终为边患，税其部中戎马六万匹。后二岁而提孤等扇动部落，西奔出塞。他子率户五千入居西平。

先是，姚艾叛降蒙逊，蒙逊率众迎之。艾叔父俊言于众曰：“秦王宽仁有雅度，自可安土事之，何为从凉主西迁？”众咸以为然，相率逐艾，推俊为主，遣使请降。炽磐大悦，征俊为侍中、中书监、征南将军，封陇西公，邑一千户。

使征西孔子讨吐谷浑觅地于弱水南，大破之。觅地率众六千降于炽磐，署为弱水护军。遣其左卫匹逵，建威梯君等讨彭利和于湟川，大破之，利和单骑奔仇池，获其妻子。徙羌豪三千户于枹罕，湟川羌三万余户皆安堵如故。

元熙元年，立其第二子慕末为太子，领抚军大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建弘，其臣佐等多所封授。炽磐在位七年而宋氏受禅，以宋元嘉四年死。子慕末嗣位，在

位四年，为赫连定所杀。

始国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，至慕末四世，凡四十有六载而灭。

史臣曰：夫天地闭，大昆虫；云雷屯，群凶作。自晋室遘孽，胡兵肆祸，封域无纪，干戈是务。国仁阴山遗噍，难以义服，伺我阡危，长其陵暴。向使偶钦明之运，遭雄略之主，已当褫魂沙漠，请命藁街，岂暇窃据近郊，经纶王业者也。

乾归智不及远而以力诈自矜。陷吕延之师，奸谋潜断；俘视罽之众，威策遐举。便欲誓滹、陇之余卒，窥崑、函之奥区，秣疲马而宵征，剪勅敌而朝食。既而控弦鸣镝，厥志未逞，沮岸崩山，其功已丧。履重氛于外难，幸以计全；贻巨衅于萧墙，终成凶祸，宜哉！

炽磐叱咤风云，见机而动，牢笼俊杰，决胜多奇，故能命将掩澆河之酋，临戎袭乐都之地，不盈数载，遂隆伪业。览其遗迹，盗亦有道乎！

冯跋，字文起，长乐信都人也，小字乞直伐，其先毕万之后也。万之子孙有食采冯乡者，因以氏焉。永嘉之乱，跋祖父和避地上党。父安，威武有器量，慕容永时为将军。永灭，跋东徙和龙，家于长谷。幼而懿重少言，宽仁有大度，饮酒一石不乱。三弟皆任侠，不修行业，惟跋恭慎，勤于家产，父母器之。所居上每有云气若楼阁，时咸异之。尝夜见天门开，神光赫然烛于庭内。及慕容宝僭号，署中卫将军。

初，跋弟素弗与从兄万泥及诸少年游于水滨，有一金龙浮水而下，素弗谓万泥曰：“颇有见否？”万泥等皆曰：“无所见也。”乃取龙而示之，咸以为非常之瑞。慕容熙闻而求焉，素弗秘之，熙怒。及即伪位，密欲诛跋兄弟。其后跋又犯熙禁，惧祸，乃与其诸弟逃于山泽。每夜独行，猛兽常为避路。时赋

役繁数，人不堪命，跋兄弟谋曰：“熙今昏虐，兼忌吾兄弟，既还首无路，不可坐受诛灭。当及时而起，立公侯之业。事若不成，死其晚乎！”遂与万泥等二十二人结谋。跋与二弟乘车，使妇人御，潜入龙城，匿于北部司马孙护之室。遂杀熙，立高云为主。云署跋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录尚书事、武邑公。

跋宴群僚，忽有血流其左臂，跋恶之。从事中郎王垂因说符命之应，跋戒其勿言。云为其幸臣离班、桃仁所杀，跋升洪光门以观变。帐下督张泰、李桑谓跋曰：“此竖势何所至！请为公斩之。”于是奋剑而下，桑斩班于西门，泰杀仁于庭中。众推跋为主，跋曰：“范阳公素弗才略不恆，志于靖乱，扫清凶桀，皆公勋也。”素弗辞曰：“臣闻父兄之有天下，传之于子弟，未闻子弟籍父兄之业而先之。今鸿基未建，危甚缀旒，天工无旷，业系大兄。愿上顺皇天之命，下副元元之心。”群臣固请，乃许之，于是以太元二十年乃僭称天王于昌黎，而不徙旧号，即国曰燕，赦其境内，建元曰太平。分遣使者巡行郡国，观察风俗。追尊祖和为元皇帝，父安为宣皇帝，尊母张氏为太后，立妻孙氏为王后，子永为太子。署弟素弗为侍中、车骑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弘为侍中、征东大将军、尚书右仆射、汲郡公，从兄万泥为骠骑大将军、幽平二州牧，务银提为上大将军、辽东太守，孙护为侍中、尚书令、阳平公，张兴为卫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永宁公，郭生为镇东大将军、领右卫将军、陈留公，从兄子乳陈为征西大将军、并青二州牧、上谷公，姚昭为镇南大将军、司隶校尉、上党公，马弗勤为吏部尚书、广宗公，王难为侍中、抚军将军、颍川公，自余拜授，文武进位各有差。寻而万泥抗表请代，跋曰：“猥以不德，谬为群贤所推，思与兄弟同兹休戚。今方难未宁，维城任重，非明德懿亲，

孰克居也！且折冲御侮，为国藩屏，虽有他人，不如我弟兄，岂得如所陈也。”于是加开府仪同三司。

义熙六年，跋下书曰：“昔高祖为义帝举哀，天下归其仁。吾与高云义则君臣，恩逾兄弟。其以礼葬云及其妻子，立云庙于韭町，置园邑二十家，四时供荐。”

初，跋之立也，万泥、乳陈自以亲而有大功，谓当入为公辅，跋以二藩任重，因而弗征，并有憾焉。乳陈性粗犷，勇气过人，密遣告万泥曰：“乳陈有至谋，顾与叔父围之。”万泥遂奔白狼，阻兵以叛。跋遣冯弘与将军张兴将步骑二万讨之。弘遣使喻之曰：“昔者兄弟乘风云之运，抚翼而起。群公以天命所鍾，人望攸系，推逼主上光践宝位。裂土疏爵，当与兄弟共之，奈何欲寻干戈于萧墙，弃友于而为阨伯！过贵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宜舍兹嫌，同奖王室。”万泥欲降，乳陈按剑怒曰：“大丈夫死生有命，决之于今，何谓降也。”遂克期出战。兴谓弘曰：“贼明日出战，今夜必来惊我营，宜命三军以备不虞。”弘乃密严人课草十束，畜火伏兵以待之。是夜，乳陈果遣壮士千余人来斫营。众火俱起，伏兵邀击，俘斩无遗。乳陈等惧而出降，弘皆斩之。

署素弗为大司马，改封辽西公，冯弘为骠骑大将军，改封中山公。

跋下书曰：“自顷多故，事难相寻，赋役系苦，百姓困穷。宜加宽宥，务从简易，前朝苛政，皆悉除之。守宰当垂仁惠，无得侵害百姓，兰台都官明加澄察。”初，慕容熙之败也，工人李训窃宝而逃，货至巨万，行货于马弗勤，弗勤以训为方略令。既而失志之士书之于阙下碑，冯素弗言之于跋，请免弗勤官，仍推罪之。跋曰：“大臣无忠清之节，货财公行于朝，虽由吾不明所致，弗勤宜肆诸市朝，以正刑宪。但大业草创，彝

伦未叙，弗勤拔自寒微，未有君子之志，其特原之。李训小人，污辱朝士，可东市考竟。”于是上下肃然，请赅路绝。

蠕蠕勇斛律遣使求跋女伪乐浪公主，献马三千匹，跋命其群下议之。素弗等议曰：“前代旧事，皆以宗女妻六夷，宜许以妃嫔之女，乐浪公主不宜下降非类。”跋曰：“女生从夫，千里岂远！朕方崇信殊俗，奈何欺之！”乃许焉。遣其游击秦都率骑二千，送其女妇于蠕蠕。库莫奚虞出库真率三千余落请交市，献马千匹，许之，处之于营丘。

分遣使者巡行郡国，孤老久疾不能自存者，振谷帛有差，孝悌力田闺门和顺者，皆褒显之。昌黎郝越、营丘张买成、周刁、温建德、何纂以贤良皆擢叙之。遣其太常丞刘轩徙北部人五百户于长谷，为祖父园邑。以其太子永领大单于，置四辅。跋励意农桑，勤心政事，乃下书省徭薄赋，墮农者戮之，力田者褒赏，命尚书纪达为之条制。每遣守宰，必亲见东堂，问为政事之要，令极言无隐，以观其志，于是朝野竞劝焉。

先是，河间人褚匡言于跋曰：“陛下至德应期，龙飞东夏，旧邦宗族，倾首朝阳，以日为岁。若听臣往迎，致之不远。”跋曰：“隔绝殊域，阻回数千，将何可致也？”匡曰：“章武郡临海，船路甚通，出于辽西临渝，不为难也。”跋许之，署匡游击将军、中书侍郎，厚加资遣。匡寻与跋从兄买、从弟睹自长乐率五千余户来奔，署买为卫尉，封城阳伯，睹为太常、高城伯。

契丹库莫奚降，署其大人为归善王。

跋又下书曰：“今疆宇无虞，百姓宁业，而田亩荒秽，有司不随时督察，欲今家给人足，不亦难乎！桑柘之益，有生之本。此土少桑，人未见其利，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，柘二十根。”又下书曰：“圣人制礼，送终有度。重其衣衾，厚其棺

椁，将何用乎？人之亡也，精魂上归于天，骨肉下归于地，朝终夕坏，无寒暖之期，衣以锦绣，服以罗纨，宁有知哉！厚于送终，贵而改葬，皆无益亡者，有损于生。是以祖考因旧立庙，皆不改营陵寝。申下境内，自今皆令奉之。”

魏使耿弋至其国，跋遣其黄门郎常陋迎之于道。跋为不称臣，怒而不见。及至，跋又遣陋劳之。弋忿而不谢。跋散骑常侍申秀言于跋曰：“陛下接弋以礼，而敢骄蹇若斯，不可容也。”中给事冯懿以倾佞有幸，又盛称弋之陵傲以激跋。跋曰：“亦各其志也。匹夫尚不可屈，况一方之主乎！”请幽而降之，跋乃留弋不遣。

是时并竭三日而复。其尚书令孙护里有犬与豕交，护见而恶之，召太史令闵尚筮之。尚曰：“犬豕异类而交，违性失本，其于《洪范》为犬祸，将勃乱失众，以至败亡。明公位极冢宰，遐迩具瞻，诸弟并封列侯，贵倾王室，妖见里庭，不为他也。愿公戒满盈之失，修尚恭俭，则妖怪可消，永享元吉。”护默然不悦。

昌黎尹孙伯仁、护弟叱支、叱支弟乙拔等俱有才力，以骁勇闻。跋之立也，并冀开府，而跋未之许，由是有怨言。每于朝飨之际，常拔剑击柱曰：“兴建大业，有功力焉，而滞于散将，岂是汉祖河山之义乎！”跋怒，诛之。进护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录尚书事以慰之。护自三弟诛后，常怏怏有不悦之色，跋怒，鸩之。寻而辽东太守务银提自以功在孙护、张兴之右，而出为边郡，抗表有恨言，密谋外叛。跋怒，杀之。

跋下书曰：“武以平乱，文以经务，宁国济俗，实所凭焉。自顷丧难，礼崩乐坏，闾阎绝讽诵之音，后行无庠序之教，子衿之叹复兴于今，岂所以穆章风化，崇阐斯文！可营建太学，以长乐刘轩、营丘张炽、成周翟崇为博士郎中，简二千石已下

子弟年十五已上教之。”

跋弟丕，先是因乱投于高句丽，跋迎致之，至龙城，以为左仆射、常山公。

蠕蠕斛律为其弟大但所逐，尽室奔跋，乃馆之于辽东郡，待之以客礼。跋纳其女为昭仪。时三月不雨，至于夏五月。斛律上书请还塞北，跋曰：“弃国万里，又无内应。若以强兵相送，粮运难继；少也，势不能固。且千里袭国，古人为难，况数千里乎！”斛律固请曰：“不烦大众，愿给骑三百足矣。得达敕勒国，人必欣而来迎。”乃许之，遣单于前辅万陵率骑三百送之。陵惮远役，至黑山，杀斛律而还。

晋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海来聘，跋乃使其中书郎李扶报之。蠕蠕大但遣使献马三千匹，羊万口。

有赤气四塞，太史令张穆言于跋曰：“兵气也。今大魏威制六合，而聘使断绝。自古未有邻接境，不通和好。违义怒邻，取亡之道。宜还前使，修和结盟。”跋曰：“吾当思之。”寻而魏军大至，遣单于右辅古泥率骑候之。去城十五里，遇军奔还。又遣其将姚昭、皇甫轨等距战，轨中流矢死。魏以有备，引还。

跋境地震山崩，洪光门鹳雀折。又地震，右寝坏。跋问阎尚曰：“比年屡有地动之变，卿可明言其故。”尚曰：“地，阴也，主百姓。震有左右，此震皆向右，臣惧百姓将西移。”跋曰：“吾亦甚虑之。”分遣使者巡行郡国，问所疾苦，孤老不能自存者，赐以谷帛有差。

跋立十一年，至是，元熙元年也，此后事入于宋。至元嘉七年死。弟弘杀跋子翼自立，后为魏所伐，东奔高句丽。居二年，高句丽杀之。

始，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号，至弘二世，凡二十有八载。

冯素弗，跋之长弟也。慷慨有大志，姿貌魁伟，雄杰不群，任侠放荡，不修小节，故时人未之奇，惟王齐异焉，曰：“拨乱才也。”惟交结时豪为务，不以产业经怀。弱冠，自诣慕容熙尚书左丞韩业请婚，业怒而距之。复求尚书郎高邵女，邵亦弗许。南宫令成藻，豪俊有高名，素弗造焉，藻命门者勿纳。素弗遂入，与藻对坐，旁若无人。谈饮连日。藻始奇之，曰：“吾远求骥驥，不知近在东邻，何识子之晚也！”当世侠士莫不归之。及熙僭号，为侍御郎、小帐下督。

跋之伪业，素弗所建也。及为宰辅，谦虚恭慎，非礼不动，虽厮养之贱，皆与之抗礼。车服屋宇，务于俭约，修己率下，百僚惮之。初为京尹。及镇营丘，百姓歌之。尝谓韩业曰：“君前既不顾，今将自取，何如？”业拜而陈谢。素弗曰：“既往之事，岂复与君计之！”然待业弥厚。好存亡继绝，申拔旧门，问侍中阳哲曰：“秦、赵勋臣子弟今何在？”哲曰：“皆在中州，惟桃豹孙鲜在焉。”素弗召为左常侍，论者归其有宰衡之度。

跋之七年死，跋哭之哀恸。比葬，七临之。

史臣曰：自五胡纵慝，九域沦胥，帝里神州，遂混之于荒裔，鸿名宝位，咸假之于杂种。尝谓戎狄凶器，未窥道德，欺天擅命，抑乃其常。而冯跋出自中州，有殊丑类，因鲜卑之昏虐，亦盗名于海隅。然其迁徙之余，少非雄杰，幸以宽厚为众所推。初虽砥砺，终罕成德，旧史称其信惑妖祀，斥黜谏臣，无开驭之才，异经决之士，信矣。速祸致寇，良谓在兹。犹能抚育黎萌，保守疆宇，发号施令，二十余年，岂天意乎，非人事也！

赞曰：国仁骁武，乾归勇悍。矫矫炽磐，临机能断。孰谓獯虺，亦怀沈算。文起常才，凭时叛换。咸窃大宝，为我多难。

## 载记第二十六

秃发乌孤 秃发利鹿孤

秃发 儁檀

秃发乌孤，河西鲜卑人也。其先与后魏同出。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，其地东至麦田、牵屯，西至湿罗，南至浇河，北接大漠。匹孤卒，子寿闾立。初，寿闾之在孕，母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中，鲜卑谓被为“秃发”，因而氏焉。寿闾卒，孙树机能立，壮果多谋略。泰始中，杀秦州刺史胡烈于万斛堆，败凉州刺史苏愉于金山，尽有凉州之地，武帝为之盱食。后为马隆所败，部下杀之以降。从弟务丸立。死，孙推斤立。死，子思复鞬立，部众稍盛。乌孤即思复鞬之子也。及嗣位，务农桑，修邻好。吕光遣使署为假节、冠军大将军、河西鲜卑大都统、广武县侯。乌孤谓诸将曰：“吕氏远来假授，当可受不？”众咸曰：“吾士众不少，何故属人！”乌孤将从之，其将石真若留曰：“今本根未固，理宜随时。光德刑修明，境内无虞，若致死于我者，大小不敌，后虽悔之，无所及也。不如受而遵养之，又待其衅耳。”乌孤乃受之。

乌孤讨乙弗、折掘二部，大破之，遣其将石亦干筑廉川堡以都之。乌孤登廉川大山，泣而不言。石亦干进曰：“臣闻主

忧臣辱，主辱臣死，大王所为不乐者，将非吕光乎！光年已衰老，师徒屡败。今我以士马之盛，保据大川，乃可以一击百，光何足惧也。”乌孤曰：“光之衰老，亦吾所知。但我祖宗以德怀远，殊俗惮威，卢陵、契汗万里委顺。及吾承业，诸部背叛，迩既乖违，远何以附，所以泣耳。”其将苻浑曰：“大王何不振旅誓众，以讨其罪。”乌孤从之，大破诸部。吕光封乌孤广武郡公。又讨意云鲜卑，大破之。

光又遣使署乌孤征南大将军、益州牧、左贤王。乌孤谓使者曰：“吕王昔以专征之威，遂有此州，不能以德柔远，惠安黎庶。诸子贪淫，三甥肆暴，郡县土崩，下无生赖。吾安可违天下之心，受不义之爵！帝王之起，岂有常哉！无道则灭，有德则昌，吾将顺天人之望，为天下主。”留其鼓吹羽仪，谢其使而遣之。

隆安元年，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西平王，赦其境内，年号太初。曜兵广武，攻克金城。光遣将军窦苟来伐，战于街亭，大败之。降光乐都、湟河、浇河三郡，岭南羌胡数万落皆附之。光将杨轨、王乞基率户数千来奔。乌孤更称武威王。后三岁，徙于乐都，署弟利鹿孤为骠骑大将军、西平公，镇安夷，偃檀为车骑大将军、广武公，镇西平。以杨轨为宾客。金石生、时连珍，四夷之豪隽；阴训、郭倖，西州之德望；杨统、杨贞、卫殷、鞠丞明、郭黄、郭奋、史嵩、鹿嵩，文武之秀杰；梁昶、韩疋、张昶、郭韶，中州之才令；金树、薛翹、赵振、王忠、赵晁、苏霸，秦雍之世门，皆内居显位，外宰郡县。官方授才，咸得其所。

乌孤从容谓其群下曰：“陇右区区数郡地耳！因其兵乱，分裂遂至十余。乾归擅命河南，段业阻兵张掖，虐氏假息，偷据姑臧。吾藉父兄遣烈。思郭清西夏。兼弱攻昧，三者何先？”

“杨统进曰：“乾归本我所部，终必归服。段业儒生，才非经世，权臣擅命，制不由己，千里伐人，粮运悬绝，且与我邻好，许以分灾共患，乘其危弊，非义举也。吕光衰老，嗣绍冲暗，二子纂、弘，虽颇有文武，而内相猜忌。若天威临之，必应锋瓦解。宜遣车骑镇浩亶，镇北据廉川，乘虚迭出，多方以误之，救右则击其左，救左则击其右，使纂疲于奔命，人不得安其农业。兼弱攻昧，于是乎在，不出二年，可以坐定姑臧。姑臧既拔，二寇不待兵戈，自然服矣。”乌孤然之，遂阴有吞并之志。

段业为吕纂所侵，遣利鹿孤救之。纂惧，烧氏池、张掖谷麦而还。以利鹿孤为凉州牧，镇西平，追僭檀入录府国事。

是岁，乌孤因酒坠马伤胁，笑曰：“几使吕光父子大喜。俄而患甚，顾谓群下曰：“方难未静，宜立长君。”言终而死，在王位三年，伪谥武王，庙号烈祖。弟利鹿孤立。

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即伪位，赦其境内殊死已下，又徙居于西平。使记室监麴梁明聘于段业。业曰：“贵主先王创业启运，功高先世，宜为国之太祖，有子何以不立？”梁明曰：“有子羌奴，先王之命也。”业曰：“昔成王弱龄，周召作宰；汉昭八岁，金、霍夹辅。虽嗣子冲幼，而二叔休明，左提右挈，不亦可乎？”明曰：“宋宣能以国让，《春秋》美之；孙伯符委事仲谋，终开有吴之业。且兄终弟及，殷汤之制也，亦圣人之格言，万代之通式，何必胤己为是，绍兄为非。”业曰：“美哉！使乎之义也。”

利鹿孤闻吕光死，遣其将金树、苏翹率骑五千屯于昌松漠口。

既逾年，赦其境内，改元曰建和。二千石长吏清高有惠化者，皆封亭侯、关内侯。

吕纂来伐，使僭檀距之。纂士卒精锐，进度三堆，三军扰

惧。儁檀下马据胡床而坐，士众心乃始安。与篡战，败之，斩二千余级。篡西击段业，儁檀率骑一万，乘虚袭姑臧。篡弟纬守南北城以自固。儁檀置酒于殊明门上，鸣钟鼓以飨将士，耀兵于青阳门，虏八千余户而归。

乞伏乾归为姚兴所败，率骑数百来奔，处之晋兴，待以上宾之礼。乾归遣子谦等质于西平。镇北将军俱延言于利鹿孤曰：“乾归本我之属国，妄自尊立，理穷归命，非有款诚；若奔东秦，必引师西侵，非我利也。宜徙于乙弗之间，防其越逸之路。”利鹿孤曰：“吾方弘信义以收天下之心，乾归投诚而徙之，四海将谓我不可以诚信托也。”俄而乾归果奔于姚兴。利鹿孤谓延曰：“不用卿言，乾归果叛，卿为吾行也。”延追乾归至河，不及而还。

利鹿孤立二年，龙见于长宁，麒麟游于绥羌，于是群臣劝进，以隆安五年僭称河西王。其将谟勿仑进曰：“昔我先君肇自幽、朔，被发左衽，无冠冕之义，迁徙不常，无城邑之制，用能中分天下，威振殊境。今建大号，诚顺天心。然宁居乐土，非貽厥之规；仓府粟帛，生敌人之志。且首兵始号，事必无成，陈胜、项籍，前鉴不远。宜置晋人于诸城，劝课农桑，以供军国之用，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。若东西有变，长算以縻之；如其敌强于我，徙而以避其锋，不亦善乎！”利鹿孤然其言。

于是率师伐吕隆，大败之，获其右仆射杨桓。儁檀谓之曰：“安寝危邦，不思择木，老为囚虏，岂曰智也！”桓曰：“受吕氏厚恩，位忝端贰，虽洪水滔天，犹欲济彼俱溺，实耻为叛臣以见明主。”儁檀曰：“卿忠臣也！”以为左司马。

利鹿孤谓其群下曰：“吾无经济之才，忝承业统，自负乘在位，三载于兹。虽夙夜惟寅，思弘道化，而刑政未能允中，风俗尚多凋弊；戎车屡驾，无辟境之功；务进贤彦，而下犹蓄

滞。岂所任非才，将吾不明所致也？二三君子其极言无讳，吾将览焉。”祠部郎中史嵩对曰：“古之王者，行师以全军为上，破国次之，拯溺救焚，东征西怨。今不以绥宁为先，惟以徙户为务，安土重迁，故有离叛，所以斩将克城，土不加广。今取士拔才，必先弓马，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，非所以来远人，垂不朽也。孔子曰：‘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’宜建学校，开庠序，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。”利鹿孤善之，于是以田玄冲、赵诞为博士祭酒，以教胄子。

时利鹿孤虽僭位，尚臣姚兴。杨桓兄经佐命姚萇，早死，兴闻桓有德望，征之。利鹿孤饯桓于城东，谓之曰：“本期与卿共成大业，事乖本图，分歧之感，实情深古人。但鲲非溟海，无以运其躯；凤非修梧，无以晞其翼。卿有佐时之器，夜光之宝，当振纓云阁，耀价连城，区区河右，未足以逞卿才力。善勗日新，以成大美。”桓泣曰：“臣往事吕氏，情节不建。陛下宥臣于俘虏之中，显同贤旧，每希攀龙附凤，立尺寸之功，龙门既开，而臣违离，公衡之恋，岂曰忘之！”利鹿孤为之流涕。

遣僭檀又攻吕隆昌松太守孟祚于显美，克之。僭檀执祚而数之曰：“见机而作，赏之所先；守迷不变，刑之所及。吾方耀威玉门，扫平秦、陇，卿固守穷城，稽淹王宪，国有常刑，于分甘乎？”祚曰：“明公开翦河右，声播宇内，文德以绥远人，威武以惩不恪，况祚蔑尔，敢距天命！衅鼓之刑，祚之分也。但忠于彼者，亦忠于此。荷吕氏厚恩，受藩屏之任，明公至而归命，恐获罪于执事，惟公图之。”僭檀大悦，释其缚，待之客礼。徙显美、丽鞬二千余户而归。嘉祚忠烈，拜左司马。祚请曰：“吕氏将亡，圣朝之并河右，昭然已定。但为人守而不全，复忝显任，窃所未安。明公之恩，听祚就戮于姑臧，死

且不朽。”僂檀义而许之。

吕隆为沮渠蒙逊所伐，遣使乞师，利鹿孤引群下议之。尚书左丞婆衍仑曰：“今姑臧饥荒残弊，谷石万钱，野无青草，资食无取。蒙逊千里行师，粮运不属，使二寇相残，以乘其衅。若蒙逊拔姑臧，亦不能守，适可为吾取之，不宜救也。”僂檀曰：“仑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姑臧今虽虚弊，地居形胜，可西一都之会，不可使蒙逊据之，宜在速救。”利鹿孤曰：“车骑之言，吾之心也。”遂遣僂檀率骑一万救之。至昌松而蒙逊已退，僂檀徙凉泽、段冢五百余家而归。

利鹿孤寝疾，令曰：“内外多虞，国机务广，其令车骑嗣业，以成先王之志。”在位三年而死，葬于西平之东南，伪谥曰康王。弟僂檀嗣。

僂檀少机警，有才略。其父奇之，谓诸子曰：“僂檀明识干艺，非汝等辈也。”是以诸兄不以授子，欲传之于僂檀。及利鹿孤即位，垂拱而已，军国大事皆以委之。以元兴元年僭号凉王，迁于乐都，改元曰弘昌。

初，乞伏乾归之在晋兴也，以世子炽磐为质。后炽磐逃归，为追骑所执，利鹿孤命杀之。僂檀曰：“臣子逃归君父，振古通义，故魏武善关羽之奔，秦昭恕顷襄之逝。炽磐虽逃叛，孝心可嘉，宜垂全宥，以弘海岳之量。”乃赦之。至是，炽磐又奔允街，僂檀归其妻子。

姚兴遣使拜僂檀车骑将军、广武公。僂檀大城乐都。姚兴遣将齐难率众迎吕隆于姑臧，僂檀摄昌松、魏安二戍以避之。

兴凉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来聘。敞父燮，吕光时自湟河太守入为尚书郎，见僂檀于广武，执其手曰：“君神爽宏拔，逸气凌云，命世之杰也，必当克清世难。恨吾年老不及见耳，以敞兄弟托君。”至是，僂檀谓敞曰：“孤以常才，谬为尊先

君所见称，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镜之明。及忝家业，窃有怀君子。《诗》云：‘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’不图今日得见卿也。”敞曰：“大王仁侔魏祖，存念先人，虽殊晖眄张堪之孤，叔向抚汝齐之子，无以加也。”酒酣，语及平生。僂檀曰：“卿鲁子敬之俦，恨不与卿共成大业耳。”

僂檀以姚兴之盛，又密图姑臧，乃去其年号，罢尚书丞郎官，遣参军关尚聘于兴。兴谓尚曰：“车骑投诚献款，为国藩屏，擅兴兵众，辄造大城，为臣之道固若是乎？”尚曰：“王侯设险以自固，先王之制也，所以安人卫众，预备不虞。车骑僻在遐藩，密迩勍寇，南则逆羌未宾，西则蒙逊跋扈，盖为国家重门之防，不图陛下忽以为嫌。”兴笑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

僂檀遣其将文支讨南羌、西虏，大破之。上表姚兴，求凉州，不许，加僂檀散骑常侍，增邑二千户。僂檀于是率师伐沮渠蒙逊，次于氐池。蒙逊婴城固守，芟其禾苗，至于赤泉而还。献兴马三千匹，羊三万头。兴乃署僂檀为使持节、都督河右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领护匈奴中郎将、凉州刺史，常侍、公如故，镇姑臧。僂檀率步骑三万次于五涧，兴凉州刺史王尚遣辛晁、孟祚、彭敏出迎。尚出自清阳门，镇南文支入自凉风门。宗敞以别驾送尚还长安，僂檀曰：“吾得凉州三千余家，情之所寄，唯卿一人，奈何舍我去乎？”敞曰：“今送旧君，所以忠于殿下。”僂檀曰：“吾今新牧贵州，怀远安迓之略，为之若何？”敞曰：“凉土虽弊，形胜之地，道由人弘，实在殿下。段懿、孟祚、武威之宿望；辛晁、彭敏，秦、陇之冠冕；斐敏、马辅，中州之令族；张昶，凉国之旧胤；张穆、边宪、文齐、杨班、梁崧、赵昌，武同飞、羽。以大王之神略，抚之以威信，农战并修，文教兼设，可以从横于天下，河右岂足定乎！”僂檀大悦，赐敞马二十匹。于是大飨文武于谦光殿，班

赐金马各有差。

遣西曹从事史嵩聘于姚兴。兴谓嵩曰：“车骑坐定凉州，衣锦本国，其德我乎？”嵩曰：“车骑积德河西，少播英问，王威未接，投诚万里，陛下官方任才，量功授职，彝伦之常，何德之有！”兴曰：“朕不以州授车骑者，车骑何从得之。”嵩曰：“使河西云扰、吕氏颠狈者，实由车骑兄弟倾其根本。陛下虽鸿罗遐被，凉州犹在天网之外。故征西以周、召之重，力屈姑臧；齐难以王旅之盛，势挫张掖。王尚孤城独守，外逼群狄，陛下不连兵十年，殫竭中国，凉州未易取也。今以虚名假人，内收大利，乃知妙算自天，圣与道合，虽云迁授，盖亦时宜。”兴悦其言，拜骑都尉。

僂檀宴群僚于宣德堂，仰视而叹曰：“古人言作者不居，居者不作，信矣。”孟祜进曰：“张文王筑城苑，缮宗庙，为貽厥之资，万世之业，秦师济河，隍然瓦解。梁熙据全州之地，拥十万之众，军败于酒泉，身死于彭济。吕氏以排山之势，王有西夏，率土崩离，衔璧秦、雍。宽饶有言：‘富贵无常，忽辄易人。’此堂之建，年垂百载，十有二主，唯信顺可以久安，仁义可以永固，愿大王勉之。”僂檀曰：“非君无以闻说言也。”僂檀虽受制于姚兴，然车服礼章一如王者。以宗敞为太府主簿、录记室事。

僂檀伪游洮河，袭徙西平、湟河诸羌三万余户于武兴、番禾、武威、昌松四郡。征集戎夏之兵五万余人，大阅于方亭，遂伐沮渠蒙逊，入西陲。蒙逊率众来距，战于均石，为蒙逊所败。僂檀率骑二万，运谷四万石以给西郡。蒙逊攻西郡，陷之。其后僂檀又与赫连勃勃战于阳武，为勃勃所败，将佐死者十余人，僂檀与数骑奔南山，几为追骑所得。僂檀惧东西寇至，徙三百里内百姓入于姑臧，国中骇怨。屠各成七儿因百姓之扰也，

率其属三百人，叛僂檀于北城。推梁贵为盟主，贵闭门不应。一夜众至数千。殿中都尉张猛大言于众曰：“主上阳武之败，盖恃众故也。责躬悔过，明君之义，诸君何故从此小人作不义之事！殿内武旅正尔相寻，目前之危，悔将无及。”众闻之，咸散。七兒奔晏然，殿中骑将白路等追斩之。军谿祭酒梁裒、辅国司马边宪等七人谋反，僂檀悉诛之。

姚兴以僂檀外有阳武之败，内有边、梁之乱，遣其尚书郎韦宗来观衅。宗与檀论六国从横之规，三家战争之略，远言天命废兴，近陈人事成败，机变无穷，辞致清辩。宗出而叹曰：“命世大才、经纶名教者，不必华宗夏士；拨烦理乱、澄气济世者，亦未必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。五经之外，冠冕之表，复自有人。车骑神机秀发，信一代之伟人，由余、日磾岂足为多也！”宗还长安，言于兴曰：“凉州虽残弊之后，风化未颓，僂檀权诈多方，凭山河之固，未可图也。”兴曰：“勃勃以乌合之众尚能破之，吾以天下之兵，何足克也！”宗曰：“形移势变，终始殊途，陵人者易败，自守者难攻。阳武之役，僂檀以轻勃勃致败。今以大军临之，必自固求全，臣窃料群臣无僂檀匹也。虽以天威临之，未见其利。”兴不从，乃遣其将姚弼及敛成等率步骑三万来伐，又使其将姚显为弼等后继，遗僂檀书云“遣尚书左仆射齐难讨勃勃，惧其西逸，故令弼等于河西邀之。”僂檀以为然，遂不设备。弼众至漠口，昌松太守苏霸婴城固守，弼喻霸令降，霸曰：“汝违负盟誓，伐委顺之藩，天地有灵，将不祐汝！吾宁为凉鬼，何降之有！”城陷，斩霸。弼至姑臧，屯于西苑。州人王钟、宋钟、王娥等密为内应，候人执其使送之。僂檀欲诛其元首，前军伊力延侯曰：“今强敌在外，内有奸竖，兵交势蹙，祸难不轻，宜悉坑之以安内外。”僂檀从之，杀五千余人，以妇女为军赏。命诸郡县悉驱牛羊

于野，斂成纵兵虏掠。僂檀遣其镇北俱延、镇军敬归等十将率骑分击，大败之，斩首七千余级。姚弼固垒不出，僂檀攻之未克，乃断水上流，欲以持久毙之。会雨甚，堰坏，弼军乃振。姚显闻弼败，兼道赴之，军势甚盛。遣射将孟钦等五人挑战于凉风门，弦未及发，材官将军宋益等驰击斩之。显乃委罪斂成。遣使谢僂檀，引师而归。

僂檀于是僭即凉王位，赦其境内，改年为嘉平，置百官。立夫人折掘氏为五后，世子武台为太子、录尚书事，左长史赵晁、右长史郭倖为尚书左右仆射，镇北俱延为太尉，镇军敬归为司隶校尉，自余封署各有差。

遣其左将军枯木、驸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逊，掠临松人千余户而还。蒙逊大怒，率骑五千至于显美方亭，破车盖鲜卑而还。俱延又伐蒙逊，大败而归。僂檀将亲率众伐蒙逊，赵晁及太史令景保谏曰：“今太白未出，岁星在西，宜以自守，难以伐人。比年天文错乱，风雾不时，唯修德责躬可以宁吉。”僂檀曰：“蒙逊往年无状，入我封畿，掠我边疆，残我禾稼。吾蓄力待时，将报东门之耻，今大军已集，卿欲沮众邪？”保曰：“陛下不以臣不肖，使臣主察乾象，若见事不言，非为臣之体。天文显然，动必无利。”僂檀曰：“吾以轻骑五万伐之，蒙逊若以骑兵距我，则众寡不敌；兼步而来，则舒疾不同；救右则击其左，赴前则攻其后，终不与之交兵接战，卿何惧乎？”保曰：“天文不虚，必将有变。”僂檀怒，锁保而行，曰：“有功当杀汝以徇，无功封汝百户侯，”既而蒙逊率众来距，战于穷泉，僂檀大败，单马奔还。景保为蒙逊所擒，让之曰：“卿明于天文，为彼国所任，违天犯顺，智安在乎？”保曰：“臣匪为无智，但言而不从。”蒙逊曰：“昔汉祖困于平城，以娄敬为功；袁绍败于官渡，而田丰为戮。卿策同二子，贵主

未可量也。卿必有恭敬之赏者，吾今放卿，但恐有田丰之祸耳。“保曰：“寡君虽才非汉祖，犹不同本初，正可不得封侯，岂虑祸也。”蒙逊乃免之。至姑臧，僂檀谢之曰：“卿，孤之蒼龟也，而不能从之，孤之深罪。”封保安亭侯。

蒙逊进图姑臧，百姓怨东苑之戮，悉皆惊散。垒掘、麦田、车盖诸部尽降于蒙逊。僂檀遣使请和，蒙逊许之，乃遣司隶校尉敬归及子他为质，归至胡坑，逃还，他为追兵所执。蒙逊徙其众八千余户而归。右卫折掘奇镇据石驴山以叛。僂檀惧为蒙逊所灭，又虑奇镇克岭南，乃迁于乐都，留大司农成公绪守姑臧。僂檀始出城，焦谏、王侯等闭门作难，收合三千余家，保据南城。谏推焦朗为大都督、龙骧大将军，谏为凉州刺史，降于蒙逊。镇军敬归讨奇镇于石驴山，战败，死之。

蒙逊因克姑臧之威来伐，僂檀遣其安北段苟、左将军云连乘虚出番禾以袭其后，徙三千余家于西平。蒙逊围乐都，三旬不克，遣使谓僂檀曰：“若以宠子为质，我当还师。”僂檀曰：“去否任卿兵势。卿违盟无信，何质以供！”蒙逊怒，筑室返耕，为持久之计。群臣固请，乃以子安周为质。蒙逊引归。

吐谷浑树洛干率众来伐，僂檀遣其太子武台距之，为洛干所败。

僂檀又将伐蒙逊，邯川护军孟恺谏曰：“蒙逊初并姑臧，凶势甚盛，宜固守伺隙，不可妄动。”不从。五道俱进，至番禾、苕藿，掠五千余户。其将屈右进曰：“陛下转战千里，前元完阵，徙户资财，盈溢衢路，宜倍道旋师，早度峻险。蒙逊善于用兵，士众习战，若轻军卒至，出吾虑表，大敌外逼，徙户内攻，危之道也。”卫尉伊力延曰：“我军势方盛，将士勇气自倍，彼徒我骑，势不相及，若倍道旋师，必捐弃资财，示人以弱，非计也。”屈右出而告其诸弟曰：“吾言不用，天命

也。此吾兄弟死地。”俄而昏雾风雨，蒙逊军大至，儁檀败绩而还。蒙逊进围乐都，儁檀婴城固守，以子染干为质，蒙逊乃归，久之，遣安西纥勃耀兵西境。蒙逊侵西平，徙户掠牛马而还。

邠川护军孟恺表镇南、湟河太守文支荒酒悞谏，不血卅政事。儁檀谓伊力延曰：“今州土倾覆，所杖者文支而已，将若之何？”延曰：“宜召而训之，使改往修来。”儁檀乃召文支，既到，让之曰：“二兄英姿早世，吾以不才嗣统，不能负荷大业，颠狈如是，胡颜视世，虽存若陨。庶凭子鲜存卫，藉文种复吴，卿之谓也。闻卿唯酒是耽，荒废庶事。吾年已老，卿复若斯，祖宗之业将谁寄也。”文支顿首陈谢。

邠川人卫章等谋杀孟恺，南启乞伏炽磐。郭越止之曰：“孟尹宽以惠下，何罪而杀之！吾宁违众而死，不负君以生。”乃密告之恺，诱章等饮酒，杀四十余人。恺惧炽磐军之至，驰告文支，文支遣将军匹珍赴之。炽磐军到城，闻珍将至，引归。

蒙逊又攻乐都，二旬不克而还。镇南文支以湟河降蒙逊，徙五千余户于姑臧。蒙逊又来伐，儁檀以太尉俱延为质，蒙逊乃引还。

儁檀议欲西征乙弗，孟恺谏曰：“连年不收，上下饥弊，南逼炽磐，北迫蒙逊，百姓骚动，下不安业。今远征虽克，后患必深，不如结盟炽磐，通余济难，慰喻杂部，以广军资，畜力缮兵，相时而动。《易》曰：‘其亡其亡，系于苞桑。’惟陛下图之。”儁檀曰：“孤将略地，卿无沮众。”谓其太子武台曰：“今不种多年，内外俱窘，事宜西行，以拯此弊。蒙逊近去，不能卒来，旦夕所虑，唯在炽盘。彼名微众寡，易以讨御，吾不过一月，自足周旋。汝谨守乐都，无使失堕。”儁檀乃率骑七千袭乙弗，大破之，获牛马羊四十余万。

炽磐乘虚来袭，抚军从事中郎尉肃言于武台曰：“今外城广大，难以固守，宜聚国人于内城，肃等率诸晋人距战于外，如或不捷，犹有万全。”武台曰：“小贼藁尔，旦夕当走，卿何虑之过也。”武台惧晋人有二心也，乃召豪望有勇谋者闭之于内。孟愷泣曰：“炽磐不道，人神同愤，愷等进则荷恩重迁，退顾妻子之累，岂有二乎！今事已急矣，人思自效，有何猜邪？”武台曰：“吾岂不知子忠，实惧余人脱生虑表，以君等安之耳。”旬而城溃。

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僣檀，僣檀谓众曰：“今乐都为炽磐所陷，男夫尽杀，妇女赏军，虽欲归还，无所赴也。卿等能与吾藉乙弗之资，取契汗以赎妻子者，是所望也。不尔，归炽磐便为奴仆矣，岂忍见妻子在他人怀抱中！”遂引师而西，众多逃返，遣镇北段苟追之，苟亦不还。于是将士皆散，惟中军纥勃、后军洛肱、安西樊尼、散骑侍郎阴利鹿在焉。僣檀曰：“蒙逊、炽磐昔皆委质于吾，今而归之，不亦鄙哉！四海之广，匹夫无所容其身，何其痛也！蒙逊与吾名齐年比，炽磐姻好少年，俱其所忌，势皆不济。与其聚而同死，不如分而或全。樊尼长兄之子，宗部所寄，吾众在北者户垂二万，蒙逊方招怀遐迹，存亡继绝，汝其西也。纥勃、洛肱亦与尼俱。吾年老矣，所适不容，宁见妻子而死！”遂归炽磐，唯阴利鹿随之。僣檀谓利鹿曰：“去危就安，人之常也。吾亲属皆散，卿何独留？”利鹿曰：“臣老母在家，方寸实乱。但忠孝之义，势不俱全。虽不能西哭沮渠，申包胥之诚；东感秦援，展毛遂之操，负羁鞞而侍陛下者，臣之分也。惟愿开弘远猷，审进止之算。”僣檀叹曰：“知人固未易，人亦未易知。大臣亲戚皆弃我去，终给不亏者，唯卿一人。岁寒不凋，见之于卿。”僣檀至西平，炽磐遣使郊迎，待以上宾之礼。

初，乐都之溃也，诸城皆降于炽磐，僭檀将尉贤政固守浩亶不下。炽磐呼之曰：“乐都已溃，卿妻子皆在吾间，孤城独守，何所为也！”贤政曰：“受凉王厚恩，为国家藩屏，虽知乐都已陷，妻子为擒，先归获赏，后顺受诛，然不知主上存亡，未敢归命。妻子小事，岂足动怀！昔罗宪待命，晋文亮之；文聘后来，魏武不责。邀一时之荣，忘委付之重，窃用耻焉，大王亦安用之哉！”炽磐乃遣武台手书喻政，政曰：“汝为国储，不能尽节，面缚于人，弃父负君，亏万世之业，贤政义士，岂如汝乎！”既而闻僭檀至左南，乃降。

炽磐以僭檀为骠骑大将军，封左南公。岁余，为炽磐所鸩。左右劝僭檀解药，僭檀曰：“吾病岂宜疗邪！”遂死，时年五十一，在位十三年，伪谥景王。武台后亦为炽磐所杀。僭檀少子保周、腊于破羌、俱延子覆龙、鹿孤孙副周、乌孤孙承钵皆奔沮渠蒙逊。久之，归魏，魏以保周为张掖王，覆龙酒泉公，破羌西平公，副周永平公，承钵昌松公。

乌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，至僭檀三世，凡十九年，以安帝义熙十年灭。

史臣曰：秃发累叶酋豪，擅强边服，控弦玉塞，跃马金山，候满月而窥兵，乘折胶而纵镞，礼容弗被，声教斯阻。乌孤纳苻浑之策，治兵以讨不宾；鹿孤从史嵩之言，建学而延胄子。遂能开疆河右，抗衡强国。道由人弘，抑此之谓！

僭檀承累捷之锐，藉二昆之资，摧吕氏算无遗策，取姑臧兵不血刃，武略雄图，比踪前烈。既而叨窃重位，盈满易期，穷兵以逞其心，纵慝自貽其弊，地夺于蒙逊，势衄于赫连，覆国丧身，犹为幸也。昔宋殇好战，致灾于华督；楚灵黩武，取杀于乾溪。异代同亡，其于僭檀见之矣。

赞曰：秃发弟兄，擅雄群虏。开疆河外，清氛西土。僭檀

晋书

·2169·

杰出，腾驾时英。穷兵黩武，丧国颓声。

## 载记第二十七

### 慕容德

慕容德，字玄明，皝之少子也，母公孙氏梦日入脐中，昼寢而生德。年未弱冠，身長八尺二寸，姿貌雄伟，額有日角偃月重文。博觀群書，性清慎，多才艺。慕容俊之僭立也，封為梁公，歷幽州刺史、左衛將軍。及嗣位，改范陽王，稍遷魏尹，加散騎常侍。俄而苻堅將苻雙據陝以叛，堅將苻柳起兵枹罕，將應之。德勸乘衅討堅，辭旨慷慨，識者言其有遠略，竟不能用。德兄垂甚壯之，因共論軍國大謀，言必切至。垂謂之曰：“汝器識長進，非復吳下阿蒙也。”枹頭之役，德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。及垂奔苻堅，德坐免職。後遇敗，徙于長安，苻堅以為張掖太守，數歲免歸。

及堅以兵臨江，拜德為奮威將軍。堅之敗也，堅與張夫人相失，慕容將護致之，德正色謂曰：“昔楚庄滅陳，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。此不祥之人，惑亂人主，戎事不迨女器，秦之敗師當由于此。宜掩目而過，奈何將衛之也！”不從，德馳馬而去之。還次滎陽，言于曰：“昔句踐栖于會稽，終獲吳國。聖人相時而動，百舉百全。天將悔禍，故使秦師喪敗，宜乘其弊以復社稷。”不納。乃從垂如鄴。

及垂稱燕王，以德為車騎大將軍，復封范陽王，居中鎮衛，

参断政事。久之，迁司徒。于时慕容永据长子，有众十万，垂议讨之。群臣咸以为疑，德进曰：“昔三祖积德，遗咏在耳，故陛下龙飞，不谋而会，虽由圣武，亦缘旧爱，燕、赵之士乐为燕臣也。今永既建伪号，扇动华戎，致令群竖从横，逐鹿不息，宜先除之，以一众听。昔光武驰苏茂之难，不顾百官之疲，夫岂不仁？机急故也。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，陛下容得已乎！”垂笑谓其党曰：“司徒议与吾同。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，吾计决矣。”遂从之。垂临终，敕其子宝以鄴城委德。宝既嗣位，以德为使持节、都督冀、兖、青、徐、荆、豫六州诸军事、特进、车骑大将军、冀州牧，领南蛮校尉，镇鄴，罢留台，以都督专总南夏。

魏将拓拔章攻鄴，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击，败之。魏师退次新城，青等请击之。别驾韩讎卓进曰：“古人先决胜庙堂，然后攻战。今魏不可击者四，燕不宜动者三。魏悬军远入，利在野战，一不可击也。深入近畿，顿兵死地，二不可击也。前锋既败，后阵方固，三不可击也。彼众我寡，四不可击也。官军自战其地，一不宜动。动而不胜，众心难固，二不宜动。城郭未修，敌来无备，三不宜动。此皆兵家所忌，不如深沟高垒，以逸待劳。彼千里馈粮，野无所掠，久则三军靡资，攻则众旅多毙，师老衅生，详而图之，可以捷矣。”德曰：“韩别驾之言，良、平之策也。”于是召青还师。魏又遣辽西公贺赖卢率骑与章围鄴，德遣其参军刘藻求救于姚兴，且参母兄之问，而兴师不至，众大惧。德于是亲飨战士，厚加抚接，人感其恩，皆乐为致死。会章、卢内相乖争，各引军潜遁。章司马丁建率众来降，言章师老，可以败之。德遣将追破章军，人心始固。

时魏师入中山，慕容宝出奔于蓟，慕容详又僭号。会刘藻自姚兴而至，兴太史令高鲁遣其甥王景晖随藻送玉玺一纽，并

图识秘文，曰：“有德者昌，无德者亡。德受天命，柔而复刚。又有谣曰：“大风蓬勃扬尘埃，八井三刀卒起来，四海鼎沸中山颓，惟有德人据三台。”于是德之群臣议以慕容详僭号中山，魏师盛于冀州，未审宝之存亡，因劝德即尊号。德不从。会慕容达自龙城奔鄴，称宝犹存，群议乃止。寻而宝以德为丞相，领冀州牧，承制南夏。

德兄子麟自义台奔鄴，因说德曰：“中山既没，魏必乘胜攻鄴，虽粮储素积，而城大难固，且人情沮动，不可以战。及魏军未至，拥众南渡，就鲁阳王和，据滑台而聚兵积谷，伺隙而动，计之上也。魏虽拔中山，势不久留，不过驱掠而返。人不乐徙，理自生变，然后振威以援之，魏则内外受敌，使恋旧之士有所依凭，广开恩信，招集遗黎，可一举而取之。”先是，慕容和亦劝德南徙，于是许之。隆安二年，乃率户四万、车二万七千乘，自鄴将徙于滑台。遇风，船没，魏军垂至，众惧，议欲退保黎阳。其夕流澌冻合，是夜济师，旦，魏师至而冰泮，若有神焉。遂改黎阳津为天桥津。及至滑台，景星见于尾箕。漳水得白玉，状若玺。于是德依燕元故事，称元年，大赦境内殊死已下，置百官。以慕容麟为司空、领尚书令，慕容法为中军将军，慕舆拔为尚书左仆射，丁通为尚书右仆射，自余封授各有差。初，河间有麟见，慕容麟以为已瑞。及此，潜谋为乱，事觉，赐死。其夏，魏将贺赖卢率众附之。

至是，慕容宝自龙城南奔至黎阳，遣其中黄门令赵思召慕容锤来迎。锤本首议劝德称尊号，闻而恶之，执思付狱，驰使白状。德谓其下曰：“卿等前以社稷大计，劝吾摄政。吾亦以嗣帝奔亡，人神旷主，故权顺群议，以系众望。今天方悔祸，嗣帝得还，吾将具驾奉迎，谢罪行阙，然后角巾私第，卿等以为何如？”其黄门侍郎张华进曰：“夫争夺之世，非雄才不振；

从横之时，岂懦夫能济！陛下若蹈匹妇之仁，舍天授之业，威权一去，则身首不保，何退让之有乎！”德曰：“吾以古人逆取顺守，其道未足，所以中路徘徊，怅然未决耳。”慕舆护请驰问宝虚实，德流涕而遣之。乃率壮士数百，随思而北，因谋杀宝。初，宝遣思之后，知德摄位，惧而北奔。护至无所见，执思而还。德以思闲习典故，将任之。思曰：“昔关羽见重曹公，犹不忘先主之恩。思虽刑余贱隶，荷国宠灵，犬马有心，而况人乎！乞还就上，以明微节。”德固留之，思怒曰：“周室衰微，晋、郑夹辅；汉有七国之难，实赖梁王。殿下亲则叔父，位则上台，不能率先群后以匡王室，而幸根本之倾为赵伦之事。思虽无申胥哭秦之效，犹慕君宾不生莽世。”德怒，斩之。

晋南阳太守闾丘羨、宁朔将军邓启方率众二万来伐，师次管城。德遣其中军慕容法、抚军慕容和等距之，王师败绩。德怒法不穷追晋师，斩其抚军司马靳瑰。

初，苻登既为姚兴所灭，登弟广率部落降于德，拜冠军将军，处之乞活堡。会苻感守东井，或言秦当复兴者，广乃自称秦王，败德将慕容钟。时德始都滑台，介于晋、魏之间，地无十城，众不过数万。及钟丧师，反侧之徒多归于广。德乃留慕容和守滑台，亲率众讨广，斩之。

初，宝之至黎阳也，和长史李辩劝和纳之，和不从。辩惧谋泄，乃引晋军至管城，冀德亲率师，于后作乱。会德不出，愈不自安。及德此行也，辩又劝和反，和不从。辩怒，杀和，以滑台降于魏。时将士家悉在城内，德将攻之，韩范言于德曰：“魏师已入城，据国成资，客主之势，翻然复异，人情既危，不可以战。宜先据一方，为关中之基，然后畜力而图之，计之上也。”德乃止。德右卫将军慕容云斩李辩，率将士家累二万

余人而出，三军庆悦。德谋于众曰：“苻广虽平，而抚军失据，进有强敌，退无所托，计将安出？”张华进曰：“彭城阻带山川，楚之旧都，地险人殷，可攻而据之，以为基本。”慕容钟、慕舆护、封逞、韩弋卓等固劝攻滑台，潘聪曰：“滑台四通八达，非帝王之居。且北通大魏，西接强秦，此二国者，未可以高枕而待之。彭城土旷人稀，地平无险，晋之归镇，必距王师。又密迩江、淮，水路通浚，秋夏霖潦，千里为湖。且水战国之所短，吴之所长，今虽克之，非久安之计也。青、齐沃壤，号曰东秦，土方二千，户余十万，四塞之固，负海之饶，可谓用武之国。三齐英杰，蓄志以待，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！广固者，曹疑之所营，山川阻峻，足为帝王之都。宜遣辩士驰说于前，大兵继进于后，避间浑昔负国恩，必翻然向化。如其守迷不顺，大军临之，自然瓦解。既据之后，闭关养锐，伺隙而动，此亦二汉之有关中、河内也。”德犹豫未决。沙门郎公素知占候，德因访其所适。郎曰：“敬览三策，潘尚书之议可谓兴邦之术矣。今岁初，长星起于奎娄，遂扫虚危，而虚危，齐之分野，除旧布新之象。宜先定旧鲁，巡抚琅邪，待秋风戒节，然后北围临齐，天之道也。”德大悦，引师而南，兖州北鄙诸县悉降，置守宰以抚之。存问高年，军无私掠，百姓安之，牛酒属路。

德遣使喻齐郡太守避间浑，浑不从，遣慕容钟率步骑二万击之。德进据琅邪，徐、兖之士附者十余万，自琅邪而北，迎者四万余人。德进寇莒城，守将任安委城而遁，以潘聪镇莒城。钟传檄青州诸郡曰：“隆替有时，义列昔经；困难启圣，事彰中策。是以宣王龙飞于危周，光武凤起于绝汉，斯盖历数大期，帝王之兴废也。自我永康多难，长鲸逸网，华夏四分，黎元五裂。逆贼辟间浑父蔚，昔同段龛阻乱淄川，太宰东征，剿绝凶

命。浑于覆巢之下，蒙全卵之施，曾微犬马识养之心，复袭凶父乐祸之志，盗据东秦，远附吴、越，割剥黎元，委输南海。皇上应期，大命再集，矜彼营丘，暂阻王略，故以七州之众二十余万，巡省贷宗，问罪齐、鲁。昔韩信以裨将伐齐，有征无战；耿弇以偏军讨步，克不移朔。况以万乘之师，扫一隅之寇，倾山碎卵，方之非易。孤以不才，忝荷先驱，都督元戎一十二万，皆乌丸突骑，三河猛士，奋剑与夕火争光，挥戈与秋月竞色。以此攻城，何城不克；以此众战，何敌不平！昔窦融以河西归汉，荣被于后裔；彭宠盗逆渔阳，身死于奴仆。近则曹窳跋扈，见擒于后赵；段龕干纪，取灭于前朝。此非古今之吉凶，已然之成败乎？浑若先迷后悟，荣宠有加。如其敢抗王师，败灭必无遣烬。稷下之雄，岱北之士，有能斩送浑者，赏同佐命。脱履机不发，必玉石俱摧。”浑闻德军将至，从八千余家入广固。诸郡皆承檄降于德。浑惧，将妻子奔于魏。德遣射声校尉刘纲追斩于莒城。浑参军张瑛常与浑作檄，辞多不逊。及此，德擒而让之。瑛神色自若，徐对曰：“浑之有臣，犹韩信之有蒯通。通遇汉祖而蒙恕，臣遭陛下而婴戮，比之古人，窃为不幸。防风之诛，臣实甘之，但恐尧、舜之化未弘于四海耳。”德初善其言，后竟杀之。德遂入广固。

四年，僭即皇帝位于南郊，大赦，改元为建平，设行庙于宫南，遣使奉策告成焉。进慕容钟为司徒，慕輿拔为司空，封孚为左仆射，慕輿护为右仆射。遣其度支尚书封恺、中书侍郎封逞观省风俗，所在大飨将士。以其妻段氏为皇后。建立学官，简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门二百人为太学生。

后因宴其群臣，酒酣，笑而言曰：“朕虽寡薄，恭己南面而朝诸侯，在上不骄，夕惕于位，可方自古何等主也？”其青州刺史鞠仲曰：“陛下中兴之圣后，少康、光武之俦也。”德

顾命左右赐仲帛千匹。仲以赐多为让，德曰：“卿知调朕，朕不知调卿乎！卿饰对非实，故亦以虚言相赏，赏不谬加，何足谢也！”韩范进曰：“臣闻天子无戏言，忠臣无妄对。今日之论，上下相欺，可谓君臣俱失。”德大悦，赐范绢五十匹。自是昌言竞进，朝多直士矣。

德母兄先在长安，遣平原人杜弘如长安问存否，弘曰：“臣至长安，若不奉太后动止，便即西如张掖，以死为效。臣父雄年逾六十，未沾荣贵，乞本县之禄，以申乌鸟之情。”张华进曰：“杜弘未行而求禄，要利情深，不可使也。”德曰：“吾方散所轻之财，招所重之死，况为亲尊而可吝乎！且弘为君迎亲，为父求禄，虽外如要利，内实忠孝。”乃以雄为平原令。弘至张掖，为盗所杀，德闻而悲之，厚抚其妻子。

明年，德如齐城，登营丘，望晏婴冢，顾谓左右曰：“礼，大夫不逼城葬。平仲古之贤人，达礼者也，而生居近市，死葬近城，岂有意乎？”青州秀才晏谟对曰：“孔子称臣先人平仲贤，则贤矣。岂不知高其梁，丰其礼？盖政在家门，故俭以矫世。存居湫隘，卒岂择地而葬乎！所以不远门者，犹冀悟平生意也。”遂以谟从至汉城阳景王庙，宴庶老于申池，北登社首山，东望鼎足，因目牛山而叹曰：“古无不死！”怆然有终焉之志。遂问谟以齐之山川丘陵，贤哲旧事。谟历对详辩，画地成图。德深嘉之，拜尚书郎。立冶于商山，置盐官于乌常泽，以广军国之用。

德故吏赵融自长安来，始具母兄凶问，德号恸吐血，因而寝疾。其司隶校尉慕容达因此谋反，遣牙门皇璆率众攻端门，殿中师侯赤眉开门应之。中黄门逊进扶德逾城，隐于进舍。段宏等闻宫中有变，勒兵屯四门。德入宫，诛赤眉等，达惧而奔魏。慕容法及魏师战于济北之漂榆俗，魏师败绩。

其尚书韩逊卓上疏曰：“二寇逋诛，国耻未雪，关西为豺狼之藪，杨越为鸱鸢之林，三京社稷，鞠为丘墟，四祖园陵，芜而不守，岂非义夫愤叹之日，烈士忘身之秋。而皇室多难，威略未振，是使长蛇弗翦，封豕假息。人怀愤慨，常谓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，终朝之逸无卒岁之忧。陛下中兴大业，务在遵养，矜迁萌之失土，假长复而不役，愍黎庶之息肩，贵因循而不扰。斯可以保宁于营丘，难以经措于秦、越。今群凶僭逆，实繁有徒，据我三方，伺国瑕衅。深宜审量虚实，大校成败，养兵厉甲，广农积粮，进为雪耻讨寇之资，退为山河万全之固。而百姓因秦、晋之弊，迭相阴究，或百室合户，或千丁共籍，依托城社，不惧燻烧，公避课役，擅为奸宄，损风毁宪，法所不容，但检今未宣，弗可加戮。今宜隐实黎萌，正其编贯，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，下益军国兵资之用。若蒙采纳，冀裨山海，虽遇商鞅之刑，悦馆之害，所不辞也。”德纳之，遣其车骑将军慕容镇率骑三千，缘边严防，备百姓逃窜。以逊卓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行台尚书，巡郡县隐实，得廛户五万八千。逊卓公廉正直，所在野次，人不扰焉。

德大集诸生，亲临策试。既而飧宴，乘高远瞩，顾谓其尚书鲁邃曰：“齐、鲁固多君子，当昔全盛之时，接、慎、巴生、淳于、邹、田之徒，廛修檐，临清沼，驰硃轮，佩长剑，恣非马之雄辞，奋谈天之逸辩，指麾则红紫成章，俯仰则丘陵生韵，至于今日，荒草颓坟，气消烟灭，永言千载，能不依然！”邃答曰：“武王封比干之墓，汉祖祭信陵之坟，皆留心贤哲，每怀往事。陛下慈深二主，泽被九泉，若使彼而有知，宁不衔荷矣。”

先是，妖贼王始聚众于太山，自称太平皇帝，号其父为太上皇，兄为征东将军，弟征西将军。慕容镇讨擒之，斩于都市。

临刑，或问其父及兄弟所在，始答曰：“太上皇帝蒙尘于外，征东、征西乱兵所害。惟朕一身，独无聊赖。”其妻怒之曰：“止坐此口，以至于此，奈何复尔！”始曰：“皇后！自古岂有不破之家，不亡之国邪！”行刑者以刀环筑之，仰视曰：“崩即崩矣，终不改帝号。”德闻而哂之。

时桓玄将行篡逆，诛不附己者。冀州刺史刘轨、襄城太守司马休之、征虏将军刘敬宣、广陵相高雅之、江都长张诞并内不自安，皆奔于德。于是德中书侍郎韩范上疏曰：“夫帝王之道，必崇经略。有其时无其人，则弘济之功阙；有其人无其时，则英武之志不申。至于能成王业者，惟人时合也。自晋国内难，七载于兹。桓玄逆篡，虐逾董卓，神怒人怨，其殃积矣。可乘之机，莫过此也。以陛下之神武，经而纬之，驱乐奋之卒，接厌乱之机，譬犹声发响应，形动影随，未足比其易也。且江、淮南北户口未几，公私戎马不过数百，守备之事盖亦微矣。若以步骑一万，建雷霆之举，卷甲长驱，指临江、会，必望旗草偃，壶浆属路。跨地数千，众逾十万，可以西并强秦，北抗大魏。夫欲拓境开疆，保宁社稷，无过今也。如使后机失会，豪桀复起，泉除桓玄，布惟新之化，遐迩既宁，物无异望，非但建鄴难屠，江北亦不可冀。机过患生，忧必至矣。天与不取，悔将及焉。惟陛下览之。”德曰：“自顷数缠百六，宏纲暂弛，遂令奸逆乱华，旧京墟秽，每寻否运，愤慨兼怀。昔少康以一旅之众，复夏配天，况朕据三齐之地，藉五州之众，教之以军旅，训之以礼让，上下知义，人思自奋，缮甲待衅，为日久矣。但欲先定中原，扫除逋孽，然后宣布淳风，经理九服，饮马长江，悬旌陇坂。此志未遂，且韬戈耳。今者之事，王公其详议之。”咸以桓玄新得志，未可图，乃止。于是讲武于城西，步兵三十七万，车一万七千乘，铁骑五万三千，周亘山泽，旌旗

弥漫，钲鼓之声，振动天地。德登高望之，顾谓刘轨、高雅之曰：“昔郤克仇齐，子胥怨楚，终能畅其刚烈，名流千载。卿等既知投身有道，当使无惭昔人也。”雅之等顿首答曰：“幸蒙陛下天覆之恩，大造之泽，存亡继绝，实在圣时，虽则万陨，何以上报！”俄闻桓玄败，德以慕容镇为前锋，慕容钟为大都督，配以步卒二万，骑五千，克期将发，而德寝疾，于是罢兵。

初，德迎其兄子超于长安，及是而至。德夜梦其父曰：“汝既无子，何不早立超为太子，不尔，恶人生心。”寐而告其妻曰：“先帝神明所敕，观此梦意，吾将死矣。”乃下书以超为皇太子，大赦境内，子为父后者人爵二级。其月死，即义熙元年也，时年七十。乃夜为十余棺，分出四门，潜葬山谷，竟不知其尸之所在。在位五年。伪谥献武皇帝。

## 载记第二十八

### 慕容超

慕容超字祖明，德兄北海王纳之子。苻坚破鄴，以纳为广武太守，数岁去官，家于张掖。德之南征，留金刀而去。及垂起兵山东，苻昌收纳及德诸子，皆诛之。纳母公孙氏以耄获免，纳妻段氏方娠，未决，囚之于郡狱。狱掾呼延平，德之故吏也，尝有死罪，德免之。至是，将公孙及段氏逃于羌中，而生超焉。年十岁而公孙氏卒，临终授超以金刀，曰：“若天下太平，汝得东归，可以此刀还汝叔也。”平又将超母子奔于吕光。及吕隆降于姚兴，超又随凉州人徙于长安。超母谓超曰：“吾母子全济，呼延氏之力。平今虽死，吾欲为汝纳其女以答厚惠。”于是娶之。超自以诸父在东，恐为姚氏所录，乃阳狂行乞。秦人贱之，惟姚绍见而异焉，劝兴拘以爵位。召见与语，超深自晦匿，兴大鄙之，谓绍曰：“谚云‘妍皮不裹痴骨’，妄语耳。”由是得去来无禁。德遣使迎之，超不告母妻乃归。及至广固，呈以金刀，具宣祖母临终之言，德抚之号恸。

超身長八尺，腰帶九圍，精彩秀發，容止可觀。德甚加禮遇，始名之曰超，封北海王，拜侍中、驃騎大將軍、司隸校尉，開府，置佐吏。德無子，欲以超為嗣，故為超起第於萬春門內，朝夕觀之。超亦深達德旨，入則盡歡承奉，出則傾身下士，于

是内外称美焉。顷之，立为太子。

及德死，以义熙元年僭嗣伪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太上。尊德妻段氏为皇太后。以慕容钟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，慕容法为征南、都督徐、兖、扬、南兖四州诸军事，慕容镇加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令，封孚为太尉，鞠仲为司空，潘聪为左光禄大夫，封嵩为尚书左仆射，自余封拜各有差。后又以钟为青州牧，段宏为徐州刺史，公孙五楼为武卫将军、领屯骑校尉，内参政事。封孚言于超曰：“臣闻五大不在边，五细不在庭。钟，国之宗臣，社稷所赖；宏，外戚懿望，亲贤具瞻。正应参翼百揆，不宜远镇方外。今锺等出籓，五楼内辅，臣窃未安。”超新即位，害钟等权逼，以问五楼。五楼欲专断朝政，不欲钟等在内，屡有间言，孚说竟不行。钟、宏俱有不平之色，相谓曰：“黄犬之皮恐当终补狐裘也。”五楼闻之，嫌隙渐遭。

初，超自长安行至梁父，慕容法时为兖州，镇南长史悦寿还谓法曰：“向见北海王子，天资弘雅，神爽高迈，始知天族多奇，玉林皆宝。”法曰：“昔成方遂诈称卫太子，人莫辩之，此复天族乎？”超闻而恚恨，形于言色。法亦怒，处之外馆，由是结憾。及德死，法又不奔丧，超遣使让焉。法常惧祸至，因此遂与慕容钟、段宏等谋反。超知而征之，钟称疾不赴，于是收其党侍中慕容统、右卫慕容根、散骑常侍段封诛之，车裂仆射封嵩于东门之外。西中郎将封融奔于魏。

超寻遣慕容镇等攻青州，慕容昱等攻徐州，慕容凝、韩范攻梁父。昱等攻莒城，拔之，徐州刺史段宏奔于魏。封融又集群盗袭石塞城，杀镇西大将军余郁，青土振恐，人怀异议。慕容凝谋杀韩范，将袭广固。范知而攻之，凝奔梁父。范并其众，攻梁父克之，凝奔姚兴，慕容法出奔于魏。慕容镇克青州，钟杀其妻子，为地道而出，单马奔姚兴。

于时超不恤政事，畋游是好，百姓苦之。其仆射韩詵卓切谏，不纳。超议复肉刑、九等之选，乃下书于境内曰：

阳九数缠，永康多难。自北都倾陷，典章沦灭，律令法宪，靡有存者。纲理天下，此焉为本，既不能导之以德，必须齐之以刑。且虞舜大圣，犹命咎繇作士，刑之不可已已也如是！先帝季兴，大业草创，兵革尚繁，未遑修制。朕猥以不德，嗣承大统，抚御寡方，至萧墙衅发，遂戎马生郊，典仪寝废。今四境无虞，所宜修定，尚书可召集公卿。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辈，梟斩不足以痛之，宜致烹轘之法，亦可附之律条，纳以大辟之科。肉刑者，乃先圣之经，不刊之典，汉文易之，轻重乖度。今犯罪弥多，死者稍众。肉刑之于化也，济育既广，惩惨尤深，光寿、建兴中二祖已议复之，未及而晏驾。其令博士已上参考旧事，依《吕刑》及汉、魏、晋律令，消息增损，议成燕律。五刑之属三千，而罪莫大于不孝。孔子曰：“非圣人者无法，非孝者无亲，此大乱之道也。”轘裂之刑，烹煮之戮，虽不在五品之例，然亦行之自古。渠弥之轘，著之《春秋》；哀公之烹，爰自中代。世宗都齐，亦愍刑罚失中，咨嗟寝食。王者之有刑纠，犹人之左右手焉。故孔子曰：“刑罚不中，则人无所措手足。”是以萧何定法令而受封，叔孙通以制仪为奉常。立功立事，古之所重。其明议损益，以成一代准式。周、汉有贡士之条，魏立九品之选，二者孰愈，亦可详闻。

群下议多不同，乃止。

超母妻既先在长安，为姚兴所拘，责超称籓，求太乐诸伎，若不可，使送吴口千人。超下书遣群臣详议。左仆射段晖曰：“太上囚楚，高祖不回。今陛下嗣守社稷，不宜以私亲之故而降统天之尊。又太乐诸伎，皆是前世伶人，不可与彼，使移风易俗，宜掠吴口与之。”尚书张华曰：“若侵掠吴边，必成

邻怨。此既能往，彼亦能来，兵连祸结，非国之福也。昔孙权重黎庶之命，屈己以臣魏；惠施惜爱子之头，舍志以尊齐。况陛下慈德在秦，方寸崩乱，宜暂降大号，以申至孝之情。权变之道，典谟所许。韩范智能回物，辩足倾人，昔与姚兴俱为秦太子中舍人，可遣将命，降号修和。所谓屈于一人之下，申于万人之上也。”超大悦曰：“张尚书得吾心矣。”使范聘于兴。及至长安，兴谓范曰：“封愷前来，燕王与朕抗礼。及卿至也，款然而附。为依春秋以小事大之义？为当专以孝敬为母屈也？”范曰：“周爵五等，公侯异品，小大之礼，因而生焉。今陛下命世龙兴，光宅西秦，本朝主上承祖宗遗烈，定鼎东齐，中分天曜，南面并帝。通聘结好，义尚廉冲，便至矜诞，苟折行人，殊似吴、晋争盟，滕、薛竞长，恐伤大秦堂堂之盛，有损皇燕巍巍之美，彼我俱失，窃未安之。”兴怒曰：“若如卿言，便是非为大小而来。”范曰：“虽由大小之义，亦缘寡君纯孝过于重华，愿陛下体敬亲之道，霈然垂愍。”兴曰：“吾久不见贾生，自谓过之，今不及矣。”于是为范设旧交之礼，申叙平生，谓范曰：“燕王在此，朕亦见之，风表乃可，于机辩未也。”范曰：“大辩若讷，圣人美之，况尔日龙潜凤戢，和光同尘，若使负日月而行，则无继天之业矣。”兴笑曰：“可谓使乎延誉者也。”范承间逞说，姚兴大悦，赐范千金，许以超母妻还之。慕容凝自梁父奔于姚兴，言于兴曰：“燕王称藩，本非推德，权为母屈耳。古之帝王尚兴师征质，岂可虚还其母乎！母若一还，必不复臣也。宜先制其送伎，然后归之。”兴意乃变，遣使聘于超。超遣其仆射张华、给事中宗正元入长安，送太乐伎一百二十人于姚兴。兴大悦，延华入宴。酒酣，乐作，兴黄门侍郎尹雅谓华曰：“昔殷之将亡，乐师归周；今皇秦道盛，燕乐来庭。废兴之兆，见于此矣。”华曰：“自古帝王，

为道不同，权譎之理，会于功成。故老子曰：‘将欲取之，必先与之。’今总章西入，必由余东归，祸福之验，此其兆乎！“兴怒曰：“昔齐、楚竞辩，二国连师。卿小国之臣，何敢抗衡朝士！”华逊辞曰：“奉使之始，实愿交欢上国，上国既遗小国之臣，辱及寡君社稷，臣亦何心，而不仰酬！”兴善之，于是还超母妻。

义熙三年，追尊其父为穆皇帝，立其母段氏为皇太后，妻呼延氏为皇后。祀南郊，将登坛，有兽大如马，状类鼠而色赤，集于圆丘之侧，俄而不知所在。须臾大风暴起，天地昼昏，其行宫习仪皆振裂。超惧，密问其太史令成公绥，对曰：“陛下信用奸臣，诛戮贤良，赋敛繁多，事役殷苦所致也。”超惧而大赦，谴责公孙五楼等。俄而复之。是岁广固地震，天齐水涌，井水溢，女水竭，河、济冻合，而澠水不冰。

超正旦朝群臣于东阳殿，闻乐作，叹音侑不备，悔送伎于姚兴，遂议入寇。其领军韩詵卓谏曰：“先帝以旧京倾没，辑翼三齐，苟时运未可，上智辍谋。今陛下嗣守成规，宜闭关养士，以待赋衅，不可结怨南邻，广树仇隙。”超曰：“我计已定，不与卿言。”于是遣其将斛谷提、公孙归等率骑寇宿豫，陷之，执阳平太守刘千载、济阴太守徐阮，大掠而去。简男女二千五百，付太乐教之。

时公孙五楼为侍中、尚书，领左卫将军，专总朝政，兄归为冠军、常山公，叔父頵为武卫、兴乐公。五楼宗亲皆夹辅左右，王公内外无不惮之。

超论宿豫之功，封斛谷提等并为郡、县公。慕容镇谏曰：“臣闻县赏待勋，非功不侯，今公孙归结祸延兵，残贼百姓，陛下封之，得无不可乎！夫忠言逆耳，非亲不发。臣虽庸朽，忝国戚藩，辄尽愚款，惟陛下图之。”超怒，不答，自是百僚

杜口，莫敢开言。

尚书都令史王俨谄事五楼，迁尚书郎，出为济南太守，入为尚书左丞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欲得侯，事五楼。”

又遣公孙归等率骑三千入寇济南，执太守赵元，略男女千余人而去。刘裕率师将讨之，超引见群臣于节阳殿，议距王师。公孙五楼曰：“吴兵轻果，所利在战，初锋勇锐，不可争也。宜据大岷，使不得入，旷日延时，沮其锐气。可徐简精骑二千，循海而南。绝其粮运，别敕段晖率兖州之军，缘山东下。腹背击之，上策也。各命守宰，依险自固，校其资储之外，余悉焚荡，芟除粟苗，使敌无所资。坚壁清野，以待其衅，中策也。纵贼入岷，出城逆战，下策也。”超曰：“京都殷盛，户口众多，非可一时入守。青苗布野，非可卒芟。设使芟苗城守，以全性命，朕所不能。今据五州之强，带山河之固，战车万乘，铁马万群，纵令过岷，至于平地，徐以精骑践之，此成擒也。

“贺赖卢苦谏，不从，退谓五楼曰：“上不用吾计，亡无日矣。

“慕容镇曰：“若如圣旨，必须平原用马为便，宜出岷逆战，战而不胜，犹可退守。不宜纵敌入岷，自贻窘逼。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关，终屈于韩信；诸葛瞻不据束马之险，卒擒于邓艾。臣以为天时不如地利，阻守大岷，策之上也。”超不从。镇出，谓韩诰卓曰：“主上既不能芟苗守险，又不肯徙人逃寇，酷似刘璋矣。今年国灭，吾必死之，卿等中华之士，复为文身矣。

“超闻而大怒，收镇下狱。乃摄莒、梁父二戍，修城隍，简士马，畜锐以待之。

其夏，王师次东莞，超遣其左军段晖、辅国贺赖卢等六将步骑五万，进据临朐。俄而王师度岷，超惧，率卒四万就晖等于临朐，谓公孙五楼曰：“宜进据川源，晋军至而失水，亦不能战矣。”五楼驰骑据之。刘裕前驱将军孟龙符已至川源，五

楼战败而返。裕遣谘议参军檀韶率锐卒攻破临朐，超大惧，单骑奔段晖于城南。晖众又战败，裕军人斩晖。超又奔还广固，徙郭内人入保小城，使其尚书郎张纲乞师于姚兴。赦慕容镇，进录尚书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引见群臣，谢之曰：“朕嗣奉成业，不能委贤任善，而专固自由，覆水不收，悔将何及！智士逞谋，必在事危，忠臣立节，亦在临难，诸君其勉思六奇，共济艰运。”镇进曰：“百姓之心，系于一人。陛下既躬率六军，身先奔败，群臣解心，士庶丧气，内外之情，不可复恃。如闻西秦自有内难，恐不暇分兵救人，正当更决一战，以争天命。今散卒还者，犹有数万，可悉出金帛、宫女，饵令一战。天若相我，足以破贼。如其不济，死尚为美，不可闭门坐受围击。”司徒慕容惠曰：“不然。今晋军乘胜，有陵人之气，败军之将，何以御之！秦虽与勃勃相持，不足为患。且二国连横，势成唇齿，今有寇难，秦必救我。但自古乞援，不遣大臣则不致重兵，是以赵隶三请，楚师不出；平原一使，援至从成。尚书令韩范德望具瞻，燕秦所重，宜遣乞援，以济时难。”于是遣范与王蒲乞师于姚兴。

未几，裕师围城，四面皆合。人有窃告裕军曰：“若得张纲为攻具者，城乃可得耳。”是月，纲自长安归，遂奔于裕。裕令纲周城大呼曰：“勃勃大破秦军，无兵相救。”超怒，伏弩射之，乃退。右仆射张华、中丞封恺并为裕军所获。裕令华、恺与超书，劝令早降。超乃遗裕书，请为藩臣，以大岷为界，并献马千区，以通和好，裕弗许。江南继兵相寻而至。尚书张俊自长安还，又降于裕，说容曰：“今燕人所以固守者，外杖韩范，冀得秦援。范既时望，又与姚兴旧昵，若勃勃败后，秦必救燕，宜密信诱范，啖以重利，范来则燕人绝望，自然降矣。”裕从之，表范为散骑常侍，遗范书以招之。时姚兴乃遣其将

姚强率步骑一万，随范就其将姚绍于洛阳，并兵来援。会赫连勃勃大破秦军，兴追强还长安。范叹曰：“天其灭燕乎！”会得裕书，遂降于裕。裕谓范曰：“卿欲立申包胥之功，何以虚还也？”范曰：“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宠，故泣血秦庭，冀匡祸难。属西朝多故，丹诚无效，可谓天丧弊邑而赞明公。智者见机而作，敢不至乎！”翌日，裕将范循城，由是人情离骇，无复固志，裕谓范曰：“卿宜至城下，告以祸福。”范曰：“虽蒙殊宠，犹未忍谋燕。”裕嘉而不强，左右劝超诛范家，以止后叛。超知败在旦夕，又弟诃卓尽忠无贰，故不罪焉。是岁东莱雨血，广固城门鬼夜哭。

明年朔旦，超登天门，朝群臣于城上，杀马以飨将士，文武皆有迁授。超幸姬魏夫人从超登城，见王师之盛，握超手而相对泣，韩诃卓谏曰：“陛下遭百六之会，正是勉强之秋，而反对女子悲泣，何其鄙也！”超拭目谢之。其尚书令董锐劝超出降，超大怒，系之于狱。于是贺赖卢、公孙五楼为地道出战王师，不利。河间人玄文说裕曰：“昔赵攻曹疑，望气者以为泚水带城，非可攻拔，若塞五龙口，城必自陷。石季龙从之，而疑请降。后慕容恪之围段龛，亦如之，而龛降。降后无几，又震开之。今旧基犹在，可塞之。”裕从其言。至是，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太半。超攀而升城，尚书悦寿言于超曰：“天地不仁，助寇为虐，战士尪病，日就凋陨，守困穷城，息望外援，天时人事，亦可知矣。苟历运有终，尧、舜降位，转祸为福，圣达以先。宜追许、郑之踪，以全宗庙之重。”超叹曰：“废兴，命也。吾宁奋剑决死，不能衔璧求生。”于是张纲为裕造冲车，覆以版屋，蒙之以皮，并设诸奇巧，城上火石弓矢无所施用；又为飞楼、悬梯、木幔之属，遥临城上。超大怒，悬其母而支解之。城中出降者相继。裕四面进攻，杀伤其众，悦寿

遂开门以纳王师。超与左右数十骑出亡，为裕军所执。裕数之以不降之状，超神色自若，一无所言，惟以母托刘敬宣而已。送建康市斩之，时年二十六。在位六年。

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位，至超二世，凡十一年，以义熙六年灭。

慕容钟，字道明，德从弟也。少有识量，喜怒不形于色，机神秀发，言论清辩。至于临难对敌，智勇兼济，累进奇策，德用之颇中。由是政无大小，皆以委之，遂为佐命无勋。后公孙五楼规挟威权，虑钟抑己，因劝超诛之，钟遂谋反。事败，奔于姚兴，兴拜始平太守、归义侯。

封孚，字处道，渤海蓨人也。祖俊，振威将军。父放，慕容之世吏部尚书。孚幼而聪敏和裕，有士君子之称。宝僭位，累迁吏部尚书。及兰汗之篡，南奔辟闾浑，浑表为渤海太守。德至莒城，孚出降，德曰：“朕平青州，不以为庆，喜于得卿也。”常外总机事，内参密谋，虽位任崇重，谦虚博纳，甚有大臣之体。及超嗣位，政出权嬖，多违旧章，轨宪日颓，残虐滋甚，孚屡尽匡救，超不能纳也。后临轩谓孚曰：“朕于百王可方谁？”孚对曰：“桀纣之主。”超大惭怒。孚徐步而出，不为改容。司空鞠仲失色，谓孚曰：“与天子言，何其亢厉，宜应还谢。”孚曰：“行年七十，墓木已拱，惟求死所耳。”竟不谢。以超三年死于家，时年七十一。文笔多传于世。

史臣曰：慕容德以季父之亲，居鄴中之重，朝危未闻其节，君存遽践其位，岂人理哉！然稟倜傥之雄姿，韞纵横之远略，属分崩之运，成角逐之资，跨有全齐，窃弄神器，抚剑而争衡秦、魏，练甲而志静荆、吴，崇儒术以弘风，延说言而励己，观其为国，有足称焉。

超继已成之基，居霸者之业，政刑莫恤，畋游是好，杜忠

良而谗佞进，暗听受而勋戚离，先绪俄颓，家声莫振，陷宿豫而貽祸，启大岷而延敌，君臣就虏，宗庙为墟。迹其人谋，非不幸也。

赞曰：德实奸雄，转败为功。奄有青土，淫名域中。超承伪祚，挠其国步。庙失良筹，庭悲沾露。

## 载记第二十九

### 沮渠蒙逊

沮渠蒙逊，临松卢水胡人也。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，遂以官为氏焉。蒙逊博涉群史，颇晓天文，雄杰有英略，滑稽善权变，梁熙、吕光皆奇而惮之，故常游饮自晦。会伯父罗仇、鞠粥从吕光征河南，光前军大败，鞠粥言于兄罗仇曰：“主上荒耄骄纵，诸子朋党相倾，谗人侧目。今军败将死，正是智勇见猜之日，可不惧乎！吾兄弟素为所惮，与其经死沟渎，岂若勒众向西平，出苕藿，奋臂大呼，凉州不足定也。”罗仇曰：“理如汝言，但吾家累世忠孝，为一方所归，宁人负我，无我负人。”俄而皆为光所杀。宗姻诸部会葬者万余人，蒙逊哭谓众曰：“昔汉祚中微，吾之乃祖翼奖褒融，保守河右。吕王昏耄，荒虐无道，岂可不上继先祖安时之志，使二父有恨黄泉！”众咸称万岁。遂斩光中田护军马邃、临松令并祥以盟，旬之间，众至万余。屯据金山，与从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业为使持节、大都督、龙骧大将军、凉州牧、建康公，改吕光龙飞二年为神玺元年。业以蒙逊为张掖太守，男成为辅国将军，委以军国之任。

业将使蒙逊攻西郡，众咸疑之。蒙逊曰：“此郡据岭之要，不可不取。”业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遂遣之。蒙逊引水灌城，

城溃，执太守吕纯以归。于是王德以晋昌，孟敏以敦煌降业。业封蒙逊临池侯。吕弘去张掖，将东走，业议欲击之。蒙逊谏曰：“归师勿遏，穷寇弗追，此兵家之戒也。不如纵之，以为后图。”业曰：“一日纵敌，悔将无及。”遂率众追之，为弘所败。业赖蒙逊而免，叹曰：“孤不能用子房之言，以至于此！”业筑西安城，以其将臧莫孩为太守。蒙逊曰：“莫孩勇而无谋，知进忘退，所谓为之筑冢，非筑城也。”业不从。俄而为吕纂所败。蒙逊惧业不能容己，每匿智以避之。

业僭称凉王，以蒙逊为尚书左丞，梁中庸为右丞。

吕光遣其二子绍、纂伐业，业请教于秃发乌孤，乌孤遣其弟鹿孤及杨轨救业。绍以业等军盛，欲从三门关挟山而东。纂曰：“挟山示弱，取败之道，不如结阵卫之，彼必惮我而不战也。”绍乃引军而南。业将击之，蒙逊谏曰：“杨轨恃虏骑之强，有窥觐之志。绍、纂兵在死地，必决战求生。不战则有太山之安，战则有累卵之危。”业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乃按兵不战。绍亦难之，各引兵归。

业惮蒙逊雄武，微欲远之，乃以蒙逊从叔益生为酒泉太守，蒙逊为临池太守。业门下侍郎马权隼爽有逸气，武略过人。业以权代蒙逊为张掖太守，甚见亲重，每轻陵蒙逊。蒙逊亦惮而怨之，乃谮之于业曰：“天下不足虑，惟当忧马权耳。”业遂杀之。蒙逊谓男成曰：“段业愚暗，非济乱之才，信谗爱佞，无鉴断之明。所惮惟索嗣、马权，今皆死矣，蒙逊欲除业以奉兄何如？”男成曰：“业羁旅孤飘，我所建立，有吾兄弟，犹鱼之有水，人既亲我，背之不祥。”乃止。蒙逊既为业所惮，内不自安，请为西安太守。业亦以蒙逊有大志，惧为朝夕之变，乃许焉。

蒙逊期与男成同祭兰门山，密遣司马许咸告业曰：“男成

欲谋叛，许以取假日作逆。若求祭兰门山，臣言验矣。”至期日，果然。业收男成，令自杀。男成曰：“蒙逊欲谋叛，先已告臣，臣以兄弟之故，隐忍不言。以臣今在，恐部人不从，与臣克期祭山，返相诬告。臣若朝死，蒙逊必夕发。乞诈言臣死，说臣罪恶，蒙逊必作逆，臣投袂讨之，事无不捷。”业不从。蒙逊闻男成死，泣告众曰：“男成忠于段公，枉见屠杀，诸君能为报仇乎？且州士兵乱，似非业所能济。吾所以初奉之者，以之为陈、吴耳，而信谗多忌，枉害忠良，岂可安枕卧观，使百姓离于涂炭。”男成素有恩信，众皆愤泣而从之。比至氐池，众逾一万。镇军臧莫孩率部众附之，羌胡多起兵响应。蒙逊壁于侯坞。

业先疑其右将军田昂，幽之于内，至是，谢而赦之，使与武卫梁中庸等攻蒙逊。业将王丰孙言于业曰：“西平诸田，世有反者，昂貌恭而心狠，志大而情险，不可信也。”业曰：“吾疑之久矣，但非昂无可以讨蒙逊。”丰孙言既不从，昂至侯坞，率骑五百归于蒙逊。蒙逊至张掖，昂兄子承爱斩关内之，业左右皆散。蒙逊大呼曰：“镇西何在？”军人曰：“在此。”业曰：“孤单飘一己，为贵门所推，可见丐余命，投身岭南，庶得东还，与妻子相见。”蒙逊遂斩之。

业，京兆人也。博涉史传，有尺牍之才，为杜进记室，从征塞表。儒素长者，无他权略，威禁不行，群下擅命，尤信卜筮、讖记、巫覡、征祥，故为奸佞所误。

隆安五年，梁中庸、房晷、田昂等推蒙逊为使持节、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凉州牧、张掖公，赦其境内，改元永安。罢从兄伏奴为镇军将军、张掖太守、和平侯，弟掇为建忠将军、都谷侯，田昂为镇南将军、西郡太守，臧莫孩为辅国将军，房晷、梁中庸为左右长史，张鸢、谢正礼为左右司马。擢任贤才，文

武咸悦。

时姚兴遣将姚硕德攻吕隆于姑臧，蒙逊遣从事中郎李典聘于兴，以通和好。蒙逊以吕隆既降于兴，酒泉、凉宁二郡叛降李玄盛，乃遣建忠掣、牧府长史张潜见硕德于姑臧，请军迎接，率郡人东迁。硕德大悦，拜潜张掖太守，掣建康太守。潜劝蒙逊东迁。掣私于蒙逊曰：“吕氏犹存，姑臧未拔，硕德粮竭将远，不能久也。何故违离桑梓，受制于人！”辅国莫孩曰：“建忠之言是也。”蒙逊乃斩张潜，因下书曰：“孤以虚薄，猥忝时运。未能弘阐大猷，戡荡群孽，使桃虫鼓翼东京，封豕烝涉西裔，戎车屡动，干戈未戢，农失三时之业，百姓户不粒食。可蠲省百徭，专功南亩，明设科条，务尽地利。”

时梁中庸为西郡太守，西奔李玄盛。蒙逊闻之，笑曰：“吾与中庸义深一体，而不信我，但自负耳，孤岂怪之！”乃尽归其妻孥。

蒙逊下令曰：“养老乞言，晋文纳舆人之诵，所以能招礼英奇，致时邕之美。况孤寡德，智不经远，而可不思闻说言以自镜哉！内外群僚，其各搜扬贤隽，广进刍蕘，以匡孤不逮。”

遣辅国臧莫孩袭山北虏，大破之。姚兴遣将齐难率众四万迎吕隆，隆劝难伐蒙逊，难从之。莫孩败其前军，难乃结盟而还。

蒙逊伯父中田护军亲信、临松太守孔笃并骄奢侵害，百姓苦之。蒙逊曰：“乱吾国者，二伯父也，何以纲纪百姓乎！”皆令自杀。

蒙逊袭狄洛磐于番禾，不克，迁其五百余户而还。

姚兴遣使人梁斐、张构等拜蒙逊镇西大将军、沙州刺史、西海侯。时兴亦拜秃发傉檀为车骑将军，封广武公。蒙逊闻之，不悦，谓斐等曰：“傉檀上公之位，而身为侯者何也！”构对

曰：“僂檀轻狡不仁，款诚未著，圣朝所以加其重爵者，褒其归善即叙之义耳。将军忠贯白日，勋高一时，当入谐鼎味，匡赞帝室，安可以不信待也。圣朝爵必称功，官不越德，如尹纬、姚晁佐命初基，齐难、徐洛元勋骁将，并位才二品，爵止侯伯。将军何以先之乎？窦融殷勤固让，不欲居旧臣之右，未解将军忽有此问！”蒙逊曰：“朝廷何不即以张掖见封，乃更远封西海邪？”构曰：“张掖，规画之内，将军已自有之。所以远授西海者，盖欲广大将军之国耳。”蒙逊大悦，乃受拜。

时地震，山崩折木。太史令刘梁言于蒙逊曰：“辛酉，金也。地动于金，金动刻木，大军东行无前之征。”时张掖城每有光色，蒙逊曰：“王气将成，百战百胜之象也。”遂攻秃发西郡太守杨统于日勒。统降，拜为右长史，宠逾功旧。

张掖太守句呼勒出奔西凉。以从弟成都为金山太守，罗仇子也；鄯为西郡太守，麴粥子也。句呼勒自西凉奔还，待之如初。

蒙逊率骑二万东征，次于丹岭，北虏大人思盘率部落三千降之。

时木连理，生于永安，永安令张披上书曰：“异枝同干，遐方有齐化之应；殊本共心，上下有莫二之固。盖至道之嘉祥，大同之美征。”蒙逊曰：“此皆二千石令长匪躬济时所致，岂吾薄德所能感之！”

蒙逊率步骑三万伐秃发僂檀，次于西郡。大风从西北来，气有五色，俄而昼昏。至显美，徙数千户而还。僂檀追及蒙逊于穷泉，蒙逊将击之。诸将皆曰：“贼已安营，弗可犯也。”蒙逊曰：“僂檀谓吾远来疲弊，必轻而无备，及其垒壁未成，可以一鼓而灭。”进击，败之，乘胜至于姑臧，夷夏降者万数千户。僂檀惧，请和，许之而归。及僂檀南奔乐都，魏安人焦

朗据姑臧自立，蒙逊率步骑三万攻朗，克而宥之。脩文武将士于谦光殿，班赐金马有差。以敦煌张穆博通经史，才藻清贍，擢拜中书侍郎，委以机密之任。以其弟挈为护羌校尉、秦州刺史，封安平侯，镇姑臧。旬余而挈死，又以从祖益子为镇京将军、护羌校尉、秦州刺史，镇姑臧。

俄而蒙逊迁于姑臧，以义熙八年僭即河西王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玄始。置官僚，如吕光为三河王故事。缮宫殿，起城门诸观。立其子政德为世子，加镇卫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

僭檀来伐，蒙逊败之于若厚坞。僭檀湟河太守文支据湟川，护军成宜侯率众降之。署文支镇东大将军、广武太守、振武侯，成宜侯为振威将军、湟川太守，以殿中将军王建为湟河太守。蒙逊下书曰：“古先哲王应期拨乱者，莫不经略八表，然后光阐纯风。孤虽智非靖难，职在济时，而狡虏僭檀鸱峙旧京，毒加夷夏。东苑之戮，酷甚长平，边城之祸，害深狃狃。每念苍生之无辜，是以不遑启处，身疲甲冑，体倦风尘。虽倾其巢穴，僭檀犹未授首。僭檀弟文支追项伯归汉之义，据彼重藩，请为臣妾。自西平已南，连城继顺。惟僭檀穷兽，守死乐都。四支既落，命岂久全！五纬之会已应，清一之期无赊，方散马金山，黎元永逸。可露布远近，咸使闻知。”

蒙逊西如苻萼，遣冠军伏恩率骑一万袭卑和、乌啼二虏，大破之，俘二千余落而还。

蒙逊寝于新台，阉人王怀祖击蒙逊，伤足，其妻孟氏擒斩之，夷其三族。

蒙逊母车氏疾笃，蒙逊升南景门，散钱以赐百姓。下书曰：“孤庶凭宗庙之灵，乾坤之祐，济否剥之运会，拯遗黎之荼蓼，上望扫清气秽，下冀保宁家福。而太后不豫，涉岁弥增，将刑狱枉滥，众有怨乎？赋役繁重，时不堪乎？群望不絜，神

所譴乎？内省诸身，未知罪之攸在。可大赦殊死已下。”俄而车氏死。

蒙逊遣其将运粮于湟河，自率众攻克乞伏炽磐广武郡。以运粮不继，自广武如湟河，度浩亶。炽磐遣将乞伏魁尼寅距蒙逊，蒙逊击斩之。炽磐又遣将王衡、折斐、鞠景等率骑一万据勒姐岭，蒙逊且战且前，大破之，擒折斐等七百余，鞠景奔还。蒙逊以弟汉平为折冲将军、湟河太守，乃引还。

晋益州刺史硃龄石遣使来聘。蒙逊遣舍人黄迅报聘益州，因表曰：“上天降祸，四海分崩，灵耀拥于南裔，苍生没于丑虏。陛下累圣重光，道迈周、汉，纯风所被，八表宅心。臣虽被发边徼，才非时隼，谬为河右遗黎推为盟主。臣之先人，世荷恩宠，虽历夷险，执义不回，倾首阳，乃心王室。去冬益州刺史硃龄石遣使诣臣，始具朝廷休问。承车骑将军刘裕秣马挥戈，以中原为事，可谓天赞大晋，笃生英辅。臣闻少康之兴大夏，光武之复汉业，皆奋剑而起，众无一旅，犹能成配天之功，著《车攻》之咏。陛下据全楚之地，拥荆、扬之锐，而可垂拱晏然，弃二京以资戎虏！若六军北轸，克复有期，臣请率河西戎为晋右翼前驱。”

炽磐率众三万袭湟河，汉平力战固守，遣司马隗仁夜出击炽磐，斩级数百。炽磐将引退，先遣老弱。汉平长史焦昶、将军段景密信招炽磐，炽磐复进攻汉平。汉平纳昶、景之说，而缚出降。仁勒壮士百余据南门楼上，三日不下，众寡不敌，为炽磐所擒。炽磐怒，命斩之。段暉諫曰：“仁临难履危，奋不顾命，忠也。宜宥之，以厉事君。”炽磐乃执之而归。在炽磐所五年，暉又为之固请，乃得还姑臧。及至，蒙逊执其手曰：“卿孤之苏武也！”以为高昌太守。为政有威惠之称，然颇以爱财为失。

蒙逊西祀金山，遣沮渠广宗率骑一万袭乌啼虏，大捷而还。蒙逊西至苜蓿，遣前将军沮渠成都将骑五千袭卑和虏，蒙逊率中军三万继之，卑和虏率众迎降。遂循海而西，至盐池，祀西王母寺。寺中有《玄石神图》命其中书侍郎张穆赋焉，铭之于寺前，遂如金山而归。

蒙逊下书曰：“顷自春炎旱，害及时苗，碧原青野，倏为枯壤。将刑政失中，下有冤狱乎？役繁赋重，上天所谴乎？内省多缺，孤之罪也。《书》不云乎：‘百姓有过，罪予一人。’可大赦殊死已下。”翌日而澍雨大降。

蒙逊闻刘裕灭姚泓，怒甚。门下校郎刘祥言事于蒙逊，蒙逊曰：“汝闻刘裕入关，敢研研然也！”遂杀之。其峻暴如是。顾谓左右曰：“古之行师，不犯岁镇所在。姚氏舜后，轩辕之苗裔也。今镇星在轩辕，而裕灭之，亦不能久守关中。”

蒙逊为李士业败于解支涧，复收散卒欲战。前将军成都谏曰：“臣闻高祖有彭城之败，终成大汉，宜旋师以为后图。”蒙逊从之，城建康而归。

其群下上书曰：“设官分职，所以经国济时；恪动官次，所以缉熙庶政。当官者以匪躬为务，受任者以忘身为效。自皇纲初震，戎马生郊，公私草创，未遑旧式。而朝士多违宪制，不遵典章；或公文御案，在家卧署；或事无可否，望空而过。至今黜陟绝于皇朝，驳议寝于圣世，清浊共流，能否相杂，人无劝竞之心，苟为度日之事。岂忧公忘私，奉上之道也！今皇化日隆，遐迩宁泰，宜肃振纲维，申修旧则。”蒙逊纳之，命征南姚艾、尚书左丞房曷撰朝堂制。行之旬日，百僚振肃。

太史令张衍言于蒙逊曰：“今岁临泽城西当有破兵。”蒙逊乃遣其世子政德屯兵若厚坞。蒙逊西至白岸，谓张衍曰：“吾今年当有所定，但太岁在申，月又建申，未可西行。且当南

巡，要其归会，主而勿客，以顺天心。计在临机，慎勿露也。  
“遂攻浩亶，而蛇盘于帐前。蒙逊笑曰：“前一为腾蛇，今盘在吾帐，天意欲吾回师先定酒泉。”烧攻具而还，次于川岩。闻李士业征兵欲攻张掖，蒙逊曰：“入吾计矣。但恐闻吾回军，不敢前也。兵事尚权。”乃露布西境，称得浩亶，将进军黄谷。士业闻而大悦，进入都渎涧。蒙逊潜军逆之，败士业于坏城，遂进克酒泉。百姓安堵如故，军无私焉。以子茂虔为酒泉太守，士业旧臣皆随才擢叙。

蒙逊以安帝隆安五年自称州牧，义熙八年僭立，后八年而宋氏受禅，以元嘉十年死，时年六十六，在伪位三十三年。子茂虔立，六年，为魏所擒，合三十九载而灭。

史臣曰：蒙逊出自夷隩，擅雄边塞。属吕光之悖德，深怀仇粥之冤；推段业以济时，假以陈、吴之事。称兵白涧，南凉请和；出师丹岭，北寇宾服。然而见利忘义，苞祸灭亲，虽能制命一隅，抑亦备诸凶德者矣。

赞曰：光猜人杰，业忌时贤。游饮自晦，匿智图全。凶心既逞，伪绩攸宣。挺兹奸数，驰竞当年。

## 载记第三十

### 赫连勃勃

赫连勃勃，字屈子，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，刘元海之族也。曾祖武，刘聪世以宗室封楼烦公，拜安北将军、监鲜卑诸军事、丁零中郎将，雄据肆卢川。为代王猗卢所败，遂出塞表。祖豹子招集种落，复为诸部之雄，石季龙遣使就拜平北将军、左贤王、丁零单于。父卫辰入居塞内，苻坚以为西单于，督摄河西诸虏，屯于代来城。及坚国乱，遂有朔方之地，控弦之士三万八千。后魏师伐之，辰令其子力俟提距战，为魏所败。魏人乘胜济河，克代来，执辰杀之。勃勃乃奔于叱干部。叱干他斗伏送勃勃于魏。他斗伏兄子阿利先戍大洛川。闻将送勃勃，驰谏曰：“鸟雀投人，尚宜济免，况勃勃国破家亡，归命于我？纵不能容，犹宜任其所奔。今执而送之，深非仁者之举。”他斗伏惧为魏所责，弗从。阿利潜遣劲勇篡勃勃于路，送于姚兴高平公没奕于，奕于以女妻之。

勃勃身長八尺五寸，腰帶十圍，性辯慧，美風儀。興見而奇之，深加禮敬，拜驍騎將軍，加奉車都尉，常參軍國大議，寵遇逾于勛舊。興弟邕言于興曰：“勃勃天性不仁，難以親近。陛下寵遇太甚，臣竊惑之。”興曰：“勃勃有濟世之才，吾方收其藝用，與之共平天下，有何不可！”乃以勃勃為安遠將軍，

封阳川侯，使助没奕于镇高平，以三城、朔方杂夷及卫辰部众三万配之，使为伐魏侦候。姚邕固谏以为不可。兴曰：“卿何以知其性气？”邕曰：“勃勃奉上慢，御众残，贪暴无亲，轻为去就，宠之逾分，终为边害。”兴乃止。顷之，以勃勃为持节、安北将军、五原公，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，镇朔方。时河西鲜卑杜崙献马八千匹于姚兴，济河，至大城，勃勃留之，召其众三万余人伪猎高平川，袭杀没奕于而并其众，众至数万。

义熙三年，僭称天王、大单于，赦其境内，建元曰龙昇，署置百官。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，国称大夏。以其长兄右地代为丞相、代公，次兄力俟提为大将军、魏公，叱干阿利为御史大夫、梁公，弟阿利罗引为征南将军、司隶校尉，若门为尚书令，叱以鞬为征西将军、尚书左仆射，乙斗为征北将军、尚书右仆射，自余以次授任。

其年，讨鲜卑薛干等三部，破之，降众万数千。进讨姚兴三城已北诸戍，斩其将杨丕、姚石生等。诸将谏固险，不从，又复言于勃勃曰：“陛下将欲经营宇内，南取长安，宜先固根本，使人心有所凭系，然后大业可成。高平险固，山川沃饶，可以都也。”勃勃曰：“卿徒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吾大业草创，众旅未多，姚兴亦一时之雄，关中未可图也。且其诸镇用命，我若专固一城，彼必并力于我，众非其敌，亡可立待。吾以云骑风驰，出其不意，救前则击其后，救后则击其前，使彼疲于奔命，我则游食自若，不及十年，岭北、河东尽我有也。待姚兴死后，徐取长安。姚泓凡弱小兒，擒之方略，已在吾计中矣。昔轩辕氏亦迁居无常二十余年，岂独我乎！”于是侵掠岭北，岭北诸城门不昼启。兴叹曰：“吾不用黄兒之言，以至于此！”“黄兒，姚邕小字也。

勃勃初僭号，求婚于秃发傉檀，傉檀弗许。勃勃怒，率骑二万伐之，自杨非至于支阳三百余里，杀伤万余人，驱掠二万七千口、牛马羊数十万而还。傉檀率众追之，其将焦朗谓傉檀曰：“勃勃天姿雄鹜，御军齐肃，未可轻也。今因抄掠之资，率思归之士，人自为战，难与争锋。不如从温围北渡，趣万斛堆，阻水结营，制其咽喉，百战百胜之术也。”傉檀将贺连怒曰：“勃勃以死亡之余，率乌合之众，犯顺结祸，幸有大功。今牛羊塞路，财宝若山，窘弊之余，人怀贪竞，不能督厉士众以抗我也。我以大军临之，必土崩鱼溃。今引军避之，示敌以弱。我众气锐，宜在速追。”傉檀曰：“吾追计决矣，敢谏者斩！”勃勃闻而大喜，乃于阳武下陝凿凌埋车以塞路。傉檀遣善射者射之，中勃勃左臂。勃勃乃勒众逆击，大败之，追奔八十余里，杀伤万计，斩其大将十余人，以为京观，号“髑髅台”，还于岭北。

勃勃与姚兴将张佛生战于青石原，又败之，俘斩五千七百人。兴遣将齐难率众二万来伐，勃勃退如河曲。难以去勃勃既远，纵兵掠野，勃勃潜军覆之，俘获七千余人，收其戎马兵杖。难引军而退，勃勃复追击于木城，拔之，擒难，俘其将士万有三千，戎马万匹。岭北夷夏降附者数万计，勃勃于是拜置守宰以抚之。勃勃又率骑二万入高冈，及于五井，掠平凉杂胡七千余户以配后军，进屯依力川。

姚兴来伐，至三城，勃勃候兴诸军未集，率骑击之。兴大惧，遣其将姚文宗距战，勃勃伪退，设伏以待之。兴遣其将姚榆生等追之，伏兵夹击，皆擒之。兴将王奚聚羌胡三千余户于敕奇堡，勃勃进攻之。奚骁悍有膂力，短兵接战，勃勃之众多为所伤。于是堰断其水，堡人窘迫，执奚出降。勃勃谓奚曰：“卿忠臣也！朕方与卿共平天下。”奚曰：“若蒙大恩，速死

为惠。”乃与所亲数十人自刎而死。勃勃又攻兴将金洛生于黄石固，弥姐豪地于我罗城，皆拔之，徙七千余家于大城，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。

遣其尚书金纂率骑一万攻平凉，姚兴来救，纂为兴所败，死之。勃勃兄子左将军罗提率步骑一万攻兴将姚广都于定阳，克之，坑将士四千余人，以女弱为军赏。拜广都为太常。勃勃又攻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，寿都奔上邽，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。是岁，齐难、姚广都谋叛，皆诛之。

姚兴将姚详弃三城，南奔大苏。勃勃遣其将平东鹿奕于要击之，执详，尽俘其众。详至，勃勃数而斩之。

其年，勃勃率骑三万攻安定，与姚兴将杨佛嵩战于青石北原，败之，降其众四万五千，获戎马二万匹。进攻姚兴将党智隆于东乡，降之，署智隆光禄勋，徙其三千余户于贰城。姚兴镇北参军王买德来奔。勃勃谓买德曰：“朕大禹之后，世居幽朔。祖宗重晖，常与汉、魏为敌国。中世不竞，受制于人。逮朕不肖，不能绍隆先构，国破家亡，流离漂虏。今将应运而兴，复大禹之业，卿以为何如？”买德曰：“自皇晋失统，神器南移，群雄岳峙，人怀问鼎，况陛下奕叶载德，重光朔野，神武超于汉皇，圣略迈于魏祖，而不于天启之机建成大业乎！今秦政虽衰，藩镇犹固，深愿蓄力待时，详而后举。”勃勃善之，拜军师中郎将。

乃赦其境内，改元为凤翔，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，发岭北夷夏十万人，于朔方水北、黑水之南营起都城。勃勃自言：“朕方统一天下，君临万邦，可以统万为名。”阿利性尤工巧，然残忍刻暴，乃蒸土筑城，锥入一寸，即杀作者而并筑之。勃勃以为忠，故委以营缮之任。又造五兵之器，精锐尤甚。既成呈之，工匠必有死者：射甲不入，即斩弓人；如其入也，便斩

铠匠。又造百练刚刀，为龙雀大环，号曰“大夏龙雀”，铭其背曰：“古之利器，吴、楚湛卢。大夏龙雀，名冠神都。可以怀远，可以柔逋。如风靡草，威服九区。”世甚珍之。复铸铜为大鼓，飞廉、翁仲、铜驼、龙兽之属，皆以黄金饰之，列于宫殿之前。凡杀工匠数千，以是器物莫不精丽。

于是议讨乞伏炽磐。王买德谏曰：“明王之行师也，轨物以德，不以暴。且炽磐我之与国，新遭大丧，今若伐之，岂所谓乘理而动，上感灵和之义乎！苟恃众力，因人丧难，匹夫犹耻为之，而况万乘哉！”勃勃曰：“甚善。微卿，朕安闻此言！”

其年，下书曰：“朕之皇祖，自北迁幽、朔，姓改妘氏，音殊中国，故从母氏为刘。子而从母之姓，非礼也。古人氏族无常，或以因生为氏，或以王父之名。朕将以义易之。帝王者，系天为子，是为徽赫实与天连，今改姓曰赫连氏，庶协皇天之意，永享无疆大庆。系天之尊，不可令支庶同之，其非正统，皆以铁伐为氏，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，皆堪伐人。”立其妻梁氏为王后，子瓚为太子，封子延阳平公，昌太原公，伦酒泉公，定平原公，满河南公，安中山公。

又攻姚兴将姚逵于杏城，二旬，克之，执逵及其将姚大用、姚安和、姚利仆、尹敌等，坑战士二万人。

遣其御史中丞乌洛孤盟于沮渠蒙逊曰：“自金晋数终，祸缠九服，赵、魏为长蛇之墟，秦、陇为豺狼之穴，二都神京，鞠为茂草，蠢尔群生，罔知凭赖。上天悔祸，运属二家，封疆密迩，道会义亲，宜敦和好，弘康世难。爰自终古，有国有家，非盟誓无以昭神祇之心，非断金无以定终始之好。然晋、楚之成，吴、蜀之约，咸口血未乾，而寻背之。今我二家，契殊曩日，言未发而有笃爱之心，音一交而怀倾盖之顾，息风尘之警，同克济之诚，戮力一心，共济六合。若天下有事，则双振义旗；

区域既清，则并敦鲁、卫。夷险相赴，交易有无，爰及子孙，永崇斯好。”蒙逊遣其将沮渠汉平来盟。

勃勃闻姚泓将姚嵩与氏王杨盛相持，率骑四万袭上邽，未至而嵩为盛所杀。勃勃攻上邽，二旬克之，杀泓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将士五千人，毁城而去。进攻阴密，又杀兴将姚良子及将士万余人。以其子昌为使持节、前将军、雍州刺史，镇阴密。泓将姚恢弃安定，奔于长安，安定人胡俨、华韬率户五万据安定，降于勃勃。以俨为侍中，韬为尚书，留镇东羊苟兒镇之，配以鲜卑五千。进攻泓将姚谿于雍城，谿奔长安。勃勃进师次郿城，泓遣其将姚绍来距，勃勃退如安定。胡俨等袭杀苟兒，以城降泓。勃勃引归杏城，笑谓群臣曰：“刘裕伐秦，水陆兼进，且裕有高世之略，姚泓岂能自固！吾验以天时人事，必当克之。又其兄弟内叛，安可以距人！裕既克长安，利在速返，正可留子弟及诸将守关中。待裕发軫，吾取之若拾芥耳，不足复劳吾士马。”于是秣马厉兵，休养士卒。寻进据安定，姚泓岭北镇戍郡县悉降，勃勃于是尽有岭北之地。

俄而刘裕灭泓，入于长安，遣使遗勃勃书，请通和好，约为兄弟。勃勃命其中书侍郎皇甫徽为文而阴诵之，召裕使前，口授舍人为书，封以答裕。裕览其文而奇之，使者又言勃勃容仪瑰伟，英武绝人。裕叹曰：“吾所不如也！”既而勃勃还统万，裕留子义真镇长安而还。勃勃闻之，大悦，谓王买德曰：“朕将进图长安，卿试言取之方略。”买德曰：“刘裕灭秦，所谓以乱平乱，未有德政以济苍生。关中形胜之地，而以弱才小兒守之，非经远之规也。狼狽而返者，欲速成篡事耳，无暇有意于中原。陛下以顺伐逆，义贯幽显，百姓以君命望陛下义旗之至，以日为岁矣。青泥、上洛，南师之冲要，宜置游兵断其去来之路。然后杜潼关，塞崤、陕，绝其水陆之道。陛下声

檄长安，申布恩泽，三辅父老皆壶浆以迎王师矣。义真独坐空城，逃窜无所，旬之间必面缚麾下，所谓兵不血刃，不战而自定也。”勃勃善之，以子璜都督前锋诸军事，领抚军大将军，率骑二万南伐长安，前将军赫连昌屯兵潼关，以买德为抚军右长史，南断青泥，勃勃率大军继发。璜至渭阳，降者属路。义真遣龙骧将军沈田子率众逆战，不利而退，屯刘回堡。田子与义真司马王镇恶不平，因镇恶出城，遂杀之。义真又杀田子。于是悉召外军入于城中，闭门距守。关中郡县悉降。璜夜袭长安，不克。勃勃进据咸阳，长安樵采路绝。刘裕闻之，大惧，乃召义真东镇洛阳，以硃龄石为雍州刺史，守长安。义真大掠而东，至于灊上，百姓遂逐龄石，而迎勃勃入于长安。璜率众三万追击义真，王师败绩，义真单马而遁。买德获晋宁朔将军傅弘之、辅国将军蒯恩、义真司马毛脩之于青泥，积人头以为京观。于是勃勃大飨将士于长安，举觞谓王买德曰：“卿往日之言，一周而果效，可谓算无遗策矣。虽宗庙社稷之灵，亦卿谋献之力也。此觞所集，非卿而谁！”于是拜买德都官尚书，加冠军将军，封河阳侯。

赫连昌攻龄石及龙骧将军王敬于潼关之曹公故垒，克之，执龄石及敬送于长安。群臣乃劝进，勃勃曰：“朕无拨乱之才，不能弘济兆庶，自枕戈寝甲，十有二年，而四海未同，遗寇尚炽，不知何以谢责当年，垂之来叶！将明扬仄陋，以王位让之，然后归老朔方，琴书卒岁。皇帝之号，岂薄德所膺！”群臣固请，乃许之。于是为坛于灊上，僭即皇帝位，赦其境内，改元为昌武。遣其将叱奴侯提率步骑二万攻晋并州刺史毛德祖于蒲坂，德祖奔于洛阳。以侯提为并州刺史，镇蒲坂。

勃勃归于长安，征隐士京兆韦祖思。既至而恭惧过礼，勃勃怒曰：“吾以国士征汝，柰何以非类处吾！汝昔不拜姚兴，

何独拜我？我今未死，汝犹不以我为帝王，吾死之后，汝辈弄笔，当置吾何地！”遂杀之。

群臣劝都长安，勃勃曰：“朕岂不知长安累帝旧都，有山河四塞之固！但荆、吴僻远，势不能为人之患。东魏与我同壤境，去北京裁数百里，若都长安，北京恐有不守之忧。朕在统万，彼终不敢济河，诸卿适未见此耳！”其下咸曰：“非所及也。”乃于长安置南台，以瓚领大将军、雍州牧、录南台尚书事。

勃勃还统万，以宫殿大成，于是赦其境内，又改元曰真兴。刻石都南，颂其功德，曰：

夫庸大德盛者，必建不刊之业；道积庆隆者，必享无穷之祚。昔在陶唐，数钟厄运，我皇祖大禹以至圣之姿，当经纶之会，凿龙门面辟伊阙，疏三江而决九河，夷一元之穷灾，拯六合之沈溺，鸿绩侔于天地，神功迈于造化，故二仪降祉，三灵叶赞，揖让受终，光启有夏。传世二十，历载四百，贤辟相承，哲王继轨，徽猷冠于玄古，高范焕乎畴昔。而道无常夷，数或屯险，王桀不纲，网漏殷氏，用使金晖绝于中天，神辔辍于促路。然纯曜未渝，庆绵万祀，龙飞漠南，凤峙朔北。长辔远馭，则西罩昆山之外；密网遐张，则东亘沧海之表。爰始逮今，二千余载，虽三统迭制于崑、函，五德革运于伊、洛，秦、雍成篡杀之墟，周、豫为争夺之藪，而幽朔谧尔，主有常尊于上；海代晏然，物无异望于下。故能控弦之众百有余万，跃马长驱，鼓行秦、赵，使中原疲于奔命，诸夏不得高枕，为日久矣。是以偏师暂拟，涇阳摧隆周之锋；赫斯一奋，平阳挫汉祖之锐。虽霸王继踪，犹朝日之升扶桑；英豪接踵，若夕月之登濛汜。自开辟已来，未始闻也。非夫卜世与乾坤比长，鸿基与山岳齐固，孰能本枝于千叶，重光于万祀，履寒霜而逾荣，蒙重氛而

弥耀者哉！

于是玄符告征，大猷有会，我皇诞命世之期，应天纵之运，仰协时来，俯顺时望。龙升北京，则义风盖于九区；凤翔天域，则威声格于八表。属奸雄鼎峙之秋，群凶岳立之际，昧旦临朝，日旰忘膳，运筹命将，举无遗策。亲御六戎，则有征无战。故伪秦以三世之资，丧魂于关、陇；河源望旗而委质，北虏钦风而纳款。德音著于柔服，威刑彰于伐叛，文教与武功并宣，俎豆与干戈俱运。五稔之间，道风弘著，暨乎七载而王猷允洽。乃远惟周文，启经始之基；近详山川，究形胜之地，遂营起都城，开建京邑。背名山而面洪流，左河津而右重塞。高隅隐日，崇墉际云，石郭天池，周绵千里。其为独守之形，险绝之状，固以远迈于咸阳，超美于周洛，若乃广五郊之义，尊七庙之制，崇左社之规，建右稷之礼，御太一以缮明堂，模帝坐而营路寝，闾阖披霄而山亭，象魏排虚而岳峙，华林灵沼，崇台密室，通房连阁，驰道苑园，可以阴映万邦，光覆四海，莫不郁然并建，森然毕备，若紫微之带皇穹，阊风之跨后土。然宰司鼎臣，群黎士庶，僉以为重威之式，有阙前王。于是延王尔之奇工，命班输之妙匠，搜文梓于邓林，采绣石于恆岳，九域贡以金银，八方献其瑰宝，亲运神奇，参制规矩，营离宫于露寝之南，起别殿于永安之北。高构千寻，崇基万仞。玄栋镂楹，若腾虹之扬眉；飞檐舒弩，似翔鹏之矫翼。二序启矣，而五时之坐开；四隅陈设，而一御之位建。温宫胶葛，凉殿峥嵘，络以隋珠，粹以金镜，虽曦望互升于表，而中无昼夜之殊；阴阳迭更于外，而内无寒暑之别。故善目者不能为其名，博辩者不能究其称，斯盖神明之所规模，非人工之所经制。若乃寻名以求类，踪状以效真，据质以究名，形疑妙出，虽如来、须弥之宝塔，帝释、忉利之神宫，尚未足以喻其丽，方其饰矣。

昔周宣考室而咏于诗人，闕宫有卣而颂声是作。况乃太微肇制，清都启建，轨一文昌，旧章唯始，咸秩百神，宾享万国，群生开其耳目，天下咏其来苏，亦何得不播之管弦，刊之金石哉！乃树铭都邑，敷赞硕美，俾皇风振于来叶，圣庸垂乎不朽。其辞曰：

于赫灵祚，配乾比隆。巍巍大禹，堂堂圣功。仁被苍生，德格玄穹。帝锡玄珪，揖让受终。哲王继轨，光阐徽风。道无常夷，数或不竞。金精南迈，天辉北映。灵祉逾昌，世叶弥盛。惟祖惟父，克广休命。如彼日月，连光接镜。玄符瑞德，乾运有归。诞钟我后，应图龙飞。落落神武，恢恢圣姿。名教内敷，群妖外夷。化光四表，威截九围。封畿之制，王者常经。乃延输、尔，肇建帝京。土苞上壤，地跨胜形。庶人子来，不日而成。崇台霄峙，秀阙云亭。千榭连隅，万阁接屏。晃若晨曦，昭若列星。离宫既作，别宇云施。爰构崇明，仰准乾仪。悬薨风阅，飞轩云垂。温室嵯峨，层城参差。楹雕虬兽，节镂龙螭。莹以宝璞，饰以珍奇。称因褒著，名由实扬。伟哉皇室，盛矣厥章！义高灵台，美隆未央。迈轨三五，贻则霸王。永世垂节，亿载弥光。

其秘书监胡义周之辞也。名其南门曰朝宋门，东门曰招魏门，西门曰服凉门，北门曰平朔门。追尊其高祖训儿曰元皇帝，曾祖武曰景皇帝，祖豹子曰宣皇帝，父卫辰曰桓皇帝，庙号太祖，母苻氏曰桓文皇后。

勃勃性凶暴好杀，无顺守之规。常居城上，置弓箭于侧，有所嫌忿，便手自杀之，群臣忤视者毁其目，笑者决其脣，谏者谓之诽谤，先截其舌而后斩之。夷夏噤然，人无生赖。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禅，以宋元嘉二年死。子昌嗣伪位，寻为魏所擒。弟定僭号于平凉，遂为魏所灭。自勃勃至定，凡二十有六载而

亡。

史臣曰：赫连勃勃，彘熏丑种类，入居边宇，属中壤分崩，缘间肆慝，控弦鸣镝，据有朔方。遂乃法玄象以开宫，拟神京而建社，窃先王之徽号，备中国之礼容，驱驾英贤，窥窬天下。然其器识高爽，风骨魁奇，姚兴睹之而醉心，宋祖闻之而动色。岂阴山之韞异气，不然何以致斯乎！虽雄略过人，而凶残未革，饰非距谏，酷害朝臣，部内嚣然，忠良卷舌。灭亡之祸，宜在厥身，犹及其嗣，非不幸也。

赞曰：淳维远裔，名王之余。啸群龙漠，乘衅侵渔。爰创宫宇，易彼氈庐。虽弄神器，犹曰凶渠。